

文坛杂忆初编

顾国华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國華同道

日有承

饒脈蹄及頭大快謝

謝

再輯

文壇執事近護

一過

此伯碩氏春燕瑣談之詞

音延文文

演衍

厥功匪淺此頌

秋祺

逸校病腕



耆老多聞待保存
威君搜集實堪尊
耗資費力非容易
好探驪珠付後昆

拙句題贈

國華同志編文壇雜誌乞正之

平洲周振甫題于北京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身居閩閩志名山事業文壇氣運
閩媿主生花一枝筆報君威名玉連環

願吳國華輯刻文壇雜誌年有公方
輒以見贈上達十二卷之多功在藝林它
日徵文考績必將取資於是為小詩誌
賀即乞兩正

四明周退密

網漫無光世有
將昆丘活四年共
網繆廟珊智夢
送頭數剪取行
雲一段愁
春歸主淡蒼紫
華架上茶歷散
落就段黃子不知人
事改猶衝香屑
入人家
葉一枝，每苦辛
易來憐火喜信
斯焚亭煮海去
遣力真謝平燕
拾翠人
敢：歲月創又
明浩，江河有滴
成無幾隨創沉無
限事千鈞青史
百丰情
國華元有七人也
以撫陰書則保存
國故為終生事業
語心德無虛事建
羅柯三之版大重
別懷今已卜休事詢
有之程甲余親真
為人賦詩以志感
慕而已
敬正 吳祖剛

吳祖剛詩



國華兄贈文壇雅懷深契掌故家所愛
為惜故吾國友文好功不可沒余歎佩之特



集註刻竹拓數枚以賀并乞新正早吉如夏
石門葉前孫記於桐鄉寓舍

序 一

周振甫

浙江平湖乍浦的顾国华同志，经十余年之努力，编撰油印成《文坛杂忆》十二卷。现上海书店出版社决定将其稍作选剔重行刊布，藉广流传，诚佳事也。

1980年前后，顾同志曾来信征求我的看法，谓欲收集近现代文坛掌故，使之成帙。对此，我理应支持。钱钟书先生对该书有“顾书亦颇有佚事可观，足广异闻者”之评，以默存先生之渊博而得其赞扬，难能可贵。

《文坛杂忆》聚集了一百多位年逾古稀的文坛耆老无偿提供的手稿，可谓洋洋大观，实为不易。尤其在拜金主义泛滥中，为弘扬民族文化，顾同志钟情于近现代文献的拾阙补遗，以十余年之业余时间，化无尽之精力，加以抢救、整理和刊印，这种精神应予充分肯定。

该书内容较为翔实，有的确能知人之所未知，道人之所未道，无疑对近现代文史有所裨益，编辑上采用了兼容并蓄、注重史实的方针，治学态度也是严肃的。

尤可记的，该书竟有年逾九旬的作者达十五人之多，其中包括久享盛名的郑逸梅、周子美、章克标、陈声聪等诸老，为保存国故，传世有文，百年往事，如在眼前，不仅增广读者之闻见，亦仁心之所发，《小雅》咏叹为高山景行者，亦其人矣！所谓仁者寿，于今益信。迄今为止，撰写掌故者，已有二十人仙逝，所谓抢救文献，名符其

实。尚可称者,《文坛杂忆》原系毛笔书写蝇头小楷,前三卷由当时已逾古稀的封尊五先生清誉,从卷四起则有同乡许士中同志义务清誉,工作量大,堪为赞叹。结合遍布几个省市的作者群体,又一次体现了“得道多助”的古训。

顾同志学陶公之好读书,不求甚解;效诸葛公之创通大义,于得意处神采飞越,于可憎处意有讥弹,已有小成。“疑义相与析”,由于有的老人凭记忆所撰,难免有误,先抢救出来,有疑义的可以商定,使之更加完备。该刊还在续辑之过程中,深信会不负众望,早日完成其心愿。

一九九七年九月于北京

序 二

柯文辉

忆旧，为了更新。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拿史和人为镜子，可知兴亡得失。地球上唯我国拿得出三千余万言的二十五史，还有大量野史札记、家乘年谱，浩若烟海。中国人又会辩证地对待史籍，懂得“尽信《书》不如无《书》”，官史是帝王家谱，“相斫书”（梁任公语），对经济生活、科学技术、劳动者的创造有歧视而从略。读史要站在书顶上读，不能躺在书边看，跪在地上吟诵。应细分析，避免穿凿附会和盲目索隐，苦寻并不存在的微言大义，方可淘净现象，接近本质，减少上当。因为旧史家要为统治者、尊者、贤者、亲者及自己某些阴暗面而讳，讳来讳去，有限的真话又蒙上扑朔迷离的纱幕。董狐直笔，是先民们对良史的赞颂。为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齐太史兄弟和许多史官不畏刀斧前仆后继的悲壮故事，昭示后人：历史是血写的！

本书包含珍贵史料，作者达一百多人，平均年龄八十岁，在著作史上似罕先例。他们经历过人海沧桑，却非消极怀古家。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较高的文史素养，和过来人自觉的使命感。一鳞半爪，未忍逸失，想秉笔纪实，聚腋成裘，供异日史家采撷。至于个人不朽或速朽，两无萦怀。他们明白：仅靠提供几条史料而流芳百代的人极少。淡泊是延年的良药之一，用恩格斯老人的话来说：“长寿对坏人是最好的报复。”当然对于好人最佳的补偿

了,限于胆识与成长环境不同,十指有长短,毫不足怪。

书中最可珍视的是亲历亲见的具体事件,次为亲闻当事人准确的回忆,两者皆为局外人无从得知。再次是前修有笔录,局部要修订;或变换观点,全新评论,发聩振聋。读这批文字,如随大将闯过硝烟,如入帷幄侧闻筹谋。如坐春风,聆高士吟诗,声惊四座;如缓步陌阡,观塘鱼喋泉,稻香四溢。或把酒茅篱,或流觞池畔,或对古画于密室,或闻歌哭于剧场。或见老农剥笋,庖丁解牛,熟极巧生;或旁听法家断狱,是非井然,无懈可击。或从少年登山,石磴艰辛,或伴渔翁入海,波澜迭起,……但也有一部分是几手转抄,不属特殊材料或一般材料的特殊处理,仅为普通材料的普通烹调,入目便觉重复而平庸。

编者衡文,重华而实及以实见华,宁质朴无华,舍弃华而无实。中国史传、笔记、明清小品和“五四”散文,都放过异彩,可供借鉴。言之有物、有境、有文、有情、有回味,由叙述而表现,再上升为思考,认识与审美价值兼存,不以众所共知的 ABC 作多余说教。即写小掌故,小细节,小中涵大,非茶余酒后谈助。但编稿又需脚踏实地,量体裁衣。凌空求索,每少完璧。短文仅述一人一时一地一种氛围中的陈迹。人很复杂,献身大公时近乎“神”,自私时则是“鬼”。以偏概全,见太阳不见黑子,总欠客观。愿名人及其后代心胸宽博,读者高瞻远瞩,把考察对象放到特定条件中去理解。

老人处境,是社会文明程度、生产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东西方史学史证明:惟有环境温暖,丰衣足食,言者有功,史学才硕果盈枝。畏惧知识,推行愚民政策的秦朝,非但短命,二千年来也无断代专史,值得深思。本书的问世,在尊老重学,抢救史料和时间赛跑方面的意义,高于学术成就。重金购入千里马骨头的地方,千里驹会源源而来,让伯乐们大露其脸,并造就一批品种改良专家、出色骑手和饲养者。虽说大谈伯乐的年代,未必是识才者、

爱才者、善用才者三过剩的岁月。成书有功的顾国华先生，是一位有目光、有襟抱、善包容、虚怀若谷的读书人。他以师礼事诸长者，出乎至诚。一稿成编，一事查核，旬日踟蹰。历年通信何止千封！他放弃了休息和业余写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广泛征求意见，再三推敲，才交给出版社。以此难能可贵之精神治学办事，必有所成。

书内个别篇章有误传误记之处，引文也未及逐一核对原书。作者文责自负，编者决不置身事外。

选对视角，开卷有益。前人往矣，所言所为，千差万别，从不同侧面反映大千世界的多彩多姿，都是路标，启示我们：

人，应当这样活着；

人，不该这样活着；

人，只能那样活着……

只要宠辱恒温，必获积极能源，拓展视野，创造无愧为凡夫的平常业绩，献与父老香泥。作者含笑，编者合十，出版家欣赏之余，享受一丝愉快的充实，各得其所！

序 三

余叔文

《文坛杂忆》，属笔记一类文刊，系平湖顾国华君所辑录。彼鉴于官有史，地方有志，自有专人大力厘定，而对晚清、民国百余年间之逸事遗闻，有关文运及足资谈噱者，亦不能任其缺略，故辑是编。溯自乙丑发刊，迄今十余年，基本上年各一册，且尚在续辑之中，上海书店出版社有识，先行将已辑十二卷合成初、续两编出版，亦一大善事也。君将借斯集之发端，取为山行路之义，自卑而高，由近及远，竭平生之力，聚百家之言，相与讨论之，广益之，发扬光大之，当可以斐然成章，裒为巨帙，裨益世人，将无涯矣。盖亦有为而为，其志远矣。慨自清廷末造，国纲败坏，穷奢极欲，腐朽昏庸，导致列强入侵，内外蹂躏，生灵涂炭，国脉垂危，屡达城下之盟，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辱国丧权。遂使中华宝器，钟鼎珠玉，悉入于洋宫；千年旧藏，文物典章，更毁于兵火；兰台石室，仰屋兴嗟，诸子百家，无从觅迹。悲夫人类之文明，循旧章而推进，詎料军政失败，竟并文史而俱残耶？可胜言哉！洎乎清廷复灭，民国肇兴，正拟华夏扬威，重议国是，岂知袁、张复辟，与军阀混战，又接踵而来，各据一隅，互争雄长，兵连祸结，曾无宁时。加之卢沟挑衅，日寇侵华，恨敌机之肆虐，城市为墟；伤炮火之横飞，野无噍类。江河滚滚流血，尸骨处处成堆，纵有经史子集、说苑稗官，散落残存于民间者，人方救死之不暇，何敢冀其悻存乎？所赖秦火虽暴，犹有伏生口述之传经；宋祚已终，亦有忆翁《心史》之出井。何况南社之文采风流，尚

留硕果；江左之人才荟萃，仍多名家。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君为挽救国粹，应时兴起，求其友声，共商文运，于是对当前之耆宿硕德，博学醇儒，俊人茂才，英风髦士，广交接，勤款洽，或登门造访，促膝深谈，或专函慰存，虚心请教，凡属里巷歌谣、人物故实，有一事可以流传，一善足以矜式者，均请其赐予回忆，假其椽笔，获其文助，其有高年衰病，手足不便者，则求其吐论明白，依其床而代录之，均为充实稿源，广益而不息，可谓劳而不倦矣。又此刊之出也，为力事撙节，其缮校工作，则倩其友好松江封耐公先生与平湖许士中君为之助。凡印刷装订之繁琐，则率其妇与子亲任其劳，至于文具纸张通信之所需，则量其夫妇两人，在工作中所得之工资岁入，节衣缩食，酌其余资而倾注之，既未求社会之补贴，又辞退亲友之赞助，独力担负，克己益人，不以物欲而挠其清白，此则予犹叹赏，尝为之津津乐道者也。初，予与君之结识也，犹记癸亥年在上海高君藩先生席次，因高公之介绍，得知君慷慨爽朗，处事明快而果决。高公端人也，取友必端，予深然之。翌年，高公不幸在沪逝世，君于襄理高公丧事之后，又能将其火化遗盒，卜葬于平湖君家之附近，予感其风义，益知其能敬老尊贤与交友之有始终也。循此类推，以君之言行敏果，他日此集之发皇，终必能蔚为大观，而副其初志焉，故乐而为之序。

目 录

序一	周振甫
序二	柯文辉
序三	余叔文

卷 一

金钱荪先生讲龚定庵诗	周振甫	1
金通尹先生请人注《宫井篇》	周振甫	1
徐敦定先生为葛家藏书编目	周振甫	1
唐剑花先生的诗	周振甫	2
名书家之不同风格	徐润周	2
张状元卖字趣事	徐润周	3
五代围棋大世家	徐润周	4
弘一法师赠人联	朱瘦竹	6
丰子恺片断	朱瘦竹	6
许明农献印	朱瘦竹	6
二张善以古文字作山水画	许明农	7
丰子恺大写春联	许明农	7
蒲华身后寂寞	许明农	7
吴待秋高价画	许明农	8
蒲作英之成长	钱筑人	8

胥山遭劫·····	钱筑人	8
太平天国壁画·····	钱筑人	9
丰子恺先生二三事·····	沈宗堙	9
于作群昧时变·····	沈侗庵	10
博古之父能诗·····	沈侗庵	10
施桢在日本画展·····	沈侗庵	10
施桢重农斥敌·····	沈侗庵	10
铜佛遭劫·····	沈侗庵	11
嘉兴人爱唱昆曲·····	沈侗庵	11
曝书亭藏书钞本之丢失·····	沈侗庵	11
鸳湖三杰·····	沈侗庵	12
“文革”期间盗墓·····	沈侗庵	12
因诗入狱·····	沈侗庵	12
沈子培总纂省志·····	庄一拂	13
《华文艺周刊》之诞生·····	庄一拂	13
单玉田父女表演刀剑·····	庄一拂	13
百零七岁老翁闻达如·····	庄一拂	13
中表兄弟穷达不同·····	庄一拂	13
唐复年寻觅白茅庵·····	庄一拂	14
日本人寻觅庄箴山创作·····	庄一拂	14
张啬翁知人善任·····	包谦六	14
张南皮轶事·····	包谦六	15
丐叟谈往·····	包谦六	17
郑砚斋自奉不薄·····	包谦六	18
罗文干雅谑·····	包谦六	18
王培孙提携后进·····	包谦六	19
周作民与政学系·····	包谦六	20

周作民轶事·····	包谦六	21
曹汝霖宦途起落·····	包谦六	24
钱新之长袖善舞·····	包谦六	25
梁千秋子母印·····	林乾良	26
吴昌硕之画印·····	林乾良	26
金石家三别号·····	林乾良	26
马一浮余力作印·····	林乾良	27
印坛诸家名号之别趣·····	林乾良	27
韩登安偶一作诗·····	林乾良	27
三个朱孔阳后来居上·····	林乾良	28
赵之谦治印博取众长·····	林乾良	28
赵穆金石有天趣·····	林乾良	29
童氏印林三父子·····	林乾良	29
王福庵家车夫能治印·····	林乾良	29
邓散木之故事·····	林乾良	30
挽余任天联语·····	林乾良	30
范文甫医生擅书法·····	马昌嘉	31
王昆玉堪輿工书·····	马昌嘉	31
琐忆太炎先生(八则)·····	章立达	32
文坛骗局·····	徐碧波	34
洋为中用·····	徐碧波	34
柳公量狭·····	徐碧波	34
师承有自·····	徐碧波	34
引人入胜·····	徐碧波	35
高茶禅自寿填词及其和作·····	林寿农	35
松江才子郭友松轶事·····	封尊五	36
江南诗丐·····	封尊五	37

书画家张大壮、黄幻吾、潘君诺·····	金玄木	38
狱中作画·····	金玄木	38
艺界能人·····	金玄木	38
刻印自娱·····	金玄木	39
大石由来·····	金玄木	39
谢君画德·····	金玄木	39
三友联画·····	金玄木	39
冷石居士·····	金玄木	40
刻瓷家杨为义·····	金玄木	40
王绶珊藏书·····	金玄木	40
高络园画石·····	金玄木	41
王京晝父子篆刻百寿图·····	金玄木	41
朱孔阳妙术·····	金玄木	41
介壁寺题诗·····	杨峙森	42
胡适之解嘲·····	余叔文	42
江二《新月令》·····	余叔文	42
张海帆工诗·····	余叔文	42
太白墓绝句·····	余叔文	43
李督桃花马·····	余叔文	43
瑯邪寺聿僧·····	余叔文	43
西湖四十咏·····	余叔文	44
闲话中闲话·····	余叔文	44
抗战时穷诗·····	余叔文	44
净甃河故事·····	顾国华	44
白昼打灯笼·····	顾国华	45
绝妙结婚诗·····	顾国华	45
画家厕上吟·····	顾国华	45

高、程之关系	顾国华	46
高络园挽诗	顾国华	46
一砚斋古砚	顾国华	46
书评有褒贬	顾国华	47
李宝森信卜	顾国华	47
周振甫熟陶诗	顾国华	47
寿陈石遗盛况	彭鹤濂	48
胥社出社集	蔡韶声	48
龙潭酹酒图	蔡韶声	48
吴皋春酒集	蔡韶声	48
东社等社刊	蔡韶声	49
邓散木篆刻风行经过	金仁霖	49
顾维钧轶事(三则)	顾荫骥	49
琐事偶忆	朱石轩	50
苏郁文善骂	薛大元	51
黄绰卿磨刀歌	薛大元	51
陈灌芜事迹	钱万里	51
汪精卫之人变与诗变	钱万里	52
吴子玉一首诗	钱万里	53
老儒应举感慨联	徐汉翔	53
崔贡生挽孀妇联	徐汉翔	53
李少荃绝命诗	徐汉翔	54
苏炳文抗敌诗	徐汉翔	54

卷 二

胡亚光为弘一大师画像	郑逸梅	55
言菊朋、朱琴心入财政部	陈声聪	56

李拔可病中问佛·····	陈声聪	56
王梦白善骂人·····	陈声聪	56
赵抡叔书婚嫁仪簿·····	陈声聪	57
叶揆初与上海合众图书馆·····	陈声聪	57
林宗孟数事·····	陈声聪	58
向拓·····	陈声聪	59
为严芙孙正名·····	徐碧波	60
银坛回忆(三则)·····	徐碧波	60
“五卅”惨案纪录片诞生记·····	徐碧波	61
沈禹钟两事·····	徐碧波	62
汤蛰仙妙答光复·····	章克标	63
孔雀为何东南飞·····	章克标	63
屈映光素不“吃饭”·····	章克标	63
嘉兴早期留日学生·····	章克标	64
电影《武训传》的由来·····	章克标	65
孙中山孙女信佛·····	章克标	66
钱君匋放洋·····	章克标	66
赵朴初先生谱散曲·····	周振甫	67
丰子恺先生画漫画·····	周振甫	68
张菊生编教科书·····	周振甫	68
章元善讲“立体的懂”·····	周振甫	69
上海六莹堂书画展·····	许明农	70
孔云白编撰《篆刻入门》·····	许明农	70
辛亥革命七烈士·····	许明农	71
以诗谢印·····	许明农	71
吴昌硕从军·····	许明农	72
梅兰芳不欲与袁克文书画配·····	许明农	72

南社诗人高吹万·····	高 铎	72
天台山农的桔颂宦·····	吴藕汀	74
袁寒云粉墨登场·····	吴藕汀	74
一门合作十分春色·····	吴藕汀	74
凭吊穆素徽墓·····	吴藕汀	75
朱其石重刻蒲华用印·····	吴藕汀	75
太虚法师楞严寺讲经·····	吴藕汀	75
陆谜痴·····	吴藕汀	75
铁如意室·····	吴藕汀	76
武当拳传人金子弢·····	吴藕汀	76
葩叟遗诗·····	唐毓义	77
以假作真·····	唐毓义	77
以真作假·····	唐毓义	78
冯超然是越剧迷·····	唐毓义	78
留得深情万古芳·····	许克定	79
童茂倩孝廉之敦厚·····	徐汉翔	80
张汉卿之座右铭·····	徐汉翔	80
太炎先生挽胡展堂·····	徐汉翔	81
江彤侯先生之纪事诗·····	徐汉翔	81
陈大濩到京拜师 ·····	金玄木	81
朱孔阳收藏古砚·····	金玄木	82
杨铁夫先生诗·····	彭鹤濂	83
许世英、王正廷雅谑 ·····	业衍章	83
张竞生刚正·····	业衍章	83
李宗吾任诞·····	业衍章	84
黄侃激赏陈家庆·····	业衍章	84
陶、姚石交 ·····	业衍章	85

邵力子巧对·····	业衍章	85
通人不通·····	业衍章	86
挽赵景深先生联·····	庄一拂	87
岭南易太厂师·····	庄一拂	87
陈梦鹿师的身世·····	庄一拂	87
黄宾虹早期之女弟子·····	庄一拂	88
于右任建铜像·····	庄一拂	88
沈卫亲教沈钧儒攻读·····	庄一拂	89
汉阳纪游·····	钱万里	89
庄一拂《十年记传奇》·····	张联芳	89
朱鹤影赠歌者诗·····	张联芳	90
谢之光画师成名作·····	张联芳	91
黑皮书·····	张联芳	91
绿漪艺社·····	张联芳	92
天台山农赠笔·····	张联芳	92
袁寒云的诗·····	张联芳	93
中国文艺社·····	张仲蔚	93
唐公后门联·····	张仲蔚	94
曹纘衡律诗·····	张仲蔚	94
于右任轶事·····	张仲蔚	94
词人卢冀野·····	张仲蔚	95
诗人沈熙乾·····	张仲蔚	97
梁任公绝句·····	张仲蔚	97
王茨荪晚景不佳·····	张仲蔚	97
赵尊彝精通文事·····	张仲蔚	98
两工人书法起家·····	张仲蔚	98
聂绀弩补裤诗·····	张仲蔚	99

书家长寿	张仲蔚	99
柳北野轶事	张仲蔚	99
余绍宋死也瞑目	沈昌桂	100
诸乐三爱听京剧	沈昌桂	100
张宗祥之癖好	沈昌桂	101
陆维钊家学有源	胡士燧	101
陈梦鹿佚诗	钱筑人	102
沈钧儒祖宅	钱筑人	102
朱文侯蓄猫画虎	钱筑人	102
杨了公二三事	封尊五	103
记《浦柳农咨》大略	封尊五	103
古为今用之贺年片	封尊五	104
唐兰与我的赠答诗	朱瘦竹	104
搜集杂家	李高翊	105
毕倚虹	包谦六	105
五世同堂联	余叔文	106
武人上讲坛	余叔文	106
江湖奇侠传	余叔文	106
慈禧乱取土	余叔文	107
望江南遗词	余叔文	107
翁仲倒置诗	余叔文	108
孤魂台对联	余叔文	108
郑午昌轶事	蒋孝游	109
三代师弟作画	蒋孝游	109
《鸳湖棹歌》逸事	蒋孝游	109
朱建新晚年撰联	蒋孝游	109
钱名山待客	蒋孝游	110

回忆艺专生活	李长模	110
记沈补翁游滁诗	田 灼	111
文艺写作交易市场	钱嘤庵	112
记者遭报复	钱嘤庵	112
黄金三百两难买一轴画	钱嘤庵	113
马老枯槁生活	周明道	113
盖老看英文书	周明道	113
朱公藏书无损	周明道	113
蔡东藩写《民国演义》	周明道	114
徐元白之哀荣	周明道	114
忆陆维钊先生	徐东皋	115
张风、沈红茶合创古文字画	沈一铁、一印、一得	115
高锟幼年聪慧	顾国华	117
百蝶图	顾国华	117
陈兼与之诗话	顾国华	118
包谦六擅书法	顾国华	119
徐润周之围棋掌故诗	顾国华	119
林树楠摄影	顾国华	120
瓜蒂印	顾国华	120

卷 三

《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	周振甫	121
回忆赵眠云	郑逸梅	124
上海之词社	周子美	125
同南社小史	周子美	126
星社与兰社纪略	徐碧波	127
郑逸梅、徐碧波挽胡亚光联	徐碧波	128

回忆程小青	徐碧波	128
洪深与《赵阎王》	徐碧波	130
周瘦鹃佚事	徐碧波	131
我所知的张元济	章克标	131
蒋廷黻教授寄内诗	徐汉翔	133
梁任公挽李少荃	徐汉翔	133
周大题《杜甫戴笠图》	徐汉翔	133
兰社戴望舒旧事	钟韵玉	134
《新申报》副刊别署热闹	钟韵玉	134
胡亚光画承戴熙遗风	钟韵玉	135
平湖报人陈恤园经历	钟韵玉	135
温韵珊词赞《好男儿》	钟韵玉	136
杭州绿社	钟韵玉	137
我国涉外妇女旅游名著	钟韵玉	137
吴江女烈士张应春墓	钟韵玉	138
夏敬观题胡亚光画像序	钟韵玉	138
南社徐自华诗稿	王瑜孙	139
女侠秋瑾在南浔	王瑜孙	139
黄摩西与章太炎	王瑜孙	140
太炎夫人谈相	王瑜孙	140
章太炎医道有传人	王瑜孙	141
夏瞿禅两事	王瑜孙	141
陈铭枢喜为月旦评	薛大元	142
陈铭枢论佛教	薛大元	143
成语新解	薛大元	143
周梦坡修志严格	吴藕汀	144
吴瞿安南湖曲叙诗	吴藕汀	144

叶舟老人	吴藕汀	145
余碧庵	吴藕汀	146
徐悲鸿、刘海粟相恶	业衍章	146
陈毅为姚氏捐献复庐藏书致语	高 铎	147
高吹万言志佚诗	高 铎	147
曝书亭回忆二三事	许明农	148
南宋觉海寺	许明农	149
琐忆百川书院之冬试	胡邦彦	149
李拙耕赠人联	钱万里	150
义宁陈彦通轶事	江印舸	150
诗牌	江印舸	151
屠荣襄之《梅隐图》	江印舸	152
梅兰芳的出国演出	陈玉清	152
梅兰芳的诗书画	陈玉清	153
宗祠开设烟馆的联语	陈玉清	154
王汝通嘲人诗	李家暄	154
龙榆生遗作《念奴娇》	张仲蔚	155
龙榆生的诗	张仲蔚	155
沈钧儒与周总理诗书合璧	张仲蔚	156
沈补翁轶事	张仲蔚	156
文人之头颅	张仲蔚	157
郑逸梅能诗	张仲蔚	157
朱生豪杂忆	张仲蔚	158
徐澄宇咏蓝苹诗	张仲蔚	158
陆维钊轶事	张仲蔚	159
金立初诗一瞥	张仲蔚	159
钟泰轶事	张仲蔚	159

朱、叶二公重游泮水·····	封尊五	160
松风诗社 ·····	封尊五	160
吴清源的童年时代 ·····	张联芳	161
四年一局棋 ·····	张联芳	162
关于《迷楼集》的纪事 ·····	张联芳	163
中日友好六面印 ·····	张联芳	164
芦川书院之由来 ·····	徐东皋	164
忆徐敦定先生 ·····	杨峙森	165
褚辅成筹建医学院未果 ·····	钱嘏庵	166
张冷僧医学重实效 ·····	周明道	166
丰子恺的《小友图》·····	周明道	167
以诗换画 ·····	周明道	167
敦师擅联语 ·····	周明道	167
朱孔阳卖扇趣闻 ·····	周明道	168
孙筹成重游泮水 ·····	庄一拂	168
《宣城游学记》手稿 ·····	庄一拂	169
嘉兴两状元 ·····	庄一拂	169
许鸿宾与嘉兴地区的“兴工”·····	庄一拂	170
忆赵景深 ·····	庄一拂	171
忆甘祠森 ·····	沈吉安	172
文事琐忆八则 ·····	沈侗庵	172
前人诗误载近人集中 ·····	彭鹤濂	174
集杜赠人联 ·····	余叔文	175
汪雨相轶事 ·····	余叔文	175
黄、张文字交·····	余叔文	176
南闸烧卷诗 ·····	余叔文	176
淮阴怀古诗 ·····	余叔文	177

马豹章遗闻	余叔文	177
县署两副联	余叔文	178
来安铎报社	余叔文	178
诗画合璧笺	余叔文	179
端阳节鸡宴	余叔文	179
印人王王孙	余叔文	179
蔡元培专访姚麟	钱筑人	180
千岁会	蒋孝游	180
朱其石遗作《黄山图》	蒋孝游	181
吴昌硕贻陶冷月印	李高翊	181
张子石之陶园	张新德	181
琵琶名家朱荇青	张新德	182
郑逸梅数事	顾国华	183
徐碧波胜事	顾国华	185
弘一大师的原籍	顾国华	187
许明农黑陶展	顾国华	188

卷 四

草桥负笈忆当年	郑逸梅	189
再谈张元济先生二三事	章克标	191
邵洵美一记	章克标	193
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	章克标	195
邵洵美与项美丽	章克标	196
双桥古玉	许明农	197
我腕有鬼	许明农	198
张博士卖膏药	许明农	198
记一箫一剑	许明农	199

张解元的手杖	许明农	199
花鸟丹青说岳翁	许明农	200
簪进斋藏书纪略	封尊五	200
记松江娄县张闻远征君事	封尊五	201
记梁漱溟先生	周振甫	202
杨云史挽江西阵亡将士	徐汉翔	204
吴子玉挽谭组庵	徐汉翔	204
一代词曲大家吴瞿安先生	徐汉翔	205
风趣的诗人	张联芳	205
吴湖帆绘画之外的集古诗词	张联芳	206
金石名家钱瘦铁	张联芳	207
先师沈墨仙小传	张联芳	208
与刘海粟大师的翰墨缘	张联芳	209
我国最早的体育专门学校	王瑜孙	210
南社闽集	王瑜孙	211
记周子美先生	王瑜孙	213
自号“新旧废物”的王均卿	王瑜孙	215
足本《浮生六记》之谜	王瑜孙	217
梅调鼎轶闻	马昌嘉	218
来楚生写壁报	马昌嘉	218
丰子恺诗	张仲蔚	219
刘师培渡太平洋诗	张仲蔚	219
《水云楼词》命名出处	张仲蔚	219
海藏楼命名出处	张仲蔚	220
南京沦陷时中大教授在渝有诗	张仲蔚	220
乔大壮自杀前后	张仲蔚	221
陆小曼祭徐志摩诗	张仲蔚	221

田汉之死	张仲蔚	222
于右任访梅词	张仲蔚	222
格调奇绝之诗歌	张仲蔚	223
南京诗人节	张仲蔚	223
夏承焘轶事	张仲蔚	224
一马三足	张仲蔚	224
阮毅成怀乡病逝台北	钟韵玉	225
唯美派诗人邵洵美的享乐	钟韵玉	225
陈铭枢知人论世	薛大元	226
丁慰长自沉鼇头渚	叶瑜荪	226
吕伋之剑门藤杖	叶瑜荪	227
毛谈虎擅书不求名	叶瑜荪	228
米芾书《多景楼诗》多贗品	叶瑜荪	228
德清之文徵明行书中堂	叶瑜荪	229
董小匏毁画提身价	叶瑜荪	229
丰子恺放生趣闻	叶瑜荪	230
谭建丞之自传诗	叶瑜荪	230
吴遂庵擅长围棋	田 灼	230
《醉翁亭记》异文	田 灼	231
断指生自挽	田 灼	231
随笔偶记十一则	沈侗庵	232
吴藕汀生挽轶闻	沈侗庵	235
潘雅声西安画幅	沈侗庵	236
王蘧常后继乏人	沈侗庵	236
梁漱溟与嘉兴渊源	沈侗庵	237
诗家自称“两面派”	汪兴汉	238
沈补翁论写诗	汪兴汉	239

关帝庙门联	汪兴汉	239
识字耕田夫	汪兴汉	240
姚石倩《八哥图》	周明道	240
刘海粟谈货真价实	周明道	240
宁苦学勿骋异	周明道	241
斯文扫地	周明道	242
西泠印社中人	周明道	242
汤寿潜挽邵希雍联	周明道	242
闽东才女卢双修	周明道	242
德才兼备的孙荃	周明道	243
才女的暮年	周明道	243
沙孟海诗词俱佳	周明道	244
朴实正直的书画家徐生翁	周明道	244
黄洁生辰书怀诗	周明道	245
周汝昌书法劲秀	周明道	245
手钞六千卷楼	周明道	245
马一浮佚事	周明道	246
浙省最早宣传社会主义者喻朴	周明道	246
蟠叟为《敦六诗存》题跋	周明道	246
马列累	周明道	247
抗战文献	钱万里	248
沈熙乾遗诗	钱万里	248
英士大学艺专科	张新德	249
冒老挽心易	余叔文	249
沈熙乾尊师	余叔文	250
张之万状元	余叔文	250
冒效鲁与太白楼诗词学会	马依群	251

前贤轶事六则	唐毓义	252
元朱文之后继者	唐毓义	254
画家的谦逊	唐毓义	254
叶仲襄遗憾	李家暄	254
重修周瑜墓	李家暄	255
金唤狮挽人联	李家暄	255
追悼张自忠殉国	李家暄	256
方六岳佚闻	李家暄	256
陈伯叙教《左传》及其著作	顾国华	256
郑逸梅、查良镛的尊师	顾国华	257

卷 五

包天笑轶事	徐碧波	259
回忆南湖高士祠	周子美	260
海藏楼和惜阴堂	徐润周	261
先师何梅叟一二事	陈琴趣	264
读小说书救了马寅初	包谦六	265
吴仲均	包谦六	266
杨云史	包谦六	267
《茶熟寮图》	吴藕汀	268
我与嘉业藏书楼	吴藕汀	269
毕生尽瘁天文学的高平子	高 铨	270
费龙丁的巨印佳构	高 铨	271
令人赞叹的包天笑书法	高 铨	271
年年长作散花人	高 铨	272
宁波清芬馆和我的几位同学	周退密	273
南社老诗人蔡韶声事迹	江印舸	275

追忆吕贞白师兄	庄一拂	277
两诗二百六十韵	庄一拂	277
联语四则	虞劲草	278
姑苏元宵灯谜佳话	王善兰	278
翰墨因缘	王善兰	279
海盐祝静远	王善兰	279
鲁迅与祝静远	王善兰	280
西社与诗刊《中流》	王善兰	281
曹有成点滴	王善兰	281
江彤侯补遗	汪孝文	282
黄宾虹女弟子再补充	汪孝文	282
胡适之的旧体诗	汪孝文	282
现代两大书法家	汪孝文	283
也谈末代举人	汪孝文	283
陶、姚石交之补遗	汪孝文	283
鲍二溪《岑山话雨图》	汪孝文	284
古文学家陈声聪	陈征贻	284
九十高龄的友人	金玄木	287
刘宝瑞与杨宝忠	金玄木	287
乍浦的会馆与戏台	杨峙森	288
徐眉轩事略	杨峙森	289
胡山源师的点滴回忆	沈吉安	289
冯亦代的早期译作	沈吉安	290
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	蒋孝游	290
三马同台	蒋孝游	291
岳飞后裔一画家	蒋孝游	292
摄影之乐	林树楠	292

福州西湖开化寺题壁诗	林寿农	294
陈曦的一首建除体诗	林寿农	295
黄宾虹早期之女弟子补	赵志钧	295
黄宾虹辨“宰予昼寝”	赵志钧	295
黄宾虹解“绘事后素”	赵志钧	296
黄宾虹的爱国诗	赵志钧	297
张宗祥贺黄宾虹病目重明诗	许克定	298
许疑庵诗贺叶侠奇以更生为字	许克定	298
刘承干诗	彭鹤濂	299
苏步青诗	彭鹤濂	299
沈景山	袁 梁	299
虚谷为柳溪画像	钱筑人	300
钤印庐集拓《百家印选》	钱筑人	300
长安一大公案	钱筑人	301
邓糞翁既狂且淳	林乾良	301
散木之名先于糞翁	林乾良	302
孙正和篆外求印	林乾良	302
沈禹钟《印人杂咏》	林乾良	302
朱大可续作论印诗	林乾良	303
周轻鼎诗印可传	林乾良	303
马一浮先生逸事十则	丁敬涵	303
名须生陈大溲趣事	董舜华	308
陶冷月与黄宾虹	李高翊	308
章克标传略	高健行	309
篆纹桃李曾相映——记单不庵	高健行	311
齐白石旧题款一则	高健行	313
刘铁云与王国维	高健行	314

富寿荪之足疾	史汗青	316
神交五十春	史汗青	316

卷 六

养和村史话	郑逸梅	318
“猫王”将赴台湾	汤笔花	321
武打片《儿女英雄》的出笼	徐碧波	322
“算盘女士”范雪朋	徐碧波	324
补充上海电影之最	徐碧波	325
童年时代的胡蓉蓉	徐碧波	326
钱钟书的记忆力和他谈的修辞学	周振甫	326
忆胡小石	陈钟浩	328
易实甫佚诗一则	陈钟浩	329
《啼笑因缘》刊布前后	丁芸生	330
毛主席《沁园春·雪》之最佳和作	丁芸生	331
黄葆戉赞赏麦饭	丁芸生	331
秦伯未诗刺还都	丁芸生	332
书画金石家张定	封尊五	333
画家胡毓台	封尊五	334
柳亚子诗赠刘海粟	刘同葆	334
何世桢二三事	刘同葆	335
刘脊生事略	刘同葆	336
几副值得纪念的对联	刘同葆	337
茅盾的悼母诗	刘同葆	338
韩国钧先生轶事	虞劲草	339
刘侃生画师的《黄山前后澥图》手卷	张联芳	341
我录存的几副旧挽联	张联芳	342

《越剧报》的一篇祭文	张联芳	343
卢前辑石达开诗	徐汉翔	343
莫愁湖长联	徐汉翔	344
书画大师林散之二三事	徐汉翔	344
叶嘉莹对古典诗词之看法	张仲蔚	345
王恒宇自学成材	张仲蔚	346
黄侃与豁蒙楼	张仲蔚	346
谢无量眉砚诗	张仲蔚	346
沈熙乾轶事	张仲蔚	347
石达开诗系高天梅伪托	张仲蔚	347
胡朴安是太极拳家	金仁霖	348
章乃器是提倡内功拳的有功之臣	金仁霖	349
陶行知工书法	汪孝文	350
悼念王遽常先生	汪孝文	350
痛悼林散之大师	汪孝文	351
《鹊化集》	汪孝文	352
郁稔公遗事	汪孝文	353
再谈足本《浮生六记》	王瑜孙	353
画坛畸人钱云鹤	王瑜孙	354
有关太炎夫人数事	王瑜孙	356
汤国梨夫人婚礼答诗	王瑜孙	360
张謇、张謇、朱铭盘合致袁世凯责难信谁是执笔者 ...	包谦六	360
张一麀谈袁世凯	包谦六	361
沈熙乾生前《自述》	薛大元	362
沈熙乾评电影《屈原》	薛大元	363
画坛清流沈子丞	叶瑜荪	363
弘一手稿《寒笈集》和《断食记》	叶瑜荪	365

汤笔花因何讲故事	汤政民	366
亚东破佛彭逊之	彭长卿	366
亚东破佛趣事	彭长卿	368
亚东破佛哭林同庄诗	彭长卿	369
竹泉生诗词四首	彭长卿	369
马一浮之息影亭	彭长卿	370
马一浮一联	彭长卿	370
马君武的苦学精神	彭长卿	370
南屏山摩崖考古	彭长卿	371
徐志摩性格鲜为人知的一面	高健行	371
诗人戴望舒逝世四十年后	钟韵玉	373
施蛰存北山楼绝句旧作	钟韵玉	374
周退密诗悼王遽常	钟韵玉	374
谈《圣谕广训》	胡邦彦	375
莲垞片札	吴藕汀	376
吴厚庵	吴藕汀	376
蘋洲女史	吴藕汀	377
西塘镇的两大文艺团体	江印舸	377
仙霓社演出在西塘	江印舸	379
张祖廉	江印舸	379
玉成奏	江印舸	380
苏曼殊题画虚怀若谷	高 铨	381
功力精深的陈陶遗书法	高 铨	381
高吹万盛赞白蕉书艺	高 铨	382
铁线篆大家陈文无	高 铨	382
纪念厥老,重温厥诗	高 铨	383

附 录

本编作者简况·····	384
翰墨有缘终成编(代后记) ·····	顾国华 388

卷 一

金箴荪先生讲龚定庵诗

金箴荪先生在清史馆里编《清史稿》，著有《安乐乡人诗集》，功力极深。有一次，我到他府上去看望，他对我说：“龚定庵诗集后面有一篇程金凤女士跋，称龚诗如万玉哀鸣，这篇跋大概是龚定庵自己写的，托名程金凤女士。”

（周振甫）

金通尹先生请人注《宫井篇》

金箴荪先生创作《宫井篇》，记光绪与珍妃的事，可以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吴伟业的《圆圆曲》相比。金通尹先生对他父亲的《宫井篇》非常推重。对其中典故，作了简单记录。又请政协委员章元善先生作了释义，四句一释，阐明大意。再嘱予注释典故，又请人作了补充。但因文革未能印刷。文革后，金咸枏先生找到了这个注本，继承父亲通尹先生遗志，请他爱人用簪花小楷工笔誊写，用来印刷。

（周振甫）

徐敦定先生为葛家藏书编目

乍浦徐敦定先生，年轻时在平湖葛家木行中工作。敦定先

生研精古学，后在葛家传朴堂藏书楼编目。抗战初期，日军由金山卫登陆，平湖军政撤退，陷入混乱中，传朴堂藏书书目亦难找寻了。（周振甫）

唐剑花先生的诗

唐剑花先生住在平湖仓桥西河沿，经常到我家来。当时我在学旧诗，写了一首请他指教，他写了一首和诗，今还记得后两句：“学佛学仙俱幻诞，何如诗酒学青莲。”有一次，唐先生喝酒吟诗，我记下这样一句“踏天呼龙耕九洲”，别的句子都忘了，这句富有想像力。（周振甫）

名书家之不同风格

王一亭（震），别号白龙山人，为海上工商界闻人，交游广阔。其书法虽订有润格，但常有熟人介绍求件，不送润资。王氏一律应酬，但在下款王震上面，加“白龙山人”四字，“白龙”谐音白弄，喻义白白做也。清末民初书家，当科举初废之后，还沿馆阁体余习，模仿唐人，方整端严。及至李梅庵（瑞清）卸任江苏藩司，为海上寓公，念念不忘清室。自署清道人，全称为玉梅华鑫清道人。在报纸大登广告，自谓专习三代两汉六朝，篆仿钟鼎，楷用方笔，每笔蜿蜒如蛇行。字大逾尺，使人耳目一新，生意兴隆，每天到闽菜馆“小有天”晚餐，并为该馆制联云：“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其友衡阳曾熙闻而羡之，亦来沪卖字。清道人为订润格，大加揄扬。曾熙字农髯，也习汉魏六朝，却用圆笔。以北宗推李，而自诩南宗。这时康有为氏《广艺舟双楫》一书正在印行，尊魏抑唐，蔚成风气，馆阁诸家黯然失色。凡附庸风雅之富户，对于上款称呼，甚为注意，希

望博得方家大雅之名，以掩盖其无学。曾农髯、李梅庵识破此等心理，将计就计，不论谁何，皆称某某先生法家正之，借广招徕。郑孝胥用某某仁兄大雅属，不亢不卑，符合顾客心理，生意也不错。国学大师章太炎则毫不客气，上款只称某某属书，并无称呼，求者震其名，不妨姑备一格，但毕竟不大惬意，故章之润资远不及曾李之盛。康有为以圣人自居，高抬身价，除按尺润例特高外，并且声明不题上款，如坚欲上款者，须加三倍计算。有好奇者，曾加价请题上款，也只是某某仁兄四字，不免扫兴。但康氏却有一方长句图章，为他家所望尘莫及者。其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历三十六国，行四十万里”云云。周游列国，足踏环球，即此一端，而自称为圣人矣。

（徐润周）

张状元卖字趣事

南通张謇为清代甲午状元，又兼农商部长及大实业家头衔，自是求书者最适当之对象。张氏与他家不同之点，他家是长期固定营业，而此公则是短期间断性的。民国初年，上款称某某一兄大人正，下款“张謇”二字，印章用“张謇季直甫”印阳文。有一个时期，为赈灾救济募款，用“张謇鬻字之章”，得者大为不悻。因为主宾之间明显地成为买卖形式，不能攀附友谊关系，有失身份。后因黄炎培之劝谏，此章遂废而不用，晚年用“南通张謇之印”。从上下款及用章方面推测，张氏作字时代大致不差，尚有用张育材名字者，乃三十岁左右作品，存者甚少，知者亦罕。张氏最后鬻字，订立限期，一月为度，由大生纱厂上海事务所代为收发。因其名高望重，来者盈涌。张氏所有联语，大多采用朱古微《桤鞠录》，此书专集清人诗句。有一暴发富户新构华屋，以八尺珊瑚金笺求书，张氏为书“庭兼唐肆难求马，室类尸乡爱祝鸡”。下联“尸乡祝鸡”乃《列仙传》仙人故事，

尸乡乃仙乡之名。岂知此富户财多识陋，看到联中“尸乡”二字，勃然大怒，认为有意调侃，立将联字撕得粉碎，掷于营业柜上，扬长而去。此人毕竟凡胎，不愿进入仙境，亦可笑也。（徐润周）

五代围棋大世家

围棋是我国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大众文娱活动。在传统的对子先放势子的规格中，一直将“当湖十局”，推为斯界顶峰，空前绝作。所谓“当湖十局”者，乃清代两棋圣范西屏、施襄夏在当湖的精彩对局（当湖即今之浙江平湖，又称柘湖），做东道主者，乃平湖张氏。这时两棋圣方在盛年，精力弥满。值清代承平鼎盛之际，又在优美华腴之园林胜境中，名局流传，为棋坛佳话。平湖张氏也因之而成为棋界历史风云人物。前贤对“当湖十局”是如何评价呢？如《弈妙》说：“西屏、襄夏二先生俱臻神化，譬之于诗，范则太白也，施则子美也。”《海昌二妙集》说：“劲气屈盘，首尾作一笔书，力量之大，非范、施相遇，不能有此伟观。”《弈潜斋集谱》说：“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襄夏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方之诗中李杜，实为至当。”又说：“襄夏如大海巨浸，含蓄深厚，西屏如崇山峻岭，抱负高奇。”大诗人袁随园在所撰《范西屏幕志铭》文中，大意说：西屏大国手名满天下，只有施襄夏还能和他相抗，可是襄夏思路很慢，往往苦想到日落还未下子。而西屏则行无所事，随手应接，应过一着，呼呼入睡。襄夏常有妙着出现，看来西屏无法应付，旁观者都为担忧，岂知西屏忽开一劫，绝处逢生，全局改观云云。此文为西屏而作，语气中不免有所偏重，但亦表达双方旗鼓相当，各有千秋之慨。《随园诗话》中也谈到：平湖张香谷与其兄敦坡最为友爱，敦坡歿后，香谷逾年亦病，临终时有“消魂同到梅花下”之句。张氏能弈，始于清代雍正、乾隆间。历史上累世能弈者，

固常见于史乘，然大抵二三世为率。而张氏延绵五世，则所稀见。永年字丹九，长子世昌字振西，仲子世仁字元若，皆有棋谱，即所称《三张弈谱》者。谱中所载均与范、施受子之局。乾隆四年己未，永年曾延范、施在邸，研习棋理，范、施对垒即在此时。世昌子春农、孙定闰，皆绍箕裘，群从兄弟子侄亦知而好之。定闰子金圻字兰修，号鬲音吟客，著有诗集。中有坐隐居谈弈理诗。诗中涉及掌故颇多，有裨于文献参考。全诗如次：“南宋棋师刘仲甫，乱书后人不如古。^①惟有弈棋胜古人，后人巧夺古人真。宋元健者差堪匹，后来居上益严密。弈隅通会弈中仙，江东独步三百年。^②洎我国初材辈出，超凡绝类黄月天。清新俊逸真无敌，诗中有似李青莲。周汪吴盛朱徐继，^③品评对垒著新编。弈墨弈逸兼弈悟，宫子受子撮其要。^④摇落缤纷满地英，凿开混沌先天窍。高宗首出亶聪明，万几余暇资谈笑。海内承平尚手谈，内廷供奉蒙恩诏。乾隆中叶数梁程，堂堂正正扼奇兵。乾隆之季施范鸣，条理始终集大成。地灵人杰主宗盟，神乎技矣四筵惊。^⑤瞬息万变斗机巧，疾逾鹰眼健鹰爪。以征解征洵奇观，借劫酿劫谁分晓。有时虎踞奋威雄，有时兔脱逞轻狡。三江两浙数十洲，大开旗鼓东南陬。斩关夺隘谁为优，一间未达胡铁头。^⑥当湖客舍十三局，^⑦旁观当作传灯录。念我先人雅好棋，棋中授受见而知。三张弈谱经兵燹，劫后还须寿枣梨。^⑧我祖作图为废弃，^⑨知音寥落感今昔。我父髫年负棋癖，局中妙悟闲中益。愧余生在古人后，大敌当前曳兵走。渊源家学争一先，通盘打算识枢纽。周围子数像周天，受子一抵一十九。始一终九数之原，阴阳消息微分割。薪尽火传于何征，海昌国手天下称。子仙常冠江南席，不让毗陵一老僧。^⑩”

自注：①刘仲甫降乱云：后人事事不如古，惟弈棋胜古。诚有慨乎言之。②明万历年间新安汪坐隐先生，以善弈称，著《弈隅通会》。③周东侯著《弈悟》，汪汉年著《眉山墅隐》，吴瑞徵著《不古篇》，盛大有著《弈府

阳秋》，朱广溪著《弈理析疑》，徐星友著《兼山堂奕谱》。④《宫子谱》及《受子谱》。⑤施、范俱海昌人。⑥胡肇麟以铁头称，勇可知矣。⑦先高祖聘施、范在家有时，弈十三局，叹观止矣。⑧《三张弈谱》版藏魏国公宗祠，毁于兵火。⑨先祖春农公与同里屈未斋先生神交，迭相宾主，日常对局，先生殁，为作废弈图，终身不复弈。⑩老僧者，秋航。（徐润周）

弘一法师赠人联

弘一法师自杭州虎跑寺受戒后，便道赴嘉兴谒范古农居士，写赠居士一联，句如下：“得无诤三昧，即是佛法，为利益众生，而论偈言。”下署“大慈山定慧弘一沙门释演音时客秀州精严寺”。（朱瘦竹）

丰子恺片断

丰子恺先生是弘一的高足，留学日本。江学洙长松江女子中学时，被聘为该校的艺术教师，仍兼开明书店职务。丰氏一度赁居于嘉兴南门金明寺埭养病。斯时我亦在女中任职，得与子恺先生有所过从，见其壁上挂的珂罗版印沈寐叟屏条，故知其字乃崇拜寐叟。（朱瘦竹）

许明农献印

嘉兴许明农手治黑陶印，色如漆，润如玉，雕纽篆刻俱富有古意，乙丑元旦在沪海墨画社展出，被誉为印坛新创之葩。上海博物馆特两度派员来访，许老慨献精制大陶印十方。藉广流传，已于1985年3月11日办就赠受仪式。（朱瘦竹）

二张善以古文字作山水画

双山沈氏红茶擅花卉，又能以古文字作山水画，颇见匠心。曾为《浙江经济生活报》采访发表，誉为独创，实乃嘉善张凤博士在抗战时所授。斯时张任天目书院主讲，沈在浙西第一县中执教。张凤先生曾修书二十八军军部，询予古文字作画过去有否。予即陈明吾乡海盐张燕昌前辈偶有出此，诚不谋而合也。（许明农）

丰子恺大写春联

1948年，丰子恺曾居杭州葛岭之麓，徜徉于西子湖山之间，诚怡然自得。时届春节，先生书兴大发，欣然为村民大写红纸春联，竟无虚户，惜时过景迁，不知珍爱，迄今该处父老尚能忆及。但求诸一纸，已非易事。（许明农）

蒲华身后寂寞

蒲华（作英），晚年卜居上海登瀛里，卖画为生。与吴昌硕、任伯年、虚谷友善，人称海上四家，开近代海派之先。蒲氏在沪日以诗酒自娱，逝世后身无长物，即琴砚楼之琴砚，亦早已沽酒。由吴昌硕集资殓葬，并恭敬书写墓志铭，（海昌沈汝谨撰文，虞山赵石刻石），因不及入茔，移嵌南湖鉴亭壁间，成为嘉禾文献。蒲氏所用之印章四五十方，均系名人佳作，吴昌硕、胡钁、徐星州、徐三庚等篆刻，由其侄扶棣回乡时带归，亦以清寒售归南湖吴氏，拓有《蒲华印谱》一卷传世。（许明农）

吴待秋高价画

抗战时，禾城有殷辛甫者，曾任伪职，迁居时，油车业迫于淫威，奉承送礼。殷以缺一中堂画为索。乃由南堰油车帮徐家荣、张子松去求吴待秋画一幅五尺重青绿山水。吴润不薄，且润例加码重重。如浅绛加半，青绿再倍，大青绿再加倍，而点景更再加倍。当时为求安业，不计重资，算来画金达时值菜油二十二担。不久抗战胜利，殷姓潜逃，该画为一游民取得，售予双桂堂周氏，适为书法爱好者张秋池知悉，以资约一担菜油之价购归吴画，因上款已被挖去，殊觉憾憾，后由裱家吴德宝精工挖补（即俗称脱山头），张君带请吴待秋重题。吴氏因此大幅大青大绿平生不多画，故亦愿意，但索取划下之原题方可，只得从命。有劳旅途，总算事竣。赠送两只金华火腿以酬。十年浩劫，该画为东门天星湖居委会造反派抄去，当场付之一炬，爱好书画者闻之，莫不惋惜。（许明农）

蒲作英之成长

晚清杰出书画家蒲作英，生于嘉兴市学子弄（现讹育子弄），其父祖辈曾在嘉兴府城隍庙前设铺售饺子，人称蒲饺子。蒲作英天资聪颖，受到外公姚磐石悉心传授，工诗文。于咸丰三年癸丑考中秀才，座师是万藕龄。同时入庠者，有张鸣珂。（钱筑人）

胥山遭劫

胥山碑镌“石栈自钱唐抵御儿之胥口”，凡十一字。明朝画家李日华云：唐以前杭州至嘉兴，水则设闸启闭，陆则设栈通行，碑

文十一字，是其证也。可惜胥山被“四人帮”横行时之“愚公”挖掉，古迹荡然无存。
(钱筑人)

太平天国壁画

1984年文物普查中，嘉兴市政协委员许明农先生提供许多线索，如中山路三八食堂内墙上有壁画，传说是太平天国时所绘，经有关部门剥去几层刷在画面的石灰，已呈现出壁画原貌，有人物、云龙、花卉等，有题款云：“耳东对耳右。”尚待专家鉴定。太平天国在嘉兴四年，曾在子城内建听王府（已毁）。当地有数万太平军驻在城内，住民房，画壁画，可资佐证。
(钱筑人)

丰子恺先生二三事

1949年11月底，予与王贯三同访丰先生在上海复兴公园附近之寓所。进门见杂物堆积。询之，云将迁寓新华书店。问何为，答云：“去翻译俄文。”素知先生不嫻俄文，异之。彼曰：“易事，先将俄文字典背熟，再学一点文法，半年足矣。”更曰：“过去翻译英文，即用此法，不半年而能翻译矣。”时已至午，坚留午膳，先生以三碟素菜，一杯开水相陪，谈笑风生，颇多趣闻。述及抗战时期，某次从昆明去重庆，汽车至滇川边界，须换车，汽车站告之曰：客多，先登记，排到时约须待一至三个月。无奈，留客店待车。客店主人不知先生，有同店旅客见先生名，告主人曰：“汝何不求墨宝。”主人奇之，殷勤而求，先生客寓无聊，作画一幅以赠。消息传开，求者日增。汽车站站长知之，亦来求，也为绘一幅。约一星期，送来去重庆汽车票。先生笑曰：“能画也有此用处，免得我在客店软禁。”先生健谈，吾因健忘，余则百思不得矣。
(沈宗堙)

于作群昧时变

嘉兴上睦港老秀才于作群，在清廷覆灭后设馆于嘉兴名医朱斐君家，有诗云：“康梁一出儒风变，新旧门庭两失依”，道出清末民初一班老学究在新旧思想剧变时彷徨失措无所依从之心理。

（沈侗庵）

博古之父能诗

博古父秦某，清代秀才。人极瘦小，微髭，能诗，操中州音，抗战时曾避居嘉兴，与嘉兴名翰林盛萍旻子庆琳（字子瑾）友善，时相过从，余数见之，不知其为秦邦宪父也。一夕离去，后子瑾先生始为我言，但不知其何缘而留滞禾中。

（沈侗庵）

施桢在日本画展

嘉兴市王店镇画家施桢字定夫。于宣统时赴日鬻画，任东京南画会长，颇得日本朝野礼遇。大正天皇曾率全家参观其画展，先数日由内务省通知，制朝服以迎。大地震后返国。晚岁息影家园邻近曝书亭，莳花栽竹，园中植名竹三，一湘妃，一方竹，一紫竹，画室即筑于园之东北隅，婆娑竹影，境殊幽绝。日本画界屡函相邀，但均被其夫人所阻，以施氏尚有媵及子望其还日也。施夫人无出，螟蛉为嗣，终不另娶，且不再去日。

（沈侗庵）

施桢重农斥敌

日寇侵华，所至烧杀掳掠，庐舍为墟，嘉兴左近，独王店镇

安然，赖施桢保全之力。缘施氏在日本鬻画十余岁，素谙日语，一日有军官少将某，持其父函来拜，询之，乃旧友子也。云施氏在东京常去其家，其时少将尚“苦独木”也（日语小孩）。又一日，日本一下级军官向施氏求画，云将有所赠。不数日，该军官竟牵一耕牛来易画。施氏色变曰：耕牛为农之本，汝来我国破坏农耕，则无所食矣。叱还其牛。当即画一水牛与之，且题曰：“牛能力田，田为农本，古人卖刀买牛，以为未及。吾未见宰牛而易刀者，其勉乎哉。”该军官赧然，牛率归农家。施公重农斥敌，赠画还牛，忠义之行，感人至深。（沈侗庵）

铜佛遭劫

嘉兴楞严寺铜佛，重十万八千斤，李日华亲见其开光，且载之于《味水轩日记》，太平天国时寺毁，铜佛巍然独存。解放后此铜佛及寺，定为省重点文物，但此佛竟不能逃文革劫运，“四人帮”倒台前此寺亦被拆毁。（沈侗庵）

嘉兴人爱唱昆曲

嘉兴人嗜昆曲，清中叶后此风尤盛。有异于海盐腔，别树一帜，号曰兴工。每于六月廿四荷花诞及七夕，盛会于南湖烟雨楼，富室率眷，浅斟低唱于湖舫之中，笙歌达旦。星月初上，华灯满湖，远望如蓬岛中人。敌伪时，褚民谊亦曾于此歌“大江东去”（《单刀会》）一折。（沈侗庵）

曝书亭藏书钞本之丢失

先寄父李公础成，度藏善本钞本颇富，其贻我典籍中，有冯登

府手钞本《曝书亭书目》一册，竹纸书共有二十大箱，以“千山鸟飞绝”二十字为目。四部杂陈，以册数多寡分箱。视其书目，只少数元版，并无宋刊。此钞本曾为张鸣珂所藏，张氏亦有长跋。李公与寒松阁有葭莩亲，故寒松阁遗书，大部为李公所得。余经文革浩劫，所有书画典籍，尽被小将们车载而去，此书亦在劫中。世但知曝书亭，而不知所曝为何书，今者更不可知矣。（沈侗廌）

鸳湖三杰

范古农精通佛学，为我国居士讲经之第一人，与沈钧儒、诸慧僧号称“鸳湖三杰”。（沈侗廌）

“文革”期间盗墓

“文革”祸及泉壤，“摸金校尉”日以挥锹掘墓为事。嘉兴西门发掘一明代古墓，棺木完好，其尸面目如生，微髻，冠服未腐，有云系项元汴墓。墓中遗物，皆被盗走。又塘汇大栅外，明朱国祚墓及清初朱彝尊等墓，亦于是时被盗。其乡人两派为盗墓而殴斗，并闻有一人丧生。可谓死有余辜。朱氏后裔节华医生遍求墓中遗物，一无所得。（沈侗廌）

因诗入狱

1975年春，为纪念朱彝尊著《鸳湖棹歌》，里人庄一拂、吴藕汀及余并有棹歌和韵二百首，记嘉兴一二百年来的变迁，事被某姓告发，即以反革命诗词为由，立将一拂及余查抄拘捕，牵连者十五六人，波及上海朱大可教授。屡经审查，并无反动实据，教育释放。

余入狱七天，一拂半月，文字狱灾祸之烈可见。（沈侗庵）

沈子培总纂省志

民国三年春，浙江通志馆成立，省聘嘉兴沈子培为总纂，仅得初稿二百余册。（庄一拂）

《华文艺周刊》之诞生

秀水《华文艺周刊》创刊于民国丙寅年，地点在外月河，予与潘塞翁为主编，共出四十多期。（庄一拂）

单玉田父女表演刀剑

上海辛酉学社嘉兴分会会址，附设在张家弄寄园若寄庐。成立时，国术组在中山厅表演。由单玉田父女使刀剑，单女双足一顿，窗上玻璃震碎好几块。（庄一拂）

百零七岁老翁闻达如

嘉兴闻达如，世业攻木，居东栅，隐闾闾间。民国甲寅适届百龄。省长屈某，为建百岁坊，设寿筵於寄园大厅。寿翁挟一油布伞徒步由东栅而来。嘉兴故家，唐陆宣公外，即推闻人氏，后再称闻，子姓寥落矣。里人公祝寿联曰：“北宋世家，乡推翹楚；东方仙侶，群仰大齐。”闻氏辛酉年无疾而终，享寿百有七岁，可称罕有人瑞。（庄一拂）

中表兄弟穷达不同

嘉兴蒲华与陶模为中表，少同为诸生，而蒲无资，贡成均，陶则

成进士，自牧令以至封疆，终两广总督。蒲寓上海鬻书画以自给，潦倒终身。一夕醉寐不起，群走视，所镶牙脱入喉管，气闭逝矣。蒲君骨鲠在喉，终身未获倾吐，竟含恨而逝，悲夫！（庄一拂）

唐复年寻觅白茅庵

朱大可赠庄箴山诗，有“白茅庵里白头僧”。庵在嘉兴南湖之滨。嘉兴市有东西两个南湖，竹垞棹歌“湖东不住住湖西”是也。唐兰作古后，其子复年，胡耀邦给他个任务，专访唐兰一生事迹。他到嘉兴，住在市府内部招待所。翌晨，首询服务员：白茅庵在何处？她摇头说，从未听到过。还是和尚寺还是尼姑庵？后又访问了个老人朱瘦竹，才知即是庄箴山之家，一时闹为笑话。（庄一拂）

日本人寻觅庄箴山创作

中日友好后，日本第二批访华团到中国，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名教授。向我中央反映，询问庄一拂的新创作《鸣笳记》传奇。翻译把嘉兴误为吴兴，电话到了吴兴，吴兴一查，查无其人，事后问到谭建丞（时八十五岁），才搞清楚。奇怪的是，予所撰的传奇稿本，署名箴山和尚，不知友邦如何得知？知之，何又有寻访转折如此之难？予虽署名和尚，且喜箴山非丈二，多谢众方家，摸头终有着。幸甚幸甚！（庄一拂）

张謇翁知人善任

张謇是中国近代史的有名人物之一，是政治家兼实业家。他使用人才，确能做到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不问地区，也无国界。他在家乡南通办许多工业、教育，用起人来，总是按这标准办事。如医务方

面信用德国人海得门，在治水保坝聘用荷兰工程师特来克，在民国元年出任孙中山组织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时期，任用嘉兴陶俊人，只是看到陶的农学专著，知道他是日本北海道帝大农科毕业，谈话一次，就从平民派为农林司司长的荐任职，在当时是破例的。任用瑞安郭鸣凤做部中专员的经过，更是特殊。我偶然从《张南通先生荣哀录》中，发现郭鸣凤写的一篇祭文，颇有感触。郭是温州贡生孙诒让的弟子，默默无闻的人。郭写祭文中有“瑞安郭鸣凤海滨下土，早辱殊知，拔擢于鱼盐之中。日月冉冉，已二十年，衔恩复露，忉怛尤深”之语。大有习凿齿所说，“不遇明公，仆荆州一老从事耳”之慨。再从张著中寻找张郭遇合过程，情况是张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为挽回沿海渔权，和两江总督、上海道计划创设全国渔业公司，先以成立江浙渔业公司为起点。三十二年意大利在秘拉诺开博览会，请中国参加。时就由江浙渔业公司筹备赛品，弄好表册、渔具，招了几个译员和郭同去。郭的身份是专家，张著中说到郭和另一名陈巨纲者，两生皆目能辨鱼类，口能说渔具，而手能纪渔事，与之谈渔业，渊然莹然未有如两生者也。而郭生尤勇于远行可嘉。赛事蒞，郭生哀示赛会纪略及调查纪要各一册，浏览再四，益愀然于吾国实业之前途，郭可算不辱使命。民国元年张氏做了总长，当然首先要汲引这位专家入部办事。直到民国十五年张氏逝世，郭仍在北京部里，与旅京故旧借花之寺开追悼会之时，郭特制此充满感情的祭文，表达哀悼。张的知人，勇于选拔人才，和郭的勤于职务，不负汲引，贤主嘉宾，当时称为二难。这种风义，都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包谦六）

张南皮轶事

南皮张香涛（之洞），又号广雅，清季以名士而为达官。历任两湖、两广、两江总督，后以在两湖者为最久。讲求新政，谋富强之

计，多所建树，实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名人物之一。其于中法战争及兴办重工业均有所贡献。今日有识之士，对其业绩仍予以肯定焉。文士记载其轶事甚多，有目睹者，有传闻者，亦有抄袭沿误者，今据亲见其人者之言记之，不敢诞妄失实。

常州冯晓青老人，于民国十五、十六年间，以大丰盐垦公司董事，常驻东台乡间，与家君共事。闻其述清季在广东官钱局时经历有涉及南皮者。其言曰：两广有闾姓票等陋规，每年应致督部者十余万两。南皮在职时，局中上交，拒不入私，以之兴建广雅书局，延揽名宿，教育多士，所刻书籍甚多。院之规模甚大，富园林水石之胜，南皮时时宴宾客于其中，顾而乐之。书院之教泽，亘数十年，两广著名文士多被沾溉。继任者有两人作风均异，一人在上交时，询合法否？曰合法，则随入私囊，尚称直率。续来一个于上交时，询问南皮如何处理此款，知其兴办公益之事，则曰：“余希风南皮，照例规随，凡公益所需遂于其中挹注。”诂其离任，忽追索此款，且勒令按京秤汇水计算。官钱局尚需贴钱了事。故冯老之结论为：南皮不可及，清廉而不骛名。后任照例入私，犹之常人也，独最后者，既博虚名，又事朘削，令人憎恨。可谓卑鄙之至。镇江罗雁峰早岁留英，精通外文，犹及事南皮两湖任上为司翻译交涉诸事。晚岁在沪，已卸去财次及中行之职，与英人经理印行钞券为事。曾闻其讲述南皮欣赏郑某经过，曰：郑某少年匪独文采诗才，过于人人，又能留心政治。谈天下事，数言可了，听者倾心，即其衣着亦高雅入时，观者刮目，南皮奇重之，每饭非郑大人会食不乐，郑至则议论风生，否则默默无言矣，郑君盖亦书记翩翩者也。

友人程君谋为子大先生颂万之子，云其父在南皮幕中时，中夜常有哥萨克之类骑马敲门，盖奉大帅之命，促入署拟稿。稿成，张未及阅完，辄以删改，有时所改，不能与后文衔接，则令重拟呈阅，颇以为苦。其他幕友，均有同感。

又常州赵竹君凤昌，在张之麾下任巡捕，以记忆力强，有智计，为南皮所偏爱。其人貌既白皙，又善事人，当南皮在签押房坐椅昼寝时，赵辄摇其转椅，以助催眠，人皆薄之。因得“一品夫人”之称号，可谓谗而虐矣。

（包谦六）

丐叟谈往

杭州高丐叟仁偶，野侯之介弟，傅节子之外孙也。其家席丰履厚，西湖之红樗山房，乃其先业，于日本入侵华时被毁。先世风雅，好棋，好金石，能养国手印人。收藏赵次闲制印，多至二百余方，其余名家称是。丐叟少而能文，因与沪上名医庞京周有葭莩戚，庞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则延高为秘书，代拆代行。庞为上海西医学会会长，高仍为秘书。杜月笙创设保险公司，于保险里手之外，欲延有清望之人为副经理，庞照例荐充之。庞社交谊远在杜于水果店作杂务，庞在同济读书之时，均以好赌深相结合。杜既得意，庞又吴江富人，始终交厚。杜家称庞为医生而不名。家人有病，惟庞是赖。高在保险公司无多事，常在杜宅与章行严诸人作方城之戏。章氏初颇以杜门有此文士为异。高长于文学，战前曾在大夏大学教《离骚》为学生所爱戴，事见高著《无所用心斋残稿》油印本中。战事爆发，转入内地，参与国际红十字会救济工作，负责昆明方面之事。因治事勤奋，当时西报曾加以表扬。又以工作关系，时时往来渝、滇之间，与上海闻人中相识者甚多。胜利返沪，授课为业。余尝叩其寓滇见闻，曰在内地曾见二奇女子，一施剑翘（施从滨之女）以曾在天津手刃父仇孙传芳著名，人极粗壮。一林白水之妹，曾见其第一次婚礼，此时已改嫁一风云人物，最后结果不明。又问诸闻人情况，曰虞洽卿、王晓籁常来昆明。虞极节约，在滇寓友人家。友富室嗜烟，早膳不及供应，由虞自理。每晨只食小馒头四枚，其价一角，后涨至

每枚三分。高戏问如何应付，虞操宁波话答曰：“无告，我改吃三枚，反而可省钱一分。”又有一女伶随虞便车自渝来滇，或询之曰，你从虞先生阔人，沿途定有丰盛之饭菜相飨。女伶答云：至多吃到蛋炒饭，已够阔矣。王却本色，每晨牛乳面包，任何涨价，不复更易。又问杜既为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其待人接物，定必阔绰异常。曰：不然，刻薄殊甚，只对杨度、章士钊头面人物从丰而已。（包谦六）

郑砚斋自奉不薄

郑颂先生（世芬）又号砚斋，四川华阳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擅诗词古文，诗学玉局，字学醴泉铭。尤善章草，大似罗后堪，秀美过之。北洋政府时任职公府，民国十一年曾充罗少将随员赴南通祝张啬翁七十寿，张曾赠以书扇，郑推重张书，谓胜过于师（指翁松禅）。后转业金融界，担任大陆银行天津经理。精于饮膳，其家庖丁经其熏染指导，在天津称名厨焉。解放后，北五行总处设在上海，郑任秘书处长，余与同事。时已子身旅沪，犹雪茄不离口。每食必就马尔斯西餐或四川菜馆。工资不敷则出售旧藏文物，以济空乏，而意气不衰。1952年银行大合营，郑以张伯驹之约赴京，组织书法协会。告余曰：上海居大不易，我非返京不可。又告余饮咖啡之法，曰饮时必需加以牛磺，否则易致手战。余笑曰：先生告我太迟，我今已不能常饮此饮料矣。郑性喜鱼虾，云真有味。说者谓其精究饮膳，盖沾染其舅王雪澄（广访）之风，惟郑极好客，有旧同事游北京者，遇之於公园，则坚邀小酌。曰今日鬻书，适得数十元可以致客，令人想见其盛时之豪情胜概矣。（包谦六）

罗文干雅谑

1936年5月23日，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幕。事先我随行中

稽核长吴延清等人，配合行长邓文炳从事筹备。届期总经理周作民郑重其事，特自上海赶来主持。广州同业见周氏来了，麇集道贺，尽力堆花(临时存款)以资欢迎。周以友好均来参加，所谓捧场也。分行位于拱日中路，自晨至夕客来不绝。周率领同人应付接待，连中饭也吃不上，只好分批吃。晚间则宴客于南园酒家，园原富室别墅，规模甚大，客厅多处，来客甚众，应邀与否亦无稽查，只是来者不拒。菜肴丰盛，有燕窝、鱼翅，烤小全猪诸品。酒，中外软饱均备，茅台尤多，尽吃。橙汁如流水，一切听客饮用。一夕之费，耗资甚巨。周本人在中厅招待重客。共五席，周坐中席，余与同去陶君分坐旁席侍客。中席之客有罗文干、梁定蓊(士诒之子)、邹敏初，并粤财政厅长区芳浦。中席谈笑声最高。酒半，罗忽发言，称我在银行界有二个好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众问何病。曰怕老婆，一座哄笑。周在此情况下，张开五指曰：谁怕老婆，谁即是王八。勉作壮语，笑声更烈。罗盖以雅谑，巧诋周与张公权同样地位也。

(包谦六)

王培孙提携后进

王培孙，系曹汝霖之姐夫，曹既贵，欲援王入仕。王爱教育事业，坚辞不往，曹即多方支持其办学。王所办者为上海日晖港南洋中学。以私人所办之学校，声誉与交大附中南洋模范相埒，亦云难矣。南洋中学位于日晖港之河滨，房屋虽陈旧而规模不小。王好收书，校中图书馆收藏甚富，全国之地方志略备，颇有名。于是成就学子甚多，如钱永铭、吴在章一辈，毕业后均由王推荐于曹成业。钱、吴得意后，再设法安插母校毕业生就业，于是家长之送子弟投考该校者亦多。王清修苦节，妻死不续娶，以校为家，人皆

悦服。同时有苏颖杰者，亦办学校，所办私立男女中学亦有效。但大饱私囊，蓄妾数人，真所谓学店之老板也，斯文扫地矣。王颇延揽人材，史量才清时毕业于蚕桑学校，略谙数理化。无业。从松江来沪投王，阮囊羞涩，只剩小银元八角而已。王即安排其在校中作理化教员，暂时安身。史得意后，对南洋中学亦有所报称焉。

（包谦六）

周作民与政学系

周作民与政学系几位巨头，关系密切，渊源很深。他本人是否加入，不得而知。他和张群、吴鼎昌都是留日同学时期的好友，和吴更是同宿舍同房间。回国以后，张玩政治，吴亦官亦商，周专搞金融。几个人紧密结合，政治上有问题找张，经济上找吴、周，相互勾结，利害一致。人家说政学系一天不倒，周作民是倒不掉的。抗战以前事情不太明悉。战事一起，政府内迁，情况复杂，有几件事可谈。张公权之妻在沪病故，张本人远在内陆，家事无人照顾，周送奠仪就是储备券二百万（当时约合战前的几万元），使丧事办得光光彩彩，家人生计充充裕裕，可谓休戚相关。胜利之初，金城银行内的重庆帮协理戴自牧，依靠钱新之和钱币司戴某等人，竭尽全力倒周，想夺取全行权力。居然派人到上海总行来接收，喧宾夺主。外面有一批特务，还不断来敲竹杠。有一次戴笠手下的特务两人，前来请周谈话。周无办法，跟着他们从三楼赶到楼下出门，当经过底层业务部门时，有许多小青年拍手叫好，认为周这次肯定要倒台了，年长的职员是等着看。银行上层几位随员向蒋伯诚、杜月笙几处告急，经疏通后，说是误会。不到两小时，安然返行。但周内心还不踏实，经张群、吴鼎昌两人的精心策划，演了一出飞渝召见的戏，听说对他

还慰勉有加。周回沪立脚稳了，无人敢动，随开金城成立廿五周年纪念大会，来宾是各银行首脑，张公权、钱新之、曹汝霖都在场，张助周，钱助戴，各有发言准备。届时，张以中央银行副总裁资格，当然首先发言，放了许多大炮，如说周在八年抗战中维持银行的功勋，在沦陷区一定受到许多委屈。又说像他这样的声望号召力，想做什么早就做了什么，可是他保持了民族气节。大炮放完立即告辞。剩下钱新之说话，气已先夺，有气无力，没精打彩，又见老主人曹汝霖在场，生怕骂他卖友，更无力使出解数来了。至于周作民对政学系巨头的照顾，当然不言而喻的。有两事，行中较高级职员都知道。一是张群在胜利初期，奉派去美，政府外汇不多，公费有限，金城银行开送美金拾万元汇票一张，以壮行色。一是吴鼎昌在香港病死，那时南京政权临近垮台，银行本身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周还发起由北五行每家勉筹奠敬美金贰万，合成拾万送给吴家。解放后，周从香港回沪，在行中开一个大会，报告一切，说我行因同人的努力，几十年来赚钱不少，但也经过许多危难，为了维持银行，把积余完全用光了。这算对职员们作了一个总的交代。

（包谦六）

周作民轶事

《史记·货殖列传》，对前古货殖成功的人，也称许他们的智慧、策略、勇敢、耐苦，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这在周作民身上，也可体现出一些来。周作事用人是有些魄力的，对他所经营的银行是起早睡晚全力以赴的，使五十万元资本的小银行，成为国内有数的商业银行，在工业投资方面居各银行首位。例如永利化学公司就由金城投资六分之一，民生轮船公司金城股本，占四分之一，此外对新裕纱厂、北洋纱厂等也有不少投资。金城分行遍于全国

省市，职工上下人等多至两千人，如何经营管理这庞大企业，是需要有些才能的。周用人的气量是有些的，不用亲族，重视学校毕业人才，近乎用人不疑，只要你工作出色即行。就拿上海总行来说，私人汽车就有二十多部，都是依靠银行出钱，换一个人做总经理，看到这许多坐汽车的开支，一天都忍受不了。他大体上是有饭大家吃。几个最高级的吃用最好，其余职员吃用中等（只缺汽车洋房），一般都能过得去，因此能号召二千多人糊里糊涂替他出尽气力。

周老家住淮安，父亲是一个穷举人，文才出众，倒楣一世。周从幼受到他父亲的薰陶，对文学很有素养。他初从日本回来，当过交通银行秘书科长，胜任愉快，获得总理翰林出身的梁士诒欣赏，是不简单的。他是文章的内家，就是不肯暴露，天天看书写字，对人不言，改起文件来，异常扼要，抓住要点，其余听秘书们办，他知道一般是不够的，不必多管。

周的太太是同乡何家三小姐，舅爷是何千里（家驹）。北伐初期，因和何应钦日本士官同学关系，做过一任江海关监督。据说周因受到何父的激赏，一定要把女儿配给他。小姐起初不肯，后来勉强同意。当周在何家招赘之夕，宾客盈门，等到宾相送新郎入洞房的刹那，小姐又不高兴起来，叫人把房门关上，搞得很窘。有人建议快请小姐一向崇敬的老人来说话，老者盛称周的才干，将来一定发达，不是池中物，我的眼光不会错的。小姐信了，开门成亲。周婚后由何家资助到日本留学，发家起业，太太更是水涨船高，至高无上。罗文干笑他惧内，一点都不冤枉。有一次，在北京家中大请客，来的尽是冠盖。酒半，有人捉弄他，发起叫八大胡同妓女条子伴客，周不便阻止。酒酣后，肉竹并奏，甚嚣尘上，太太听了大怒，关照把电灯总表关了，顿时漆黑一片，大煞风景，宾客、妓女摸黑走散。第二天，周向众客登门道歉，大家是会心的微笑，于是周太太

之名大著。

周很能念旧，凡对他困苦时期有过资助的，是不会忘怀的。他留日最后一年，资斧缺乏，对何家又不便多所要求，准备辍学回国。偶然和如皋人潘丹仲谈起，潘父举人，很富有，问他需要多少，说有三百元就行了。潘说这容易，如数送给他。以后两人回国，各干各事。当周事业刚发达之时，就约潘来做总行文书科长，高薪厚红，不必多做事，并由庶务买好出差汽车公司的车票，随时使用，等于供应一部汽车，并荐进其女婿、侄女婿一起来行工作。他留学时期，清廷所派留学生监督为罗振玉，既是同乡又是老师，多照顾。周回国后，对罗敬礼不衰。有人问周，罗在张季直兴办师范学校、盐业公司的时候，很是合作，后来为什么谈不来？周说：老师气量太小，可谓不阿所好。同乡刘大绅是老残刘鹗的儿子，同学日本，回国以后，刘教书，周先从政（做过财政部库藏司司长、芜湖关监督）后办企业，蒸蒸日上。刘气量甚狭窄，看不惯。有一次吃酒，仗着酒气骂坐，你周作民有什么了不起，留学时期连一条西装裤还是向我借的呢，宾客劝阻始停，周不予计较。事后对刘说，我们老友，无人时打我几下也不妨，独当生人前揭底，使人太难堪了。后刘没有志气，在各处闹脾气，行不通时，要求到金城银行做工作。周答：我们老友，无所不可，为了对群众有交代，最好请老师来一荐信即行（周的老师罗振玉，又是刘的丈人）。刘仍瞢然，请罗写信。罗沉思一下说你们旧交，为什么要写信，你大概痛痛地得罪他了。写了一封极简单的信，并告诫刘后当戒之。

周饮食起居并不考究，中午在行用饭，见到那桌有空就坐下去，和职员聊天，问问情况。自从有一次大罢工后，就单独吃饭，不再加入。三反、五反后，银行大合并，企业归公，他仍做公私合营银行董事长。有时车过江西路二百号原址时，他看也不看，堕甑不顾，能取能放。不像福源钱庄秦润卿在合并之日，还赶至原

庄痛哭一场，徒惹人笑话而已。周与秦之不同识见，乃读书与不读书之区别也。

（包谦六）

曹汝霖宦途起落

曹汝霖字润田，号觉庵，上海旧家也。其家在漕溪泾有园林，后归黄金荣布置为黄家花园，即今日之桂林公园也。其父在上海制造厂作庶务，识时务，很早即培养曹汝霖留日深造。我父执周健甫之父，为总办之文案。据闻某次曹父以取回扣为上级察觉，总办怒，欲加刑责。有缓颊者告以其子留学，振振有声，前途未可量，因从宽免刑。曹回国，果得那拉氏之欣赏，遽贵，数年间，荐升至侍郎，曹父即就养北京，称封翁矣。民国肇造，曹在北洋政府曾任交通、财政两部总长，深得袁世凯信任。南通张謇翁在北洋政府时，曾出京至济南勘事，曹为之副，车中纵谈当世之务，极有条理。謇翁又极称之，归语司长陶俊人，大称曹脑力之佳，宜得总统之倚重焉。袁氏窃国，曹与章、陆助其筹款，向日本订立辱国条约，舆论大哗。“五四”运动即以抨击曹、章、陆为目标，而曹为祸首。从此退出政治舞台，自号觉庵，以示忏悔。曹在交通银行有潜势力，钱新之乃其羽翼者也。金城银行之初起，曹亦有力，故终其身任董事或监察不辍。徐世昌之大量投资，恐亦曹为之介。胜利之始，金城银行开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请曹参加，年近八旬，鬓须全白，而面貌红润如中年人。1949年全国解放，曹遁逃至日本，再转至美国定居。闻其在五六十岁时生活仍荒唐，娶一妾生两女，女大则留美，各嫁得富人，迎曹供养甚丰，享年九十余而卒。又曹早岁曾娶名妓苏佩秋为妾，后下堂去。曹虽巧宦有智，但对于文物鉴赏之力极幼稚，曾有书画一批藏在婿陈君处。文革期间当然冲击收去。后书画有些发还。陈亦留美学生，不识真贋，约余至其家便面，为

之鉴定。共计数十件，装池颇精。画手之名高者为唐韩干双马，当然是不堪一看的伪作，其余无一真者，即某观察所赠之王梦楼字轴，亦是极粗糙之伪作。余私念曹做官是好手，看字画则是盲人。岂各有所长，不能兼工欤！

（包谦六）

钱新之长袖善舞

钱永铭，字新之，浙江湖州人，所谓浙江财阀之一。其父母移寓上海，父早逝，母守节抚之成立。钱在南洋中学肄业之时，以聪慧勤奋，得校长王培孙之激赏资助，使之留学日本。归国以后，复介绍于其妻弟曹汝霖，派至交通银行。年三十余，已擢升至协理。长袖善舞，政治手段高明，后不知何原因，脱离交行，改就德华银行买办。无所事事，日日临窗阅街头景色耳。其离交行之时，亏累数万，友好八人醵金为会，每份五千元，以济其急。适民国十七年北伐军至江浙，钱大事活动，悉索敝赋，使蒋介石军费充裕，蒋感之，许于政府成立时畀以财长一席。后政府组成，元老派古应芬无法位置，则以财长安之，钱则为次长兼浙江财厅，说明古不到部，则次长犹正职也。后仍回交行，声势更牢固，在任何情况下，总不失董事席位。抗战前，政府谋向法国借款，欲以钱为驻法公使，钱日在家补习法文准备。后借款不成，使事亦告吹。中日战争开始，钱先与杜月笙诸人去港，大事游冶，忽得奇疾，全身瘫痪。有言其得麻疯者，至少是梅毒，多方治疗始愈，然一足跛矣。其妾为上海花国总理笑意老六，嫁钱后正名为吴文华，后以梅毒而致神经失常。日军欲南进，钱转后方，仍在金融界指挥交通、中南、金城北五行分行，归其掌握，解放前遁逃至香港终老。政府查抄其家产，破所租联合银行保险箱，藏有多年来各行庄请担任董事之聘书，高至盈尺。其余小行庄，盖欲求而不可得也。其人有城府，治下颇严，在

交行位置私人最多，形成一种势力。其子钱铤系张寿镛之婿，学工程于法国，亦在海外，不愿回国。
(包谦六)

梁千秋子母印

梁千秋曾以一正方形石，约一寸大小，刻制五面印。文曰：宜子孙等。其第六面则剝去一方窟，约七分大小，深亦如之。显系可另置一小印，若子母印之类，剝窟之两侧各有镌款，乃万历甲辰所刊。此母印后为西泠八家始祖丁敬身所得，奉为至宝。乃自制一六面印一钮嵌入，以为子印，即著名之丁氏六面印也。凡录其印者，无不收入焉。丁印在魏稼孙时，尚完整无缺，后以迭经世变，斑驳破损，然马骨千金，当时曾以等量黄金为价者，亦艺林逸事也。
(林乾良)

吴昌硕之画印

吴昌硕为一代艺宗，熔诗、书、画、印于一炉，造诣极高，中外倾倒之者历久弥甚。四者之中，世间人多以画为首，而其自述则以印为第一。韩登安盛赞缶庐之印，于苍莽之中气韵沉郁，兼高古雄健，婀娜多姿之妙。唯韩氏认为吴印可欣赏而不能学，缘其面目强烈，学之者易生习气，甚难越其窠臼又决不可能青胜于蓝，故当时有“得之者仙，学之者死”之论。
(林乾良)

金石家三别号

吴昌硕一生所刻之印，无法计数。藏者不论公私，皆秘不示人。故世间欲睹之者，亦属难事。1984年9月12日，适逢缶庐诞

辰一百四十周年，于西泠印社及浙江省博物馆均有展出，总数在二百四十方上下，可谓极一时之盛。流散日本国者，多归于梅舒适，亦有廿余纽。从吴学印者甚众，能创新者首推赵石。其后邓散木又从赵氏出而增益之，乃自成一家。韩登安某日曾笑谓客曰：“吴氏号苦铁，赵石号古泥，邓散木号粪翁，奈何自铁而磨石泥以至于散木与粪！”亦可发一大噱。

（林乾良）

马一浮余力作印

马一浮先生一代儒家，渊博高超，并世少出其右者。游艺兼及书法篆刻，所用印，皆所自刻。而平生除为挚友谢无量镌一二纽外，决不肯为他人奏刀。韩登安曾与之论印，曾告以马氏钦佩丁敬身，于吴昌硕尚不加可否，然深排齐白石。马一浮所治印，以平正为准则，纯乎汉法，故多白文。不讲究章法，于刀法更属可有可无。其印气韵静穆典雅，一望而知为学人之作。

（林乾良）

印坛诸家名号之别趣

魏稼孙为赵执叔作印谱，赵题扉“稼孙多事”四字，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赵又称魏为“印奴”，刻印贻之。以印为字号者，近代印人中每每见之，如吴昌硕自称“五湖印匄”，赵石称“印缘”，王福庵称“印佣”，唐醉石称“印匠”，童雪鸿号“印隐”，高野侯号“印林”，傅抱石号“印癖”，韩登安号“印农”，予则号“印迷”。

（林乾良）

韩登安偶一作诗

韩登安印、画、书皆造诣甚高，唯韵语则性所不喜，从未见有诗

作流传。1974年得莺湖陈祖范书：“鸟鸣嚶嚶，物求其群。针磁相感，麝兰同熏。抛砖引玉，愧余不文。高山流水，敢乞馥芬。”上款为登安画师郢正。韩氏以陈氏所写隶书竟与其师王福庵老人跬步不离，偶然兴至，为书一绝赠之：“高山流水读清词，秃笔何堪作画师。尺素遥颁欣眼福，自惭衰朽百无知。”百无知，是损之又损，何抑抑自卑乃尔。

（林乾良）

三个朱孔阳后来居上

朱孔阳大聳大智，年高体健，而且神识睿敏，真世间奇人。朱氏前半生，可从三印得其崖略。第一印曰：“我朱孔阳既不为官，又不富有，末梢客人，社会走狗。”因抗战前有三朱孔阳，一则为官，鱼肉黎庶；一则经商，为富不仁；而朱氏则乐于助人，救亡济急平常细事，故自榜为“末梢客人”也。其第二印曰：“五十岁以前服务活人，五十岁以后服务死人。”盖朱氏曾与马寅初等办公墓于杭州之故。其第三印曰：“经师小门生，门生大学士。”盖朱氏曾在沪随大经师唐文治学，为时八年之久，其后则在金陵神学院教书，其学生毕业皆称学士，所谓末梢客人，乃后来居上也。

（林乾良）

赵之谦治印博取众长

赵之谦天资卓越，别树一帜，开六百年印学之秘。所作篆书纯用邓石如法，更觉得舒展自然。所刻印章，不专治一派，谱中有摹浙派者，也有取法邓石如、巴慰祖者。所作“巨鹿魏氏”印，边跋有“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句，将两派并举，可知其对浙皖并无轩轻。赵氏所处时代，金石学盛极一时，取资既富，成就自高。赵氏致友人书有“弟在三十年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一

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局面”。赵氏享年五十六岁，果已大获成功。

（林乾良）

赵穆金石有天趣

赵穆字仲穆，号印侯，武进人，晚居西泠。其印谱如《百美》、《百将》、《西厢》、《红楼》等流传甚广。其手刊印章，沪杭一带流传甚多，以朱孔阳所藏最富。赵氏所作印，古韵斑驳，跃然纸上。所作近楷之印尤佳，虽面目似寻常，而能不失金石天趣，诚为难得。西泠前辈童大年儿童时学印，即从赵穆入手。

（林乾良）

童氏印林三父子

崇明童叶庚，号松君，晚号巢睫老人，一门风雅。童氏，曾任德清知县，故与浙江有缘。居西泠多年，饮酒赋诗，风流自赏。喜作墨梅，称《万玉图》，清超拔俗。又能印，创七巧板之类益智游戏，且以之入印，为古今独步。其次子童晏，字叔平，金石书画无所不工，诗文亦佳，以才溢于表，世之奇士也，后因父故，遗橐萧条，竟至疯癲。或见其以三代石璧系以绳，前后挥舞。所有陈设之美瓷、佳石，无不粉碎。彼则疯傻怪笑，诚可怖。其五子童嵩，字心安，号大年，为近代印林巨子，金石书画，自幼即于父兄处耳濡目染，出手非凡。其中尤以印最为道上，刚健婀娜，兼而有之。

（林乾良）

王福庵家车夫能治印

王福庵在京时，曾雇用一车夫，兼供杂役。顿姓，名立夫，祖籍北京。顿氏在王府多年，老小悉喜其勤。每见其整理王氏所书断

筒零楮，并字纸篓中修印铃稿，亦未觉可异，而不知其暗中勤奋向学也。一日，忽踌躇至再，持一印稿问王老曰：此处甚佳，何故再改。王奇之，令试刻一石，居然可观。遂令其脱杂役，而以弟子目之。后介往沪之西泠印社工作，并助之成家焉。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玺亦出其手，可见其造诣之高矣。（林乾良）

邓散木之故事

邓散木之《篆刻学》一出，即风行海内外，其有功于印学者多矣。邓氏原名铁，后改散木（每合书成槩），其意为朽木也。号粪翁，其斋则称为厕筒楼。以粪、厕为号，自古无之，实为惊世骇俗之举。诸暨余任天，与邓散木在师友之间，相知有年。原来粪、厕两字，看似浊恶，而内含清隽，为一般人所不知，粪，除也，厕，清也，均见《说文解字》。是则世人皆以为恶，则邓氏实清高自赏也。邓氏所居，又有三长二短斋之称，并以之名所刊印谱。三长者书、印、诗也，二短者词、画也。其实邓氏非不能词、画，唯自以为不工耳。邓散木年轻时，与鄞之朱复戡不相识，唯见商务出版之朱氏印谱极古劲，意其必为前辈。遂挽人说合，欲拜朱为师，及至师徒相见，朱乃粉面郎君，为之踌躇者久，勉强下拜成礼，其事世人罕知之者。朱公偶与印迷述及，遂传于世。（林乾良）

挽余任天联语

余任天，号天庐，诸暨人，为近世杭垣之能兼金石书画、诗词鉴赏并足称家者也。所居为任自然室，其常铃于字画上之闲章为法天运。其人一生勤奋，为学唯恐弗精。然于世俗之事则淡视之，任其自然。虽窗外炮火连天，我自作画、练字不辍。抗战期间，逃难至龙

泉，印石之价奇昂，遂以当地山上岩石锯为印章。一灯如豆，家人尽就寝，彼尚晷然奏刀不辍。曾与金维坚等创龙渊印社于龙泉，手刻《龙渊印社通讯》，不定期刊行，为我国最早之印学刊物。余氏于1983年逝世，名界挽联甚多，以印迷一联最短而能扬其长处，文曰：“金石书画精能作手，诗文词赋鉴赏名家。”（林乾良）

范文甫医生擅书法

宁波范文甫，精岐黄之术，名满四明，妇孺皆知，求医者每日满庭。别医处方用药最少九味多至十余味，而范用药只有七味，而且用量甚重，病人及别医见之，常为惊骇，病人常有不敢服其药，怪而问之。范曰：服我药则生，不服则死。人因之称范大糊而不名（宁波人称痴子谓大糊），范最精医治伤寒症，常服一剂而挽救危境，妙手回春，病者神之。范又精书法，知友求其写寿屏及墓碑者甚多。与先父友善，先父墓碑亦其所书，苍劲挺拔，气势非凡，惜今墓废碑没，不知去向。（马昌嘉）

王昆玉堪輿工书

宁波王昆玉得父遗产甚富，貌如明太祖朱元璋之状，相者称奇相，谓有帝王之尊。因而自视不凡，仗义疏财，由此家境中落，然精堪輿术，与人看风水为生。常作道士装，身伟声宏，步健如飞。当时年近古稀，由宁波至我家往返五十余里不知身疲。擅长书法，事王右军，挺拔清秀，来时索纸笔练写不辍。无架子，求者立应。我在解放前见上海四明公所所悬联轴等，皆出其手。与先父善，赠先父字轴甚多。后因家遭回禄，皆化灰烬，至今惜之。（马昌嘉）

琐忆太炎先生

重视乡谊

太炎先生擅小篆，求书者甚多，来者不拒。对于上款称呼，则因人而异。凡高官显要，风云人物求书，皆写书付某某，没有先生仁兄之类的称谓。而对余杭乡亲求书者，则不问其为农为工，一律写书赠。一付一赠，亲疏明显不同。其会客也是如此，显要人物求见，往往在客室一等就是一二小时。而乡里人来访，则立即引到三楼书室，留其酒饭，欢谈竟日。

寿联妙语

慈禧七十岁做寿，令举国欢庆，太炎先生曾撰一联讽刺。上联为“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入歌庆有”；下联为“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垠日蹙，每逢万寿祝疆无”。末尾将“无疆”二字，颠倒用之，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邪不干正

在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府悬赏银洋五万元缉之，时先生客居上海。若无其事，而缉者终不可缉。其时适予在沪结婚，先生效古人二十而冠之例，亲自为予加冠一顶，婚礼虽极简朴，反见格外隆重，而巡捕房竟不敢有所行动。

冒名愚拙

太炎先生从不绘画。有某君在友人处见花卉翎毛一幅，色彩

非常鲜艳，署款却有章炳麟三字，视为珍宝，特请照相馆翻拍一张，珍藏家中，非至亲好友，不肯轻易出示。有人告其乃冒名之物，半文不值。而某君终不信，珍藏如故。冒名之事，本不足奇，而此公何以不冒其书法，反冒其一生不曾从事的绘画，实属令人不解。

淤泥不染

太炎先生痛恨国民党政府之腐败，曾亲书横幅一张，仅十二字，为“宁与鸡彘同食，羞与鸿鹄齐飞”，戒其子侄辈勿为腐败政府效命。

博闻强记

太炎先生幼年时攻习《说文》，深通文字之学，对段玉裁所注《说文解字》从头到底，读过八十遍，通篇能背。若问某字是何意义，不假思索，立即能把某字的形、声、义照段氏所作注释，背诵出来，一字不误，可见其博闻强记，功力之深矣。

古字命名

太炎先生喜用古字给其三个女儿所取名字，亦甚怪僻。长女日𣎵，次女日𣎵，三女日𣎵。其女在学校读书时，第一天开学，教师点名，倘未事先查好，往往读不出，反而要问学生本人，你叫什么名字？

高等佣人

太炎先生有一男仆，人称其高等佣人。达官贵人求见，章先生必先由此人接待，然后通报。章先生出外时，此人为之跟随，替先生拿皮包、帽子、手杖等物。但此人交游极广，都是官场中人。其名片上印有某省政府顾问、某厅咨议、某总司令部参谋等等官衔，

不下四五行，则又俨然一个大官僚矣。在封建时代，目不识丁之辈，一经混入官场，恐贻不学无术之讥，尝有假充斯文丑类。此君虽袭其故智，附庸风雅，然能有自知之明，甘于低首下心，为学者驱使，犹可称为佣中佼佼者也。（章立达）

文坛骗局

民初一越人，名苦海余生，租上海重庆路一室，榜其楣曰“中华编译社”，夤缘得琴南翁一单本小说《巾幗阳秋》作幌子，广收函授子弟，得款匪少，旋遁去。今日某些刊授学校之少数文骗，皆师其故智也。（徐碧波）

洋为中用

洪深留美归国，暇时苦无消遣之道，但擅桥牌之戏。当时因此道尚不通行，乃习竹林戏，技劣，时遭败绩。不图二十世纪初期之今日，桥牌竟成体育运动中一热门项目，洋为中用，亦一证也。（徐碧波）

柳公量狭

朱鸳雏为云间少年，才气横溢，系南社社员。当时，渠因论诗宗宋，而忤亚子社长，为文讨之，且开除其社籍。亚子为革命诗人，责人太过，其不能容物有如此者。（徐碧波）

师承有自

朱鸳雏师事姚鼐，而姚师乃林畏庐。朱乃秉其余绪创作笔

记小说，在民初辄为周瘦鹃氏刊布于《申报·自由谈》，时人争诵之后，辑为《红蚕茧》集，由大东书局出版，畅销一时。（徐碧波）

引人入胜

约于二十年前，小青、瘦鹃同住吴门，相约戒嗜卷烟。瘾来时或以陈皮梅、五香豆为代。一日天笑生忽从港埠寄赠三五牌纸烟各两罐。二君初时曾作思想斗争，讫终被诱惑而开戒。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徐碧波）

高茶禅自寿填词及其和作

高茶禅系托社诗人，于诗书画篆刻及折枝吟，均有特长。八十岁时，写有八十自寿填词，调寄氏州第一，录文于下：“文字马牛，江湖雁鹭，垂杨俄骇生肘。海上风涛，剑南云物，旧梦不堪回首。秉铎研诗，更獭祭虫雕何有。八十年光，大千世界，蹉跎一叟。渐觉初心辜负久，况霜鬓侵寻老丑。藕孔避兵，樱花入寇，皮骨空奔走。女中桃李新荫（任福州女中教师），操丹记重操二酉。跼蹐带病与延龄，将焉无咎？”时和者甚多，而彭剑翔先生步韵较为突出，兹录如下：“兽伍马牛，禽参雁鹭，形交翎毛蹄肘。托社末流，骚坛小卒，枉制折枝千首。文不成章，舍句琢词雕何有？七八十年、万千桶饭，喂成蠢叟。文字虚名辜负久。却自寿填词露丑。不咏退休，未歌明盛，词味真真走，向来崇古非今，夸谈曾探搜二酉，红妆动土泰山头，乌能无咎？”笔者当时也步原韵一首，词如次：“德可服人，理能格物，柳何生自于肘。益受乎谦，损招自满，息事宁人为首。立论异同，似得失是非常有。恕己从宽，责人求备，吁嗟二叟。士习相轻来已久。却标榜自夸显丑。无事生非，庸人自扰，牛马匆

匆走。诗词敦厚为先，问径庭那堪卯酉。自来律己地天宽，焉能获咎？挚友刘孝浚君当时也填一首如下：“征逐浮名，矜张小道，单寒时见襟肘。老不知机，枉难谐俗，从未虚心低首。士习相轻，问真正妍媸何有。四字词牌，一番笔墨，嗟乎二叟。风雅销沉原已久。枉炫玉抛砧弄丑。盛世蒙庥，闲居乐饱，尸肉夸行走。笑盲从称老手，唯心者偏逢卯酉。可名可道两非常，何关休咎？”右列四阙录自拙作《左海诗坛缤纷录》。

按文人相轻毫无意味，忆从前楹联中有一联：“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永远符合于谦受益，满招损之精神。

（林寿农）

松江才子郭友松轶事

郭友松，名福衡，松江府娄县人。清同光间名士。性聪颖，十三岁入泮，同治十二年癸酉中乡举。才思敏捷，作诗文，落笔成章，倚马可待。每考试入场，辄首先完篇交卷，而场例应连草稿并缴，以防弊端。郭文不起草，乃拾一细绳，浸墨盒中，取以按纸，顿成满幅墨点而交之。落拓不羁，吐谈诙谐。城东门有一鱼行商人，营第宅落成，求书匾额，即题“阡衡堂”与之。人问何典，曰，此拆字格，东门鱼行也。一日，偶游某庵，住持老尼不知为友松，轻视之，不为礼。经旁人告之，尼立即改容款待，并求书斋额，即刻挥毫“竹林居”三字，人咸不解其意，询之，曰：乃个个木木尸古耳。似此戏谑，不一而足。尝至友朋家，值雨，着钉靴而往，夜宿和衣不脱靴，沾污被褥亦不顾。尤擅长绘事，纵笔写意，无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皆高淡超旷，逸趣横生。有一人以尺页十数纸求画，久无以应。迫促再三不得已，即以纸付村塾学童，每人一纸随笔涂抹，逾刻收集。见一纸，因打翻砚台，沾

染墨渍一大块，余悉横竖斜撇，各色俱有，遂各因其笔势，略施点染或树木石花鸟人物，无不毕肖。而墨渍者，加八足二螯，成一蟹，旁加几茎水草，更妙造自然，见者叹服。家贫，无恒产，以卖书画自给，住居城东门内。晚年丧偶，侘傺无聊，益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然胸次夷旷，韵致爽朗。敝衣破帽，高谈阔论，往往与二三友好，诗酒唱酬，终日不倦。尤喜游览名胜，兴之所至，登高长啸，托意浮尘之外。所著诗文，不留稿，尝自撰一联云：“生平二知己，山东一毛，山西一毛；亘古两穷人，大汉一郭，大清一郭。”（“二毛”是友松应科举时之试官，其名已不可考）至今人犹以松江才子目之。卒年六十八岁，殁葬于城中住屋之左，今已夷为平地，莫可踪迹矣。余昔藏有山水画二帧，题款幽默奇特，意趣深远，别有风致，惜今佚去不存耳。（封尊五）

江南诗丐

松江娄县姚循初，小字祥官，生于清光绪初年。先世皆名宦，家饶裕。循初幼年，延名师课读颇聪慧，文采斐然，诗亦清丽。性本疏懒，不善治生。家业庶务，一任仆役司之，恣其侵蚀。每年收入，大半被侵吞。与妻同染烟癖，日中高卧，夕曛始起。未几家道中落，变卖家产度日，厮仆辈又从中渔利，甚至弄虚作假，尽入私囊，亦不之问也。如是数年，门户萧索，书籍器物变卖殆尽。最后，连墓地悉出卖，昔日仰其食息之人，一齐星散。乃孑然一身，断炊僵卧。故人杨为公延就孤贫儿院执教，不久弃去。金山钱卓然怜其文才，延为小学校任教。终以落拓不修边幅，深染嗜好，即解雇。穷无所归，遂沦为乞丐，自号江南诗丐。妻早亡故，有子三四人，初犹随父左右，旋以无法治生，各自离散。遂一人就宿东岳庙廊庑下，冬无棉絮，败褐草屨，蹠蹠街衢，腰悬一囊，贮旧书笔墨其中，吟

咏不辍，若忘其苦楚者。值故家喜庆丧葬事，袖诗一首，登门投送，乞薄资以生。迨民国二十年间，患病，进丐厂（俗称叫化棚），竟饿死，掩埋于义塚。生前诗文，无人收辑，遂散佚不存。烟癖为害，若此之酷，令人戒惧。（封尊五）

书画家张大壮、黄幻吾、潘君诺

张大壮，杭州人，早年曾在上海大收藏家庞莱臣家中为管事，为之管理书画等，故能见到古代名作。他擅长恽南田的花卉鱼类等，在海上可称无敌手。黄幻吾，广东新会人，专工岭南派的画法，山水、花鸟、走兽等无一不精，尤其在用颜色方面有独到之处，非常鲜艳，这样就同传统的中国画有些区别。潘君诺，江苏人，曾在美专毕业，擅长花卉草虫。曾与唐云作赌，讲你能画出百种花草，我就补上百种草虫。尤擅口技，能在大众前表演。（金玄木）

狱中作画

钱瘦铁系一老画家，曾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并协助郭沫若从日本逃回中国进行抗日运动。当被日方拘禁时，他在狱中书画刻印，大受日本人民之欢迎。（金玄木）

艺界能人

来楚生，浙江萧山人，上海美专毕业，书画篆刻，各有独到之处。尤其于隶书钻研最深，曾得各种隶书加以临摹后，创造出自己风格的隶书，深受人们的赞赏。他的篆刻亦有自己的风格，尤其是造像生肖印，可以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他能融书画篆刻为一

体，非一般人所可及，诚文艺界之能人也。（金玄木）

刻印自娱

何白蕉，金山人，号云间白蕉，擅书法，画兰闻名于海上。又喜吟诗，很自负。亦能篆刻，他自用图章系自制。但不大为别人治印，此亦孤芳自赏者耳。（金玄木）

大石由来

唐云，杭州人，上海美专毕业，对山水花鸟，无一不精，为人和蔼可亲，尤重友谊，个别书画家有困难者，大多能得到他的帮助。生平最赞成清代八大山人和石涛二个和尚的书画，所以他的画很超逸，自称大石居士，题斋名为大石斋。循名核实，堪称允当。（金玄木）

谢君画德

谢之光，苏州人，早期是画月份牌的画师，驰名海上。后对国画山水花卉人物，亦甚精绝。为人和蔼可亲，待人不分高低，亦不计较金钱。所有画家之中，他的画德可算为第一流。（金玄木）

三友联画

高络园，杭州人，是画梅专家高野侯之胞弟。擅长画松竹梅，余事山水亦甚佳，书法专宗褚字，轻易不肯书写，曾与刘海粟、朱孔阳三人合作一画幅，称为海陆空，取各人名字之谐音，在海上书画家中，传为佳话。（金玄木）

冷石居士

模印家两宗，曰浙曰皖。浙宗推丁龙泓为始创，为西泠八家之首。皖宗以邓石如为首，继承者有吴让之，再后有赵之谦。吴昌硕已兼有浙皖二派之作风。但浙人治印者实多，而流传甚少。如清末钱塘冷石居士，即其一也。居士名金承诒，别号冷石，多用于印章。当居杭时，常与弈界高手金明斋、书画家吴伯滔等至友，叙谈书画篆刻，引为乐事。书法以欧为主，画以淡墨山水取胜，有戴醇士之风格。治印则专工浙派。虽心喜刻印，但又不愿多刻。倘有求者，大多不应。如遇相知，一见如故，即速奏刀，连石相赠。时人知其有此怪癖，亦不以为怪焉。后游宦京都。在杭留存作品不多，虽其后辈亦收集若干，装订数册，不幸在日寇进犯杭州时，已荡然无存矣。（金玄木）

刻瓷家杨为义

刻石、刻竹、刻牙，都是用刀，但刻瓷须用特制之钻石刀。因瓷面光滑，没有特殊之臂力，就无能为力。金陵人杨为义，幼时即练举重，臂力超人。又心好篆刻艺术。能在方寸之象牙板上刻千余字。因当时刻牙者多，而刻瓷者少，即专刻瓷瓶瓷盘等。重山叠嶂、苍松翠竹等，无不精采异常。当时在展览会展出，深得中外人士之欣赏。（金玄木）

王绶珊藏书

王氏绍兴人，名体仁，字绶珊。以经营盐业致富。晚年收藏全国各处志书甚多，约费十余万元。本想在杭州家园建一藏书楼，后

以日军进犯杭城而停。所藏宋版书，亦由常熟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瞿家处购得，大半为海内之孤本，为世人所珍视。解放后，大都已归属国家保管矣。

（金玄木）

高络园画石

国内玩石者甚多，收藏雨花石最为普及。亦有人藏石不论石质，专以石中有书画形象者为珍贵，视有人物、花卉、禽兽等为喜。杭垣高络园善书画篆刻，对玩石亦颇感兴趣，故其画石中以形像为主，分山水人物等，装订成册，并请人题咏，常与友人同观为乐。

（金玄木）

王京蘆父子篆刻百寿图

王京蘆，杭州人，善书画，尤精篆刻。1984年他与二子合作，约费一二年时间，收集各种书体和图样，刻成百寿图印，排列拓裱为立轴式，甚得中外人士之赞赏。

（金玄木）

朱孔阳妙术

朱孔阳，松江人。浙江之江大学毕业。因信奉基督教，故服务于青年会，为干事。日人进犯杭州，他为救济难民服务，安排居住饮食。后移居上海，解放后进中医协会工作，专搜集历代名医方案和名医所用之工具，有历史价值者，采购后即交与中医协会之图书馆收藏陈列。彼有二妙术。一能观人书知其性，无论毛笔钢笔仅数字，即可据此说出其人之个性、嗜好及其遭遇，时有说对者。二能解人所指物为何意，人指一物，问为何，他能照所指之物分析，说出

其何事何意，甚有奇效。今朱氏已九十四岁高龄矣。（金玄木）

介壁寺题诗

平湖县乍浦镇东九龙山，解放前寺庙甚多，余青年时常往踏青游览。旧介壁寺侧，为明孝廉李天植祠堂。介壁寺墙壁上，游人题咏甚多，有署名袁潜者，绝句三首颇凄婉：“天涯游子暂盘桓，洒向人前泪未干；一世返家能几日，故乡忍作异乡看。”“古寺斜阳柳映堤，与僧闲话佛堂西；诗悬介壁留蜗篆，风满荒郊快马蹄。”“雪泥偶尔印飞鸿，马首明朝又转东；自惜壁间题句后，而今无复碧纱笼。”

（杨峙森）

胡适之解嘲

甲寅夏庐山会议前夕，胡愈之曾有诗调侃胡适之曰：“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适之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虾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此亦与往昔正月初一路遇亲友同，一曰：恭贺新禧。一曰：彼此彼此。

（余叔文）

江二《新月令》

段祺瑞执政倒台之日，全椒江二作《新月令》：“是月也，二马走，一鹿窜，干木逾垣，秀才造反成。”

（余叔文）

张海帆工诗

六合张龙翥海帆孝廉，曾有酬先父蔚峰公一律云：“门庭仲蔚

掩蒿莱，却被仙翁一径开（谓儒医葛仲英先生）。引起风尘知己感，招将月石老人来。三朋寿已传笺过，四皓诗从击钵催（包括汪升远鹄扬太史）。动我颠狂头濡墨，且颠且醉玉山颓。”即工稳贴切，又一气呵成，故不嫌用事之多也。其所书条幅，字亦苍劲。（余叔文）

太白墓绝句

予幼随族叔冠英先生游采石，太白墓旁有屋三间。题诗、词、字内外殆遍。尤以字大盖小，墨浓掩淡，甚烦厌。独西壁右侧有无名氏题诗一绝，未被沾污：“采石矶头一抔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予怪其不为众乱，族叔略一思索，笑曰：观其色，赧赧然，后来不敢居上。（余叔文）

李督桃花马

直督李景林畜一桃花马，尝爱之。某日，猝死，其姬人为之涕泣减食。李有诗道其事：“神骏名姬缅古人，桃花马上石榴裙。而今谁市千金骨，反累红颜日日颦。”引喻吻合，语亦生动。唯次句出韵，不无小疵耳。（余叔文）

瑯邪寺耄僧

瑯邪山一耄僧，盱眙籍，能诗。该寺僧无文，故鲜有重之者。日以诗游食人家，喜笔谈。自云先入东北军，在战场炮声中，双耳失聪，乃至削发。有乞食诗数绝尚清顺。仅记其末首云：“我是都梁一聩僧，随身衣钵别无能。八方不少贤檀越，数到先生最上乘。”予同情其身世，曾有诗慰之云：“大劫难完未返真，十年仗剑走风

尘。轰轰炮震希声尽，还尔清闲自在身。”

（余叔文）

西湖四十咏

乡前辈王莘逸先生，民国十年曾有《西湖绝句四十咏》印行，多隽语。康南海为之列眉十余处，名噪一时。予幼年又曾读其《璇文织锦图》诗，循苏图而写心，回环诵读，卓具心裁。而先生终其身乡曲教读，实一淡荡人，人莫知也。

（余叔文）

闲话中闲话

民国二十一年，易君左著有《闲话扬州》一书，虚辞好弄，甚受时人诟病。扬州某君曾作联语讥之：“易君左闲话扬州，惹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林子超（林森号）主席国府，虚做国府主席，林子超然。”下联对偶虽不自然，而讽刺之意则同，且事实俱在也。

（余叔文）

抗战时穷诗

抗战期间，皖东、苏北十三县流亡政府，偏处果河附近数十里之内，时难年荒，公务员生活，极为艰苦。张八岭严某曾有句云：“一饭难分中早晚，独衣屡改夹单棉。”虽近俚语，却能道当时实况。

（余叔文）

净甃河故事

平湖县广陈镇北，旧有赵孟坚（字子固）墓，现仅存一圆形土

墩。镇东半里许，有净凳河，据传其弟赵孟頫（字子昂）降元做翰林学士后，曾返故里探视其已经隐居之胞兄，子固不愿在家会晤，在一凉亭内相见片刻即散。他将赵子昂坐过的凳子，命家人拿到河中洗净，以示自己之清白。凉亭旧址是一小河墩，四面环水，西侧一桥可通。解放后，仅存有湖墩而已。（顾国华）

白昼打灯笼

平湖有一个高士奇后人高天民，人称高痴。民国时其家已败落。平时穿一长袍。前后左右写满三个字，即“做人难，人难做，做难人，难人做”，反复颠倒，人以为怪。抗战胜利时，一些汉奸摇身一变，成国民党要员。某日，他白天打灯笼上街，人问其故，答曰：仍黑暗世界也。（顾国华）

绝妙结婚诗

徐碧波先生，1979年已八一高龄，因无子女，为互相照应计，与七十六岁的黄素英女士结为伉俪。当时陆澹安、潘勤孟、王纪龙、柳璋四位老友，共赠贺诗一首：“喜讯飞传黄海边，徐公风骨（一作貌）尚翩翩。鸳鸯小卒联鸳偶，（碧波自号鸳鸯小卒，指鸳鸯蝴蝶派），凤曲词人续凤弦。岁比邹郎犹弟序（指邹树文先生），寿登苏老亦童年（指南汇苏局仙先生，时年九十七岁）。玉坛新咏添嘉话，共祝齐眉阆苑仙。”雅谑并茂，可一记。（顾国华）

画家厕上吟

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雕像设计夺标者，著名的指画家滕白

也先生，文革中极贫困，与上海高君藩善。一日，在高家如厕，忽索纸笔，作诗云：“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输与茅檐负暄叟，时时睡觉一频伸。”当时心情，跃然纸上，亦欧阳公之三上一癖也。

（顾国华）

高、程之关系

高君藩先生曾述：程十发父好盆栽，造型奇特，但经济拮据。高家当时系松江富室，经常予以资助。程父亦时时送高盆景。后程十发在上海求学，高君藩又是该校理事，负责审批助学金。连续三年，卒成其学业。而藩老只知有程十发之名，竟不知是通家之子。若干年后，才知彼于无意中受惠于斯也。语云：“我之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而博施济众，本无暇争知其姓名，高公有焉。

（顾国华）

高络园挽诗

杭州高络园先生，精鉴赏，工书画篆刻，收藏甚富。晚年居上海，一日诸老友在其家会餐，谈笑风生中瞬间而逝，享年九十三岁。其弟高仁偶挽诗极为悲切：“愿祝期颐竟不留，更谁怜我话绸缪。平生哭弟思亲泪，今日为君一痛流。”可谓情文兼至。

（顾国华）

一砚斋古砚

高君藩先生沪上居室，取名一砚斋。余曾见其拓片，古砚两侧边款镌刻《兰亭序》全文，上文一侧下有×庵藏古一刻印，一侧

文后有岁次壬寅葭月，以玉枕兰亭欣颂古砚印章，遂庵驾部赏鉴之字，下一小印模糊不能辨；背后镌有“俨山”行书二字，中有陆氏子×白文刻印，下有宫崇学士朱文刻印，左上方有一绿色大眼睛。据藩老云此砚被陆氏后人借去而未归还，经过“十年浩劫”，更无迹可寻矣。

（顾国华）

书评有褒贬

边成，字政平，上海文史馆员，富收藏，擅书法，高仁偶先生评云：其人怪，诗怪字亦怪，我不欣赏。而高君藩先生却评云：边成书法，目前上海首屈一指，必传无疑。边成曾亲口语我：我之书法，只能待后人评价了。一褒一贬，相异如此。

（顾国华）

李宝森信卜

上海李宝森律师，信卜术，其祖是扬州个园旧主人，清末富甲扬州。一日外出，街头一相士忽指之曰：此人后必饿死。传至家中，付之一笑。迨太平军和清军交战，全家避难农村，兵荒马乱中，李祖被冲散，流落入一庙宇，数日后始找到，已饿死于佛像旁。虽属偶合奇事，李故信之。邓通自可铸钱，富甲天下，犹不免饿死，此亦小焉者耳。

（顾国华）

周振甫熟陶诗

王遽常先生善章草，一般很难认识，余有一横披，当时经向行家多人就教，均不能通读。1981年周振甫先生回乡探亲，余谒访，当时横披未带身边，仅在桌面上描摹其首三字。振老即云：可能

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是陶渊明的诗句。余返家细看，果然。其诗学之精熟，令人五体投地。（顾国华）

寿陈石遗盛况

忆乙亥浴佛日，石遗师八十寿辰，海内名流，咸集吴门胭脂桥。席间有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诸先生。余有句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彭鹤濂）

胥社出社集

吾乡在春秋时，为子胥伐越经营之地，故一名胥塘。民国十四年春，诸子诗酒酬酢，遂以胥社名之。推江雪滕君为主刊，有《胥社社集》行世。而社友多半为南社旧友，实为南社之分支也。（蔡韶声）

龙潭酹酒图

白龙潭在吾乡北翠圩之南端，系清初词家我邑前辈曹尔堪之墓地。因与其曾祖理家学津之墓，相拱成抱，故名拱手坟。丙申岁，余与莫君千里、江君蔚云、周君丹厓曾至其地，酹酒拜墓。因作《龙潭酹酒图》以纪念之。蔚云更倩汪东、况又韩两画家合作成图。余与余十眉、李达三、江蔚云各赋水龙吟词其上。（蔡韶声）

吴皋春酒集

1961年2月底，值老友江君雪滕七秩初度。余与沈君禹钟相约至吴门，晋祝其寿辰。樽酒欢娱，此酬彼和，得诗词多首，汇录成

卷，名《吴皋春酒集》。题字者有邓散木、何白蕉，绘画者唐云、陶申甫。共纪其盛况。
(蔡韶声)

东社等社刊

自南社成立，刊行社集后，我汉族民气大振，文风亦绝无委靡纤丽之习。继而起者，民国五年，则有东社。主其事者为无锡曾泣花和我邑沈君怀等，社刊发行有一、二两集，同时又有进社组织，亦刊有社集一、二两集。主其事者为云南栗无忌，编辑社刊者，则为吾乡李君癯梅也。
(蔡韶声)

邓散木篆刻风行经过

《西泠艺丛》第五期载邓散木篆刻，可称一足翁晚年代表作品，尽在其中，颇有欣赏与学习价值。然沪上诸家，除钱君匋外，每多讳言邓作。固因诸家均以规矩自守，不敢出奇也，北京、天津、哈尔滨、杭州则不然。故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有《邓散木书法篆刻选》出版。西泠印社次年 12 月亦于《艺丛》选载，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同年 10 月《中国书法》第一期即载有邓的篆刻。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7 月在《书法百问》出版中，亦选有邓著。因此上海第三期《书法》杂志介绍石鼓文时，也不得不以吴昌硕和邓散木前后并举，一以偏取势，一以正得体，其功夫总是不能一笔抹煞也。（金仁霖）

顾维钧轶事

谦卑和蔼

顾维钧于 1924 年任外交总长兼代总理时，签署一项国际文

件，一式三份。内中一份签名时，将“威灵吞顾”误签了“威廉姆顾”收发人员发觉后，将误签的一张签名处以墨水泼污。另打好一纸请总理重签，声称自己不小心，弄污了文件，非常抱歉。总理细看后，莞然一笑说：“是我签错了，你们能看出，使我可以改正，不致贻笑于国际，我非常感激！我不是万能，知识也有限，以后看到我错批公事，或处理不当时，请你们随时指正，我非常欢迎！希望你心目中不要以为长官是不会错。如果存这样想法，长官会给你们捧坏了。当然长官自以为不错的，也不乏其人。”翌日还备了两桌丰盛筵席，招待属员们表示谢意。

好学不倦

凡是各国大书局出版的著名作家关于法律经济等书，顾都预约购售。请两位清华大学教授在书房内代为阅读，写好札记。他每天忙中抽闲，总要抽出一、二小时到书房和两位教授研究，必要时则自己阅读原文。堪称好学不倦。

廉洁奉公

顾的续弦夫人，是南洋糖业大王黄某女儿，故得丈人的巨大遗产。他代总理时，公馆里开支每月巨达四万，统统自己支付，决无动用公款和贪污之举。我在北大求学时因常去总理处聆教，所以知之甚深。

（顾荫骥）

琐事偶忆

五十多年前，旅食沪上，与宗兄朱其石同访书画商钱镜塘。蒙其出示众多字画，眼福不浅。其中平湖葛书徵收藏的四尺全绫挖嵌赵之谦所绘扇面，极佳，有葛书徵珍藏印章。又有藕粉鸡血石一

方，鲜艳异常，刻面乃桐乡吴■所篆，某某珍藏朱文四字，即葛氏别号之称谓，年久淡忘矣。

（朱石轩）

苏郁文善骂

闽南龙溪苏郁文先生，前清秀才。民初因倒袁被捕入狱，备受酷刑，失去左目，便自号眇公。有文名，时人名之为眇公笔。初眇公任福州《群报》编辑，因撰文抨击闽督孙道仁暗杀同盟会会员，为孙道仁逮捕。被孙胁迫写供词时不假思索，竟写“孙策独霸江东，孙中山为民族革命，出了你这个不道不仁的猢猻”。此公可谓善骂。淋漓酣畅，痛快之至。

（薛大元）

黄绰卿磨刀歌

民国三十四年，缅甸华侨黄绰卿先生，主编《椰风周刊》以反对国内蒋王朝之统治。未及一年，即因蒋政权勾结英缅殖民政府勒令而停刊。黄氏作《磨刀歌》一首，作为终刊宣言。全词已不可忆。略云：“先帝爷，秦始皇，置郡废封建，诸侯一扫光。可怜已收天下兵，何来博浪椎；已燔百家书，何来圯上贻。已坑儒墨士，萧何陈平却未死。陈涉吴广起田间，斩木揭竿一瞬耳……”最后是“子孙皇帝万世业，今日又如何，待我磨刀且高歌，杀尽独夫与群魔，兆民齐起笑呵呵”作结。以歌为终刊词，可谓别开生面矣。

（薛大元）

陈灌芜事迹

陈灌芜先生，巢县人，早年负笈东瀛，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

1926年，因激于忠愤，狙击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军火借款代表赵伯欣事未成，而被捕入狱，学籍被开除。耳部被打伤，以致重听。1928年，倡议筹建巢县中学，乃多方奔走，惨淡经营，始于次年正式开学。1929、1935、1948年三任校长，多年来为一方造就人材，厥功甚伟。解放后，他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诲人不倦，老而弥笃。他工诗词，善辞令，重友情，待人接物，穆如清风。而在讲演时，则能使全场为之动容。迹其生平，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亦君子人也。

（钱万里）

汪精卫之人变与诗变

汪精卫，广州人，原同盟会会员。宣统二年，为谋刺摄政王未遂而被捕。曾口占一绝：“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一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入狱初期也写过“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之句。但在肃亲王审讯期间，禁不住威胁利诱，据其有感诗中写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对其前期壮举，已黯然销魂，有懊丧追悔之意。迨“九一八”事变后，有一次赴山西时，作诗云：“秋风残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霜。剩有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至此则虽有慷慨，亦不过是以假面具出现为欺世盗名，掩人耳目而已。暨乎1939年，遂不惜叛国投降，勾结日人，乃由日本派一艘白光丸货船，秘密将其运往上海。在海滨阻风时，他作了《舟中吟》：“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头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这时他的心情，是但求获权势，忠奸不计，从尾联中已洞见其肺肝矣。后于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在一首送别诗中写道：“把酒长亭杯已空，行人车马各西

东。枫林不共斜阳去，自向荒郊寂寞红。”其字里行间，则又充满垂死哀鸣声调。盖诗以言志，观其一生每个时期之诗作，即可知其变节梗概。履霜之渐，非一朝一夕矣。

（钱万里）

吴子玉一首诗

吴佩孚字子玉，号称吴秀才，山东蓬莱人，为近代军阀巨魁之一。自1926年汀泗桥一役，被国民革命军击败而溃不成军后，遂只身逃至四川，寄食于杨森处。有《感怀》一律：“曾拥貔貅百万兵，时哀蜀道苦难平。疏狂自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雅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观其诗，貌似爱国，其实彼在一生作战中，均属内讧，从未与诸列强对抗之举。所谓“匈奴未灭家何在”，真颠倒黑白，打肿面皮装胖子。至若楚帐悲歌，以霸王虞姬自况，更属不伦。其厚颜无耻，莫此为甚，徒负一秀才虚名而已。

（钱万里）

老儒应举感慨联

合肥一童生，困顿场屋三十余年。家徒四壁，无以为生。垂暮之年，始得联科发捷。撰一联自述平生，诚可喜也，亦足悲矣。造物弄人，往往如此，遑论科举制度之利弊得失也。“院不取，县不取，府不取，三十年天目不睁人眼瞎；进第一，中第一，点第一，一霎时蓝衫脱去紫袍来。”

（徐汉翔）

崔贡生挽孀妇联

居鄆崔尔梅优贡之族孙女某，少年孀居，横遭蜚语，愤而自轻。

尔梅以一联哭之：“一死具有丈夫气，再来莫作女儿身。”封建恶俗，欺压妇女，其杀人也如此，良深慨叹。（徐汉翔）

李少荃绝命诗

李鸿章少荃临终之作，当辛丑国难，折冲尊俎时也。记其七律一首云：“劳劳车马据征鞍，抚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天津至广州八千里）。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干戈犹未息，英雄莫作等闲看。”（徐汉翔）

苏炳文抗敌诗

“九一八”倭寇侵占辽东，苏炳文将军，成义勇军，与敌浴血苦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有《岁暮感怀》四律，因追录之，以志不忘抗日救国之忠勤。诗云：“雪花如掌压征鞍，刁斗凄凉岁又阑。二载同仇空切齿，三边重寄独披肝。云横古戍孤烟直，风卷秦沙落日寒。家国一肩担负重，折冲晨夕未遑安。”“鹤警沿江费运筹，争看砥柱在中流。飞来剑气冲霄汉，唤起军声彻斗牛。正气有歌文信国，鞠躬尽瘁武乡侯。一灯残夜观青史，旷代何人与古侔。”“旌旗光拥万夫营，胡马萧萧彻夜鸣。御侮还期酬素愿，安边未忍负苍生。战云过眼空千里，棋局伤心又一枰。勒马西山穷望眼，雄关何处是长城。”“烽火弥天尚未停，几人酣醉几人醒。拚将铁血匡时难，偶写冰心养性灵。雪拥孤城笳吹哑，星沉大漠剑光腥。回头廿五年前事，输却韶华两鬓青。”此诗慷慨激昂，忠愤悲壮，无怪当年风行一时，最能激发起我国人民之同仇敌忾、抗日救国之士气也。（徐汉翔）

卷 二

胡亚光为弘一大师画像

胡亚光寓居沪西海防路，和徐碧波及我相近，被朋友们戏称为“三家村”。同是村中人，当然相知有素了。亚光有一印“家在南北二峰九溪十八涧之间”，当然是杭州人了。他是大货殖家胡雪岩后裔，工丹青，喜画熊猫，和北方吴作人为两大圣手。亚光别有一道，画人像惟妙惟肖，尤擅胜场。我所看到的，如章太炎、夏敬观、张大千、张公威、鲁迅、高吹万、包天笑、陆丹林、黄蔼农、徐特立、钱释云、梅兰芳等，都是一时名彦。那幅梅兰芳的像，便服洒然，倩笑美盼，眉宇间流露着红氍毹上婵娟的美态，他的个性和职业性，跃然缣素间。奈这造像完稿而梅氏遽尔谢世，至不及送往缀玉轩，而归诸我的纸帐铜瓶室。我很喜欢这幅画像，题了一首诗：“莫问今人犹昔人，唱残白雪值阳春。梅魂菊影商量遍，合配琳琅万轴身。”前二句，集的是王荆公，后两句，集的是龚定庵，似乎尚觉确切。亚光又按着照片，为周炼霞女史绘一中年像，铅黛饰容，益形妩媚，衬以落英雏鸟，题“惜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散藻摘华，含芳吐蘼，俨然成为一帧晓楼外史的仕女图，驻颜有术，出于绀红晕碧、轻描细勒之中，炼霞为之喜形于色。年来杭州的虎跑及闽中的泉州，为弘一大师先后设立纪念馆，亚光又绘弘一缁衣戴帽半身像，慈祥悲悯，兼而有之，

于是绮障枯禅，尽收笔底，真所谓能者无所不能了。（郑逸梅）

言菊朋、朱琴心入财政部

当国民党北伐，北洋军阀政府面临崩溃之际，张宗昌军队曾一度入据北京，任潘复为财政部长，朱有济为次长，朱素与菊部多还往，乃派言菊朋、朱琴心二人为财政部科员，分配在赋税司第三科办事，第三科乃办理关税者，时座位已满，乃别置之对面会议厅中，终日无事，二人相对而坐，部中同人闻其名者，多欲一觐风采，使其趑趄不安，不数日，二人皆不来矣。（陈声聪）

李拔可病中问佛

拔可先生病，青山农往视之，拔可问佛法将如何修持，青山农曰：子本鼓山一僧众，一头陀来，一头陀去，宜无所挂碍矣。拔可曰：彼僧固不高明，又奚益于我哉！一笑而罢。盖相传拔可初生时，有僧在其家门口敲木鱼，问之知为鼓山执事僧也。（陈声聪）

王梦白善骂人

北京画家王梦白（云），又号破斋，工花鸟画，有李夏堂奇逸之致。蓄长髯，使酒骂座，人遇之每不能堪，梦白不顾也。财政部参事凌直支（文渊）亦善画，与之相识，后凌因兼众议院议员。洊升至次长，引之入部，犹骂之不已。时曹锟贿选总统，人呼两院议员为猪仔，梦白又作一长幅山水，画小猪十数只于其中，请梁任公题词，任公乃用前人成句“夕阳芳草看游猪”七字，反映生趣。（陈声聪）

赵抃叔书婚嫁仪簿

高仁偶斋中，藏有赵抃叔手书婚嫁仪簿二本，曾属为题句。其中帐目琐屑，礼文繁缛，且时有儿女亲家诟谇怨怼之辞，旧时习俗，余生犹及见之，今之八十以下人，当皆不知所谓矣。上有杭州印人韩登安题云：“癸酉重九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此册在展览中曾获观之。四十年后，又承仁偶先生自沪寄示。再读一过，生平爱重抃叔手迹，流传莫非珠玑。此册又是礼俗史料，弥可珍贵，晴窗翻阅，眼福不浅，癸丑八月朔日某题。”沙孟海题云：“曩见乾隆三十九年梁山舟手写归汪氏侄女婚帖稿，正文十三行，后开礼单二十行。汪氏子孙世守且二百年。仁偶先生所得赵抃叔此仪簿，亦出抃叔手写，虽转入他家，保藏亦一百年。旧时礼俗，繁文缛节，蔑理可晒，我辈披览已不尽晓，矧后人耶？抃叔卒于光绪十年，册中记桂宫行聘，在十一年七月，定是同治十一年，距今适一百年，1973年秋某获观因记。”此二人题语甚审，亦足说明其内容。题诗者颇多，吴江庞国钧有二截句云：“龙门石墨得神腴，识小犹教好古趋。何不丹青增一绝，朱陈嫁娶更为图。”“鸥波日用簿谁收（自注云：近人丁闇公诗集载都中吟社，曾以松雪日用簿为课题，必有所本，未详藏者），家法相承二妙留。钗布米盐原俗累，高人涉笔便千秋。”沙氏既引梁山舟侄女婚帖之事，庞氏又引赵松雪日用簿为例，事本寻常，出自名人，皆足宝玩。

（陈声聪）

叶揆初与上海合众图书馆

三十年代前后，上海有合众图书馆，坐落在长乐路之东，房屋不甚大，而布局整饬，阅览室明窗净几，可容十数人，其中书多为木版线装古籍，最宜于古籍研究，提供不少方便。主其事者，为今上海图

书馆副馆长顾起潜(廷龙)。此馆当时是由叶揆初(景葵)、张菊生(元济)、蒋挹卮(鸿林)、陈叔通(敬第)、李拔可(宣龚)诸人所合力举办者。所有书籍,各有捐赠,而主要乃叶氏卷庵及张氏涉园之书。揆初先生,浙江杭县人,清末进士,曾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幕,宏奖人物,多所建白。又见知于宗室载泽,曾一度任大清银行监督。后乃弃官而商,就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为人博雅渊粹,富于藏书,著有《卷庵书跋》,杭州抱经堂朱瑞祥为其大主顾。书跋中曾屡及之。叶、张、蒋、陈、李诸先生皆一时达识之士,能将自己家传及苦心收储之书籍,献之众,嘉惠士林,实非浅鲜。解放后,此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原址虽在,只是存放书籍,不对外开放。每过其地,未尝不徘徊瞻顾。想望其幽雅清静,宜于观书也。(陈声聪)

林宗孟数事

林宗孟(长民),少时随宦浙江,后留学日本,与一时名人游,谈革命。清宣统末年回闽,任公立法政学校教务长。时校长郑友其(锡光),为清翰林,论事多不合,遂愤而辞职,自行筹设私立法政学校于白水井地方,从者甚众。招生入学考试时,他出的国文题目,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出自《四书》,题中“其”字为郑名,“民”字则为己名,颇为巧合。后宗孟离闽,该校仍继续办下去,培育人才不少。宗孟少即工书,初学《灵飞经》,娟秀无匹。偶学小欧,亦极凝整。小行草如时花美女,一时无两。后在北京,不免为风气所趋,亦参北魏,转觉松散不如前矣。辛亥革命后,来上海,有一次演说,被人枪击,幸而未中。是时政党林立,宗孟初为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与统一党等合并为进步党,遂为进步党人,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盟友,曾任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入定京师,组织内阁,宗孟入阁任司法总长,仅三个月,自刻一

章曰“三月司寇”。后转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又命笔工为制笔，曰“制宪之笔”，大言炎炎，皆自不以为忤。频岁直皖、直奉混战，宗孟政治上皆郁郁不得意，且有谋不利于彼者。适郭松龄倒戈，在山海关军次招之往，待以上宾之礼，即在军次火车上办公。旋吉林省督军吴俊升奉张作霖命入关平难，马队冲杀之下，郭军崩溃，宗孟自车上出走。时方大雪，尸埋于苏家屯雪中，觅之不得矣。以上所述，为宗孟个人政治活动小史，无可轻重，尚有一事可为浓笔一书者。“五四”运动，起初是一种爱国运动。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欲继德国取得我青岛一切权利，时梁启超在巴黎知此消息，电告国民外交协会。5月2日宗孟在北京晨报发表“山东亡矣”一文，中有“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二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学生界此时情绪本已激昂，林文发表后，更加推动而演进。“五四”运动因爱国而成新思想运动，成为革命的源泉，今天追溯起来，也不能忘记宗孟此一好事。（陈声聪）

向 拓

贵筑姚茫父（华），金石名家，又工书画诗文，所作皆奇古。尚有一绝技曰“向拓”，谓是向日而拓之意，亦作“响拓”，实即笔拓，是用笔与棉絮，和以墨沈对古碑帖的临拓。先临成匡廓，再以墨填廓外，依原本可以扩大，亦可缩小。所临泰山刻石十九字及《兰亭序》等皆神味完足。陈叔通曾将其颖拓影印一册，邵裴子、林宰平诸人都有题诗。郭沫若题云：“观摹草木虫鱼者，人谓之画，观摹金石刻画者，能不谓之画乎？茫父颖拓实大令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令人悠然而生清新之感。”将颖拓看成绘画，为独特见解。（陈声聪）

为严芙孙正名

《解放日报》刊载的阮玲玉与《新民晚报》刊载的胡蝶两位过去电影演员的故事，都曾提起严芙蓉其人，而《新》报且在严芙蓉上冠以闻人两字，其实他的名字叫芙孙，文人，非闻人。芙孙，浙江桐乡人，为严独鹤的从侄，当时住在北站升顺里，创立云轩出版部，编《月亮》杂志，友人沈禹钟尝借寓其家，稔其妻名胡蝶，是一只胭脂虎。两报所传胡蝶考进中华电影学校后，经录取而被严阻拦而未去报到，根据这种情况，断然不确。两报又谓因为胡蝶不往应卯，遂将名额连姓名一道给于胡瑞华的胡蝶，此事也未经《新》报文中胡蝶自述承认。并且她之当时改名经过，考虑初拟名“琴”，后来名“蝶”，觉得蝴蝶将来可以飞翔，因此定名为胡蝶，那么与严芙孙妻室的胡蝶风马牛不相关涉了。但是严芙孙当时确有这样一个人，而不叫严芙蓉，我该援引代为声明的。至于胡蝶文中，提及林雪怀时，似都偏见，往往数行字一闪便过。我以为林某也为开头文章中一重要人物，不该如此忽略，如在四川北路月宫饭店和胡蝶订婚的盛大仪式，租宝山路宝光里为住宅，在四川路仁记路的弄堂里开展餐大王小饭店，又在宁波路新光大戏院对面开雪怀照相馆，以及如何解约的情况，一概略去，这或者是胡蝶人还在世，有所未便吧！

（徐碧波）

银坛回忆

洪深点菜肴

有一次六合影片联营公司一些委员和顾问们，聚餐于南京路新雅粤菜馆。因为郑正秋患有严重的胃病，洪深特地为他点了东坡肉、红烧青鱼肚档、虾子蠔油豆腐和鸭脑猪脊汤四色容易消化的菜肴。可是正秋对这些腴润可口的美味，竟刺激不起他的食欲来，

都是浅尝辄止,尤其对于东坡肉,兀是摇首不已。

胡蝶吃“蜚螂”

我国早期电影著名女演员胡蝶,她是粤南籍,现在定居加拿大,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一直关心祖国,思念家乡,但因年迈关系,不能归国探亲。由此我想起六十余年前一件趣事来了,那时她正是十七妙年华,在友联影片公司拍她处女作《秋扇怨》,于化妆间里有人看到她津津有味地在吃“蜚螂”,那人大为震惊,急忙跑到摄影棚里告诉另一女主演徐琴芳,琴芳微笑地说:“你真少见多怪,这个东西不是蜚螂而名龙虱,为广东特产,不但味道鲜美,并且价值也很昂贵。”那人闻言,还是咋舌不置。

朱飞做和尚

早期的电影事业,都是私人经营的,经济上,影片公司无论大小,没有一家不困难重重的。明星公司范围较大,开支也巨,当然更不能例外,因此常有欠薪风潮。有一次朱飞(当时人都称他为风流小生),因索薪无着,愤将一头青春美发剃个精光,以示抗争。张石川导演见了,幽默地对他说:“来得正好,火烧红莲寺正缺一个青年和尚呢!”朱飞为之啼笑皆非。

(徐碧波)

“五卅”惨案纪录片诞生记

我所从业之友联影片公司,创办于1925年2月,组合了胡蝶、徐琴芳、林雪怀和文逸民等演员。正当拍摄公司第一部影片《秋扇怨》期间,5月30日早上,公司主人陈铿然听得南京路巡捕房出事,立即偕同摄影师刘亮禅,由司机胡延芳开车直冲现场,女演员徐琴芳也勇敢地跟着上了车。后来幸而她掩护,戏剧性地避免了印度马

队的检查。她将小型摄影机及所摄到现场的胶卷，夹入裙内，免被劫抄，顺利带回公司，因此保存了不少珍贵的镜头。该记录片剪接成两大卷，取名为《五卅沪案》，由笔者撰著字幕。记得有一个镜头，是医生正从受伤青年身上钳出一粒子弹，托在手掌里。我使用尖锐的反语：“呜呼，这是帝国主义的恩赐。”以痛斥它们的暴行。解放后，北京评影权威程季华，在其所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称该片为“五卅”运动中，具有坚强的反帝精神和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优秀影片。这是友联公司爱国青年们的荣誉，笔者也很惭愧地分享了一份光彩，可惜的是这部纪录片，因友联厂地处闸北，毁于日寇兵燹而不存。今犹存该片当时在沪杭等地放映，颇能振奋人心，激发起群众爱国热忱与抗暴情绪之记忆耳。

（徐碧波）

沈禹钟两三事

嘉善沈禹钟，工诗能文章，又擅书章草，早年任商务印书馆编撰时，留寓北站升顺里严芙孙家。严创办云轩出版社，编《月亮》杂志，禹钟出其余绪大力支持之，曾征稿及笔者，即以方脱稿的《屏月记》应之，书未出多期而绝版。沪上青社同人，与吴中星社诸子旅居春申江畔者，汇合成一气，声势甚壮，每周辄聚餐一次，人数为十余，就中同庚者甚多，如严独鹤、丁悚肖牛，称谓“两牛耦耕”，陆澹安、平襟亚、范烟桥肖马，却题名曰“三马同槽”，周瘦鹃、郑逸梅、陶冷月肖羊，美其名为“三羊开泰”，而生于戊戌变法之年的同侪为数独多，竟有六犬，系沈禹钟、朱大可、吴明霞、张静庐、江红蕉和徐碧波，因此禹钟曾赋《六犬吟》，庄谐并陈，殊饶雅趣。禹钟又以生辰最早，是以自封为“狗头”，笔者出生于九月为最后，竟名我为“狗尾”。且诏吾曰：“速勤而职，毋辱司命——续貂。”回首前尘，彼五狗已全赴道山，惟我茕茕孤立斯世，伤哉！禹钟、瘦鹃与余，在中年

时代，喜做谐诗，互相唱酬，殆无虚日，长此打油混战，交错戏谑，忙煞绿衣使者。有一次因澹安新陂，乃有一位海上大书法家沈某之令媛，竟作毛遂自荐，欲为醵弦之续。我曹既获好资料，就大动笔墨，鼓励陆兄。而澹安悉其事，忙致书我侪辟谣云：“诸君等道德要紧，油味虽浓，友谊亦应注重也。”实则此系沈女钦佩渠之为人，于陆无损也。但于此可见澹安为仁人君子矣。（徐碧波）

汤蛰仙妙答光复

辛亥革命之初，汤寿潜（蛰仙）被推为浙江都督。那时推翻清皇朝，民国政权建立，这种政权转移叫做“光复”。报纸上口头上，都说着这两个字。有人问汤蛰仙：“为什么叫光复”？他回答说：“于汤有光。”听者十分钦服。（章克标）

孔雀为何东南飞

陆侃如是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他到欧洲游学考察，同法国的汉学家某交谈，讲的都是学术上的重要问题，研究心得。忽然那位汉学家问道：“中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陆先生可知道孔雀为什么要东南飞？”对于这个“奇妙”问题，陆侃如不慌不忙，随口高吟一句古诗作答：“‘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没有办法不向东南飞啊！”陆侃如的睿智折服了这位汉学家。（章克标）

屈映光素不“吃饭”

民国初年，台州屈映光（文六），曾任浙江省长，袁世凯称帝改洪宪时，封赠他什么大夫或大将军之类，他为人却是很正直而廉洁的。

有人请他吃饭，他拒绝这种应酬，说：“兄弟素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吃饭”在北京话里，是指赴宴，与南方人平常进餐意思不同。说屈映光这个人是不吃饭的，着实调侃了他。（章克标）

嘉兴早期留日学生

清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达万人以上，目的多为革命救国，真正读书求学者居少。参加辛亥革命光复的嘉兴籍主要人员中，赴日的占绝大多数，如褚辅成、计宗型、徐养如、陈仲权、程子材、戚则舟、龚未生、蒋志新，都是同盟会成员，又因光复会是浙江人章太炎、陶成章组织的，许多人还兼光复会成员。我进浙二中（前身加兴府学堂）是1914年，1918年毕业，即赴东京读书，许多同学，前已先去，我们不过是跟踪罢了。我读中学是四年制，而最高的两个班级，还是旧的五年制，其中有好几人赴日留学。姑说冯汝绵、陆志鸿、邬谟贤、吴世煌四人，在中学时均是高材生，品学兼优。尤其是冯、陆两位，早有冯圣陆贤的称号，赴日后，均考上了官费，进入名校攻读。冯汝绵入东京工业专门学校，学机电专业；陆志鸿入东京帝大，学采矿冶金；邬谟贤进东京高工；吴世煌进帝大预科第一高校。陆志鸿毕业后，到南京工专任教，后转入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台湾归复中国，陆参加接收，并任台湾大学首任校长。冯汝绵毕业回国后，找不到对口职业，一生不得志，贫困而死。吴世煌没有毕业，因故退学，曾在杭州蚕桑学校任教。邬谟贤因病在东京逝世。他们学业均优，但到社会上的遭遇就全不相同了。二中同学，此时赴日读书者甚多，如张印通、吴文伟、仲光然、吴乃灿、夏振铎、杨景桐等均比我早。吴习之、葛敬铭、徐玉相、陈卓人、孙则伊等，则与我同辈，归国之后，各人境况不同，所谓各人头上一片天是也。对辛亥革命作过贡献的，都是我们的师长，如计宗型（仰先）是二中校长，蒋志新

是生理学教师兼校医。褚辅成(慧僧)系耆宿中最著名者,省议员、实业家,又是上海法学院院长,庄一拂先生为他著有年谱。葛敬恩在日本学海军,归国后在军界亦有地位。陈大齐(百年)海盐人,后是北京大学名教授,著名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家。(章克标)

电影《武训传》的由来

1938年,陶行知在周游世界,完成了宣传抗日的国民外交使节任务后,还归祖国。在武汉、长沙等地,他看到满街流浪的受灾儿童,无人关心,失去教养,十分忧虑。在周恩来、吴玉章等支持和帮助下,陶行知靠募捐自筹经费,在重庆郊外创办了一所收容教养战灾流浪儿童的育才学校,但因该校办学不遵守国民党的规定,如校内不挂国民党党旗,公民课改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以致为当局敌视,多次受到迫害,并借故查封。“皖南事变”发生后,育才学校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迫害,而且在经济来源上也发生了很大困难。原来经常对学校捐助的朋友,都受到反动派的恐吓,不准他们再捐款。学校眼看面临断炊之虞,陶校长不得已作出全校师生每天改喝两餐稀饭和停止体育活动以减少体力的消耗。另一方面组织师生开荒自救,另外再加紧募捐,用他的话来讲:“是天天和米价赛跑,和一切飞涨的物价赛跑。”1941年4月6日的早会上,陶校长向全校师生说:“由于物价飞涨,学校的经费已经山穷水尽,难以维持,但是为了人才幼苗的培育,我不怕封锁,不怕恐吓,不怕迫害。”又说:“从前山东有个武训先生,是个乞丐,靠乞讨兴办了三所学校。我是个博士,社会条件比他好,难道建一所学校也不能维持吗?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中华民族呢!”他在早会上宣布:“我决心向武训学习,我们全校师生来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同心合力,一定要把育才学校办下去。”全校师生听了校长的话,大家表示愿做新武训。他的

这种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一次田汉和安娥对陶行知说：“你为了苦孩子，愿意讨饭办学，精神可贵。”田汉当时就表示：愿意写一部话剧《武训传》，以宣传集体武训精神。安娥答应写一部歌剧《武训传》。不久陶先生遇到孙瑜，赠送他一本《武训画传》。孙瑜看后很感动，也表示要写一部电影剧本《武训传》。三位作家拟创作武训剧本之事，被赵丹知道了，他就向陶行知表示，以后上演时他要饰武训这个角色。这样以后就拍摄了电影《武训传》。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武训传》受到了批判。

（章克标）

孙中山孙女信佛

孙穗芳女士说：“我刚从普陀山回来，明天去南京，然后再去北京。这次我是专程回来祭扫祖父和祖母的陵墓。”她今年五十岁，系孙科六个子女中的行五。现居美国檀香山，经营房地产管理业务，及担任全美私立学校校董和檀香山交响乐团董事等职。解放初期，曾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于1957年后出国定居，曾回国参加宋庆龄的追悼会。她说：“我是信佛的，相信心诚则灵。”她前几年曾到佛教圣地五台山，今天又特地去普陀，捐赠了一尊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她。好像孙中山是并不信佛的，而宋庆龄他们家是基督徒，当然不相信菩萨。孙穗芳在美国定居，反相信佛教，到处拜佛烧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章克标）

钱君匋放洋

听到君匋即将赴美讲学的消息，十分高兴，想到他还可能在美国某些大城市开个人展览会，提供书画篆刻作品，为国家增光，对美国朋友给于东方精神文明的启迪，同时还可以赚点外汇来贡献国

家，真可谓一举三得，实在可喜也！君匋出生于屠甸寺，可以说是桐乡县人。他父祖从原住的路仲里，因经商而迁居屠甸，照原籍来说，也可以说是海宁县人。因之，前几年他的书画落款，写海宁钱君匋。也是正确的。去年他将自己所藏的文物捐献给了桐乡县，当然这是他预先安排为身后之计所作出的措置，不是现在就交付出来的，暂时仍由他保管。桐乡县已经接受他的奉献，特地为他建造了一所“君匋艺术馆”（是否此名尚未确，因正在建造中，要请名人题馆名，则要等到写好后才正式确定）。可惜茅盾已死，否则他一定乐意为此馆题写的。君匋所收藏的艺术作品，实在不少，包括书画篆刻三个方面。有于右任的许多书法，白龙山人的许多画幅，齐白石、徐悲鸿的名家作品。篆刻方面更有吴昌硕、黄甫牧等诸多名贵印章数百件，十分珍贵，照目前的价值计算总值几百万元，是他陆续搜求得来的。他把这些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不以自私，也不传给儿孙，可见他艺术至公的存心。君匋本人也是书画篆刻三方面的名家，国内外均享盛名，经常有日本友人请求他的作品，生意兴隆，但他自奉很俭约，独喜致力收藏艺术品，现在又要美国去讲学，一定能引起美国人士的更加重视。我祝愿他鸿运高照，也许他会带回些很好的外国艺术品来丰富他的收藏。

（章克标）

赵朴初先生谱散曲

赵朴初先生谱的曲子《哭三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名重一时。我不会谱曲，便去向赵先生请教，赵先生说：“我写散曲，不完全按照元人散曲的音律写的。为什么要写散曲呢？我想替新诗开辟一条路。新诗用白话来写，白话诗怎样写有韵律呢？这就想到散曲，散曲也是用白话写的，句子长短不齐，有韵律。我写散曲，就是尝试替新诗的韵律化开路。”赵先生写的散曲极有名，有影响，但读

者只认为赵先生在写散曲，不了解赵先生的用心，新诗人也不了解赵先生的用心，不注意他替新诗韵律化的尝试。看来赵先生替新诗韵律化的尝试是很有道理的。鲁迅先生在写给窦隐夫的信里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体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赵先生写散曲，替新诗的韵律化作尝试，结合鲁迅的话看，是在做颇不容易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周振甫）

丰子恺先生画漫画

夏丏尊先生在开明书店里担任编译所长时，在他家的会客室里挂了一张彩色油画，画了一个裸体姑娘。夏先生对我说：“这是丰子恺先生画的。”丰先生学了油画，回到家里，说服了一个大丫头作模特儿，让他画。画成了，家里不便放，所以送给夏先生。又不好再让大丫头作模特儿，油画画不下去，夏先生因此劝他画漫画。他的漫画一画便出了名。（周振甫）

张菊生编教科书

张菊生先生，名元济，浙江海盐人。清光绪时，他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官。戊戌政变时期，他因赞美维新，参于新政，被革职，遣返原籍。他在离开北京前，去看李鸿章，李鸿章还接见了。他对李鸿章说：“国家之事糜烂至此，公何以不言？”李鸿章不回答，端起茶杯送客，他就走了。他坐车到了上海，李鸿章

已经打电报给盛宣怀，请盛在上海接他，把他送到上海租界南洋公学去办译书馆事。清朝虽然已把他革职，不能再用他做官，但在上海租界里，清朝管不了，所以仍旧可以让他在南洋公学里做官。当时夏粹芳办了个印书馆，替外国人印书，张菊生先生办译书馆，也托他印书，和夏粹芳相识。那时各地创办学堂，需要新的教科书，夏粹芳想编教科书，就想请张先生出来主持。当时张先生是进士出身，在南洋公学里做官，月薪五百两银子，夏粹芳是个商人，开的是小的印书馆，要张先生放弃高薪，到小的印书馆去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张先生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考虑，毅然放弃高薪，到商务印书馆去主持编辑新的教科书。他聘请名流学者，并征集外国各种新的教科书做参考，先后相继编出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种教本，对中国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周振甫）

章元善讲“立体的懂”

全国政协委员章元善丈，浙江嘉兴人，精通中外学术，我向他求教，他怎样读书？他说：“童年时念《四书》、《五经》，老师每天上一课书，教会读，当天要读熟背出，第二天再教一课书再读熟背出。到了节上，这一节所读的书要从头背出。到了过年，这一年所读的书要从头背出。到第二年过年，第一、第二两年所读的书，都要从头背出。这样利用儿童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反复背出值得背的书，使之熟记不忘。这样背书，懂不懂呢？他说开始时不懂，像读《论语》，第一次读到“仁”字不懂，第二、第三直到几十次读到“仁”字或上百次读到“仁”字就渐渐懂了，因为不光记住一个“仁”字的句子，连所有“仁”字的句子上下文都记住了，大约读到十四岁左右，读过的书，忽然都懂了，不仅懂得“仁”字的意思，连同“仁”字在不同句子中的意思稍有变化也懂得了，“仁”字在不同结构中的不同用法

也懂了,这样的懂叫做“立体的懂”。懂得一个字的音义,这叫“点的懂”,懂得一个字在一句话中的意义,这叫“线的懂”,一篇文章有几个相同的字,懂得这几个相同的字在这篇文章中的意义和用法,这叫“平面的懂”,懂得一部书中相同的字,在各种不同句子中的意义的变化,在各种不同结构中用法的变化,记住有这个字的所有句子,记住这个字所有句子的上下文,这才是“立体的懂”。有了“立体的懂”,读起古书来,就可以融会贯通了。学外文也一样,有了“立体的懂”,也可以提高阅读外文的能力。要是书不读熟,记不住,读过的书过一时都忘了,只记住一些生字,那是“点的懂”。读古书时,碰到这个生字,因为只有“点的懂”,只记住这个字的个别的音义,碰到这个字在古文中的意义有些变化,用法有些变化,就看不懂了。只有“立体的懂”,不论这个字在古文中意义有多少变化,用法有多少变化,一望而知,就都可以读懂了。从前梁启超、严复、鲁迅、蔡元培等,他们在十几岁时,就可以阅读古书,写古文,就靠小时候熟读多少书,有“立体的懂”的原因。(周振甫)

上海六莹堂书画展

海宁双山钱镜塘先生,著名鉴藏家也,晚年写意山水亦佳。他在青壮年时即经商书画,颇多收获,寓沪茂名路,时借宁波同乡会开书画展览为生,出品中夹有摹拟,系濮院仲某高足徐小隐、冯墨农诸位代劳,水平尚可。但每逢报上广告以六莹堂名义书画展览者,无一贗品,诚属货真价实,故海内外收藏家常待机选购之。(许明农)

孔云白编撰《篆刻入门》

孔祥宗(1909~1951),号云白,浙江绍兴题扇桥人,上海

美专毕业，精篆刻，宗秦汉参以西泠八家，工书唐人写经，并擅画山水，尝畅游黄山作山水图画印，具见浑穆典雅。行道西京，邵力子颇为推誉，与之订交于长安公廨，甲戌七月由黄宾虹、赵叔孺、楼辛壶、丁辅之、王福厂、黄葆钺、方介堪等代订润例，一时风行。孔氏系出曲阜，与孔祥熙等辈，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著《篆刻入门》取法严谨，海内外印人颇有好评。受惠后学，可记史笔。近代邓散木所编《篆刻学》，确为更上层楼，然于孔氏之作，不无影响也。受命续编印选，勤求资料，竟至典质从事，惜于抗日中失去。（许明农）

辛亥革命七烈士

嘉兴东门大洋桥西边的儿童公园大门口，曾建立一座七烈士纪念塔，是纪念嘉兴辛亥革命中的敖加熊、龚宝铨、王家驹、陈以义、唐纪勋、姚定生、徐象黼诸先烈的，塔建成于1933年，首助人为褚辅成（慧僧）先生，陆初觉先生也参与其事，该塔一向受人瞻仰，迨至1979年，为了建造南湖饭店，竟把它拆除了。（许明农）

以诗谢印

天目书院主讲张凤博士（天方），嘱为之治昌化石印，文曰：“张公之凤”及“兵戎讲学”。余刻就字面，在顶端作肖形画案，意在增进效果。翌日获师来诗作谢，回忆原作：“玺印间边角，征名到小臣。班连汉车骑，鼓舞弄蛇人（一印刻埃及神像，另为汉文饰）。上下施文饰，环回证果因。吾乡许季子，能与古为新。”诗末注曰：“谢明农兄刻印，并寄什著，弟凤天。”（许明农）

吴昌硕从军

近代诗、书、画、刻四通大家吴昌硕，向为海内外文艺界所推崇，但他不仅是“一月安东令”，竟曾投笔从戎。甲午战争，吴大澂挂帅抗敌，吴昌硕随从出征。余藏有缶老致蒲作英一绝，末句有“衰首出关曾杀敌，老夫耄矣未蹉跎”。可补吴氏传记。惜原件失于浩劫，未能尽记。

（许明农）

梅兰芳不欲与袁克文书画配

袁克文滞沪时，讳言为洪宪太子，且交谊海上书画、金石、收藏诸家及报界人士。其时家严在张石铭寓中与袁氏相遇，被瞥见所佩一古泉，恳请割爱，我父乃慨然赠之。翌数日，袁氏遣役送来一泥金扇面，亲笔颜体行书，颇见功力，我父即请梅兰芳画梅。旬余原扇归赵，竟不着一笔，并声称：“我是伶人，怎能配小皇书法。”实属塞词，然在封建意识社会中，似亦合情理也。

（许明农）

南社诗人高吹万

“万宝精神在风月，一生心力事葩经。”——姚虞琴

晚清诗人、江南藏书家、南社耆宿高吹万，名夔，字时若，又号寒隐、葩叟，别署志攘、黄天，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市）人。曾力主太平天国洪秀全在《清史》中宜列入本纪。戊戌以后，更受维新运动影响，与柳亚子南社频通声气，以文字鼓吹革命。例如一文之起句为：“国人皆梦梦，不梦梦者几人！”革命情绪跃然纸上。先生温淳敦厚，谦抑为怀而治学尤勤，生平无它嗜，唯喜读书，中岁于故乡秦望山，筑闲闲山庄，构吹万楼，室曰“葩庐”，斋名“可读”，堂称“袖海”，书

库呼“食古”，藏书达数十万卷，尤于《诗经》一门搜罗详备。举凡有关之注疏，论辨纂述，宋元铅槧，善版孤本，莫不齐全，以是江南言，《诗经》藏家者当推先生为巨擘（先生自号葩叟，葩者花也，《诗经》又称《葩经》）。抗战期间，金山卫沦陷，典籍文物被劫殆尽，先生痛心疾首，唯海内独步的《诗经》各种注本幸得避难时随运来沪。其晚年回忆家园之作《望江南》词第六十四有云“劫后残书聊可读”者，即其所指。解放后看到祖国重视古籍文献，遂将诗、经珍本一千百余种悉数售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受到政府表彰。先生硕德鸿儒，以诗文书法雄当世，书法圆润腴媚。为诗挥笔可就，且多性情哲理之作。他亦善撰楹联，自制格言，并乐为人书，流传甚广，使读者无不赞叹。顺录数则：“读书必求思辨，乃能明道明理；处事必求恭谨，斯可修德修身。”“心虚而后气大，志定而后力强。”“好名之心不可有，惜名之心不可无。”“一分真实即一分事业，一分诈伪即一分败坏。”“惟满则遭损，惟谦斯受益。”“易理相回环，乐从苦后得。”这些警言，皆由其律己也严的心得体道而来，对教育如何为人处事，是很具启迪榜范的。先生于南社之外，别创国学商兑会，刊行《国学丛选》，探讨国故旧文。又结寒隐社，与诗画金石名士，论交砥砺，吴昌硕、黄宾虹、胡朴安、唐文治、苏曼殊等家均多往还。晚年篙目时艰，寄怀仙佛，然仍不废吟咏，笔耕未尝一辍，著作有诗集、文集、词集、游记、篇录、论述等二十余种。夫人顾葆瑬亦擅文翰，与柳亚子夫人郑佩宜为盟姐妹。南社另一发起人高天梅为其从侄，后期社长姚石子为其甥，兄望之文学与先生齐名，时人以苏氏子瞻子由兄弟相比，传为佳话。先生的第十一孙高锟是美籍华裔，光导通讯专家，当今尖端科技光导纤维通信的创始人，在西方被誉为“光学纤维之父”，曾获英、美、瑞典等国家的科学大奖，去年又由联合国颁授马可尼国际奖，并选为海外华人社会世界十大新闻之一，此亦我炎黄子孙之殊荣。先生生于前清光绪四年戊寅十二月廿八日，卒于1958年7月23日，终年

八十一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厥文亲送挽诗，恭录于兹：“南社早蜚声，金山一代英。笔摇清帝鼎，梦绕岳王坟。革命心肠热，攘夷思想新。遗诗千百首，一读一酸辛。”今年是先生逝世廿八周年，也是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和在辛亥革命时期起着号角作用的南社成立七十七周年，追怀先贤，怆有余情，谨述数语，以志崇敬孺慕之忱。

（高 铨）

天台山农的桔颂^宦

天台刘山农先生，生于嘉兴，因名禾生，擅擘窠书，曾为上海大世界共和厅书额，遂有名。乃于时戊辰，年近花甲养痾故里，在广平桥旧宅天台寄庐之后筑室三间，名曰“桔颂宦”，郑苏戡为之书额。东一室曰“磻给研斋”，吴缶庐篆书四字悬之，研为清道人遗物。室外有园，自题“农圃”两字，砖刻于门。杂前花木，以资观赏，居未三年而病歿于此。

（吴藕汀）

袁寒云粉墨登场

袁寒云（克文）于癸亥年，为嘉兴精严寺之赈灾会，演出《长生殿小宴》一出，配杨贵妃者，乃禾中富室高叔荃隐名菊侬者也。

（吴藕汀）

一门合作十分春色

禾中西门天官牌楼郭氏，余学画之师门也。庚午、辛未间最为兴盛，能成十分春色合作之图，一家所画者，有郭季人师及其夫人袁积因，从妹淑清，四子和庭、起庭、余庭、蔗庭，与余庭夫人屠芸莺，和庭子悦初、女月轩共十人。

（吴藕汀）

凭吊穆素徽墓

盛子瑾先生，萍旨太史之子，丁丑与余同避日寇之难，在嘉北之南汇镇，曾偕同凭吊穆素徽之墓。墓在镇之西木桥外，荒土一堆而已。穆为明代伎女，虽亦中人之姿，而性耽笔墨，颇有才名，即袁于令《西楼记》传奇中之主角也。先生有诗记其事，惜已佚去不传。

（吴藕汀）

朱其石重刻蒲华用印

清末宣统三年，蒲作英卒于沪渎，年正八十，所遗零星之物，由其侄小名阿四者，携之归，出售于吾家。除书画及文房用具外，尚有用印七十余方，及宣和印社钤，拓成谱，名曰《蒲作英用印集成》，马公愚书耑，王福厂书扉页，其中有胡菊邨刻成对两印，初被先君磨去，既而复倩朱其石依印花而重刻之。

（吴藕汀）

太虚法师楞严寺讲经

太虚法师于频将抗战时，在嘉兴楞严寺讲经三日，善男信女听者甚众，其有诗一首云：“嘉兴佛刹楞严最，三日楞严讲已周。短舫轻舫游一遍，更无余事挂心头。”

（吴藕汀）

陆谜痴

嘉兴塘汇陆啸崖先生，业典当，喜灯谜，自号“谜痴”，嚶求文虎社之健将也。余结褵之辰，先生悬一谜曰“藕汀兄恭喜恭喜恭喜”，射曲牌二“贺新郎”、“快活三”，此为应时之作。如七唐谜面“轻舟

已过万重山”，射聊目一快刀。五唐谜面“对棋陪谢傅”，射六才子一，安排车儿马儿，为其佳制。性好饮，喜谈昆曲，若七红、八黑、三和尚、九娘、三扁担之类，娓娓不倦。丁丑劫后，年未花甲，贫病而死，不亦悲夫！
(吴藕汀)

铁如意室

嘉邑西门郭氏，为画之世家，其所厅曰“隐吾草堂”，匾为许雪门太守所书。草堂之西，有屋三间，乃清光绪中晓楼先生所居，中室为“铁如意室”，先生藏有文信国铁如意，为项墨林遗物者。又藏有古透光镜，因名左室曰“宝镜斋”，右室为“醉竹居”，盖先生竹醉日所生也。室中书画卷轴，琳琅满目，室外小院布置树石极幽雅，以至先生歿后，季人师以纯孝之心，文房杂具，未尝移动，数十年如一日。室中殊少外客来往，余从师十载，仅见乡人陈淡如、医家朱斐君、书家富朴安、刘山农诸先生而已，禾人称道之。郭家至日寇侵入，而阒然无闻矣。
(吴藕汀)

武当拳传人金子■

爱新觉罗·溥儁君，汉名金子■，为醇亲王载沣之子。癸卯被聘为湖州越剧团表演身段教师，其冬曾两度访我南林，诚“一碗清茶同破榻，两人衰鬓怜残穗”也。君子然一身，生活殊艰，笑谓我曰：“此棉衣为团中新近所救济。”自谓年轻时好演戏，隐名“绿云馆主”，习武旦，教其艺者，为其时名演员九阵风与小翠花。我初不知其为拳术能手，及至十多年后，始知其为武当拳之唯一传人，述有《武当太乙五行拳》一书行世。癸亥，忽有其家人不认其为载沣之子，诬为江湖道士，招摇撞骗之流。后经调查属实，确认为末代王子，流言蜚

语，得以消失。乙丑客死湖州，年正八十。

（吴藕汀）

葩叟遗诗

金山高吹万先生，风流儒雅，一代高名，久为学林崇仰。其哲嗣君藩世伯，亦醇儒博学，卓有父风。某日，曾因事趋访，世伯曰：“我先人有遗诗八首，乃未收入《吹万楼诗集》者，诗意宜入画，尔可持去。”余誉录一过，并作画奉呈，今布其遗诗，以志景仰。

（一）自题印章二首：“少年盛气已消磨，朱白堆中鉴赏多。顽石有知应笑我，明窗何事日摩挲。”“望石沉沉亦太痴，前人常恨不同时。古光照见他年影，更有痴人未可知。”

（二）谢蔡哲佛赠江西窑瓷杯：“花瓷琢玉净纤瑕，带得浔阳五色葩。我正枯肠无处润，擎来日日试新茶。”

（三）设色菊花二首：“霜重寒深不奈何，此花傲骨剩无多。荒斋寂寞人谁赏，寄与天南马伏波。”“秀色清香一幅图，绕旁合有万花扶。摘将数朵君看取，比得佳人腕底无？”

（四）山庄牵牛花：“迢迢牛女两星明，永隔银河不隔情。我说人间胜天上，此花长共女萝萦。”

（五）白牡丹：“富贵花原冷淡花，是真国色不繁华。依稀四十年前句，记得分明为尔夸。”

（六）柳岸照片：“回溯离乡已七年，似闻高树已穿天。偶然重睹当时景，柳岸斜阳尚带烟。”

（唐毓义）

以假作真

某年裱画师刘定之来嵩山草堂，携超然丈所作《三姝采莲图》，倩题识。超然丈俾夜作昼，白天绝不工作。加题时，发现是伪作，

叹息之余，信手书来：“此地最宜风月，画中联袂婵娟。不数绿云深处，真如洛浦群仙。”并头齐看，“此画不真”。翌日慎重语刘曰：“此乃伪作，但实有水平，应流传于后世。”画虽是假，字却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游戏红尘，亦艺林韵事也。（唐毓义）

以真作假

七郎式坚，晚清翰林刘未林太史次子也，与余同事，故为忘年交。式坚书画俱佳，每喜与余论画，焚香煮茶，灯前赏析，至午夜方休。一日，出视太史公山水长卷，笔墨工致，敷色奇雅，全无老年面目，精心之作也。装裱全合古制，题跋尽属名流，引首湖帆丈题“鸿都新府”四大字，笔法遒劲，余观之，神色惘然，哈然不答。式坚窥我意，款款而语曰：“一着之差，全局皆输，重新装裱，糜费巨甚，只得如此。盖是卷之初，引首空着，无人敢书，某日湖帆来，展卷赏鉴，仰慕不已，自告奋勇，信笔疾书，一字之失，贻笑大方。以后余挟此卷游诸名家处，异口同声，尽曰赝品。余假作痴呆，询其缘因，则言堂堂大家，尚书之孙，而不知洪都新府乎！”嗟乎，字也真，画也真，千人百眼不作真，曹不兴误笔成蝇，传为佳话，此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而湖帆丈仓猝铸错，竟贻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讥矣，姑录之，借以自警。（唐毓义）

冯超然是越剧迷

名画家爱戏，名演员爱画，例不胜举。当年赵叔孺爱看话剧，吴湖帆喜听京剧，张大千独好川剧，冯超然则是越剧迷，尤其喜爱徐玉兰。玉兰空腔遏云，余音绕梁，四十年代已蜚声舞台，与冯丈女弟子谢蕴五有深交，故得接近冯丈。冯丈每观徐演出，总有诗作，余收有

多首。同时观剧者总有蕴五及冯丈好友著名牙医师徐少峰，有时余也见招随侍。余藏有冯丈画玉兰花直幅，画心四尺宣四分之一，水墨为主，微染淡赭、花青，已是老年变格一种。于其左题七绝一首：“越女清标署玉兰，不须优孟古衣冠。山河无与兴亡恨，史笔千秋作戏观。”余于丁亥仲冬曾偕诸子观玉兰演《国破山河在》。今闻玉兰年逾花甲，犹能歌舞台榭，冯丈泉下有知，亦当含笑。（唐毓义）

留得深情万古芳

萧山名医周明道先生，出身农家，幼年失学，稍长不甘自弃，发奋读书，又遍干名师，冀求教习，惟以家境清寒，乏贽敬之奉，迁延数年，未获师承。弱冠至杭城，邂逅洪传经教授，一见即蒙嘉许，提携面命，视同犹子。教授字敦六，安徽怀宁人，早岁留学法国，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又遍游欧西，学识丰富，且富国学根柢，发为诗词，为当代所推崇。其时方困于宵小，息影湖上，先生执经问难，执子侄礼甚恭，教授亦喜其温文严谨，谆谆教诲，学乃大进。先是先生曾自修医学，已有途径，教授又为介绍浙省医宗华钧珊孝廉，录为弟子，岐黄之术，至是更精。然未久而浩劫寢殷，教授才高学广，横遭磨蝎，孑然一身，穷居陋巷，箪瓢屡空，囊殫难继，亲朋故旧，怵于株累，少与往还，惟先生则仍笃于情谊，不计个人安危，存问频仍，馈遗不绝。时岁方啬，升合为虞，先生之家，十口嗷嗷，然每得食必驰送杭垣，用■教授，又复排万难，冒巨险，为教授秘藏其诗词手稿数种，半生心血，赖以保存。惜乎天不佑人，教授于饱受风霜之余，竟于1972年辞世，享年仅六十有七。其时子女俱不在侧，殡葬之事，先生一力任之，又扶柩渡江，营葬于萧山大庄周家湖后园。呜呼，师弟之情，如先生之于教授者，今世盖亦鲜矣，周先生真古之君子人也。新昌医家俞君岳真，鉴于先生义举，感赋二绝为赠，其诗

云：“蒙难名师愤郁士，海天愁思正茫茫。周家园内洪公墓，留得深情万古芳。”“十载师恩念不违，遗诗手订尚依依。尼山被厄似颜子，高谊高风今世稀。”其后数年，拨乱反正，教授沉冤，亦获昭雪，先生乃发其遗作，重为辑校，遵教授遗命，汇成《敦六诗存》及《集外集》各一卷，谋付剞劂，久而未成。先生乃悉索敝赋，独力为之镌印，虽薪给菲薄，家计艰难，犹尽其全力，成书二百余册，分赠教授生前友好及有关院校藏书馆，以广流传，先生用心盖亦尽矣。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苏步青，洪敦六教授旧友也，得先生寄去诗集大喜，复诗谢云：“远递琼瑰未识荆，从知佳话出双城。诗存万句惊人语，集外百篇怀旧情。临水共吟湖境碧，隔江同听浙潮声。西欧北陆经行地，塔影极光分外明。”

（许克定）

童茂倩孝廉之敦厚

淝西童茂倩孝廉，为人长厚，工诗，善弈，段芝泉执政之学师也。先严每侍芝泉奕，先生微笑观壁上，偶指点半子，辄立挽危局。芝泉嗜弈忘寝食，孝廉每以纪晓岚“世事如棋局，不着者为高”之语以讽之。盖孝廉痛心军阀倡乱，民不堪命，欲芝泉急流勇退，养晦韬光耳。孝廉有《过舅氏张靖达公别业》一诗云：“寥落人间事可哀，十年谢墅首重回。帘栊寂静蛛垂网，亭榭荒凉犬卧苔。旧仆衔恩常自语，幽花溅泪为谁开？西州应是回车路，悔煞羊昙醉后来。”孝廉庄敬敦厚，士林重之，至今语及孝廉者，犹唏嘘叹息若不胜其思者，诗之感人，犹余事也。

（徐汉翔）

张汉卿之座右铭

三十余年前，偶于友人处见张汉卿手书一联：“两字听人呼不

肖，半生误我是聪明。”书法虞世南，其朴质处，似曾入手《西狭颂》者。友人云：“汉卿尝以此铭座右。”自古名人逸士，铭座右者多矣，铭之易而行之难也。予与汉卿有世谊，惜予生也晚，不及从君游，故知君之铭而不能知君行之如何也，有遗憾矣。（徐汉翔）

太炎先生挽胡展堂

民国二十五年秋，胡展堂（汉民）作古，太炎章先生挽之曰：“君真是介甫后身，举世谁知新法便；我但学茂弘弹指，九泉应笑老儒迂。”寥寥二十八字，所以悲天悯人，而哀展堂者至矣，一代大师之手笔，令人景仰。今当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谨追忆录此，以为纪念。

（徐汉翔）

江彤侯先生之纪事诗

“短鬓飘萧十老翁，乱离难得一樽同。霜芜满地伤头白，烽火连山夕照红。薄有浊醪供潦倒，苦无温语共从容。香山韵事犹堪忆，最惜青青晚节松。”此辛亥老人江彤侯先生皖山十老会纪事诗也。先生名炜，歙县人，早岁随中山先生奔走革命，艰苦备尝。光复后，廿余年间，七掌安徽学政，桃花李实，春满江淮。抗战军兴，先生避寇于皖山深处，尝与患难诸老，于烽火弥天之际，携薄酒，登天柱之巅，感时忧国，以醉抒怀。胜利前一年，遇先生于桐城客次，问礼之余，承书此作见赠。今遗翰无存，而余音不绝，借虞初杂忆之篇章，纪抗日文坛之轶事，幸何如哉！（徐汉翔）

陈大濩到京拜师

京剧界素以谭鑫培为须生泰斗，故习须生者，莫不以谭派为正

宗。谭去世后，即以余叔岩为谭的继承人，曾与梅兰芳、杨小楼等名伶合作，甚有声誉。三十年代，杭州票友陈大濩，在路局工作，研究京剧多年，有杭州余叔岩之称。后来下海，欲拜余叔岩为师。到京之时，正值余病，二人本不相识，由友人介绍，因余不知其造诣如何，未遽应允，云：“陈在京演出后，再作决定。”当陈演出之日，余在病床前收听，甚为赞许，认为是可造之材，决定收为弟子，俟病愈行拜师礼。不料余竟一病不起，故陈大濩终未正式拜师。现陈已年愈古稀，在杭州京剧团执教。他的录音唱段，确为当今京剧界继余余音之佼佼者。

（金玄木）

朱孔阳收藏古砚

云间朱孔阳喜藏砚台、印章、古玩等，为数甚多，即使到他家，一时也难看尽。他把宋、元、明、清四方砚作为第一欣赏，因为每砚都系名人用过。尚有两方大砖砚，一为宋代平方腊后建城刻字之砖，一为雷峰塔之底层砖，请人刻上雷峰夕照之风景。两砖一面都是砚台，每方重都有十五斤左右。他尚有一红木笔筒，从外到里再从里到外刻成一整枝梅花，精采异常，惜忘其刻者姓名也。我还见过他藏有顾二娘之刻砚和二聋（即吴昌硕和高邕之）印章，至于他秘藏之物，不愿为他人观赏者，则难以看到。

（金玄木）

编者注：宋代平方腊建城之刻字砖，已捐赠浙江博物馆，全国仅存。余由金玄木先生贻赠之黄怀觉手拓一帧，此砚长三十八公分，宽十八公分，砚刻文如下：“后唐石埭洞贼方清破陷州城。次年秋，始平。至大宋宣和庚子威平洞贼，方腊窃发，攻陷徽州，烧劫净尽，盖缘城壁不修。至壬寅年，制砖缮完，可保永固。异时微有损圯，宜加补治。直征猷阁领都事卢记。”共七十七字，原无标点，系编者所加。

杨铁夫先生诗

吾师香山杨铁夫先生，工词，与永嘉夏承焘（瞿禅）友善，著有《抱香室词》暨《梦窗词笺注》行世。诗不常为，为之必工。余尤爱其五绝《飞来峰》云：“我登飞来峰，欲题无好句。得此急题之，恐渠又飞去。”与宝廷（竹坡）之“梦中见青山，仿佛曾游处。惊醒不开眸，恐放奇峰去”结构极相似。又《钓鱼》云：“人钓湖中鱼，我钓湖中山。沉碧钓不起，收之诗句间。”此又与王叔田之“山外方亭午，亭中疑已暝。山绿能醉人，使我久不醒”，可谓异曲同工矣！

（彭鹤濂）

许世英、王正廷雅谑

抗战前，许世英使日，王正廷使英，俱回国述职。一日，王觞许于私第，主人能豪饮而许则不能沾涓滴。王引杯劝许曰：“饮固匪难，君视我。”言顷举杯从容就吻，行若无事，曰：“举杯轻。”继一饮而尽，照杯曰：“入口顺。”徐自指轩举双眉曰：“两眉平。”许笑曰：“善哉诚如君言，我则不能。”王曰：“何谓也？”许曰：“请视。”言顷，两手捧杯如奉璧，迟疑惶悚，曰：“举杯重。”继以吻强就杯，泼溅酒浆满案，曰：“入口碰。”于是示其紧蹙之眉，缩舌咂唇，言曰：“两眉耸。”遂相与拊掌大笑。盖每人语各三句，句各三字不惟自然成章叶韵，且如两溪之水，汇成一流，真信使才也。（业衍章）

张竞生刚正

张竞生教授，治心理学，时人谤之曰“性学博士”。盖当时弗洛伊德之说，国人少知，卫道之士悍然言性，乃群起而攻之，世遂以其为轻薄狂肆子。其实不然，张为人刚直守正，嫉恶如仇不稍假借。

尝有人与之共游香港，适遇人行道上—少年驰自行车过，张即趋前扭责。其人不屈，张即饱以老拳，虽非毒手，而其人已踣地，少顷乃仓惶起而逃去。张犹悻悻然，一时观者咸屏息敬畏。盖此类事在港为习见，特恶少人皆惮之，少敢与较，惟避让不遑耳。在张视之，则顿觉芒刺之在背，不免义愤填膺也。（业衍章）

李宗吾任诞

富顺李宗吾，怪杰也，每多惊世骇俗之论，著《厚黑经》、《厚黑丛话》诸书讽世，谓世之能成大事者，必脸厚心黑乃可，惟汉高为至，曹操、刘备之伦，仅得一偏耳，故不能成大业。抗战中，日于重庆《国民公报》国民文苑栏，刊其所著心理力学，盖以机械力学原理释心理现象，虽言之成理，仍讽世之作也。某日李忽发奇想，自刊讣闻多张分寄友好，某朋辈遽闻其死，率愕然，虽有疑者，亦纷致奠仪，驰电吊唁，李皆匿而纳之。吴敬恒时亦得其讣闻一通，默然微哂，亟命购挽幛一幅，并亲题数字密封缄寄。李得其唁札，急拆视，则挽幛上赫然四字曰“死不要脸”。李大笑曰：“稚晖可儿知我。”则不惟讽世，亦自讽也。（业衍章）

黄侃激赏陈家庆

蕲春黄季刚，在中大任教时，陈家庆从其问业。陈于其时已能词，婉约■丽，哀感顽艳，真一时作者。其好尚，直欲攀附易安、淑贞之骥尾。某日，黄于课间忽命题，令诸生填词一阕，有先成者呈黄，都不视，洎陈家庆以其作交上，黄谛视良久，即令下课，并笑曰：“便欲得陈家庆词一阕耳，诸君皆陪场者也。”诸生皆愕然大窘，黄则袖陈作飘然去矣。（业衍章）

陶、姚石交

陶行知先生以教育家名世，其同里少年同学姚文采实助之也。陶始在南京办安徽公学，为校长，姚为之副。洎陶办晓庄师范，姚乃实长公学，守陶先生之规不替。童稚相交，患难不违，久而弥笃，真石交也。陶以致志办学，不治家人生产，或至囊殫不继，常典冬衣以度夏，当春衣以越冬，出入质库不绝，抵期往往弗能赎回，死当，不顾也。姚知其然，每届冬，必为陶治冬服数袭，交其学生亦其长婿之江兆虎挾以赴沪济之。比抵沪，陶先生果已瑟缩于寒风中矣。春则又送质库，得钱以为办学某项之用，姚亦从不嫌其反复也。姚先生治生物学，于蛇类尤精研，晓庄生知之者，尝捕蛇送之，为视察研究解剖之用。其初犹饲之水缸中，既夥，缸不足用，遂人蛇混居，任其以宅第为窟穴，大有同乎无知，性情不离，族与万物并之慨。诸生有从姚问学者，至其寓，谈未顷，往往有蛇蜿蜒出几案间，则大骇。姚先生从容曰：“勿尔，此辈生物但欲自存耳，苟其不虑伤害，不出之自卫自存，亦不噬人，何害。”于是捉而置之掌上，指示其齿颚性状类属，生态纂详，娓娓动听，令人忘倦，抑亦无畏矣。或曰：“陶君赋无衣，姚君捕蛇说。”殆真一对穷叫（教）化也。”

（业衍章）

邵力子巧对

抗日期间，复旦大学迁在重庆北碚，吴南轩为校长。北碚西瓜，当时号为良种，然非甚丰，而复旦农场有焉。某夏，南轩邀复旦老人数量聚其寓，饷以西瓜，邵力子亦在焉。啖次，邵忽笑曰：“某得一联语，敢请诸君赐对。”众请其详，邵曰：“‘赴北温泉吃西瓜，南轩作东道主’即以此上联征对。”众苦思良久，皆谢不敏，遂罢去。越若干日，适邵往中央党部，于右任与同车，才到上清寺某巷口，于

叱停车趋下，步行左转入巷内去监察部矣。邵忽拊掌曰：“得矣，此非绝妙下联乎！”后以语人，或询之，邵曰：“‘至上清寺呼下车，右任向左转弯’此正前日上联之绝对也。”盖上下联中分嵌东南西北上下左右诸字，皆方位词。洵绝对也，亦云巧矣。（业衍章）

通人不通

王国维、陈寅恪皆清华国学院导师，胥学问淹博，通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无愧学者，可以谓之通人矣。然亦未必尽然，时有不通可怪者。观堂作《颐和园词》，罗振玉极赏，特手写影印，风驰海内外，时人比之《连昌宫词》，王亦以此自负，然其首句曰“汉家七叶钟阳九”，称爱新觉罗皇室为汉家，出口便错，纵谓大清万年，惧观堂为此未必能邀殊赏也。寅恪作《观堂挽词》首句曰“汉家之厄今十世”，谬亦如之。二君皆前辈学人，岂寻常无历史常识者可比，在当时竟胡汉不分，不知何所为而出此？以言汉家，则自明亡，为满人所厄，不止七叶，诚将十世，而王、陈所赋，又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实恻清社之屋耳，何必以汉家一词揭橥一篇之首哉？盖以明谓满家，则不堂皇雅驯，不得不借汉家为掩饰，是心知尊满为不然。其所为词，真为妄作矣。大抵以其强以遗老遗少自居，类于非类，通遂不通，其苦心之误用有如此者。或人曰：“余杭章太炎先生，绝学孤诣，学林仰若泰斗，谓其为好古敏求，则不信殷契，谓其不为怪异，则名其女曰姒、曰姒、曰姒，盖无义理。农夫名其子曰大、二，盖以辨伯仲；常人名其子曰狗、猫，盖原其易养；市井名其子曰富、贵，盖祝以嘉祥；武夫名其子曰魁、胜，盖期以绳武，章氏取义为何哉？但欲令人不识耳，斯亦通人之失也。”曩余游孝陵，于墓隧中见有块砖，勒章氏自题谒拜年月，字作籀篆，亦有故使人兴莫测高深之感，何取乎如此，不求甚解矣！因并及之。（业衍章）

挽赵景深先生联

“剧史学，民族学，小说学，看撰述等身，文章寿世；戏曲家，译著家，理论家，有成荫桃李，雪涕师门。”赵景深教授不幸逝世了，日本学者尊称为“戏曲泰斗”。我与赵先生有六十年的友谊，他和我主编过《戏曲百辑》，一起参加过许多昆曲社，组织了上海昆曲研习社，直到他去世。在追悼会上，我沉痛地写了这副挽联，总结其一生功业，以慰老友之灵。

（庄一拂）

岭南易太厂师

余学词于岭南易太厂先生，师名孺，又号韦斋，广东鹤山人，为陈澧再传弟子。中年游学日本，旋从杨文会学佛。作诗词从不起草，并精篆刻。民国奠都南京时，曾一度为印铸局秘书长。时余年二十有二，作客金陵，经陆赓南世丈介绍，在水西门竹林居名菜馆设席拜师，收列门墙。易师精词曲声韵，为词务为生涩，用心至苦。余寓京三月，朝夕侍从。后调至上海，而师亦离京寓沪。曾为杭州西湖黄龙洞写每字二尺四言门联曰：“黄泽不竭，老子犹龙。”居上海延安西路念吾新村，与吕贞白师兄寓次极近，穷愁潦倒，于1941年底逝世。余适是年夏归卧故乡，闻耗不及奔丧，抱恨无穷。执笔至此，而贞白师兄亦于岁初归道山矣！贞白曾手写《太厂词稿》行世，叶恭绰尝言曰：“大庵词审音琢句，取径艰涩。”信然。

（庄一拂）

陈梦鹿师的身世

余年十六，受诗文于海盐陈梦鹿先生于白鹤里。拜跪毕，梦鹿师授以《昭明文选》、《梅村诗集》各一部，作为日常功课。斯时，余已

在上海约翰中学从练川张诗荪学习吟哦，拜师后侍候半载，始得骈文、古今诗之要领。梦鹿师为南社老社员，有骚赋手之誉。先生名应松，字雁公，寓居禾城徐家埭。乙丑年刘山农、盛萍荃、朱慕萱、陶慧斧、屠般音、庄逸庐等结范湖诗社，社址在金明寺凌虚水阁，其诗社征启，概由陈师一手包办，骈红俪绿，稟经酌雅，曾发表在区《民国日报》。迨师花甲年，曾赋六十生日诗征和。金明寺后殿与水阁，当时为屠般音等修建。师晚年旅居上海联珠里全浙公会，为褚慧老处理一切文案，时余亦供职在沪，常往请益。抗战中上海沦陷，褚氏离沪赴后方师亦抱病襁被归乡。迨吾禾陷于敌手，师竟与世长辞，其生平诗文遗稿已不知散失何处矣。（庄一拂）

黄宾虹早期之女弟子

顾飞，本名默飞，上海南汇人，诗人顾佛影妹，尝与其夫裘柱裳合撰《黄宾虹先生传》。约十万言，又录存宾虹与人谈艺术札若干言。陈蕙英，广西北流人，陈柱尊女。柱尊名柱，酒量颇宏，与朱大可、胡粹士等排日痛饮，大可迭为伯仲。蕙英工画山水，媚沈熙乾工诗。谈溶，字月色，号溶溶，广东顺德人，蔡哲天寒琼副室，居香港，斋名梨花院落，晚年羁旅异地，欲归不得，晚景不佳。（庄一拂）

于右任建铜像

秀水沈卫（淇泉）书名满江南，提学陕西时，选拔于右任于门下，为其得意弟子。于氏后为国民党元老，于1964年病逝台北，终年八十六岁。台北青年学生，为其发起一元建像募捐运动，在玉山之顶建立铜像。青年雕塑家陈一帆义务铸制此像，于美髯栩栩欲生，面对祖国大陆，表示隔海怀乡之久。（庄一拂）

沈卫亲教沈钧儒攻读

秀水沈卫字友霍，号淇泉，别号兼巢居士，又号子闾。早擅文名，光绪甲午进士，授编修，出主陕西提督学政，钧儒是其侄也。钧儒生于苏州，其尊人翰病故后，前往叔父学政使署，担任文书，并从业于卫。

（庄一拂）

汉阳纪游

岁予客居江汉，尝至汉阳闲游，凡鹦鹉州及洗马长街之晴川阁，与附近之钟家村等地，莫不触发起思古幽情，低徊漫步，留连忘归。相传钟家村即钟子期故居所在地，时见荒村僻静，地旷人稀，颇令人遐想到合乎钟子期之身世，不禁生“生长明妃尚有村”之感。该村附近复有安徽义塚一处，旁一厝室在焉，虽房屋破败，尚有楹联一副，系婺源某进士所撰，犹可辨认：“随葬其志耶，看芳州草绿，高阁云晴，故乡无此河山，万古千秋同得所；合义则殓之，听雨后鹃啼，霜前雁叫，行客每思时节，双鸡斗酒亦多情。”昔俗流落异乡，死难归葬，最为遗憾，地下真有知，闻此联亦可以稍慰也。

（钱万里）

庄一拂《十年记传奇》

三十年代，嘉兴庄一拂著有《十年记传奇》，由大东书局出版，五十多年来已不获再睹。其内容，首列骈体自序及目录例言，引子外，分花因、玉病携舟、聘镜、誓约、于归、离索、迎居、私情、同梦等十出。其本事为瑶台仙史与杜兰香、萼绿华有缘，下凡为严龙、谢冰玉、鲁雪华。冰雪友好无间，密誓共效英皇。嗣果先后于归龙郎，得如初愿，末以同梦点出美满之三角恋爱，原是神仙隽侣，暂谪

人间。其应用曲牌，每出不同，有玉芙蓉、步步娇、新水令、浪淘沙、桂真儿等不下数十种，说白中也有浣溪纱、西江月等词牌。唱句详注工尺，为上海朱尧文所谱，可以按拍而歌，登台表演。引称蝶引，首唱为《蝶恋花》二阙，曲终末句曰“一梦蓬蓬蝶姓庄”，首尾不离蝶字，予细味词旨，决非偶而巧合，殆作者自道耳。是书每半页歌词六行，行廿八字，道白分三小行，附印一拂填词“侬家■李亭边”等图记十七方，连史纸石印一册，行书秀丽，为吴县葛缉甫校录。近人之能拍曲者，已极寥落，遑论作曲，一拂此记，可雄视骚坛，不愧鸳湖才子。余闻名久，近始识荆，谦雅可敬。砚农曰：“记中人物，均有所指，实非杜撰，例言所云，其烟幕也，试观双华一珏璫之别署，即可想象得之。”则余谓是册殆作者自道，可称一语中的矣。

（张联芳）

朱鹤影赠歌者诗

六十年前的大世界，大门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云南路转角，底层面东的共和厅设有群芳会唱的场子，专演京剧清唱。演唱者有歌坛名姬，也有小家碧玉，有很多闲人为清唱者捧场。除每晚到场听唱叫好，赠送绣有名字的桌衣，有时还举行封赠所谓“文艳亲王”之外，还常在孙玉声前辈主办的《大世界报》上，辟有《珠玉世界》一栏，专门刊登有关此类诗词。兹录朱鹤影的鹤顶格群芳词如下：赠金小楼云：“金氏多姝互擅名，如卿明慧本天生。试看游戏乾坤里（在乾坤大剧坊客串），袍笏登坊四座惊。”“小技雕虫付管弦，歌衫舞破旧因缘。夜阑一度玲珑曲，颠倒诗豪与酒仙。”“楼阁层层集凤凰，五云深处独翱翔。惜花应感耆英客，听雨宵深上绿章。”赠高彩云云：“高岗老凤惜莺雏，为向灵山事有无？灯下试歌初制曲，能传哀婉与人殊。”“彩声雷动见精神，斌媚天成淑且真。别有含娇情性在，怜人狂放未堪嗔。”“云影低涵湿翠鬟，阆风琼苑

步珊珊。清词夜半歌明月，人醉芳菲意自闲。”赠蕙情云：“蕙质兰姿本可嘉，懊■心事托琵琶。那堪流水高山外，更唱后庭玉树花。”“情到真时原是幻，曲逢高处和尤难。光凝电影华鬟现，谁作庄严法相观。”其它作者还有张是公、胡寄尘、醉禅、尘梦、松禅、改庐等。

（张联芳）

谢之光画师成名作

谢之光画师是我青年时老友，还在二十年代，同在黄楚九门下，我是日夜银行的文牍员，他担任黄老板管辖下各单位的画件。其时他是画西法画的，例如中西药房所制新药的商标，福昌烟公司的香烟画片，大世界济公坛内的济公画像，都是他画的。他与我同坐一个办公室，天天在一起。那时候市上每年风行的月份牌，多数是画时装美女，九福公司为了宣传百龄机新药，黄老板要他画一张古装的《唐伯虎九美图》，这张月份牌底稿画了很长时间，确实化了不少心血，印刷方面是由日本创办的上海印刷公司承印，画面生动，色彩鲜艳，令人看了耳目一新，因此全市风行，成为谢之光早年成功之作。

（张联芳）

黑皮书

抗战初期，我任职于上海铁路医院。此院后改为伤兵医院，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又改为难民医院。当时工作不忙，在业余时间，与沈思义医师和陆宗海等筹办猜谜刊物《黑皮书》，是三十二开的小册子，请张大千高足刘侃声画师担任插图绘画，封面黑底用一个“？”号，有两个意思，第一表明内容是谜语和画谜，第二讽刺当时的社会：一方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另方面酒绿灯红，金迷纸醉。

自从《黑皮书》创刊以后，极受读者欢迎，因此其它猜谜刊物亦相继问世，一时风起云涌，在报摊上占了一席之地。不过办这种刊物实在太辛苦，既要拟制谜条、排样校对，又要整理读者猜后寄来的答案，准备下期揭晓；既要筹划印刷费，又要招揽广告，筹集分发猜中者的赠品。所以办了八个月十六期之后，不得不停刊了事。

（张联芳）

绿漪艺社

我在 1935 年由金石家陶寿伯的介绍，参加当时书画家金石家组织的绿漪艺社。其时负责人之一的孙雪泥也是我的同乡老友。该社每月举行一次聚餐集会，每个社员在餐会时，要交纳作品一件（我只是写一张册页，以充数），由轮值的主持人收存。所以我因此结交了很多书画金石家的朋友，当时徐邦达、俞子才、潘子燮、孙味董、金雪野等都是社员。我征集《萍聚图》时，还得到唐云、应野平、王小楼等绘赐精品册页，保存至今已五十年。该社社员后因“八一三”事变发生而风流云散。

（张联芳）

天台山农赠笔

我弱冠之年在日夜银行工作，与前辈书法家刘山农同在黄楚九门下，不时相晤。一日，刘老赠余毛笔两支、张黑女字帖一本，笔上刻有“联芳先生”字样，据刘老说：“这两支笔原是别人送给商界名人沈联芳的礼物，由沈送给我的，你与他同名，所以转送给你，符合所刻之名，这也是巧事，希望你用这支笔好好练字。”我本来学柳公权体，此后就改写张黑女的北魏体，在这件事上，可以感到前辈对年轻人的关注。

（张联芳）

袁寒云的诗

袁世凯窃国戏剧失败后，其次子寒云在上海作寓公，与步林屋等在文坛上时有诗篇发表。我当时喜抄集诗词，关于寒云的诗，我抄录如下：

《鸳鸯湖杂诗》四绝：“扁舟容与夕阳迟，烟水苍茫系梦思。一笛西风杨柳岸，轻歌浅醉晚妆时。”“回波清浅羨鸳鸯，一棹城东别有乡。芳草汀州人隐约，碧栏干外水中央。”“凌波罗袜夜无声，款款柔香掌上轻。酒舸渔船春未远，十分佳色满湖城。”“莫漫停桡问渡津，画帘幽窈定无尘。鸳鸯湖上相思果，别有风华一段春。”

又《题紫罗兰神象》二绝：“神女无端纫紫兰，云骈星■落江干。空教白石留仙影，十二红楼梦已寒。”“当年有愿作鸳鸯，弹指仙凡恨竟长。洛水巫山都隐约，微波遥梦已神伤。”

又《便面乞畹华（梅兰芳）画佛》一绝：“庄严妙相轻挥洒，收拾光明入画图。为乞菩提身一叶，春风方便得如如。”

还有《分明》一律，末句很有意义，诗曰：“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淹孤月，东去骄风暗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以上的诗还是上一个癸亥年所录存。（张联芳）

中国文艺社

1935年，中国文艺社在南京华侨路成立伊始，到会者一致选举叶楚傖为社长，陈立夫、陈果夫为副社长。已获通过，吴梅忽从稠人广众中起立，提议再增选张道藩为副社长。无响应者，吴梅大声疾呼，一再坚持曰：“我吴梅选张道藩为副社长！”座中有人曰：“社中有很多事要人干，职务繁多，改选张道藩干别的重要职务不

行么？何必一定要副社长！”众遂作罢。当时二陈地位显赫，张道藩不过其手下一员干将，焉能与之同起同坐。因忆章太炎生前年年上祖坟，但年年不辨祖坟所在。吴梅之迂，与章太炎之拙，真可谓学者二绝。

（张仲蔚）

唐公后门联

国学大师唐文治毕生办学，桃李满门，人皆尊为学界泰斗。但其乡人有谓唐老曾眷恋一女尼曰光华。某年春节前，有人在唐氏后门贴一春联云：“国恩浩荡，文治光华。”不为贤者讳，可谓谑而虐矣！

（张仲蔚）

曹纘衡律诗

四十年代陈三立与陈石遗两老诗翁相会于北京，一时传为盛事，骚人墨客赋诗纪事者甚众，以曹纘衡七律一首典雅蕴藉，独冠时辈。诗曰：“弥天四海两龙钟，重向金台话别踪。定有都人遮道看，况多群彦载醪从。西山戴雪如迎客，姚井煎茶与浣胸。莫共胡僧论浩劫，慈仁寺畔抚双松。”

（张仲蔚）

于右任轶事

于右任书名满天下，但在南京为监察院院长时期，一般市招与应酬笔墨，多有其外甥周伯敏所代笔。周时为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酷好临池，与其舅氏颇多形似之处，但功力远逊。于刚劲，周圆熟，极难逃过识者鉴别。闻王西神亦尝以书法求教于于右任，于曰：“君书亦昆山片玉，桂林一枝。”于在监察院时，尝延卢前为其审

定诗稿，中有一七绝，系为其旧年回三原扫墓而作，诗云：“万木千山起凤阳，玉屏飞翠护农场。他年誓墓知何日，白首依依去故乡。”原拟删去，卢认为此作用典恰当，情致深厚，力主保留，现于之诗稿不知已否付梓，此诗不知尚存在集中否？孙中山逝世，于本拟亲为挽辞，属稿再四，终不惬意，后见其乡人王陆一写成一篇，送呈审定，挽辞系采用骚体，音韵铿锵，内容亦能撮其大要，不枝不蔓，于自度不能过，遂荐用此篇，并获通过。以今日观之，觉稍嫌抽象，略有文士气，不足以表达中山之伟大。王陆一亦当时监委，为国民党中才子之一，与邵元冲齐名，于当竞选副总统时期，在南京花牌楼国民饭店设招待点，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多用金钱收买选票，于则纯用书法应酬，来者不拒，每人楹联一付。时国大代表多慕名而来，得宝而去。有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者，亦有求字是一事，投票则又是一事，于亦无如之何也，但书名自是更广播国内矣。临解放前，中共曾有人谕以大义，晓以利害，劝其留在国内不去台湾者，于曰：“你说的这些我都懂，特不忍违背中山先生事业耳。”嗣后抑郁终身，病逝孤岛，得无有悔意乎？当和谈破裂，解放大军大举渡江后，于先赴广州，再转台湾。在广州时曾有凭吊黄花岗一绝句，为人流传，诗曰：“黄花岗上草芊芊，白首于髯拜墓前。四十年来成一梦，凭栏回首倍凄然。”

（张仲蔚）

词人卢冀野

卢冀野，一名前，因家住南京东门饮虹园，自号饮虹词人，为曲学泰斗吴梅高足，藏曲至富，其所辑曰《饮虹簃曲辑》。在求学时期，所写诗词散曲及论文，多散见于《东南论衡》与《金陵光》两种校刊中。少与李清悚，酆承诤齐名，时有南京三才子之称。李酆二人诗作，在卢主编南京《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中，间有刊

载。其后与龙阳才子易实甫后人易君左齐名，曾合刊诗集行世，易君左者即因《闲话扬州》而引起扬州闲话成为一时麈谈中心之人物也。又因专研曲而与镇江任二北并称，任尚健在，年当九十矣。三十年代初又尝放笔为新诗，成《绿帘》《春雨》两集问世，虽不诗不词不曲，只如有韵之散文，但此种大胆尝试，又使其跻身于新文坛之列矣。卢于近代古文辞，独推崇章士钊，以为谨严有法度，不失战国时代杂家矩矱。抗日战争前，田汉与洪深尝在南京秦淮河畔，使酒征歌，激赏王熙春即在此时期，卢极少不参加，卢、洪并称海量，时以巨觥互酌，至尽醉而散，时流莫及也。抗日战争时期，卢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与中共董必武同为该会委员，经常以诗切磋，相交甚欢。在日寇轰炸重庆时，重庆防空洞大惨案，死亡万余人，震惊中外，附近街道数日内为之罢市。在惨案发生前，卢尝代拟防空洞一联云：“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初皆以为运用成语，非常自然而且切合，及难作，又有人以此似讖语，已有不详之兆。抗战胜利还都后，经人协助，卢被委为五洲公园管理处主任，嗣后新疆等地少数民族歌舞团体来宁观光及演奏，皆由卢出面招待。主任之职位并不高，卢何以覬觐此缺，志在必得？昔贺知章之归老鉴湖，是在于玄宗之赐赏。在解放后，又有柳亚子欲乞圆明园而未得，虽予取予求，方法不同，要皆文人好名之心作祟而已。解放后，董必武来南京接收旧国民政府属下各部门的破烂摊子。曾到中华路南捕厅卢冀野家作礼节性的访晤。此后卢曾一度到北京拜访旧交田汉等，拟请介绍工作，当以卢过去曾任反动政府的监察委员及其它等等职务，不无瑕点，认为不便代为说项，因此劝其暂时息影林泉，等待时机。卢郁郁而返，在大镇压时期，因病逝世。卢逝世后，仅见《卢冀野诗文集》一卷在渝印行，印刷粗糙，内容简略，并不能窥其全貌。

（张仲蔚）

诗人沈熙乾

上海沈熙乾字心易，晚号补翁，为钱仲联入室弟子，诗学深邃，功力深厚，为世所称。晚年执教于上海师范学院，时各高校成立古籍研究室，沈在编写唐诗鉴赏及历史辞典之余，亦参与其事，方将展其所长，而攫疾遽逝。病中该校领导曾为之改善待遇，《文汇报》副刊亦曾有《老干发新枝》报导一篇详记其事始末。其生平诗文，散佚不全，闻该校吴广洋先生正多方搜集，庶沈毕生心血，得以保存，不致湮没无闻也。沈病中曾作《傒苏纪要》一篇，凡数百言，复写多份，传示众亲友，中有言曰：“若我竟病逝，愿以遗体之病胆供医院解剖，酬资用作奖学金，凡能背诵古文辞一百篇者奖励之。”其拯救古籍之心，亦良苦矣。

（张仲蔚）

梁任公绝句

梁启超任公，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上曾题一楹联：“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系用唐人诗句，置之此地，甚恰当。文革后迄今未见悬挂，现不知尚保存否？梁读放翁诗，曾感题三绝句，中有句云：“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盖任公生当清末民初，列强鹰瞵虎视，内乱频仍，国脉不绝如缕，任公乃有抱负人物，故引放翁为同调也。

（张仲蔚）

王茨荪晚景不佳

王茨荪，南京人，北大毕业，亦“五四”运动中健儿，尝在南京实验中学任教。实验中学为李清悚创办，多数学科教材由教师自己编选。当时一般中学仍多授文言文，而王茨荪则专教语文，有时

即用自己所写的小说做教材，讲解亦娓娓动听，学生多喜与接近。自是亦多转向新文学途径，习作中新诗散文不断涌现，风气为之丕变。传王在沦陷区中无以为生，每天在街头拾香烟头过瘾，终致潦倒病歿。《新民报》曾撰文悼念，时人多为之惋惜。（张仲蔚）

赵尊彝精通文事

汪伪时期，曾举办一次县长训练班，招收学员多人，毕业时，学员必须交纳活动费，始可任为县长。时有赵尊彝者，因一贫如洗，虽毕业成绩甚优，而因无力交活动费，只能留作内政部科室当职员。赵精通文事，举凡各类酬应文体，靡不得心应手，于是科室遇有此等事件，悉以委之。积日既久，声誉日隆，部内对外文字有为难之处，即部长左右，亦频请其润色，径往求教。迨抗日胜利，汪伪垮台，赵始终未能获一县长实缺。前传在上海新闻界工作，或云已逝世，未知确否？（张仲蔚）

两工人书法起家

张金沙早年曾为南京工人，喜研究书法，开始不过酬应往来，供人补壁，后书法精进，即以卖字为专业。适和平电影院初建成，公开招请书法家题院名，并组织专家评选。时中央大学某名教授见张字天骨开张，秀而不俗，即荐其参加应征，张果当选。嗣张声誉鹊起，更勤练不辍，终于自成一家。现今南京市招，由张命笔者不下数百方。又工人庄希泉，自幼酷嗜写字，成年后艺事大进，经常代写市招，市内老书法家对庄很器重，现已由南京艺术学院聘为教师。是知为学之道，贵在专攻，有志者事竟成。此两公由工人而成书法家，诚难能而可贵也。（张仲蔚）

聂绀弩补裤诗

聂绀弩，前南京《新民报》老报人，毕生坎坷，在北大荒及山西等处住牛棚多年，近已逝世。其遗留诗作，上海各报副刊，迭有登载。近见其补裤诗一首：“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何处相逢谈兴扫，片时不见旅愁生。人讥候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半碗谦居茶博士，乐游原上马蹄轻。”聂诗沉着而并非轻佻，纵逸而并非油滑，与老舍、田汉、荒芜等旧体诗同风，此类作品，真堪清赏。

（张仲蔚）

书家长寿

书家长寿，信而有征，验之今世，更超越古代。上海苏局仙现一百零五岁，书法精力弥劲，笔酣墨饱，而且不择贵贱，有求必应。北京孙墨佛一百零六岁，曾参加同盟会，为孙中山先生总统府参军，现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今年春率全家到天坛植树时，他说：“我还预备自己种树自己乘凉哩！”曾有诗自况云：“联吟合唱对倾壶，下笔挥毫吾不孤。百岁书家称国瑞，今人少有古人无。”

（张仲蔚）

柳北野轶事

前上海半江诗社社长柳北野，已于今春三月十一日逝世。柳名璋，四明人，工诗善书，兼长篆刻，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有《芥藏楼诗集》，友人为之出版印行两千余册，流传海内外。柳诗思敏捷，有《西湖百咏》、《黄山一百廿首》，类皆可传世。曾见其《西湖楼外楼》一绝：“五年七度到杭州，每到杭州登此楼。山色湖光餐已

饱，不须风味问鱼头。”其业师朱大可击节称赏，以为有新意。盖游杭者十九俱登楼外楼，而登楼者十九俱尝鱼头，所谓宋嫂鱼是也。此作归美湖山，不知肉味，其清雅之情性可知，而亦未否定鱼头也，使读者想像西湖景色，情在言中，留连忘返不忍舍去之意，更足以见作者对西湖之美，已深惬其肺腑中矣。又三年前柳收有女弟子徐守淙为半江诗社社员，时上海师院朱延辉教授、徐守淙女史，与柳本曾各写七律四首以志其盛，并广征题咏，予曾次韵奉和，由刘隽甫先生转致，旋接短笺复写一律答谢云：“春寒料峭薄吴棉，辜负春光到酒边。一病方知名利绊，十年总为是非牵。无功食禄惭南郭，有志藏山学北移。高论已随梁燕去，伤心白杜有遗篇。”此诗盖为其绝笔矣。

（张仲蔚）

余绍宋死也瞑目

1986年仲春，浙江省博物馆为余绍宋先生举行收藏书画及其自己作品展览。余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擅书画，喜画竹，间画山水，造诣颇深。富收藏，精鉴赏，著述甚多。解放前很长时间在杭州担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解放初期逝世于杭州。他是浙江龙游人，当时龙游县人民法院判他为地主，将他收藏的书画没收，近来省有关部门及龙游县人民法院给他落实政策，撤消他的地主处分，被没收之物予以发还。先生死后已卅余年，倘若有灵，死也瞑目矣。

（沈昌桂）

诸乐三爱听京剧

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杭州浙江省博物馆工作时，诸先生家居昭庆寺附近，每晨必至断桥散步，我清早却常去孤山一带漫步，偶尔

行至断桥遇见诸先生，我们边走边谈，相得甚欢。先生喜欢听京剧，如有名角在杭演出，先生必到，我也爱京剧，所以曾在剧院与先生会晤数次。先生与杭州京剧团名演员宋宝罗常有往来，诸先生擅书、诗、画、印，无一不精，为吴缶老入室弟子，早年上海学医，后弃医从艺，曾任上海美专、西湖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画教学五十余年。1984年逝世。（沈昌桂）

张宗祥之癖好

海宁张宗祥先生，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近代著名学者，书法李邕，画承宋元，造诣深湛，惜乎流传作品不多。先生晚年曾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之职，我在浙博工作时，与图书馆为邻，时有机会相聚。当时先生年逾古稀，我仅是初出茅庐之人，我称之为张老，他叫我小弟弟，我常向他请教金石书画之学。先生为人谦和，诲人不倦，曾为我写字作画。有一次我去先生家，见到墙上有一幅先生近作，画了六株松树，纸是乾隆年间宫内旧物，题款云：“松为诸木之公。”我看了很久，他见我喜爱此画，遂取下赠我，至今尚珍藏寒舍。先生喜吸烟，书案上放置各种精美的烟斗。据先生云：“我看书、抄书、写字、作画所用的烟斗，都有所区别，这是我的癖好。”

（沈昌桂）

陆维钊家学有源

平湖书画家陆维钊教授，祖父名少云，前清秀才，善墨画，书法亦有根底。陆父早丧，他自幼随乃祖学习书画，可谓家学渊源。后来又因为他能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终成为一代名师。

（胡士燊）

陈梦鹿佚诗

清末，废八股，倡新学，诗坛亦然。南社诗人辈出，惟国事多艰，分道扬镳而归于市隐者，岂胜言哉。世叔陈应松（梦鹿）先生是南社社员，晚年卜居嘉兴南门徐家埭，与我家比邻。丁丑前，时常与家叔小范诗笺往返，由梅香传递，熟悉我家诸婢，能识字知书，赠有“郑家诗婢慧，红袖佐添香”之句，盖记实也。迨今又隔四十余年，我尚记得他的遗诗，有云：“城南访耆老，鹤渚水平分。小阮联佳侣（谓叔瑜、竞人辈），名乡此隐君。林泉供啸傲，尘世谢纷纭。国事嗟多难，悲笳不忍闻。”诗中提到叔瑜、竞人，均是我从兄，叔瑜字玠人，乡贤姚麟（定生）公，乃是家嫂王婉青之母舅也，现嘉兴市政协委员，文坛老将庄一拂先生是陈老入室弟子。

（钱筑人）

沈钧儒祖宅

爱国老人沈钧儒，字衡山，其祖宅在嘉兴市南门帮岸，范蠡湖畔。原来这幢楼房是沈老祖母蒋氏，即百岁太太之奁房，虽沈家世代做官，而清贫如寒士，令人景仰。旧宅门楣悬一竖匾，钦旌贞寿之门。匾与墙门，毁于文革，现老屋犹存。

（钱筑人）

朱文侯蓄猫画虎

朱文侯，平湖乍浦人，爱猫成癖，擅画虎。三十年代曾在嘉兴鬻画，寓处饲养猫十只，白天观察群猫姿态挥笔画虎，晚上与猫同眠锦被，传为趣闻。

（钱筑人）

杨了公二三事

杨了公，名锡章，一字几园，松江人，岁贡生，工诗文，善书法，为南社社员。前清任宝山县训导，因揭发松江知府戚扬贪赃枉法，被革职。尝捐田数百亩，在松江九曲弄底创建孤贫儿院。辛亥光复时，积极参与革命，维护地方事宜，被推为松江军政分府参谋部长。民国十六年，钮惕生任江苏省主席，推荐他为奉贤县长，到职数月即辞退，自撰一联，悬于署内云：“此去未携一拳石，再来不值半文钱。”后侨寓沪上，卖文卖字为生。有一联云：“半片砚当沿门托钵，一支笔代入市吹箫。”民国十八年病逝沪寓，友人为其石印手写词稿，名《杨了公先生墨宝》。余曾见其题《星录小楷》四字，曰“玳天珊海”，今欲觅其墨迹，已罕见矣。（封尊五）

记《浦泖农咨》大略

《浦泖农咨》不分卷一册，松江华亭姜皋撰。《松江府续志》卷二十四载：“姜皋字小枚，舒县教谕兆翀子也。恩贡生，诗文沉着绝丽，喜著书，于农田水利尤留意焉。”是书为论述水稻技术与经营管理之专著，清道光十四年刊本，流传极少，已成孤本，为我父庸盦公所藏，原版片亦归我家。先父曾欲付重印，请张闻远（锡恭）作跋，甫成校样，工未竣，值家事多故而中辍，以致未能广传于世。解放初期，我家簒进斋藏书归公，此书遂入上海图书馆收藏，至今已三十余年矣。1963年2月上图曾为影印，我于海上胡道静处获见之，中有先父“庸盦”印及“张锡恭读书记”印，并有张锡恭墨笔小注数行。书中姜氏自记题“甲午春月”即道光十四年，对于松江浦（黄浦）、泖（泖湖）地带水稻栽培技术之经验，甚为细致，纪述其全部生产过程，从当时田亩制度、犁耕、育种、选种、蒔秧、插秧、基肥、耘耥

到收割,以及气候、水利、耕牛、农具等,无不悉心考察。凡属于行之有效及一切基本知识,逐一详记并有所评议,此乃极为珍贵之农学著作,不可等闲视之者也。我今重睹此书,深幸先人手泽之犹存于世,爰为记其大略于此。

(封尊五)

古为今用之贺年片

1986年元旦,施蛰存先生寄惠贺年卡片,仿宋体红字,印制精美,第一行“探春令(宋)赵长卿。”第二行正文:“笙歌间错华筵启。喜新春新岁,菜传纤手,青丝轻细,和气入,东风里。幡儿胜儿都姑姊,戴得更忺戏。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下跋语云:“余弱冠时,曾以此词歇拍三句制贺年简,以寄师友,赵景深得而喜之,志于其文,去今一甲子矣,景深鹤化,忽复忆之,更以此词全文制柬,聊复童心,奉陈文几,用贺1986年元旦,兼丙寅春正,施蛰存敬肃。”如此贺年柬,既文雅,又确切,而设想新颖别致,真可谓古为今用矣。余得之,欣喜异常,珍藏篋中,时出展玩,志之以与同好者共赏也。

(封尊五)

唐兰与我的赠答诗

唐兰,嘉兴人,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名列第一,颇为当时馆长唐文治所器重。他与我是嘉兴商校同学,他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副院长时,赠我七律一首:“七十八年一瞬间,休嗟无术驻童颜。鸳湖放棹春常在,雀幕寻陶步未艰(雀幕桥有黑陶文化遗址)。茗饮南乡当有待(来书有茗叙公园记),笔耕北国未曾闲。平生险处看来惯,且说高峰尚有攀。”闻最近曾去甘肃、陕西、河南等处游观,往返三十余日,我复他一绝:“项家旧巷邈无基,越水燕云两地思。我

已无聊学蚯蚓(人已老大,壮志全消,只可学蚯蚓食一方泥),何堪重话少年时!”
(朱瘦竹)

搜集杂家

云间朱孔阳嗜好收集各类物件,出人意外,独具一格。一次朱知某人在雷允上药店工作,委其代拓雷允上碑志十份。事属平常,迨文革之后,碑废石没,雷氏本家亦无留存,以致他的拓本,物稀为贵,身价倍增。朱孔阳集印,喜集名家所用,而不计较何人所刻。余曾见其一块黛色玛瑙石印,是上海小刀会主将刘丽川所用,朱甚珍贵炫耀。我前为陶冷月画家写了一篇《手杖》散文,刊在苏州报上,有老先生告,朱孔阳集名杖四根,据知其中一根为日人犬养毅旧物。以上点滴,可见朱氏收集之广矣。
(李高翊)

毕倚虹

毕倚虹,扬州人,曾寄寓杭州,从业于上海报界。清才丽句,擅长稗官小说,于写当时所谓倡门小说尤工,专记妓院中形形色式,其所著《人间地狱》一书极有名,描绘深刻,入情入理。如写名伶凤凰旦受蒙养于某老鸨,每晨所进纯牛肉汤极精洁,老鸨又必以洁白之纸在汤面细细拖过,务使脱尽油脂,可谓细腻矣。又写某记者喜食粥,每晚在馆工作,辄由其子送粥一盂来,或询其故,毕以“问君何事偏喜粥,世上无如吃饭难”两句诗概括之。其它如栖霞山下之月色腕铃,龙华道上六十六岁老妇乞食,均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确有专长。惜毕早岁谢世,书又绝版,六十年来,名氏翳如矣。一日偶与丐老谈及毕氏,云非但熟人,且系邻居,当时在杭州与毕家合赁八楼八底之房屋一所。毕父为浙江省税局局长,恣意挥霍,身

后亏空公款甚巨，官厅则押倚虹入狱勒追欠款，数年释出，非其罪也。毕之前妻为杨云史长女，面貌有西方人色彩，盖杨前妻为合肥李经方之女，李娶英妇，故有撒克逊人之血液也。其人爱好京戏，与杭州诸票友切习，毕既入狱，杨即宣告脱离，别嫁一唱青衣之票友偕老。解放后，夫妇均入文史馆，不悉其后来职业如何，不知其何修而得入院也。又云毕前妻有二孩，颇聪颖，时丐老无子，有劝其抚养一孩为后者，太夫人不许，曰其母如此，小孩定必不佳，因此作罢。后此二孩幸均成立，无坏习也。记之，以告世之爱读《人间地狱》说部之人。

（包谦六）

五世同堂联

清末叶，敝族在来安为五世同堂，祠堂成，其楹联为邑进士欧阳省堂先生所赠：“堂上祖呼祖，阶前孙弄孙。”时人称其明白如话，而又确凿不可移易之笔。

（余叔文）

武人上讲坛

汪道涵君曾语予：鲁督韩复榘，一日，曾在某学校演讲：“你们会耍笔杆子，俺会打仗，都是有用的。你们是黑墨水里泡出来的，俺老子是枪筒子里爬出来的。”往昔武人，粗鲁者固有之，而如此登坛讲演，却未听过，真乃愚而好自用，一时怪论，闻者捧腹。

（余叔文）

江湖奇侠传

抗战时期，予在金寨县晤向恺然先生，（笔名平江不肖生），夙知其著有《江湖奇侠传》书，出版卅余集之多，认为书中其人其事，怪怪

奇奇，上嫖游侠，下逮狗偷，询其采撷之博，从何而得？据答：“彼虽有几本著作，然真正费心力处，厥为《留东外史》，是时新从日本留学东归，为了好名，这是处女作，必须一鸣惊人，始能出人头地。至于《江湖奇侠传》之作，时已久寓上海，生活糜烂，终日沉浸于歌楼舞榭酒吧烟馆之中，必须作出长篇小说，才可获得大量稿费，以供挥霍，而偿付一身负债。此书虽无蓝本，但亦有少量事实，如利用平江、浏阳两县连年械斗，借打擂台之名，招揽引出某些强人故事。而书中中心人物之柳迟，即系我任湖南省国术馆馆长时之拳教师。柳一向交游广阔，朋友来往中，不乏僧道会门之徒，而亦确是有些有拳脚工夫者，藉以渲染而神化之，其真真假假，使读者处于疑似之间，而不易识破。再则，在每集末尾，又总有几句怪论，如：‘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之结语不结，利用读者好奇心理，引人入胜，以达到不断获得稿酬之欲望，非与著书立说，教人益世可比。此实由于旧上海十里洋场，金钱世界，使文人走向末路，势不得不如此耳。”言下之情，深自抑抑，益令人起敬。

（余叔文）

慈禧乱取士

慈禧当政时，某年，礼部进呈录取新进士名单，她审阅中，看到第九名进士为天长县人戴南峰，认为天长地久（第九与地久谐音）是国家祥瑞之征，乃用硃笔调戴为榜首，使戴一时名扬天下，都无人能知其内幕者。千古帝王，炙手热，大抵如此，戴亦可谓徼天之幸矣。

（余叔文）

望江南遗词

金山高吹万前辈，风流文采，名重士林，曾于该县秦望山下，筑

闲闲山庄，擅山水亭榭花竹之胜，抗战事起，悉毁于敌寇炮火。公避乱僦居沪寓时，曾著有《望江南》词六十四首，感旧也。后因此稿亡失，终先生之世，居常悒悒。丙辰年其哲嗣君藩先生于清理废麓中，竟得之于故纸间，传薪不穷，潜光复耀。君藩追念先德，曾倩乍浦红豆斋主人许白凤兄为之写成复本，并题诗一绝纪其事，兼谢许君精写之能。予因就其原韵，奉和两绝附其后：“崇山遗构咏维南，前辈风流旧梦酣。拨尽劫灰薪火在，清芬长诵喜重堪。”“红豆斋通碧海南，坐中佳士墨华酣。银钩曲尽心声妙，词笔书工两足堪。”

（余叔文）

翁仲倒置诗

清时，某翰林上章奏言事，误将翁仲一词，写成仲翁，乾隆见之，恶其浅薄。乃撤去其翰林院供职，贬为苏州通判，并题诗一首于卷上：“翁仲如何说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功，而今不得为林翰，罚尔苏州作判通。”此系故老流传所得，虽则未详真伪，而诗之流畅与风趣，不妨录出，以供读者“真成一笑乐”也。（余叔文）

孤魂台对联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治间被曾国荃等镇压后，不但南京深受兵祸，而江淮一带，荼毒尤甚。来安乡前辈幼经丧乱颠沛千里，垂老归来者，见白骨遍野，怵目伤心。曾由金柏舟先生倡议，建成孤魂台一座，矗立于凤凰桥北端，岁时祭奠，以志哀思。台上对联，系先父所撰：“忆万人枯骨销沉，魂魄久无依，蔓草荒烟埋碧血；千百载层楼高耸，英灵今有托，疏星淡月照青燐。”（余叔文）

郑午昌轶事

先师郑午昌有个“墨鸳鸯楼”闲章，人都不解其意。先师四十岁以后，喜爱收藏历代对联，积有四百多副，分别跋存两位师母处，故墨鸳鸯楼具有双关涵义。先生善画杨柳，自成风格，当时上海画坛，戏称先生为郑杨柳。又擅写意白菜，尝与友人雅集，灯下连续作白菜十余幅，均加诗词长题，一座钦佩，遂又称先生为郑白菜。先生嗜吸纸烟，一枝接一枝，唇下时常吊着香烟，写字作画，有时烟灰堕落纸上烧成小洞，亦不介意，他说：“缕缕烟丝，最饶意趣。”

（蒋孝游）

三代师弟作画

姜丹书是我老师郑午昌的老师，但他在新华艺专任教时，又是我的老师，平时见面，我敬称他为太老师。有一次参加书画雅集，偶然被主人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坚请三代人合作一幅中堂，留作纪念。事隔四十多年，不知此画，犹存世否？

（蒋孝游）

《鸳鸯湖棹歌》逸事

海宁张访蓴（兆镛），以工四体书著名，七十岁时，在十六寸扇面上，写朱竹垞《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历时七天，由同里老画家马軼之配《烟雨楼》图，为人抢购收藏。乃又合作一扇面，声明不再作第三幅。“文革”后，此两次扇面，不知下落。

（蒋孝游）

朱建新晚年撰联

现代金石家朱建新，海宁人，历任大学教授，晚境坎坷，曾自撰

一联云：“有妻有儿，鳏寡孤独；无挂无碍，苦辣甜酸。”

（蒋孝游）

钱名山待客

常州名儒钱振■（名山），清末翰林，工诗善书，精通《周易》。抗日战争时避居上海桃源坊，慕名进谒求教乞法书者甚多。先生和蔼可亲，但很讲究礼貌，虽炎暑，亦必穿长衫见客，可谓恭而有礼矣。

（蒋孝游）

回忆艺专生活

潘天寿先生初任国立艺专校长，先请林风眠先生来校演讲，后来请林先生任教。当时林先生的助教是赵无极先生（赵先生已入法籍，是现代画派的大师），潘、林二位先生友谊深切，堪为中西画家友好的范例。潘校长亦曾聘请吴茀之先生任国画系主任。潘与之往来甚密，白天授课，晚饭后两人在校园前后散步，面对大自然谈笑风生，学生亦以先生为榜样，漫步在校园后龙脊山麓，志同道合，共赏自然之美，尊师重道，其乐无穷。潘校长提倡国画，在全校成立国画研究会，西画系的人也来参加，我就是其中一员。每学期都有一、二次展出，我的山水画也挂在画廊，还得到李可染先生的赞赏，我从此更爱山水画。潘校长教画也教人，以身作则，生活朴素，一向是短平顶头，解放前在重庆是着中装，穿布鞋，平易近人，谈论书画时兴趣勃勃，声音宏亮，爱用手势。先生非常推崇八大山人及石涛，尤以八大山人为高，提倡笔墨之传统，更重视意境与创新，石涛、八大都算前代的革新派。国立艺专，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每年校庆，都非常隆重，在抗战时，也要搭台唱戏。关良不

仅爱画京剧人物,而且在校庆还要登台,演唱《捉放曹》中的陈宫。我的同学、现沪上画家陈佩秋也爱唱京戏,她唱《贺后骂殿》的贺后。校庆的会场都要化妆入场,潘校长也不例外。我曾担任过维持校庆会场秩序之责,故记忆犹新。

(李长模)

记沈补翁游滁诗

丙辰秋末,沈任堪补翁丈应予邀请,取道金陵来滁,乃陪同前往瑯邪山,作竟日游。时正值扫除四害之后,犹及见曩日灵山被劫,福地遭殃之受祸情况,补翁即事兴怀,颇多感慨,曾有绝句数首,兹特录出以供将来成立文革博物馆时,聊备一格。诗曰:

“南谯城郭耸南门,人道柴王骨胙尊。千载黄蜂随雉去,只余流水浸桥墩。”(滁南门城楼,传柴世宗骨蛻在焉,群蜂大如雀卫之,今拆城为通道,惟南门桥尚存。)

其二:“灭法如今大有人,难寻三塔旧时春。铁绳百丈拖拉撞,不化兵尘化劫尘。”(滁城曾于明初建三塔,历兵燹未毁,九载前悉曳倒之。)

其三:“文德萧条尚有桥,清流曲折绕南谯。晨钟不响钟楼巷,寂寞城关上下潮。”(孔庙被拆,文德桥仅存,钟为元代物,初移至丰乐亭,九年前付诸冶炉。)

其四:“可是从前柏子山,灵湫水涸石砂间。苍生挥汗成霖雨,懊恼龙神竟不还。”(湫,俗名龙池,在西涧丰乐亭之南,旧有雕龙、石池、石洞、深窈,已于十年间凿石掘沙净尽,洞亦堵塞。)

其五:“幽草黄鹂梦里春,年来归库水千钧。闸将西涧潮声急,不渡寻常野渡人。”(韦公西涧,已并入水库。)

其六:“银杏苍松左右枝,风霜刻露只如斯。欲寻一字征文献,堊尽三重老屋碑。”(丰乐亭仅存空屋三进,山前后勒石悉毁,室内

嵌壁石刻，全付堊之。)

其七：“尚有山僧着俗装，十年旧事话茫茫。凡夫不解安禅意，寒夜添柴劈法王。”(亭有僧守之，僧名隆昆，临济宗，仍持戒，承告身历种种无状)。(田 灼)

文艺写作交易市场

抗战以前，上海永安公司二楼大东茶室，是文坛各界人士荟集之处，有文艺作家，也有新闻记者，借此交流作品，互通稿源。当时私营营业性的报刊杂志极多，如果需要稿件，可在茶室约稿或购稿，急需者当场可取。有些文人，避免家中烦杂，就利用茶室作为写作场所，服务员照样热情招待，并不弹眼惹厌。从早茶开始直到吃过夜饭，一日四餐，如果节约一些，所费不过大洋一元。这个茶室，无异是文艺写作者的交易场所。(钱嘯庵)

记者遭报复

卢溢芳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新闻记者，任某小型报社会版编辑，他混迹十里洋场，人头熟悉，消息灵通，所以擅写社会秘闻，颇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小报界的吃香人物。旧上海的恶势力，非常厉害，稍有不慎，就会出乱子，在他所写的社会新闻中，难免触及某些人的私隐。有一次他早晨从家里出门，刚走到弄堂口，忽然闪出一人，手提一只马桶，突然向其头上一倒，套上脖子，满头满身粪水淋漓，臭气四溢，狼狈不堪，所谓给他点颜色看看。等他把套在头上的马桶拿下，此人已逃之夭夭。事后他谈起此事，朋友们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溢芳，现在应改为溢臭了。”成为新闻界的笑料。(钱嘯庵)

黄金三百两难买一轴画

抗战胜利后,约在 1947 年春,上海成都路沧州书场三楼上海画苑,举办历代名家书画展览会,由上海中国文物公司主办展出作品。自宋代至清末,都是征求书画收藏家的珍品,计一百余件,其中有元代之赵、王,明清之沈、仇、唐、祝以及四王、吴、恽之珍品,吸引了上海书画家及爱好者,认为展品之精美,无与伦比。展品中有一轴黄鹤山樵(王蒙)之《夏日山居图》,是收藏家南浔庞氏最心爱之物,相传有人出价大黄鱼三十条(即黄金三百两),庞氏也不肯出售。此画展出时,派有专人照顾。(钱嘏庵)

马老枯槁生活

1964 年 8 月,我随朱少滨太老师、洪敦六师谒马一浮前辈于杭州华侨旅馆,敦师询问近好,马老风趣地说:“不是枯坐,就是槁卧,我现在过的是枯槁生活。”(周明道)

盖老看英文书

1962 年,我随敦师晤艺术表演家盖叫天先生于杭州政协会堂,盖老全神贯注地在看一本有插图的英文书,敦师不禁发问:“盖老精通英语?”盖老哈哈一笑说:“我在看英语书里的插图,因为有不少插图的某些动作,可供我在艺术表现时的借鉴。”(周明道)

朱公藏书无损

朱师辙(少滨)太老师,歙县书香望族,家学渊源,其祖父朱骏

声著《说文通训定声》，其父朱孔彰著《林和靖年谱》等，至少滨太老师则著作更富，有《通训诂》《商君书训诂》等不下十多种，都作为大学丛书出版，词学清真，著《和清真词》等传世。家中孤本善本书甚多，盈盈几满一屋，文革中未遭损失。盖太老师当年任教清华大学时，毛泽东作为旁听生，曾听课多时，呼为先生。文革期间，横扫“四旧”，太老师室内镜框中高悬毛泽东、周恩来二信，书籍始免遭一劫。画符能驱小鬼，其斯之谓欤！（周明道）

蔡东藩写《民国演义》

《民国通俗演义》是蔡东藩任上海会文堂书局编辑时所写，边写边印，完稿大半，致被当道者忌恨。一日，一军装革履军人，囊橐而至，怒责书局该书作者何在？书局答以街上购得，并非书局人员，军人悻悻而去，回头曰：“我要给他吃花生”。（子弹之意）翌日，蔡即束装归里，隐居不出，故后四十回演义，托我姻长许廑父先生续成。可见修史写古人易，写今人难，触犯当道，实乃召祸之媒也。（周明道）

徐元白之哀荣

徐元白先生，椒江市人，为近代著名古琴艺术家，晚年处境不好，赁居杭州勾山里，扶琴著书以自娱。1957年中国音乐学院征聘之时，先生溘然捐馆，营葬龙驹坞，张宗祥先生为书墓碑。营葬之日，师友及学生送葬者，不下二百人，哀荣可谓盛极一时。悼诗甚多，余有“贺若思传山水曲（公曾嘱抄所著琴谱），墓门荒草锁人琴”之句，而田宿宇师有“墓门初闭得征书”，最为得体，惜全诗不能记忆矣。（周明道）

忆陆维钊先生

陆维钊先生，名子平，字微昭，晚年自署劬翁，1899年出生于平湖新仓镇的书香人家，迨1980年逝世。先生精于诗词，曾协助叶恭绰先生选辑《全清诗抄》三十余卷，1972年在香港出版。书法尤为深厚，正草篆隶，无所不精，其篆书更自辟蹊径，沙孟海先生盛赞为当今“螺扁专家”。而先生之画，劲健苍润，气势磅礴，格高而意远，亦堪称名家。其书画均成集，多次出版，足以流传。先父鹿萍公与维钊先生既是同乡又是世交，过往甚密，时有诗词唱和。回忆我在小学时，为习字曾随父拜见先生，面聆教益，从此播下爱书画的种子。1963年先父谢世，我忙于教学，与先生联系甚稀，但空闲时所作书画篆刻，仍函寄先生审阅。时先生在浙江美院执教，繁忙中犹能及时赐教，详加按语，使我获益匪浅。1964年先生曾惠赐梅、竹、书各一帧，1978年又赠我竹石及书法条幅，至今珍藏。先生的治学精神及高尚品质，堪为后学者楷模，尤使我感佩不已。

（徐东皋）

张风、沈红茶合创古文字画

中国古代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未闻有古文字画，这大抵因为萌芽于新石器时代而逐渐成熟于商周的汉字是从象形开始的。东汉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这样解释象形，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也是书画同源的由来。但用象形方法造成的汉字是“独体字”，许慎称之为文，独体的象形字不能称之为画，因为画是美术的概念，而契刻或篆写的象形字，则是书法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即使存在于彩陶上斑斑剥剥的象形字以至指事字，似乎含绘画的味道，毕竟还只能以状物记事的符号文学视之，至于以后比较完善的甲骨文、金文和规范化的小篆，那就更不用说了。

汉魏以来,篆、隶、楷、行、草俱备,但一直到清末民初的画家亦未见有古文字画传世,如果把文字画提前数百年乃至六七千年,恐与中国美术发展史不合。据我们所知,古文字画是张风(天方)老伯和先父沈红茶合作创造的。1944年,先父避难天目山,先后任教于昌化颊口之浙西七县联中与浙西临时三中,并兼浙江省通志馆编辑,张老伯任通志馆馆长,他们年令虽有差距,同是文人,又都爽朗耿直,故能开诚相见,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过从甚密。张为古文字专家,精通甲骨文,先父致志绘画,成就较高,因而同气相求,互为师友,相与切磋,终于共同创造了古文字画。同时大画家吴昌硕之孙吴跃华亦携眷同住林坑坞,他对张沈的合作竭力鼓励,每有创作,为之鼓掌,但因终日忙于自己作画,未能参予其事。我们(一得、一印)当时随先父在昌化读书,以上情况,亲眼所睹,记忆犹新。关于古文字画的创造问题,存在两议,一是全归之于先父,一是张沈合创,我们以为后者为妥。1946年,天廖先生在《嘉兴商报》上刊登参观红茶画展一文中说:“他更以甲骨文字作画,这不是创作而是创造了,将来是否能在中国画史中自成一个派系,我不敢断言,然而红茶在国画世界中自己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是真的。”同年8月17日,张老伯在《海宁民报》发表《题红茶先生古文字画》一文中谓:“红茶先生为吾东南名作家,画有新意,无画家恶气,近以古文字创作画,真大胆破古今人之蹊径者也。余旅法研习甲骨、埃及古文多年,今垂垂老矣,不谓得遇先生,自叹不如。后之研习者有以继之。天方张风识。”其后又在《嘉兴商报》上刊载《读红茶画》绝诗一首云:“楼山八载驰遐想,攫古遗文入画图。心即是文文即画,彦和文论未虚诬(与余合作古文字画,发前人所未发,文为心画,刘氏《文心雕龙》语也)。”诗文可说有歧异,我们认为以诗中所注的“合作”为是,先父不能独擅其美。1986年8月31日,磐安县杨银木先生给先父信,请求割爱赠送有关古文字画的书籍,他不知我

父已于 1985 年初夏仙逝，至今此书尚未付梓，杨先生的信，更勾起了我们的哀思，不禁为之潸然。（沈一铁、一印、一得）

高锟幼年聪慧

在西方被尊称为“光纤通讯之父”的高锟博士，1985 年荣膺被电机工程界称之为诺贝尔奖之联合国马可尼奖，并曾获英国兰克奖、美国贝尔奖、瑞典爱力生奖，现任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电光产品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名驰全球。高锟五十年代初到香港完成中学学业后，即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1965 年获博士学位，1970 年至 1974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电机工程系主任。他系南社耆宿高吹万先生之第十一孙，法学家、南社社员高君湘之次子也，1933 年出生于上海，其童年幼年均在沪渡过，启蒙教育当然也在中国了。据其在沪亲属回忆，锟自幼聪明，母治家颇严，父君湘先生善于启发。如在夏季乘凉时，每每要其弟兄或堂弟兄背诵英语，佳者奖巧克力一块，几乎每次均由锟获得。余收藏有吹万先生稀龄双寿阖家摄影一帧，锟着西装，稚态毕见，为高锟博士在中国居住时的唯一倩影了。（顾国华）

百蝶图

陈百里（昀），平湖乍浦人，寓沪，工笔彩蝶极佳。每只彩蝶着色一二层，多者七八层，立体感亦强，栩栩如生。年古稀，仍能画如此精细之彩蝶，诚为可贵。百里先生幼承家教，其母廖芝（字石仙），生前善画蝶，熏陶之下，深得其薪传。其母生前尝以未画百蝶为憾，先生善体遗意，从 1962 年冬起至 1973 年 3 月，历十余年，终能将《百蝶图》绘成，由朵云轩精裱，经其姐丈杭大名教授胡士莹

(宛春)先生题隶体“百蝶图”三字,左边题诗曰:“轻盈疑是百花神,作对成团舞姿新。好与东风齐着力,一时开出万家春。”1986年由上海书画社作年历发行,因主持人心有余悸,旋将宛春先生之题字与题画诗,一并删去,曰:“百蝶者,怕人误会为树百敌。”乃改名《彩蝶图》而出版,既可笑亦可怜也!先生年轻时,即刻苦钻研,抗战时避难重庆,中央博物馆有恽南田《百蝶图》展出,历时三个月,天天去描绘临摹。1946年丰子恺先生见其彩蝶画,甚欣赏,乃用古人词一首题其上,云:“蝴蝶儿,晚春时,阿娇初著淡黄衣,倚窗学画伊。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无端和泪拭胭脂,总教双翅垂。丙戌早春子恺书。”先生绘彩蝶,曾有杭大周采泉教授赋长诗,介绍于香港《文汇报》,深得港胞喜爱。

(顾国华)

陈兼与之诗话

陈兼与丈,一名声聪,闽人,居沪茂名南路,高龄九旬,上海市文史馆员,中国书法协会会员,擅书画,诗词均精博。早在三十年代,就与人合作,出版了《旧都文物略》,于北京近代史料,保存颇丰,1986年7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以《文献百科知识丛书》之一重版。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之《兼与阁诗话》,曾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以内容翔实,深得行家赞扬,识者认为是继《石遗诗话》后之仅有专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亦正式发行其《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兼丈之诗词亦已印刷,福建省政协逸仙诗社正在印其续集,及包谦六所撰丈之小传。《中国文学家辞典》已将丈列入第五册内。兼丈随和豁达,提携后学,福建及各地诗词学者,常请丈审阅其稿,均慨然应诺,并赐其序。与名学者黄君坦、冒效鲁、陈迦冬、苏仲翔等经常唱酬,每遇星期五上午,诸同好在兼与阁会晤讨论,以切磋学术,二十多年如一日。其间,高仁偶、高君藩、徐润周、

李宝森、汪欣生等诸老，已相继谢世，而郑逸梅、施蛰存、陈九思等翁，或年迈或病，已极少会晤，但针磁相吸，陆续不绝，目前周炼霞、包谦六、陈琴趣、周退密、富寿荪、郭学勤等诸老仍是星期五之座上客也。

（顾国华）

包谦六擅书法

包谦六翁，江苏南通人，久寓上海，年幼时，即钻研乡贤张謇的著作和书法，今年过八十，仍每天练字不辍。其女为华罗庚、苏步青两名教授弟子，现任南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包翁之书法，曾得华罗庚之欣赏，华近年赴英法等国讲学，都携带包的书件送人。外国人不解书法，但得者都认为新奇，收到宣传本国美术的效果。余藏有谦翁伏案挥毫、华在侧俯视的像片一帧，系 1980 年 5 月谦翁因华老之邀请，在苏州南林宾馆作字时所摄者。

（顾国华）

徐润周之围棋掌故诗

徐润周先生，上海长宁区政协委员，退休于上海棋社，书画诗文皆能，对围棋掌故、理论之研究更精湛，1984 年 10 月病逝。生前曾撰《围棋故事诗》，一诗一故事，其注释特佳，曾在《北京体育报》发表十余首。1984 年 7 月，曾惠书告余曰：“拙作《围棋故事诗》，已得六百首，经过前后比勘，须删去五十首，新资料补充亦在此数，每首连注释约贰佰字，总计拾贰万字，拟下半年陆续撰写，尽在年内，当可完成。”又委托予物色清稿人，字迹端正即可，岂料在酝酿接洽之中，遽得病不治，临终曾嘱托上海棋社，当事者亦同意印刷，其遗稿已交上海棋社，问世后可为我国围棋史增添一重要史料。

（顾国华）

林树楠摄影

林树楠，闽人，与夫人王义中志同道合，均爱摄影，年古稀。十年动乱中，相机被毁，作品损失甚多，后节衣缩食，经十余年又有全套设备矣。1984年已六八高龄，曾专程到青藏边境，追寻前代游历家徐霞客未到之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几历风险，终于拍摄到了一批奇峰叠嶂，悬瀑洪流，雪山飞云，世所罕见之景色，部分作品在1985年2月16日由《团结报》刊登，上海《解放日报》也有介绍，颜文梁、刘海粟、程十发、应野平、钱君匋等名画家都曾请其摄像或翻拍本人作品，备受褒扬。先生居室，影集盈柜叠案，美不胜收。古稀之龄，精力弥盛。仍摄影创作不辍，良可敬佩。

（顾国华）

瓜蒂印

秀水许明农翁，年已八旬，而精神矍铄，平生好考古，尤擅金石，现退休禾城，专攻黑匋玺印，颇引起印苑瞩目，且流传海外。然而他的瓜蒂印却鲜为人知。许老在乡行医，见南瓜蒂唾手可得，乃试以刻印，先蒸煮，再磨平，即可使用。他刻一肖虎形印及人长寿吉语印，觉得颇具田野意趣，钐之函牋，竟获乡前辈书法家王蘊常的欣赏，来函索取。得此鼓励后，更精益求精，又刻了一套嘉兴地名沿革十四纽瓜蒂印，采用各种流派，先由嘉兴政协刊于文史资料，继而不少报刊相继介绍发表，梁漱溟、王蘊常、钱君匋、庄一拂、沈侗廌诸老或同好均有题咏。

（顾国华）

卷 三

《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

新版《毛泽东诗词选》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这本诗词选，分正编和副编，正编四十二首，都是作者生前校订定稿和正式发表的，副编八首都没有经过作者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经过最后定稿的，不止这八首，这八首的选定，是由胡乔木同志决定的。这本诗词选，分为正编和副编，以及《出版说明》的写定，把毛主席的批语收进注释里，注释的审改，都是乔木同志定的。这里想对注释作点补充说明。

毛主席《答友人》：“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人民大学的女老师芦荻同志，她曾经被请到毛主席办公室里去替毛主席读书，毛主席晚年的视力差了，看书不方便，因此请芦荻同志去替他读书，据她讲这个“帝子”本指尧的女儿，借指杨开慧同志。开慧同志小名霞姑，所以称“红霞”是对开慧同志的纪念。

毛主席《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里提到“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这里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就是兴。先言“杨柳

万千条”来引起“六亿神州”。这里的“红雨”就是比。“红雨”本指“桃花乱落如红雨”，但“随心翻作浪”，即随人们的心意翻作红浪，即借来比跃进所形成的高潮。青山随着人们的心意化成桥，即化崎岖为康庄大道的意思，这也是比，比喻把一切阻碍都克服的意思。

毛主席《登庐山》：“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前面两句，这次的注里引明李攀龙《怀明卿》“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引这两句诗的用意，大概认为“云横”句是武汉西望彩云间，“浪下”句是三吴东望白烟里，即写在庐山西望武汉，东望三吴。“浮黄鹤”结合武汉有黄鹤飞来的典故，想像那里的地势高，像在彩云间。“起白烟”想像长江流入三吴，浪涌如山，在白茫茫的烟雾里。这两句写登庐山时的想像，跟李攀龙的西望南昌、东望长江相似。不过称“云横九派”，“九派”指长江，“浪下”也指长江，两句都结合长江来写，想像飞腾，又跟李攀龙写的不一样了。陶令指陶渊明，从陶渊明想到《桃花源记》，陶渊明住处靠近庐山，所以登上庐山想到陶渊明。末句“桃花源里可耕田？”用问号，问：在桃花源里可以去耕田吗？这个陶令当然借指知识分子，即问知识分子可以到乡下去种田吗？这句可能是提出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可以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吗？倘真是这样，那末文革中知识分子大批下放劳动，毛主席在1959年做这首诗时已有这种想法了。

毛主席《沁园春·长沙》：“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以前解释这三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击水”指游泳，说游泳时击水所激起的浪花，可以阻止飞船，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一种认为游泳激起的浪花，连小船也阻止不了，怎么能阻止如飞前进的船呢？这个击水，指划船，说划船所激起的浪花能阻止飞船，已经是夸张了，现在引了毛主席自注：“击水，游泳。”又称：“当时有一

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水击三千里”是毛主席用《庄子·逍遥游》中写大鹏的典故，说大鹏起飞时，先用翅膀击水，一击就击了三千里，用这个典故，表达了同学少年的革命豪情。看了这个自注，才能理解毛主席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对首句曾经有两种解释：一指山下的红军。一认为1928年8月30日，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各一部，乘我军主力还在赣西南欲归未归之际，向井冈山进犯，因此红军主力还没有回来，山下不可能有红军，当指敌军。现在的新注作：“山下部分红军和井冈山一带的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这个问题解决了。

附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说项依刘”原来认为是用典，“说项”指唐代杨敬之赠项斯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依刘”，《三国志·王粲传》：“王粲乃之荆州，依刘表。”认为“说项”指到处逢人讲党的各位领袖的好处，“依刘”指柳亚子到北京来投靠毛主席，“我大难”，指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他向毛主席提出要担任国史馆馆长，毛主席表示不设立国史馆，他当不成馆长，所以说“大难”。此据出版总署局长傅彬然先生说。现在的新注，认为“说项依刘”不是用典，是一种借古比今，作“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柳诗作时，正值中共中央争取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在此处表示他虽也是国民党元老，自觉无能为力。”按历史上没有人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这样讲不是用典，是借古人作比，这些解释是乔木同志的意思，当然是正确的。

毛主席《沁园春·雪》，作者自注：“《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

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毛主席指出《雪》是反对封建主义，批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即反封建首先要批判秦始皇。“五四”运动反对封建主义，是“打倒孔家店”，即打倒孔子，毛主席反对封建主义，为什么要批判秦始皇等皇帝，不批孔子呢？原来反对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是维新运动时期谭嗣同的《仁学》，《仁学》中说：“故常以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首先批秦始皇，再批秦始皇以下的暴政。毛主席的反对封建主义，批秦皇、汉武等，跟谭嗣同的主张是一致的，那末“五四”运动反对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是不是错了呢？我们看孔子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的，《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孔子认为，君主的话不许别人反对，如果他的话是不好的，不许人家反对，不近乎要亡国吗？可见他反对君主专制。所以毛主席的反对封建主义，不按照“五四”运动的批孔子，而是按照谭嗣同的批秦皇、汉武，是很有道理的。

（周振甫）

回忆赵眠云

在文坛活跃一时的赵眠云，和我结金兰之契，当然他的生平，我比较多知道一些。他世居苏州胥门外枣市，经营米业，这是继承其先人书城的业务。城内外凡设米行五所，又杂粮行一所。他所居的晋思堂，以及心汉阁、酒痕春绿馆，即在米行隔壁，计数十间，平时大门禁闭，由米行出入，曲曲折折，生人是不易找到的。书城性风雅、喜蓄书画，眠云名绍昌，即寓箕裘克绍之意。他更喜结交文人硕士，各地名流来苏，访灵岩虎阜之胜的，他总是鸡黍留宾，作东道主。堂轩馆舍，陈列明清人书画，佐以文物，无不精雅名贵，耐人玩赏。逸情云上，尽竟日之乐，他和范烟桥主持星社，出版《星报》数十期，又

《星光》两册，又和我及范君博合刊《游戏新报》、《消闲月刊》，所著有《双云记》、《云片》，印为单行本，其他如《心汉阁杂记》、《酒痕春绿馆酒痕》、《他人酒杯》散登报刊上，什九散佚了。他藏扇数千柄，影印《心汉阁扇集》四册，名重艺林。他的姑丈翁受祺，参吴大澂幕，工书，神似翁方纲。眠云得其薰陶，亦擅八法。又和樊少云、陈迦庵相往还，亦能作花卉山水。间或治印，为我刻一名章，颇具矩度，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了。可是他致力于此，却忽视了主要的业务，加之用人不当，侵蚀过多，结果所有业务，不克维持，宣告倒闭。不得已紧缩开支，来上海谋生，藉写稿及鬻书画以博升斗，大有不堪回首之慨。我的师兄胡叔异，就沪西大陆大学原址办国华中学，抗战军兴，他携眷赴重庆，以校事委托了我，我便和眠云合力应付。眠云为校长，我为副校长，培植学生国学基础，延聘了程瞻庐、陆澹安、范烟桥、蒋吟秋、顾明道、程小青、倪文宙、严荫武（独鹤之弟）担任教席，凡两学期，成绩斐然。不料校址属于颜料商奚萼街所有，奚氏利用地价昂贵，以高价售去，学校只得停办。眠云无事可为，精力又不济，回苏在曹胡徐巷赁屋以居，夫人宋宝环不久病死，他抑郁寡欢、贫病交迫，亦溘焉逝世。身后萧条，烟桥提倡征集赙金，其小启略云：“既不工于逐末，乃无术以资生，欲为儋石之储，只藉硯田之获，忧伤憔悴，病骨支离，未届知命之年，遂辞尘世而去，上有高堂，下有弱息，一廛借托，数口零丁，际此米珠薪桂之秋，已至水尽山穷之境。”诵之能不令人惨然涕下。

（郑逸梅）

上海之词社

民国初元，上海诗社甚众，有高太冲之希社、柳亚子之南社等，均有丛编出版，但词社仅有两次，其一为先叔父梦坡公所发起，在民国四年成立，取名春音社，社员为朱古微、徐仲可（珂）、庞槩子（松

柏)、白中磊(炎)、恽季申(毓龄)、恽瑾叔(毓珂)、夏剑丞(敬观)、袁伯夔(思亮)、叶楚伦(叶)、吴瞿安(梅)、陈倦鹤(世宦)、王蓴农(蕴章),约十三人,每月一集,各出小古董(书画古器)命题,陆续交于先叔父收存,送社长朱古微评阅,朱于各作品圈出警句,略加评语,前后约四、五年始散。其作品有部分载入《南社丛刊》,因内中庞檠子、白中磊、吴瞿安、叶楚伦、王蓴农、陈倦鹤均为南社社员。社员中前清遗老与民国学子均有之,并非遗老色彩,社长朱古微,但当时况蕙风独不与焉。社中诸君,均为名作家。先叔父在杭州西溪之秋雪庵募建两浙词人祠堂,又辑刊《两浙词人小传》、《西溪秋雪庵志》,现在外间均不易见到了。上海第二次的词社结集,是在民国十九年,取名沅社,此社由新建夏敬观(剑丞)、闽县黄孝纾(公渚)发起的,社员数目比春音社多出不少,有朱古微、潘兰史(飞声)、程子大(颂万)、林铁尊(鹄翔)、吴湖帆、陈彦通、龙榆生、林子有、赵叔雍(尊岳)、姚景之、冒鹤亭(广生)、王蓴农、刘廉生、杨铁夫、袁帅南、徐绍周、许季纯、陈君任、袁醇士、叶恭绰、高潜子、郭啸麓、洪泽丞、袁伯夔,而先叔父亦在焉。此社时间较春音社为长,称为沅社者,亦以朱古微字沅尹,故崇奉之也,约有七、八年。后朱逝世,曾刊有哀挽录云。先叔父梦坡公名庆云,字湘龄,世居浙江吴兴县南浔镇,早中秀才,又曾两次荐卷乡试,下笔千言,雄于文才,著述有三十种,为《梦坡室丛书》,载入《中国丛书综录》目录中。

(周子美)

同南社小史

民国初元,江南诗社成立颇多,希社、淞社、南社之外,尚有同里之同南社。同里在江苏吴江县,其地人文秀起,诗才辈出,如金松岑、陈去病最为著名。在民初同里有青年文人徐平阶与范烟桥创立同南社,号召青年学子入社,亦有五、六百人。余其时年二十

余，亦为友人招致，加入此社。徐、范两君借同里任家花园集会，觞咏其间。任君名传薪，字味知，亦为积学之士也。此社共刊有社集十册，社员多为青年学子，比起南社诸君，当然有所不及，但青年富有创造性，余当时年少气盛，亦将拙稿投入，流布丑拙。今徐、范两君均早谢世，同南社刊亦难见到，幸当时社友郑逸梅君曾有一篇叙述同南社情况之大文，载入《鸳鸯蝴蝶派丛刊》，可以略见始末。余与逸梅同为其社友，同为南社社员，又同为金松岑丈之国学会会员。余今九十有二，郑老长余一岁。

（周子美）

星社与兰社纪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巧不可阶的民初期间，两地恰各有一个文学团体，苏名星社，杭名兰社，组织形式虽无二致，而内部成分却不尽相同。星社有宿儒、老师、大中学生，年龄相差甚至在三十岁以上，而兰社诸子纯粹是将走进大学之门的一辈青少年，若等皆爱好文艺，声气相投。星社乃为盘根错节的长命“虚无”组织（虚无组织，非俄罗斯的虚无党，乃系有此组织，一无社章，二无社长，三无社费，也就是有其社名而无社的实质之义），六七十年来，苏州发祥地即使孤星亦告陨落，只留沪上颜文梁、郑逸梅及作者三人了。星社在上海扩大社员参加后，恰达百名，就中常作聚餐，茶叙和园游集会外，有时且摄影留念，存照毁于文革者百分之九十，痛心事也。今且述兰社往事。该社社员皆翩翩少年，行将跨入大学的年龄，亦无社长，惟推活动分子为外勤人员，如：施青萍（后名蛰存）、戴梦鸥（后名望舒），他俩于1923年秋季曾联袂至苏访问，此时适余值社举行茶话于小仓别墅，招待入座，形迹不拘地谈笑风生，散会后同去城外留园畅叙，藉知兰社有社友二十余人，以张无诤（后名天翼）、马鹃魂、钟韵玉、戴涤源等为基本人员，自此一别以后，绝大多

数咸晋入大学之门，各自腾飞，十余年间，或以文学名家，或者驰誉诗坛，或沸声翻译界里，从此兰社亦早解体，不复延续下去。社员中的老大哥胡亚光画师，早年即定居上海，常与星社诸子相互过从，凡餐会、茶话以及集体留影，渠辄参加，以故有人认为他是星、兰二社的双栖人物，于今“兰”虽萎折，根株尚在，“星”固未散，犹发余光咧。

（徐碧波）

郑逸梅、徐碧波挽胡亚光联

胡亚光画师于1986年11月21日无疾而终，亦无遗言，享年八十六岁，郑逸梅和我两人共挽一联如下：“从此三家村名存实亡，惊传噩耗感悲楚；而今梦蝶楼室迩人远，宛在音容太怆神。”并有跋语：“亚光兄住海防路，逸梅兄住长寿路，余居金城里，三家都是江宁路之横路，各距一站之遥，知好来访，往往连串三家，因戏名‘三家村’。亚翁突然仙逝，并无遗言，翁适于斯时为静安寺绘达摩像未成，欠此画债，卒未清偿，我佛或曰：缘尽于此乎。挽以一联，俾证斯旨。”

（徐碧波）

回忆程小青

程小青，性豪放，能言善辩，擅排难解纷，躯干很高，双目炯炯有神，不拘形迹，嗜膾脍，常在市集摊子边长凳上坐喝羊肚汤。某日到他家里，见他上装穿一件黄色制服，胸前一排黄铜钮扣，刻有铁路图案，问他往年是不是做过某车站员工？他笑答：“昨日方从估衣店中买来的。”其边幅不修，竟是这样的。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后，他和瘦鹃、吟秋一起从苏州至安徽黟县避难，第二年回归沪上，我让出客堂款留作他寓所。他有母亲、

妻室及二子一女共六人，一直同住五年。因为我经济紧缩，不得已只好分居，各迁寓所后，仍时相往来。此时我们已成为通家亲戚，我认他母亲为寄母，小青第二个儿子认我为寄父，此子笃信耶稣教，是一位诚实有为的好医生，后来在文革中不幸被冤死于青海某医院中，真是可惜。小青著侦探小说全国闻名，尤以《霍桑探案》为其代表作，译作更多，时国人都推他为“东方柯南道尔”，甚至上海书局主人沈知方要买他译著终身版权，他坚决辞谢，暗地对人家说：“我不做包身工。”他完全自学成材，往往有些单位需要他的学历时，简直拿不出来，又不肯伪造，由此心里很为难受，因此培养自己二子一女个个大学毕业，以平一世之愤。某年，他在《礼拜六》刊物上，著有《断指党》长篇侦探小说，不期在十年以后夏间乘凉，睡在活络藤椅上，忽为机钮轧断了小指，痛不可忍，连忙到医院包扎，后特地制造一个银子指甲套管，好像蓄养长指甲的老人一样，见者都认为他的大作，是有先兆的。有一年到北京探望其次儿育刚，因天时寒冷，特地在卧床上添置一条鸭绒被，小青盖后很舒服，不道回南以后，突患麻疹，三年方愈。1974年春季来沪上视诸亲友，平襟亚宴他于新雅粤菜馆，陪坐者为陆澹安、郑逸梅和笔者等人，不料菜上来第一只就是豆腐，他并不介意，旁人却惴惴不安（当然襟亚亦非故意的）。不多久，吟秋忽然来函告我：青兄突然于前天叫人送来诗信一包，内中附有你和我寄他的诗篇，他说两位的诗全数奉还，请自己保留，吟秋惶惑不解。我亦震惊此兆不祥，大概他用脑太多，以致神经敏锐。果然一年多些，就患肾盂炎症不治去世了，终年八十四岁。生平好旅游，足迹半中国，夫妻恩爱，出必偕行。他在北京时见到英国兰荳牌自行车，喜而购置带回苏州，常常驰骋于大街小巷间，有人睹此白发老翁这样高兴，一方向他羡慕，一方又忧他不慎出毛病，为之捏一把汗。笔者曾于抗战期

间,与他合编《橄榄》杂志,因内容在文字与图画方面对社会太露锋芒,不满于当局,出至五期即停刊。 (徐碧波)

洪深与《赵阎王》

洪深(1894~1955),字浅哉,江苏武进人,是现代著名戏剧家和电影家。1922年由美回国,初到上海,先后被暨南和复旦两大学聘为英文系、戏剧系教授,他遴选复旦有戏剧造诣的学生们,创立了剧艺社话剧团,在经济上绝无外界援助和当时民众对于这个剧种很不熟悉的情况下,他毅然在1929年1月16日假座新中央大戏院(当时地址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公演他自编自导自任主角的《赵阎王》,剧旨是反殖民反封建和反军阀的,上演了三天,售票所得竟不敷一应费用,他就毫不犹豫地吧刚译著成功的《西线无战事》说部,将版权售给六合影业公司(滇池路三十五号),用以抵偿所有开支。当时另有三个进步剧团组织,即欧阳予倩的戏剧协社、田汉的南国剧社、马彦祥的辛酉剧团(马现仍在北京),他们相辅相成地上演了《名优之死》、《少奶奶的扇子》、《父归》、《获虎之夜》和《狗的跳舞》等等话剧。他们的一致意愿是要提高民众的思想意识,激励人们的阶级觉悟和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貌,所以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肯不遗余力地向前进道路上苦干。1980年春季,上海长江剧场曾演出过《戏剧春秋》,在场景、后台、索债一幕里,所表演的剧团负责人那种对经济非常窘迫的状况,并不是夸张的描绘,而确是那时实际环境的再现。尽管当年进步的戏剧界前辈相继去世,但他们那种不屈不挠,宁愿赔贴高级知识分子的丰厚报酬,再掏腰包,提倡话剧事业的高尚品德,后人是不能忘怀的。

(徐碧波)

周瘦鹃佚事

文革前，周瘦鹃同严独鹤去北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经周总理汲引，在中南海谒见了毛主席，主席以自己吸的熊猫牌香烟款客，瘦鹃稍吸几口后，便熄灭而纳在袖中，后来带往家中藏以锦匣。文革抄家，小将见此物，动问这是什么意思？鹃答：“毛主席所赐，留以纪念。”红卫兵立即掷之于地，口称“标榜”，用足踏碎，瘦鹃痛心不已。毛主席单独召见他，是4月15日，我为他特定这一天是“光荣日”。每年届时必驰函去祝贺他。又因曾和他相约每月至少通一函札，各将苏沪关于文坛消息互相通报，当抄家时见到我给他一宗函件时，又严加责问后，在观前街关于他的大字报上，大书徐某某是鸳鸯蝴蝶派特约上海通讯员，幸而那时沪苏声气不大相通，否则我也免不了要挨斗的。他于1967年，未曾向管制他的人员请假，私自来祝禹钟、大可、红蕉和我等的“天狗”七十岁寿辰，不料第二天即来长途电话催归，从此歇不了多日，就投井惨死了。说到投井惨死，似有先兆。往岁在他紫罗兰花园中，原挖有一个小小池塘，某年他的次子榕不慎掉入其中，及经发觉已经死去，瘦鹃一痛之下，立即将池塘填没。他纯孝出于天生，太夫人卒于沪上愚园路，每早起身必定点一支香于灵前，口呼“母亲”，一直到迁返苏城为止。

（徐碧波）

我所知的张元济

周振甫先生的《张菊生创办商务印书馆》一文，谓张在南洋公学里做官月薪五百两银子。据我所知，这个数目是有出入的，一般的讲法是银元三百五十元，而且确是夏瑞芳答允，出这个高额工

资,请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他离开南洋公学,因为跟这学堂里的洋人福开森不洽之故。福开森是美国人,1897年盛宣怀办南洋公学时,聘请他为监院,而他以校长自居,想大权独揽。张元济是1898年由于戊戌政变的牵连,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张在南归时,盛宣怀请他去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后主持译书院。1901年初,张元济接任南洋公学总理,四月他就向盛宣怀提出辞职,七月由劳乃宣接任,大约在此年年底,就连译书院长也不干了,转而致力于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商务印书馆原系夏瑞芳和鲍咸昌、咸恩兄弟及高凤池等人所开的印刷所,出了一本最先的英文课本《英华初阶》,销路很好,是1897年开始的,因为以印刷业为主,所以叫商务印书馆。1901年张元济也加入股份,把商务印书馆扩大,改组为有五万元资本的印书馆,他们原来的老股份五千元升值七倍为三万五千元,由张元济及印锡章投资,改组为股份公司,张元济专职主持编译方面工作。这里还有一件美谈,张元济是个穷书生,他在商务的投资得到许夫人的赞助,以她的陪嫁妆奁来出资的。张元济于1884年十八岁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2年考中进士。正在中进士这年,他的元配吾氏夫人故世,时有任大官的杭州人许庚身有个独生女儿待嫁,看中了这位新贵人。许庚身是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在官场里是有地位的,张元济同意了这件婚事,就做了许家的女婿。但是许庚身于次年就逝世了,因之许氏夫人是继承了他家部分遗产的,她赞助丈夫投资开书店,也是有见识的。于是我又想起鲁迅先生曾指斥邵洵美是因娶了盛宣怀的孙女,说他拿了女方嫁资来开书店,好像成了一桩罪状,实在是个极其可笑的指责。无论邵洵美是不是以妻房的陪嫁资财来开办书店,都不能成为叱责的理由。张元济也是借用了妻财来投资商务印书馆,只有人赞赏他。近又见汪家熔先生在《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实即张元济传)一书中,对关于张元济接受夏瑞

芳高工资一说，竭力反对辩白，以为这是无端的造谣，不知他对许夫人出资相助参加商务股份这一逸事，有何看法？（章克标）

蒋廷黻教授寄内诗

历史学家蒋廷黻教授使苏时，有一绝寄内云：“仲春初降三冬雪，孟夏才开二月花。不是王孙归去晚，迟迟春色到天涯。”迟迟春色者，喻折冲未已也，公而忘私风范，可见一斑。（徐汉翔）

梁任公挽李少荃

晚清皇室荒淫，臣工贪虐，列强科学日新，我则自封故步，外侮频仍，民生凋敝，李少荃独主引用西方技术，兴办实业，革新经济，创建海防，力挽狂澜，姑无论其一生功罪，但对当时垂危之中国，殊不失“回阳救逆”之谋。昏庸权贵，犹掣肘百般，败坏不遗余力，故虽劳瘁数十年，卒无功果。梁任公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书中，大兴才难之叹，谓：“当道中才识如李鸿章者，实不可再得。”少荃逝后，任公挽之曰：“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潏潏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骑箕神鹤竟何之。”虑之远而惜之深矣。（徐汉翔）

周大题《杜甫戴笠图》

永阳周大，渊源家学，博识多才，抗日战争中，毁家纾难，以书生从戎，率淮上健儿，揭竿而起，与强倭浴血江东，孤军游击，数毙敌酋，前仆后继，苦战经年，终以寡众悬殊，退兵苏北。君当锋镝之余，犹赴淮泰诗人之会，躬逢其盛者，诗人九十九，画人一，君即席

挥毫题《杜甫戴笠图》一绝云：“仓惶竹笠换乌纱，蜀道崎岖何处家。留此人天佳话在，千秋忠爱寄江花。”子美戴笠，本为后人附会，然子美于兵荒马乱中步谒行在，长途跋涉，戴笠未始不能，况画人于国难当头之际，绘此一笠，正所以托杜老仓惶赴难之苍忱，激今日爱国军民之斗志，而周君之诗，更忠义奋发，慷慨悲歌，一画一诗，历千古而不朽矣。

（徐汉翔）

兰社戴望舒旧事

杭州兰社社员，以戴望舒为中坚，参加者如叶秋原（为耽）、李伊凉（大可）、施蛰存（青萍）、张天翼（无铮），及钱杏邨、钱棠村、胡亚光等三十余人，皆望舒在杭浙西鹪务小学及宗文中学同学，社址设在大塔儿巷戴宅，当时用戴梦鸥笔名，其原名为朝霖，字戴丞，曾同考之江大学，未录取，乃大多赴沪负笈。戴进入震旦大学，旋得姻伯钟逊庵（广生）资助，留学法国。回国后从事新文艺，经营书社，参加报业。原在兰社时所出版《兰友》文艺刊物，内容除小说笔记外，均是旧体诗词，至沪后改作新体诗，并更其名，用望舒，所作新诗以《雨巷》最驰誉文坛。其父戴修甫（立诚），为余姨丈，由山海关铁路局电报房携家归杭，在中国银行任行员。余同时创办绿社，故兰友邀为特约撰述。望舒幼撷天花，致面麻，因出生山海关，乳名海山。《雨巷》诗，实是回忆由家至皮市巷宗文中学上学时情景也。

（钟韵玉）

《新申报》副刊别署热闹

上海永安公司天韵楼游艺场日刊主编王瀛洲于 1926 年邀余作助编，其时江红蕉在《新申报》编副刊，文友毕倚虹、赵苕狂、张四维、徐卓

呆、姚苏凤、徐虎侯、庞京周、张士杰等时在天韵楼日刊编辑室茶叙，庞、徐两人兴之所至，随意写作小品投《新申报》，庞署名龙厂，徐称虎厂。卓呆原用半梅，或闸北徐公，至是署名狗厂。忽倚虹来，谓余曰：“汝年最稚，可署猫厂。”钱化佛忽来，闻而言曰：“更可用百猫厂主。”因其集邮票、集香烟画片与余同嗜，适集得百猫图片一套见贻，故发此议，一时《新申报》副刊颇形热闹。后又有人投稿，署降龙伏虎打狗养猫室主人，乃倚虹嬉戏。倚虹名振达，与吾兄伯龙同学，世丈毕畏三子，寄居杭垣时辄相见，故不以为侮也。（钟韵玉）

胡亚光画承戴熙遗风

画家胡亚光，字蔗翁，早年号芝园，先从张聿光习西画，其国画得外家戴醇士（熙）遗风，又承其祖品三及外祖用柏薰陶，指示法度，渊源家学，卓然有成。诗文由其父萼卿亲授，在杭姚园寺巷家中创设亚光绘画研究所及杭州国画学校。余创绿社时，曾邀亚光及其弟同光参加，常作漫画以贻。后于抗战时赴沪卜居，常于《新申报》作画，尤擅写照，曾为张大千谈笑之间造像于缣幅，神态酣足。后入上海画人协会，为理事，复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客岁以八十五岁高龄，犹应邀去诸暨五泄及西施祠写生，返沪后攫疾而逝。（钟韵玉）

平湖报人陈恤园经历

汤宥三于1920年组办《平湖日报》，徐尚彼任主笔，陈恤园编辑。1925年冬因转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最近时局宣言，遭平湖县署封禁，徐入狱。经疏通启封，徐释出，去南洋，任《华南日报》主编。陈则转任《平湖新报》经理，不久至杭州，任《浙江民报》记者。该报因载有省教育会长兼垦放局长李俊夫压迫农民事，致报

被封三天，陈乃与平湖人屈家楠参加嘉兴殷再为所办《日日新闻报》，任杭州社记者，并担任杭州记者联合会监事。《平湖日报》于1927年被国民党县党部接收。（钟韵玉）

温韵珊词赞《好男儿》

樊迪民系杭州首任商会会长樊介轩之侄，民初组织迪社文明戏，自饰茶花女旦角，欧阳予倩特由沪来杭观摩。旋因上海成立伶界联合会，推潘月樵为会长，浙江省同盟会支部张同伯部长亦组织杭州伶界联合会，即推樊为会长。其后樊应杭辛斋之邀，参加《汉氏日报》任编辑，以助主笔邵飘萍。旋又与笔者等合办社会通讯社，同事者有温凌波、沈雨苍、王一飞。后樊以樊篱笔名，编导《泪洒相思地》越剧，使姚水娟演出于大世界，一举成名。1936年爱国游行，静坐抗议，反饥饿斗争，宣传抗敌演讲，群众运动层出不穷，温凌波写成八场话剧《好男儿》本事，由樊编写台词，组织成二七宣传演讲队，于西湖舞台（今延安路成都酒家一带，于汪伪时焚毁）演出，内容为大义灭亲，情节动人。当时温凌波姑母温韵珊曾填《忆王孙》词八阕，以赞八场主题，兹录如下。《从戎赠言》：“柳阴漠漠灞桥西，不话离言泪滴衣，铁甲尘沙扑马蹄。暂睽违，指日何从奏凯归。”《阴谋误会》：“鼓盆切切效庄周，却喜江南有仲谋，愿附葭草咏好逑。结孙刘，撮合全凭蜂蝶谋。”《美人计》：“勿求敕令与兵符，暮雨朝云即阵图，东山巫山势力孤。女孙吴，独立千营振臂呼。”《床头政策》：“芙蓉帐里不知兵，失却军规细柳营，枕上柔言宛转莺。半含情，要请骊山息炮声。”《良心交战》：“名缰利锁两难禁，名利中藏关键针，莫决英雄方寸心。费沈吟，邓氏铜山郭氏金。”《大义灭亲》：“欲全忠孝两难成，大好男儿敢立名，乔木森森无限情。训谆谆，顾国何能不顾亲。”《凯旋归里》：“螯弧蜚尾弃征装，一曲琵琶

琶出战场，帐望南山几断肠。陟高岗，忍见亲亡我不亡。”《最后安慰》：“情天碧海黯然昏，血泪凄凉泣墓门，佳话千秋万古存。忆王孙，只有鸳鸯两缕魂。”

（钟韵玉）

杭州绿社

杭州绿社成立于1924年，当时社址皮市巷，12月起出版《绿玉》月刊，先后廿三期，以小说、杂文、旧诗词为主，执笔者有社员杨了公、吴耳似、范海容、莫艺昌、周陶轩、水启秀等，旋以投寄诗词过多，另出《绿云》半月刊，徐碧波、姚苏凤、陈紫荷、高鬯山、黄转陶、徐卓呆、胡亚光等均有作品，共出版八期。旋因卢齐战争，迁上海汉口路复昌参号出版第三种刊物《绿痕》旬刊，张士杰、钱化佛、胡同光、王瀛洲、丁福保、江红蕉、毕倚虹、陈心佛等，专辑杂作及散文、民间传说，共出十二期。三刊均铅印，俱由笔者主编。社名由老画家樊希成（熙）命名，取万物滋生，文艺如春天绿色，寓兴盛之意。

（钟韵玉）

我国涉外妇女旅游名著

钱玄同，余杭人，“五四”运动时期曾助经子渊，于上虞白马湖建春晖中学，在教育界负盛誉。旋与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以提创新文学著名。其兄钱恂是清末维新派，1899年起屡出使日、俄、英、法、德等国垂十年，告老还乡筑别业隐居。夫人单士厘，字受兹，海宁人，工诗文，因随访公使任所，有《受兹室诗稿》，纪述欧游见闻，另有《癸卯旅行记》，历述1903年调离日本，经朝鲜，由西伯利亚铁路旅行俄境，对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叙述活跃，诚我国妇女涉外第一部著作。

（钟韵玉）

吴江女烈士张应春墓

江苏吴江县北库葫芦兜北莲荡滩，有中共江浙区委妇委会委员张应春烈士墓，系 1928 年柳亚子自日本回国时所建衣冠塚。于右任题碑文：“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同时画家陈树人、诸贞壮合绘《秣陵悲秋图》，曾征集题咏，辑成《礼蓉招桂庵缀话》，连载于《时事新报》。建国后，衣冠墓及南京雨花台、苏州横山烈士陵园，均陈列张应春事迹。今年系烈士遇难六十周年，4 月 12 日吴江县邮电局特印纪念封，印有张遗像。张字蓉城，号秋石，墓建于其出生地。先是张在黎里接触柳亚子，成为师生与战友，旋受朱季恂影响，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经中共地下党团书记侯绍裘、姜长林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 年在黎里办《吴江妇女》，柳亚子作发刊词。1927 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张已任中共江浙区委妇女委员，10 月莲花桥主持集会，张等十余人同时遭特务围捕，寅夜被捆入麻袋，乱刀捅死，投入秦淮河。（钟韵玉）

夏敬观题胡亚光画像序

余存有 1934 年夏敬观题胡亚光画像序一文，现抄录于后，以飨同好。“明清以来，传神写照约分二派：师曾波臣者，有谢文侯、徐象九、张子远、子远子德思、顾仲书、郭无疆、徐瑶圃、顾云程诸人，此以古为今自成家数，与禹慎斋白描，两颧微晕脂颊，虽非相师，同一源也。师焦秉贞者，则冷吉臣、崔象洲、莽卓然、金介玉等。自摄影术东来，绘像者大率焦派，古法荡然无存矣。胡君亚光得外家戴文节之传，雅擅丹青，遂兼习西画研讨写貌之法，与曾焦两派取长补短，骎骎乎欲独树一帜。昔朱竹垞述曾派门徒之语曰：“方其未得，若有所胶于中而不释，

及其既得于心，若飞鸟之过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胡君盖有会于斯言矣，甲申重九挾庵夏敬观。”
(钟韵玉)

南社徐自华诗稿

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号寄尘，石门人，适吾乡南浔梅氏，夫妇不相得，旋孀居，长期寓沪，与陈巢南、柳亚子等游，与妹小淑同入南社。女侠秋瑾之死，寄尘与廉夫人吴芝瑛为之葬殓，并建风雨亭于西湖秋墓故址，世人义之。所撰《忏慧词》，陈巢南曾为之刊行，卷端有寄尘肖像，今已不易得。其诗稿署名《听竹楼诗》，陈巢南尝持以示柳亚子，为题七绝四首，谋为刊布未果。寄尘歿后，诗稿在其侄益藩（一帆）处，郑逸梅《南社丛谈》中曾及此事。抗战初，一帆举稿示余，因得寓目。诗稿用毛边纸小楷誊写，凡数巨册，一帆嘱为甄录。其时余年甫弱冠，不知自量，为选录，成《听竹楼诗钞》三卷，并撰一骈文序言，一帆恳请吴眉荪（庠）为之厘订。其时吾乡周子美教授方辑《南社丛刊》初集、次集，均已刊行（近年杭州古籍书店重加复印），准备将《听竹楼诗钞》收入丛刊三集，后因战乱未及刊印。近据告稿本已全部捐赠上海图书馆，至于寄尘原稿，选录后即归还一帆。五十年代初，一帆病死北京旅舍，郑振铎为之料理后事，此稿不知流落何处矣？
(王瑜孙)

女侠秋瑾在南浔

女侠秋瑾，其事迹彪炳近史，无庸赘述。尝闻先君言，辛亥革命前，秋曾执教南浔女学，作男子装，长袍马褂，戴瓜皮帽，背垂假发辫，与二三同事饮于茶肆，议论风发，不知者决不疑其为女子也。秋教女子体操，女生初未习惯，有掩口窃笑，行动进退不听指挥者，

秋以两指轻捻女生之耳垂，痛不堪言，嗣后即不敢复尔。兼教国文，课间曼声朗诵，旁若无人。秋在南浔女学执教为时不长，其离职之原因未详，或谓系受地方保守势力之排挤，亦有谓当地之绅士金铸欽欲加害于秋，不得不怏然离去。离浔时挈女生吴某同行，吴，未嫁而夫亡，乡间称为“望门寡”，秋有意于妇女解放培育人才，而仅得吴某一人，足见当时风气未开，女胞之愿从事社会活动者，寥寥无几。

（王瑜孙）

黄摩西与章太炎

章太炎为近代国学大师，人所共仰，少与常熟黄摩西友善，两人均学问渊博，但议论多相左，往往争至面红耳赤，但事后仍友好如初。摩西于稗官小说，无不浏览，且记忆力甚强，太炎每鵬摩西为之讲述。摩西虽有口吃，但娓娓道来，听者为之忘倦。太炎精研释典，摩西则少鹜道家言，方技遁甲，辄能晓其大概。太炎演讲至出神处，误以烟卷为糖果放入口中大嚼。摩西常与友朋促膝剧谈，累宵昼，客倦仆，摩西犹滔滔然忘时日，是两人之奇有不同而相同者。摩西任教东吴大学十余年，武汉兴师，奋然欲有树立，一日出门乘火车，两足忽蹇，大哭归。继政府北移，当途痛毒，海内骚然，益笑置无恒，数月而歿，摩西之遭遇更啬于太炎。其著作颇多散佚。吾家藏有摩西之《国学扶轮社缘起》手稿，为遗墨中仅存者，十年浩劫中独得幸免，亦奇。

（王瑜孙）

太炎夫人谈相

章夫人汤国梨，原籍浙江乌镇，与太炎先生之结合，闻系由登报征婚应征而成。章夫人不仅擅治家，且能诗词，其《影观楼

词》，抗战时，经孙世扬（鹰若）、夏承焘（瞿禅）两先生勘定，倩同乡皇甫仲荪刻写复印分赠友好。印数甚少，今已罕见，闻上海图书馆藏有当年油印本，但不供外借。1939年前后，章夫人主持章氏国学演习会及太炎文学院，延聘夏承焘主讲诗学，龙沐勋（榆生）主讲词学。太炎少子仲连（名奇）弱余数龄，同案攻读，殊为莫逆，仲连呼余为“王兄”，尝谓余之状貌与龙先生同属“古奇相”，他年可望卓然自立，但身历逆遭，恐所不免。此言余初未介意，后又闻史学教席王仲荦为人言之，因之留下印象。近读夏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有“太炎夫人相余面，谓四、五十岁必有大运”（见1939年7月11日条），联系曩年所闻仲连之语，很可能来自太炎夫人。夏先生诚如所言，学名驰海内外，蔚为一代词宗，余与龙先生所遇不尽相同，但均身历逆遭，然命相之言，何可一概视为无稽之论哉！

（王瑜孙）

章太炎医道有传人

海宁孙鹰若，为黄季刚弟子，于太炎为再传弟子，但其医道系太炎亲授，盖鹰若随侍多年，好学深思，故能兼通岐黄。余肄业太炎文学院时，尝患隔日疟，服西药未见效，精神困顿，闻孙先生治病有奇效，请为处方。孙为切脉，察看舌苔后，援笔为书一方授余，询以需服几帖，答曰：“吃药要什么几帖，一帖好了。”服后竟霍然而愈。持方叩药肆，以为无他异，唯剂量重于常规。孙先生惜未悬壶，否则可名“孙一帖”矣，此方可惜已遗失。

（王瑜孙）

夏瞿禅两事

永嘉夏瞿禅，讳承焘，以诗词讲授南北大专院校者五十余年，

著作宏富，驰誉海内外。抗战时，余肄业太炎文学院，尝从之学诗，有数事虽相隔四十余年，记忆犹新。某次上课前，有雀误入教室，为同学朱某捕获。上课铃响，夏先生进入教室，朱不及藏雀，即虚握掌中，时时窥看，为夏先生所察，使纵雀，谓之曰：“这么顽皮。”退课后，至朱生身旁温语慰藉，嘱咐介意，朱面赤过耳，自后即悉心听课。夏先生为人蔼然可亲，其责朱生理属应当，且并无疾言厉色，乃事后复温语慰藉，其风度非常人所可企及，促使对方心中悔愧，其效果胜严词训斥多矣。近读《天风阁学词日记》记有此事，足见先生当时心境极不平静也。其时同学间颇多以袖珍手册倩师友题字留念，余为女同学徐竞题字，引用宋陈与义诗句：“正待吾曹红抹额，不须辛苦学颜回。”为夏先生所见，询以用意何在，出自何书？余答以抗日正殷，男儿当慷慨从戎，安能钻研故纸？故引简斋之语。先生频频颌首，并随手记入笔记本中，其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有如此者。先生虽蔼然可亲，但遇事不模棱两可。某次余访先生于麦根路寓楼，适携有某公所书赠之册页数幅，先生展视后以为纤媚近俗，不足取法。某公执教大学多年，其书法已列入《近代名人墨迹》，而先生坚嘱慎毋受其影响，其鲠直敢言，亦有如此者。以上虽属夏先生一生中的琐事，但亦可窥见其为人。

（王瑜孙）

陈铭枢喜为月旦评

陈铭枢，粤之大埔人，喜为月旦评。1936年冬尝过沪，与先父效圣公同酌，先父询陈公当今何人堪称英雄，陈曰：“英雄不在当朝（指国民党政府）而在草莽（指红军）。”先父云：“草莽英雄，自古难成大事。”陈曰：“不然。今之草莽英雄，非李自成等可比，握国运，成天下者，必此辈人，且不出二十年，国运将大变。”迨1949年解放

后，陈公自京来沪，又与先父相晤时，曰：“毛润之开国之主，共产党内领导人，无一不是英杰，值兹风云际会，其雄才大略，都足以凌驾于汉初三杰之上。观夫朱老总将兵百万，平居则虚怀若谷，待人则穆如清风，自古所无。”先父问曰：“周恩来何如？”陈公肃然曰：“周公相国器度，其才远胜于张良、陈平，国家安危，端赖此公。”先父复问：“今上海市长陈毅何如？”陈颌首曰：“儒将也。”（薛大元）

陈铭枢论佛教

1957年春，陈铭枢自京抵沪，与予谈论佛教时，曰：统观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奉上帝，耶稣自称为上帝之儿子；伊斯兰教奉真主，穆罕默德则自称是真主的钦差；唯独佛教所信奉之释迦牟尼乃真有其人。佛教教义创众生平等之说，盖缘当时古印度等级森严，婆罗门掌握神权，民受其愚，屈伏于神道威严胁迫之下，佛教遂与刹帝利联合，共同反抗婆罗门神权之统治，而今人只知基督教在创教时其宗旨是反抗罗马帝国之统治，而独谓佛教是迷信，实非公允之论。其实佛教之缘起，亦系代表被压迫人民之愿望，而人莫知也。（薛大元）

成语新解

先父薛效圣于1893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佛山市，因降生与孔子同日，故名效圣，北伐战争时，曾任《中山日报》主笔，署名敌攻，每日发表《静观》数则，不但对时政、习俗、谚语、文化、教育都有触及，其主旨尤在唤醒群众，协助北伐取得成功，多所贡献。当时并以撰《静观》而见知于钮永建，一日晤钮时，闻钮论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先父论曰：今之所释，恐非孔意，孔子为摆

脱官学，独创自己办学授徒之第一人，岂有愚民之理？此句只须将标点添两逗号，就合本意，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盖孔子本意，民已明白了，就让他们去做；民还未明白，即应先使其知之而后行。钮氏称善。又一次先父在南京水陆公安队教导团演讲时说，孔子曾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此语“仕”字，应当作动词“事”字解，不应解释为做官，才不偏颇。此亦合乎情理。复举成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认为今日为民主时代，孙中山总理倡导民权，岂可有人上之人，应改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人”。语既，掌声大起。

（薛大元）

周梦坡修志严格

周梦坡先生之《南浔志》，承汪日楨《南浔镇志》之后，体例胜于他志，尤以采访不稍苟且，调查务必属实，人称道之。先生有函致同里李希民云：“镇志草稿，已录出，只有人物、著述及志余三种，志余材料稍多，将来由各人分纂，此则尚易着手，惟桥梁寺观之兴废，不可不实地调查，且庄子加多，非案图履勘不可，兹商吴君彦臣及舍侄子美，令其二人下乡探访，中秋后出发，有所商榷，兹嘱其奉教左右，吾镇掌故，阁下最熟，而于著作体例，尤为考订，观于尊著家乘，其谨严之处，殊为心折，俟将镇志各门分类，排比之后，再行奉呈笔削。”将此以为后之修志者借鉴焉。

（吴藕汀）

吴瞿安南湖曲叙诗

吴瞿安先生梅，参与丙子七夕南湖曲叙，并序《鸳湖记曲录》，有云：“丙子七夕，嘯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

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又有七绝四首云：“星辰七夕渡河时，正要吾侪竹肉丝。高唱传奇四十折，黄姑此后或填词。”“魏梁遗法未全亡，水阁风来字字香。称意湖山得佳伴，试扶残醉拨伊凉。”“鸳湖廿载我重游，难得今朝集胜流。未识戏珠亭子外，几家儿女和清讴。”“平生亦有屠龙技，垂老甘为伏枥吟。如此溪山如此客，一楼烟雨可同心。”诚如序中又云：“不图垂老之年，克与斯会。东南俊彦，集于一室，而丝竹裙裾，永和之风流，似亦无此乐也。”

（吴藕汀）

叶舟老人

叶舟老人，为清末以来有名印人，治印追宗浙派，规摹丁、黄，更精于鉴赏，编有《广印人传》，搜罗宏富，惜未详注来历，引证为难耳。辛巳夏，访吴厚厂兄于武林，初会老人于朴堂之中。老人道貌清癯，亭亭鹤立，飘然有神仙之慨，出语诙谐动人，步履尚健。不日赠余白文“藕汀”一印，边款三面，极为精致，曰：“啸堂集录之古印，摹临已非旧写，王顺伯、姜尧章、吴思孟等印谱，则又翻刻失真，独丁氏藏丁黄旧印数百方，拓本不易得，余仿其大意，为藕汀先生方家教正，辛巳六月，七五老人叶舟。”此印失于十年浩劫，幸《钤印庐百家印存》尚留余迹焉。次年壬午《小钝庵藏印》将成，老人为我书扉页，壬午误为丙午，相去三十六年，时余年三十，尚未入世也，厚厂为识数语于后云：“壬午十月下浣，藕汀道长兄薄游西泠。过我朴堂，鬯谈甚欢，承告小钝庵藏印日富，将钤拓成谱，乞叶舟老人书其端，适老人久病初愈，题款竟误作丙午年，可笑也。”老人名为铭，字品三，钱塘人，为西泠印社首创人之一，戊子八月卒，年八十二。（吴藕汀）

余碧庵

建德余翁碧庵，名庭桢，迁南浔已十年，由张慕槎先生之介，策杖来访，年已八十，有龙钟之态。先生工词，有《蕝风吟馆词稿》，徐映璞先生序中有云：“梅城南郊五十里而近，有集曰三河，词人余子碧庵世居也。己酉四月，富春江电壩工成，湮没于水，奉令迁避吴兴南浔之眉月湾，碧庵年逾七十矣”。自题其《移家集》云：“前人有以宦游而移家者，有以兵燹而移家者，有以就业他乡而移家者，有以慕彼都山川风土之胜而移家者，其移徙目的虽不同，而别井里，离戚邻，弃故基，感怆系念，则无不同也。余于己酉春末，响应公家移民号召，提早完成富春江水坝发电工程，与同村二百户九百余人，同日移至吴兴县属境内，余入籍南浔镇之阳十里许眉月湾卜居。”自是往来订交，仅三载，而先生因倾跌而归道山矣。初会时，先生赠余《洞仙歌》中有“擅书艺，颖奇簇毫端”之句。

（吴藕汀）

徐悲鸿、刘海粟相恶

初，徐悲鸿尝从刘海粟所办之美专就读，为时甚暂，既成名，雅不愿人谓其曾出刘门；而刘则以徐曾在其校，往往藉以自诩，久而相恶，至互相丑诋焉。予从两君演说中，均曾亲闻其言，则已是五十余年前事矣。刘曰：“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徐则曰：“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两君实皆艺贯东西，戛戛独造，讨论切磋，必可两益，诋谟谩轻，适成两伤。惜皆度

量欠开阔，弗肯谦抑，遂至其门弟子往往亦如水火。晚近徐之后妻廖氏为徐作传，仍于刘有微辞，刺讪不置。徐之弟子有明达者，与予言及，亦不直廖之所云也。

（业衍章）

陈毅为姚氏捐献复庐藏书致语

金山名士、藏书家、南社巨子姚石子先生，卒于 1945 年，歿后五年，其后人即我之表兄昆群、昆田为其先人举周甲遐庆，并将姚氏复庐藏书五万册，捐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深嘉其行，因撰文以美之，题曰“金山姚石子先生周甲遐庆致语”，鉴于这份宝贵的文献知之而得读者不多，今录于后，时虽遥隔将近半个世纪，然于今日重温，仍极具缅怀和现实意义，亦正如白岩先生当时感赋所谓“当年砭砭宁私聚，此日煌煌信广储！……但教文物公同好，便见阐扬原不虚”。略志数语，以飨读者，兹将原件附录于后：

金山姚石子先生辞世之五年，哲嗣昆群、昆田兄弟等举石子复庐所藏书公之本市，览其簿录，达数万册，四部门目胥备，精校名槧灿目，而崇祯本《松江府志》，海内尤乐道之。五月二十七日为石子六十遐庆之辰，昆群、昆田兄弟要予一言以告亲友，因念吴会为文献大邦，上海又东南巨步，藏家局钜，习气极深，其有认识新时代而爱护文物如昆群、昆田兄弟，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事嗣裔也已，爰濡笔书之。一九五〇年五月陈毅。

（高 铎）

高吹万言志佚诗

“凄清冷雨动微阳，深闭衡门俗虑忘。莫为长途悲失马，每

因歧路感亡羊。集虚有道室生白，缘督为经刀善藏。邻屋爆声浑不管，苦吟还与细君商。”“穷酸事业足芬馨，寂寞菰芦守一经。搜抉微言心自苦，摩挲断简眼常青。南风不竞萦怀抱，小雅云亡继性灵。我所思兮在何许，折梅聊荐古磁瓶。”先祖《吹万楼诗》刊印于民国三十六年，距今已四十年矣，全集共四册，计十八卷，出版后原拟增印续集，奈人事沧桑，终未获果，而未纳部分亦颇多佳构，且鲜为传诵者。去载为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今年为南社发起八十周年，明岁又值先祖逝世三十周年，兹特选录列于未刊篇中之佚诗一章，以供品赏。原诗题为《辛亥元旦两律》，书笺共十一行，前后所盖二方印文为“风雨鸡鸣庐”及“时若诗文词章”，其时作者正盛年，攘满复汉革命热情溢露言表，前辈风流，后世所崇，南风萦抱，小雅继灵。

（高 铎）

曝书亭回忆二三事

嘉兴郊区沪杭铁路所经的王店镇，有座曝书亭，是康熙年代博学鸿儒朱彝尊所建的园林胜景，现为省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春又事修葺，亭柱石刻尚存，弥足珍贵，但御赐“研经博物”横匾，却文存貌非。忆及抗战胜利后，余曾建议政府，从速修理邑中名胜古迹，并以烟雨楼为首，次即曝书亭，承县长胡云翼允可，并聘余为顾问。当时余去该亭视察，见园中朱氏后裔家中，有一座泥塑，赫然为竹垞太史的小像，用明代儒家装束，一尺多长，十分精神，即告以朱氏家属，这是太史故物，要好好保存。今年初夏，余参加市政协书画研究会，同去曝书亭访问，并作书画交流，细察园中房屋，固已焕然一新，然朱氏宝像，杳如黄鹤，询之执事，皆瞠目难答，不胜怅怅。

（许明农）

南宋觉海寺

嘉兴自古为人文之邦，且属佛教盛地，向有七塔八幢九寺十三观之称，已可见一斑。惟以沧桑多变，迄今市内只有斜西街的觉海寺（始建于南宋淳祐九年，民初曾改作朱天君庙）硕果仅存。寺虽不大，但有南北两派的建筑风格，1981年由市府列入重点文保单位，正修复之中。

（许明农）

琐忆百川书院之冬试

仪征于百川先生，久寓丹徒，善居积，好施与，谓必能聚能散，斯为利国利民。晚年斥资兴学，未及成功，歿后，丹徒邑人以其资创百川书院。其奖学之制，予未详悉，但忆一事，可略述焉。每年初冬，书院沿清代教官隔府之制，于邻府如江宁、常州、扬州延聘名儒宿学者一人阅卷，又襄助者数人，悬赏征文，于景福堂设办事处，揭榜命题。其时私塾犹未废，塾师之雄于文者，往往作文数十篇以应，命学生誊录。1927年丁卯，予年十三，塾师诏诸生应试，同窗诸友多欲一试，予亦与焉。试卷由正益纸号印售，每份铜元一枚，奖金名曰膏火，盖谓供师生灯油之用。超等十元，约十名；最优等四元，约二十名；优等一元，约五十名；以下总约三四百名，分五角、二角、一角数等。除文理荒谬字迹潦草不堪入目者外，一律给奖，本年终赉恤寒酸之意也。卷面粘弥封纸条，交卷时编号盖骑缝印，即作为领奖凭证。交卷约一月后发榜，至时各塾放学看榜。如某塾得列高等者多，明年即可多收十六、七岁之大学生数人，束脩数倍于蒙童，反之则必有数人退学，故塾师必力争多取高等，不特膏火之奖，可供卒岁旨蓄之需，且明年多得束脩之

敬也。予微幸入优等，得银圆一枚，适有人馈塾师佳肴，塾师遂命予共享焉。儿时强记如此，今则老矣！师丹多忘事，可笑人也。

（胡邦彦）

李拙耕赠人联

三十年代，巢县《南巢导报》社社长童石生，值三十初度之庆，其邑人李拙耕塾师曾有赠联云：“三载溯从前，早传文笔纵横，何止老泉发愤；廿年看再度，更著贤声远近，岂徒伯玉知非。”此联能于年龄身份切合之中，翻成语为新句，脱去凡庸，无怪乎为当时所称道。

（钱万里）

义宁陈彦通轶事

先师义宁陈彦通，讳方恪，别署鸾陂居士，其尊人即散原老人。先生行七，衡恪、寅恪、隆恪成为其兄长。早岁寓居北京，与罗瘿公、李释堪、袁百衲等人为诗侣。后南下，又与朱古微、夏剑丞、袁伯夔、叶遐庵、吴丑簪、潘兰史、程子大、周湘舲、陈病树、龙榆生、徐绍周、黄公渚诸公同为沅社社友，而与遐庵交谊尤笃。当先生在上海正风文学院任教授之际，余正攻读院中，暇日，偕同学沈宗威辄诣其寓所请益。其时南京政府教育部欲撤消该院立案，院长王西神先生虽有所闻而未有对策，不得已商诸先生，遂约期同赴京中，一访吴稚晖（吴为该院校董会主席，又与王院长同乡），或能挽回危局。然王、陈两师，皆深嗜阿芙蓉，此时当局正下令查禁，凡染此者，莫不戒惧。送礼一事，往昔亦盛行，先生凝思累日，便以月饼茶叶两物为礼，将制成之烟丸妥藏饼内，为两人旅京时所需。王院长犹恐有失，欲罢此行，先生乃曰：怕什么！始毅然登程。抵京时虽

被检问，终无所获。翌日晤吴毕，便返沪，无何，即闻教育部已撤还原命矣。先生性倜傥，有名士气，同道中咸称其工于韵文，尤善长短句。所作慢词《崇效寺牡丹》一阕，朱古微老前辈独谓其情深意厚，功力更胜于令引云。

（江印舸）

诗 牌

诗牌是一种玩具。唐宋人所称的诗牌和后世玩弄方法，恐是不相同的。清人厉太鸿客维扬马氏小玲珑山馆时，曾有《和嶰谷诗牌诗》传世，但也不解其怎样玩法。往岁出游苏州，在冷摊上觅得一册旧刻本《诗牌谱》，仔细一览，觉得很有兴味，便设法买了四五百枚象骨牌式样，用来制成棋子，未刻字的原料，经过加工，就把《诗韵》上最需要的字，选出四百多个，一枚上写一字，逢到像峇峇、踌躇、醪醕、谿衍、玲珑、欹歔、醅醑、蹉跎、沏寥、潺湲、潇潇、漠漠、黯黯、寂历、偃蹇等字，就并写两字在一枚上。玩的方法是采取像打麻将中不求人的一样，每人先分到六十枚，把六十枚上的字先整理好，依据所出题目，需要的字，凑在一起，待到你上家在所砌墙上取到一枚，将不用的一枚打出，然后你开始也和上家一样取和打。以次轮流，直到将墙上的牌全数取尽了，四家就把各人做成的诗，将牌推下来，经过互相评定，判为甲乙。至于诗题和体裁，在来玩前先商定，或有题、或无题、或五律、或七绝五绝，但五绝诗必须凑成两首，押韵字也只能在六十枚上自由选取。有时偶作填词游戏，择取调中字数较少的成小令一首。当年玩弄的有蔡韶声、李癯梅、莫千里和我四人而已。他如诗钟、诗龙、文虎、酒令，那末要有较多的人来玩，方可尽兴，我们用的诗牌是四百四十枚。

（江印舸）

屠荣襄之《梅隐图》

先外舅屠培祥，字荣襄，晚号梅隐老人，世居嘉兴之新塍，工画梅，冷香疏影，迥出时流。其生前尝征集南北两地名人所作《梅隐图诗画集》若干册，作者有巢子馥、俞达夫、金蓉镜、吴待秋、吴澗秋、冯超然、吴湖帆、庞虚斋、林畏庐、郭兰祥、兰枝、潘雅声、振节、金拱北、姚茫父、陈师曾、萧谦中。题辞中若梁任公、罗雪堂、褚松牕、樊樊山、陶拙存、张公束诸公，尽属一时俊士。迨抗战初，外舅离家去沪，斯图遂失。旋经其友钱镜塘觅得，便以重值赎回。当时我家亦赁居于沪，因得时时展玩，此亦乱离中一快事也。直至外舅病逝，图复散去，今为余所藏者，殆其全集之半耳。（江印舸）

梅兰芳的出国演出

梅兰芳是举世闻名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曾多次出国演出。最初是1919年5月，第一次出国到日本，在东京、大阪、神户演出。这是京剧艺术首次传到国外，深受日本人欢迎。当时北京报纸报道说：彼邦女士，空巷争看，名公巨卿，多有投稿抒赠之雅，名优竞效其舞态，谓之“梅舞”。迨1924年，他又率剧团赴日本作第二次演出。日本有一家电影公司将他演出的《虹霓关》拍成电影。1922年10月，他应香港太平戏院的邀请，率领一百余人的承华社剧团南下赴香港演出，此后又曾四次赴港演出，均载誉归来。1930年上半年，梅兰芳率领承华社部分演员和新加入的刘连荣等人赴美演出，历时半年，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和檀香山等城市，共演出七十二天。每到一地，都有以市长为首的知名人士盛情接待。《费宫人刺虎》一戏，并

由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成有声电影。在美国演出期间,梅获美国波摩拿大学和南加里福尼亚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同时结识了著名艺术家卓别林、范朋克、罗伯逊等。1935年2月率团赴苏联访问演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演出三周。在此期间,结识了文化名人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和小托尔斯泰等。是年春夏之间,梅又从苏联去欧州进行戏剧考察,六月在伦敦结识了萧伯纳。1952年率剧团赴朝鲜演出。是年年底,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和苏联艺术家举行联欢会,在会上表演了《思凡》和《霸王别姬》中的剑舞。1953年11月,参加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一次在地下剧场演《霸王别姬》时,朝鲜党政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洪命熹等观看了演出。12月新华社播发了梅兰芳《在和英雄的朋友和亲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文。1956年,和欧阳予倩一起率领京剧代表团赴日,这是梅第三次赴日本的演出。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历时一月有余。在访日过程中,日本前进座的画师鸟居清言曾送给梅兰芳一幅《劝进帐》画幅。

(陈玉清)

梅兰芳的诗书画

梅兰芳不仅在京剧表现方面是一代宗师,即诗书画亦堪称三绝。他的诗清灵神韵兼而有之,在南通实业家张季直刊印的《梅欧阁诗录》中就载有梅和张的唱和诗三首。梅欧阁是张季直先生纪念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两位艺术家为张祝寿演出,把当时南通的更俗剧场的前楼改辟而成。张当时还用梅圣俞和欧阳修的典故撰了一幅七言对联。梅在书法方面也楚楚有致,卓然成家,字体挺秀多姿,似从《灵飞经》入手而得。记得在行将赴美演出之前,曾赠送罗

瘦公一把折扇，一书一画，都是出于己手。画是兰花，神态潇洒，书则蝇头小楷，簪花妙格，洵为不可多得之珍品，当时《上海戏剧月刊》亦曾刊出。梅兰芳在二十七岁时，即结识了齐白石老人，并向齐学画。在学画过程中，齐曾对梅曰：“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梅对此二语，不仅在学画方面能悟出道理，即是在表现艺术上亦有所悟。又加上他座上宾客类多风雅之士，在上海也好，在北京也好，诗书画的名流，与梅交往频繁，而梅则多以师事之，故其诗书画博采兼施，变为独创风格，犹在京剧方面集诸家之长，能融青衣、花衫、刀马一炉而冶。在 1943 年，因生活所迫，曾与叶恭綽举行过一次书画展，地址在上海福州路成都饭店，所展书画被争购一空。

（陈玉清）

宗祠开设烟馆的联语

吾泰州名士张公逸君，风流倜傥，放荡不羁，工于草书，擅长诗文。有某氏子不事生产，家道中落，乃在家祠内开设鸦片烟馆，供人吸食。张乃作联讥之曰：“与祖宗呼吸相通，犹是香烟一脉；叹子孙诗书未读，也知灯火三更。”

（陈玉清）

王汝通嘲人诗

无为卞某，纨绔子，识字不多，却喜冒充斯文，西抹东涂，吟风弄月，其实不过是打油徒弟，羯鼓三挝也，人甚厌之。邑名士王汝通先生赠之以诗，曰：“九曲回肠想作诗，一窗灯火五更迟。十年学得拉胡调（注：谓淮上之拉胡腔也），八斗文成打鼓词。变判四声逃旧制，改编六艺树新师。连三接二联珠炮，七窍冲通好木樨。”此种嘲讽诗，能俗事雅化，已属不易，而又能将十个数

目字嵌入诗内，非有相当工力者，曷足以致此，抑一趣事也。

（李家暄）

龙榆生遗作《念奴娇》

海上名词家龙榆生有印章曰“忍寒龙七”，盖与宋人柳永、秦观并排行第七，而又同以歌词擅名当世，实属巧合。但柳、秦皆落拓飘零，憔悴以死，而龙独晚际休明，著作不辍，此亦有幸与不幸也。“一·二八”倭寇犯淞沪时，龙携全家潜入法租界，避居国立音乐院汽车间内。某夕于音乐会上，偶有所触，随取片纸写成《玫瑰三愿》一曲付黄自，会后黄为谱曲，嗣是盛播歌坛者且卅载，国外亦有采入世界各歌选集者。1962年岁除，广播诗歌朗诵会中，犹有歌此曲者，龙闻之不胜今昔之感，因成《念奴娇》一阕云：“再陈三愿，愿朝阳照我，芳根重茁。沃壤壅培清露饱，恰称春风词笔。绛脸散融，檀心馥吐，辉映河山色。蔷薇愧笑，卧枝娇困无力。谁羡山抹微云，铜琶振响，诟肯师秦七。残月晓风杨柳岸，惆怅那时行迹。砥柱中流，红旗三面，猛志随洋溢。天风浩荡，图南看假双翼。”龙1966年逝世，此词并非其绝笔，亦可为龙生前掌故之一则。因思龙如在今日，当必省悟，不再歌颂三面红旗矣。

（张仲蔚）

龙榆生的诗

龙榆生为近代著名词人，其诗甚少见，兹在友人处觅得一首，亟录之以飨龙诗之爱好者，盖为其长公子厦材选购花卉敬母而作。诗云：“滇南特产奇花叶，翠玉高擎红玉颊。又拟天女洗头盆，玻璃碎剪冠缨色。金粟堆盘光相射，秀出一针如拔戟。娇春罗绮笑桃

杏，庶见灵均抱昭质。猎日仰风恒旨喜，帝子凌波倘相匹。此花清艳故绝伦，偶似幽兰共倾国。我有甥女颇解事，谓言要把同心结。山茶森耸兰婀娜，并肩仍各标独立。更爱吾儿能养志，绝塞归来善相责。金丹换骨期二老，导以移情渺差忒。长与双花不凋谢，粲然相对永朝夕。”

（张仲蔚）

沈钧儒与周总理诗书合璧

1944年10月11日，郭沫若欢宴柳亚子，适逢周总理自西北来，参加同饮甚欢。既逾二十日，沈钧儒乘竹舆下神仙口，望见南山，忽忆其事，因成一律，题曰《经年》，云：“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山城夜正寒。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后周总理见而爱之，曾为缮写悬于寓内，堪称珠联璧合，今不知尚保存否？总理日理万机，而见好诗仍不惮劳瘁，写置座右，爱才之心，真堪为天下示范。

（张仲蔚）

沈补翁轶事

沈熙乾补翁，生前写诗，颇推重陈兼与。尝录陈词一首见示，以为功力非郭沫若、赵朴初可及。兼与陈声聪，又号壶叟，诞辰如荷花生日，丙寅年恰九十，尝著《兼与阁诗话》，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问世。补翁善写古歌行，如《为秋浦周伯鼎题晓书楼图》、《歌德巴赫猜想曲》等作，皆可与前贤颉颃。又尝谓赋体铺陈可以驰骋才气，仍须兼重比兴，曾写《砀山老梨树复苏歌》寄周振甫，周复很好，可以自己开辟途径。沈补翁有一女弟子曰珍珍者，绮貌慧心，曾于沈在难中，彼姝不断驰函慰藉，沈回沪后，每以解人解事称之。

其后沈不幸羽化，余曾有《临江仙》词哭之云：“天不憖遗哀一老，谁怜才调无伦！相期健笔佐觚棱。世方拯古籍，天竟厄斯人。二十余年风雨共，几回佳句天成。撑胸抑郁恨难伸。仰空书咄咄，遗憾报珍珍。”意即指此。

（张仲蔚）

文人之头颅

过去武将临阵，每以首级数字记功，杀人如草，爱憎全置度外。至若文人，则悬念太多，斤斤计较，如章太炎《狱中赠邹客》：“临命须携手，乾坤只两头。”汪兆铭“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陈寅恪“早岁为诗欠砍头。”聂绀弩“头颅险在上饶破。”又“不图祖炬千坑火，尚剩秦灰一颗头。”夏明翰“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思想不同，其慨则一，总之其价值远非马前所悬之首级可得而比矣。

（张仲蔚）

郑逸梅能诗

旧闻记者、补白大王、掌故专家郑逸梅丈，年过九三，犹伏案写作不辍，人但知其长于史学，其诗极少见，兹从黄老竹坪篋中觅得数首。郑丈诗不知何日始得付刊，因亟录之，以飨世之爱好郑丈诗文者，世固不能误以为曾子固不能诗也。

一、《赠苏曼殊集放翁句》：“禅心每笑弹棋局，坏壁苔侵醉墨痕。涧水潺湲供洗鉢，一庵那得住云根。”

二、《六十五岁自作》：“行年六五憾风华，听水听风乐事赊。堪与前贤相媲美，天寒有鹤守梅花。”注：儿子子鹤侍奉晨昏，故云。

三、《检残书有感》：“秦火燔书信有之，丛残收拾夜阑时。退醒集与餐霞集，差喜尚留翁婿诗。”注：《退醒集》，孙玉声作；《餐霞集》，

郁葆青作。孙与郁，翁婿也。

（张仲蔚）

朱生豪杂忆

朱生豪早为之江大学高材生，擅诗词，尤工译事，尝译《莎士比亚全集》，为世所重。朱在校时，体质较差，羸弱多病，校方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因留校再一年，又迫使下山就餐，藉资锻炼，后勉获通过。朱诗词天分极高，夏承焘教授誉为东坡后一人。周振甫曰：朱诗词造诣确臻顶峰，但谓为东坡后一人，则未免期望过殷，夸张过甚。又朱学科邃密，但人事应付，一窍不通，离校后，初赴世界书局为编辑，曾致总编辑陆某函称仁兄，为众所诮。

（张仲蔚）

徐澄宇咏蓝苹诗

徐澄宇，吴江名诗人，曾任教中大、安大、复大，其后颇遭困厄。其夫人陈家庆为南社高天梅弟子，擅倚声，著有《碧湘词》，今歿世已八年。徐己未春自新疆谪归，著有《楚奏》及《西行残稿》各一卷，其戏续羊城某翁蓝苹诗云：“珠帘争演赛金花，献寿南湖迹未赊。银幕春风皇帝梦，妖娆韶汉又唐家。”“日斜江山数峰青，性格杨花逐浪苹。比似彩云更青出，可怜姓傅有传人。”至于某翁之原作，附录于后，以辨工劣：“银幕华灯迹未残，嵩呼万岁梦江南。当时庆寿人如在，记得几家旧姓蓝。”妖帮肆虐横行，国内被其害者，不可胜数，投其肉于道，犬彘且不食，今某翁乃拈红抹翠，一如写《长恨歌》与《圆圆曲》以渲染之，过于以恕道待人，便宜此祸首矣。

（张仲蔚）

陆维钊轶事

陆维钊，平湖人，东南大学胡小石、黄季刚入室弟子，当代名画家，与诸乐三、沙曼翁齐名，诗词书画，无一不工。倭乱避居沪上朋友家，文具悉丧失，适有挂号信来，无私章，因用裁纸刀觅砺石草草刻就盖用。一二十年后，陆已成名画家，此印章犹未舍弃。陆待人诚挚，与平湖黄竹坪为患难交，黄谓今日在艺道上粗有成就，皆受陆氏之影响。其书法得力于李梅庵，画山水无定法，信笔涂抹，而一经勾勒，转有奇趣，人皆重之。

（张仲蔚）

金立初诗一瞥

金立初，字赞庵，华东师大教授，名诗人，曾罹焚坑之难。其诗尚未行世，兹亟录存一二，以免或有歿世而名不称之叹。一、《昆山杨友仁书来贺正感谢奉答》：“鳞翼无凭好友疏，西风岁晏孰华予。平安七字开缄读，贫疾三年蓄艾紓。法乳甘尝同气味，回渊粪本尚归墟。高文天放人谁恕，枕秘留存籍湜书。”二、《朱季良太初过访有赠，叠元韵奉答》：“流行坎止触舟前，记达槐黄勺象年。早共风雩泝光景，苟全蛰驱互矜怜。碧云日暮论交素，锦瑟传疑费订笺。我老空书长咄咄，此身体问任从天。”

（张仲蔚）

钟泰轶事

钟泰，南京人，通五经，为一代朴学大师，曾任之江大学国文系主任。初到职，校长命其授中国哲学史，因非所长，请准备一年，日沉浸于图书馆中，博览群书，贯穿诸子百家，草成《中国哲学史》一

编，在商务出版。解放后，执教华东师大，旋辞去。其后经济窘迫，至不能自给，教育工会月供薪金百元，并荐任文史馆馆员，困始稍纾。董必武尝荐其去东北讲经学，盖日满时期东北子弟思想文化，几全盘日化，有左衽之感，董此举意在匡正，实有远见卓识。有言申夫者，保定军校早期毕业，现年过九十，有志于古哲学，欲求教门下，钟意其为武夫，初不纳，后言成《易经今论》一书，以辨证法释易，见多警辟，黄竹坪为代呈于钟，钟赞赏不已，刮目相看，并代为作序。钟九十一作古，已下世两年矣。（张仲蔚）

朱、叶二公重游泮水

民国乙亥年，松江娄县朱运新，号似石，与上海县叶醴雯在松江府学宫，举行重游泮水仪式。其时朱七十三岁，叶八十岁。两老人皤然鹤发，矍铄异常，蓝衫雀顶，各乘绿呢大轿，按过去入泮仪式，有小乐班领导，排列游行街衢间，进学宫谒圣行礼，沿路观者填咽，咸谓重睹古衣冠。由上海各报馆摄影，登载其事，允称盛典。民国以来，此礼久废，而斯时重行，邑人犹以为创见也。朱运新赋轳轳体诗数章以志盛。叶氏年事较高，于翌年即去世。朱氏在抗战时，因忧患频仍，于戊寅年卒于西旺村里第，年七十有六，有《朱贞文集》刊行。（封尊五）

松风诗社

松江耿伯齐农部（道冲），又号吹莢子，清末辞官返里，优游林泉，扬扢风雅，邀同地方耆宿结松风诗社于松城西门外张诗舲（祥河）尚书故第松风草堂，以庭下有双松百年老树之故，其志欲续几复社坠绪，声称遐迩，俨然成东南坛坫。参与者皆本邑隽逸之士，

如雷谱桐、杨了公、吴遇春、沈思齐、姚鹓雏、王文甫、张定九、张诗鸿(二张系张诗龄后人)等。初乃定期聚集,觞咏联欢,或拈阄分韵,兴会颇高,间有社集编印。时有外县人士闻而投赠篇什者。偶忆吴江费仲深(树蔚)一诗云:“冠盖京华事已虚,委怀何计只琴书。百年乔木资吟啸,万古浮云任卷舒。晋宋风流白莲社,神仙器业碧烟裾。岁寒珍重文章伯,元亮疏狂傥在予。”(戏用渊明入莲社攒眉事),余因社刊已佚,不复记忆矣。民国二十某年,耿氏下世后,曾有张琢成继任社长,其时松风草堂已易主,改赁别屋,按时茗叙,吟诵不辍。延续至解放初,张氏故世,社友亦星散,遂风流歇绝矣。

(封尊五)

吴清源的童年时代

现在赫赫有名的围棋老前辈吴清源,在二十年代,早有围棋神童的雅号。其原籍是福建闽县,本是宦家子弟。他的父亲名毅,曾留学日本,191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任北京政府评政院判事。长子名浣,字涤生,次子名泉,就是清源。清源生后百日即由其母从故乡怀抱入京,与父相处。吴清源十岁时,父患气管炎休养在家,时常有空教清源学围棋。清源对围棋特别有兴,不满半年,已能与父对子,其程度大约与初段者弈受三四子,十一岁和二段者只受二子了,于是日本人始知中国有棋童吴清源其人。其时北京交通部日本顾问中山龙次介绍日本初段棋手峰谷茫泽和吴对局,吴执黑子着先,结果连战连胜,峰谷折服而归。十三岁时岩本六段到北京,授二子互有胜负。十四岁时井上五段与吴对局,初授二子,吴胜,继而对着,吴先,结果一胜一负一打挂。吴十五岁时,桥正四段与弈,吴着先,连胜二局,一时声震棋坛。因当时中国棋手与日本人弈,从未有此成绩,可见十五岁的吴清源,已能超越

诸前辈棋艺。同时他想留学日本。吴清源平时极爱日本棋谱，五年来看了很多棋谱，尤其爱好濂越的著作，时常表示敬慕之意，愿受教于濂越门下。吴清源父亲去世后，曾任参议院议员的同乡杨子安对清源爱护备至，杨氏棋艺较弱而品德甚高，一心想送吴清源赴日深造。同时由北京山崎有民先生几次通信介绍给日本棋院的濂越七段，说吴虽少年，将来必有惊人的成绩，但一度因家庭关系而停顿。后有井上孝平与之对弈，将谱图三幅送往日本棋院，见者无不赞叹，因此日本有名棋士濂越和岩佐也关心这个问题。最后经芳泽公使、犬养木堂氏、大仓副总裁的赞助，在北京一再协商，吴母终于同意带同清源兄弟移居日本。于是年10月18日由山崎有民伴同从天津坐轮船，先到神户转大阪，有一个吉田操子女士厚意接待。到大阪时《朝日》、《每日》、《时事》新闻社等报纸，都发表新闻表示欢迎。月底到东京，全家居住三町程麻谷区谷町58番地。吴清源到东京后，拜濂越为师，每天去棋院参观，院中人都乐于接近。他怀中常带中日辞典，以便学习通话。因其头脑清晰，又肯用功，不久就能自由会话。吴清源初居日本，曾发生过一起笑话。因为有一个日本三段棋手井上一郎慕名往访，吴家留井晚餐。餐毕，井上因言语不通，就以笔代口写了“御驰走样”四个大字而去。清源兄弟和其母看到“御”字，以为井上可能是皇族方面的贵人，“驰走”二字可能是告别之意，自以为接待贵宾，感到无比光荣。到明天请问邻居，才知道是餐后的普通客气话，大家捧腹不止。

（张联芳）

四年一局棋

六十多年前，上海围棋名手王子晏和陶审安下了一局通讯棋，共一百八十七手，自1922年8月开始至1926年正月终局。其时

王子晏初到上海，在张淡如先生寓所和陶审安对弈，两人工力不相上下，总是掌先执黑子者胜，淡如先生旁观时赞扬备至，认为都是后起之秀。陶君家住浦东，不可能时常对弈，当时政府不重视此道，社会上能下围棋的人很少，张淡如是社会名流，性爱围棋，所以由私人邀请王、陶棋友到他寓所时对弈的。王、陶两人既然棋艺相当，又恨不能常对弈，因此倡议通讯弈棋法，以划就的棋格一纸，每次填写一子在棋格上，往来邮递，因此长达四年之久方始完成，棋界传为佳话。到夏天继续进行第二局，来往仅十数子而陶审安不幸病逝，乃止。

（张联芳）

关于《迷楼集》的纪事

前读《解放日报》“朝花”栏《柳亚子与迷楼集》一文，不由想起我在1940年上海成为“孤岛”时期也曾读过这本书，还写了一篇读后感，概括地记下了本书的内容，可为它的来龙去脉作说明。文如下：“《迷楼集》一卷，民国十年吴江柳遂初辑，首列柳弃疾叙，沈铭绘《迷楼图》，未有柳遂骈文跋。此迷楼非隋炀帝的宫室，乃蜃江酒家，有女侍李娘、金娘、曼妙多姿，当垆劝酒，不啻古之文君。九年冬弃疾过其地，与友买醉浇愁，睹斯丽质，酒催诗兴，题二律于壁，押杯天韵。一时和者綦众，如陈去病、戴震殊、胡石予、沈禹钟、胡朴安、张天放、林一厂、叶楚伦等五十余人，吾友朱太忙亦与焉。内以弃疾所咏最多，凡吟友有所投赠，无不步韵和之，杯天韵竟达五十五叠。又《迷楼集》中所载之《迷楼曲》则仿吴梅村《圆圆曲》歌辞体，依韵步和，一夕而成，可见诗才敏捷。体裁虽近香奁，颇含感慨。是书不刊发行人，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连史纸仿宋铅印一册。按柳弃疾即柳亚子，与同里叶楚伦、陈去病称诗文三才子，阅此册可见一斑。”

（张联芳）

中日友好六面印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2月在北京隆重签字之后，已故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周总理说过的“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文章，说明两国领导人克服重重障碍和困难，坚持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为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石，架起了辉煌的友谊桥梁。为了永久的亲密友好，日本首相中曾根曾于1986年11月8日来华，出席中日交流中心奠基仪式，使中日友好关系得到巩固发展。因此我老友金石家王开霖虽已八十高龄，极为兴奋地刻了一颗六面印，正文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万岁”，背文是“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万岁”，四面边款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和“前人种树后人凉”，真不愧老当益壮，能完成此有历史意义的石章。可惜王老已于去冬逝世，此印已成为他的遗作了。

（张联芳）

芦川书院之由来

平湖县新仓镇，旧称芦川。芦川书院是清代科举学校，清乾隆年间为王遵义所创，太平军入境时，遗迹荡然。至同治四年，徐步瀛首先捐基移建，并与马承昭等劝捐田若干亩，作为校产，后因捐田超过六百亩，书院规模始臻完备。书院与清白祠有一段特殊关系，简述如下：徐秋帆名观沼，咸丰时县庠生，学识渊博，耿直淳厚，义不苟取，尝以苦心授徒为乐。太平军入境时，其亲戚某避居秋帆家中，暗自埋金于室，被人盗去，该亲戚竟怀疑秋帆所为，横加粗暴，秋帆竟含冤而逝。临终秋帆沥血书冤，委从弟眉似为他申诉，

不久即昭雪。后经亲故斡旋，改用罚鍰建祠，割田若干亩作为祠产。而眉似则因秋帆在日，尝以倡学夙愿为重，移资购地，建宇移田为书院之产，并出己田百亩，使旧有芦川书院面貌，焕然一新，而建祠一事，反被搁置。后经同里钱祖培举人建议：“先生之冤，虽已昭雪，但饮水思源，有书院不能无祠。”遂在院东建祠宇三间，每逢春秋上戊之日，在院师生同去祭祀。这既是对秋帆先生不幸遭遇的追念，也是对热心办学者的崇敬。

（徐东皋）

忆徐敦定先生

徐敦定先生，平湖人，为人和蔼可亲，谦逊虚怀，笔者年幼时曾面聆教益。他曾受平湖葛氏藏书楼聘请编目。葛氏藏书尤以地方志在江南一带堪称独步，徐先生曾对我讲：“我乐于整理古籍，自己既增进知识，并能使其流传下去，为后人造福。”可惜在日寇金山卫登陆后，藏书全部损失。葛氏主人稚威丈，因有祖传百年木行在乍浦，乏人管理，委托敦定先生为总务，颇有起色。先生会同朱凤威，鉴于当年学徒文化水平低，延请语文教师于每天下午二至四时为之授课，以增进其知识。旧木业有“恤邻社”的福利组织，先生修改其章程，由大会通过后，使恤户深受其益，遗爱在人，至今有人念之。晚年急流勇退，辞去职务，在乍浦屋西结一茅庐，终朝青磬红鱼，嗜素念佛，皈依佛教，与世无争，后攫疾而终。哲嗣徐调孚兄，系开明书店老一辈编辑，与夏丏尊、叶圣陶等长期共事，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过积极的贡献。几十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风格，深深地熏陶着后一代的人，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周振甫先生，当时即由先生介绍而入开明。调孚先生深有父风，解放初，曾将位于乍浦镇河滩上的一座楼房赠送国家。据闻，调孚先生在浩劫中逝世于四川女儿住处。

（杨峙森）

褚辅成筹建医学院未果

原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字慧僧，浙江嘉兴人，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同志，同盟会会员。二十年代，褚创办上海法科大学，嗣后改称上海法学院。中日战争上海沦陷时期，褚院长与教务长沈钧儒先生已先后赴重庆，上海法学院由江湾路暂迁美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中路）花园路，在艰苦环境中，继续开课，院务由褚老之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并由曹辛汉教授佐理（曹系嘉兴桐乡县人）。1941年日军进驻租界后，该院又迁往安徽屯溪。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法学院由屯溪迁回上海江湾路原址，褚、沈二老亦相继回沪。1947年春，上海法学院创建二十周年校庆，举行隆重庆祝会，邀请历届校友来母校欢叙。在庆祝大会上，褚院长郑重宣告，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加强医药力量，培植医务人才，拟筹建医学院，并将原法学院之经济系和商业专修科改建商学院，成为法商医三院之综合性大学，要求全体校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正在进行筹建期间，不料褚院长宏愿未酬，竟于次年因病去世，而教务长沈钧儒先生，又因当时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已秘密转赴香港，无法顾及，综合性大学之筹建工作，只能暂告停顿，维持法学院原状，院长职务，由褚凤仪教授担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法学院并入财经学院，褚凤仪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

（钱嘯庵）

张冷僧医学重实效

张冷僧太老师，为当代著名学者，诗书画无所不精，手抄六千卷书尤见重于世，兼通医学有著述传世。我侍教时，张公每以手抄

明版本见示，与原本毫无两样，即蠹蚀纸破迹象，亦历历可见，足见功底之深，并以此示教，嘱我应如此痛下功夫。在医学方面，主张实效，嘱我每一味药进行药理研究，即单方草药亦须注意，不可放过，“用之有效，即是科学”。张公可谓循循善诱者矣。

（周明道）

丰子恺的《小友图》

我幼年甚喜丰子恺先生画稿，久求不得。1962年于张宗祥太老师座上幸识丰公，经太老师代求墨迹，丰公立即挥毫，得《小友图》一幅，题曰：“小朋友，你来坐，拍拍手，笑呵呵。”笔意超脱，固非名家莫办，虽纸大仅尺，然弥觉可珍。丰公逝世多年，今展玩遗物，不禁兴今昔之感。

（周明道）

以诗换画

庚辰秋，洪传经师游青城，住天师祠，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亦寓于此，朝夕过从，甚得其乐。大千先生谓敦师曰：“君可以诗换画。”后敦师居杭，见大千先生《青城消暑图》，感赋一律云：“笼头纱帽试新茶，犹忆青城护晓霞。山寺狂吟诗换画，河源痛饮洞为家。仙台石冷云生屨，灌口堰开浪作花。回首旧游浑似梦，披图不觉动咨嗟。”

（周明道）

敦师擅联语

洪传经师擅撰对联，自谓功夫不亚于诗词。抗日时期，敦师任成都大学文学院长，适义举抗日，梅兰芳等演《生死恨》、《凤还巢》

两戏，邓锡侯先生嘱秘书撰联，要表出两戏名，并要雅俗共赏。秘书搁笔，转请洪教授代撰，联云：“不出力便出钱，慷慨激昂，歼敌才消生死恨；欲同归且同乐，欢欣歌舞，为君试唱凤还巢。”深为当道激赏。1964年，我在杭州随乡贤华钧珊孝廉习医，复师事敦师，并时得当代学者张宗祥和著名中医叶熙春的指导，敦师赠联云：“学愧北江，喜见船山传大道；技窥元化，又从天士问奇方。”北江，洪亮吉号，字稚存，乾隆进士，是敦师自喻；船山，张问陶号，字仲冶，乾隆进士，工诗，擅书画，指张宗祥先生；元化，华佗字，东汉杰出医家，指业师华钧珊孝廉；天士，叶桂字，清代著名外感温病学家，指叶熙春先生。措辞贴切，恰到好处，非学力深厚者莫办。

（周明道）

朱孔阳卖扇趣闻

朱孔阳先生，自称要活一百岁，争取做一个在金石书画界的唯一长寿老人，不幸于1986年4月遽逝，寿九十五岁。我写一律哭之云：“噩耗传来泪满襟，山城草木动悲音。艺坛顿失悬针手，医界常怀济世心。我愧不才叨末座，公真有度布甘霖。芙蓉城廓今何处，道范云遥不可寻。”朱公书法苍劲，久享盛名，三十年代，与著名画家陶冷月合作扇面，门庭若市。上海报刊有大幅广告：“陶朱公卖扇。”不知真情者，以为报上在宣传那位经商著名的越国大夫范蠡死而复生也。

（周明道）

孙筹成重游泮水

孙筹成，嘉兴人，年十六入庠，进府学肄业。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参加江浙民军，会攻南京。后客居上海，任商会秘书。会临城

车劫案，曾推为上海各界代表，前往临城，深入匪窟，谈判营救，其胆识过人。擅小品文，各报杂志时有其文章。每日笔记，老不间断。曾住龙门路及常驻某公会。同乡陆仲襄先生，避寇海上，应弟子汪幹夫、朱莲垞、许大庐、朱其石、戚再玉、陆初觉与我之请，借龙门路讲授《诗经》，名曰邠社，而严独鹤、施济群在座旁听。退休后，漫游南北，都安步当车，归撰游记数十万言。甲辰年八十，重游泮水，共摄影于嘉兴图书馆，因该馆前身，即旧时之学宫焉。当时参加者，为余与董巽观、朱其石以及当时馆长史念等。（庄一拂）

《宣城游学记》手稿

秀水张雍敬，字珩佩，一字简庵，住新塍白鹤滩，筑有云雀轩，凡诗文、书画、琴棋、医卜、戏曲，靡不精晓，尤精天算，精究天文历律之学。始与吴江王寅旭相稽考，继证之安徽宣城梅定九勿庵，往复辨难，不下数万言。有《宣城游学记》手稿本一册，即其宣城访梅氏辩论时所著之底本，后收藏于沈访礪老人处。余曾借阅后作题记，发表于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刊，但时久已忘之矣。前岁，有北师大数学系白尚恕教授、内蒙师院数学系李迪教授，南来访我，经杭州省图书馆介绍我在嘉兴的地址。不料寻到茅庵，我上午适往上海。乃当晚追踪抵沪，次晨即到我沪寓，说明寻找此稿，是与日本数学家争论一个重要问题，乃白、李两位的老师钱宝琮（琢如），当时曾谈及稿中有此论点，并曾为介绍云。我也看过，可是沈氏在濮院，文革中，所藏书籍全部抄毁矣。（庄一拂）

嘉兴两状元

“状元”两字，是我国在封建社会开科取士时被录取的全国第

一名之荣誉称号,听了不太陌生。说他是天子门生,是因为在每届新进士中,又经过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殿试而擢取的。清朝一代,我们嘉兴就产生过两个状元,一个是汪如洋,一个是沈廷文。两家后裔,至今俱在,但状元坟墓,十年浩劫中盗掘一空。吾邦虽素称文化城,出了两个状元,亦难能可贵。沈廷文,字元洲,号晴川,居云泉乡外河,后迁郡城,1688年做过修撰,师事兄京文,亲友在京困乏者必周济之,虽典质不少吝,一时声誉籍甚,卒年仅四十有七,所著《广居楼诗集》,亦属罕传,现仅嘉兴图书馆有藏本。坟墓在嘉兴北双桥火葬场附近,一河之隔,坟后曾辟一公墓,我曾于1962年视之,坟仍完好。后裔沈维周曾在南门石晖港住过。汪如洋,字润民,号云壑,是我内人五世祖,乾隆庚子殿撰,曾参予四库全书馆校勘,做过《永乐大典》之纂修官,出任过云南学政,可惜寿命不长,年四十而卒。所作诗文,雄骏无前,有《葆冲书屋集》传世,嘉兴图书馆有藏本。坟墓在南湖乡六万军港李花村,即汪家浜新联大队,世称“状元坟”。我在1961年偕其后裔同往看过,坟屋已毁,坟亦遭破坏,但尚未掘开。文革期间,听说用炸药炸开。今其后裔散居上海、嘉兴等地。

(庄一拂)

许鸿宾与嘉兴地区的“兴工”

应嘉兴市政协之邀至海盐参观,余曾有诗云:“趋车陌里静无声,市舶当年属要津。海上名山推大港,禾中古邑看前程。东方浴日沧波起,南国长空电炬明。闻道杨康歌唱在,旧腔犹说海盐城。”海盐腔为海盐地方剧戏曲歌唱家当时盛行之丰富声腔,影响很大,成了当时流行三大腔调之首。余曾撰有《论浙江海盐腔在戏曲上的地位及与嘉兴“兴工”的关系》论文一篇,参加莫干山的戏曲讨论会议,强调目前嘉兴的“兴工”是保持原有海盐腔的规范而加以改

进，这是与许鸿宾老师的功绩是分不开的。许氏世居嘉兴，戏曲乃本家世代传授，毕生所刻苦揣摩者，独守“海盐腔”之余绪也，随之有“金声奏”之创举，为歌板师，以唱曲教曲为职业，造就人才辈出，若陈宝三、金寿生等，谓之“兴工”。里中子弟结怡情曲社于嘉兴寄园，皆得其唱法正传。1958年拍摄《十五贯》时，被聘为音乐指导，时为浙江戏曲学校教师。毕生手抄脚本，改订工谱，所积折子戏八百余种，大半为外间罕见之剧目。许氏之笛，誉为江南四笛之一，幸为音乐学院请为录音以传。晚被聘为浙江文史馆员，与余称善。讲究音韵唱法，曾合谱毛泽东主席所写的词十四首，由浙江音乐协会译成五线谱印行，在俞平伯清华园的谷音曲社演唱，并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沁园春·雪》。1967年2月，许在悲愤中去世，年八十有四。

（庄一拂）

忆赵景深

一代宗师、复旦大学戏曲理论史教授赵景深，四川宜宾人。他完全是个昆曲迷，讲堂往往变成排练场。譬如讲洪昇《长生殿》，景深自我演唱《惊变》，加上舞台身段，唐明皇、杨贵妃一人兼串。讲到汤显祖《牡丹亭·游园》，杜丽娘、春香一人包办，娇声滴滴，引起哄堂大笑。但学生受此现身教育，学业进步得甚快。景深研究戏曲理论史，早有惊人奇迹，但他学习昆曲，却是由我引之入胜。夫人李希同，为李筱峰之妹，夫唱妇随，并嗜昆曲矣。我介绍参加昆曲团体平声曲社，继之麋春曲社。上海素有“南有平声，北有麋春”之谚。他和我编辑《曲学丛刊》的《戏曲月辑》，专谈昆曲和戏曲史，乃是一种创举，在将来论起曲苑文献史，可以占一页宝贵地位。英国梅根博士，素昧生平，专程由美到上海访问我们两人。日本学者尊称景深为中国“戏曲泰斗”，佩服得五体投地。解放后组织上海

昆曲研究社，与俞平伯北京昆曲研习社南北呼应。不幸赵先生于1985年1月7日从楼梯不慎失足下坠，因患出血性中风，医治无效，竟尔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开追悼会时，我沉痛写了幅长挽联，痛失良友，不待言也。（庄一拂）

忆甘祠森

甘祠森，字永柏，与余是杭州之江大学及上海商学院同学，有所交往。永柏为人沉默寡言，好学深思，禀性敦厚，课余常进行诗歌散文创作。之江大学，地处钱塘江畔，六和塔在其侧，秦望山头，景色秀丽，诚读书之佳境也。余在之江读书时，与永柏尚不熟悉，当时听说校中有一湖畔诗人，不知即为永柏也。翌年秋，永柏与余均来沪就读于上海商学院，原校址毁于“一·二八”炮火，时在沪西赁屋上课，校舍狭窄，学生住宿于校外，生活各自安排。永柏寄居与余近在咫尺，因而朝夕相晤。其居室满桌书籍，中外皆备。永柏生活简朴，布衣一袭，不事修饰，课余深居简出，埋头作业或创作，永柏与余亦常在校方创办的《经济学月刊》上发表译作。光阴荏苒，余先毕业就业，抗战时永柏远走高飞，深入西南内地，余留孤岛，彼此音讯隔绝。新中国成立后，悉永柏已去首都工作，任中央民革常委，亦无缘相晤，深为惆怅。三年前，忽传来噩耗，已因病去世，不胜哀悼。（沈吉安）

文事琐忆八则

（一）余曾画公鸡向日而啼，取“一唱雄鸡天下白”之意，“文革”时，以此亦为我的“罪行”之一，批我者则曰：“此乃黑画，系因赫鲁晓夫骂我国为好斗之公鸡也。”余曰：“此非斗鸡，乃报晓之鸡。”批

者曰：“报晓鸡岂不善斗乎？”余无言以答，竟以此“服罪”。1981年会陈大羽先生于南京，彼亦以画鸡而遭批斗久之，相与言及，拊掌大笑。

（二）郑逸梅先生告我，“文革”中被抄书籍，其书尽从楼上抛下，汽车停在弄堂口，共计六大车。郑老云：学富六车，无书不读，书被抄尽，当然无书可读矣。而我则被抄去四大车，后累查不获，虽然有人见过从我处散失之书，中间却无线索可查。据云当时有被火烧毁者，有车送至造纸厂者，有堆在广场上任大雨淋漓，亦有被私人盗去者。独上海陶冷月先生藏书完好如初，据告抄家时因该楼被抄户特多，陶老一户居最末，而被遗漏，幸存者也。

（三）余因棹歌诗案被系，上海朱大可先生闻之，掀髯笑曰：“沈茹松居然文网中人。”王蘧常先生闻之，则咨嗟终日。斯文同骨肉，使人感激不尽。时余与一拂被隔离拘禁在春波桥畔，次日偶因晤于狱中，一拂怫然告余曰：“文字狱又起矣。”余大笑。余在狱七日，一拂在狱半月，余每日与狱友开讲《聊斋志异》，一拂则在彼大讲真佛经，盖亦志同道合，殊途同归也。

（四）山东密州臧松年，卒业于上海美专，抗战期间赴延安，解放后为南京解放军报编辑。其擅长诗文书画篆刻，好酒使气，调嘉兴文教机构，又沦为右派，气更不平，使酒骂座如故。尝谓距江青家三十里，为其表戚，时讥刺及之。老伴死，狂狷更甚。一日，其侄自山东来奔，见其窘迫如此，曰：“不想我叔一贫于此。”时余在座，曰：“尔不若奔江青。”松年瞋目曰：“宁困饿而死，决不要奔此妇处，无好下场。”余服其先见。

（五）嘉兴精严、楞严两讲寺，为东南著名丛林，楞严明代大铜佛既被毁于文革，而该寺大殿却于1978年被拆去。同时嘉兴唯一之元代建筑玄妙观，亦在1980年左右拆除。

（六）近代三大名僧除印光法师外，太虚、弘一均为嘉兴人，而

著名居士范古农则开居士讲经之先，亦嘉兴人。范居士高足嘉兴单培根居士，近年执教于闽南佛学院，著述宏富，其《肇论注释》等已在香港出版。

(七)近代开章草书风之先，为嘉兴沈曾植(寐叟)先生，故长于章草者亦以嘉兴人为多。金蓉镜(甸丞)与寐老年相若，而亲挟红氍毹向寐老叩首学书。平湖金兆蕃(莪孙)先生中年时亦曾习章草。嘉兴名画家天官牌楼郭氏，一门皆书章草，以和庭、起庭为佳。现代王遽常先生为沈寐叟及门，其章草更享大名于书坛，日本学术界且称之为“现代王羲之”，其书誉崇高可知。

(八)书法有其时代精神，清末咸、同、光、宣及民初各有其不同风格。咸、同间士子从科举，其书体大部自初唐欧、虞而来，乌、方、光之干禄字书，实此体之下焉者。包世臣、康有为起提倡北碑不遗余力，至光、宣间风靡天下，金石书画家无不以北魏为尚。民国以来，地不爱宝，出土文物日增，书风亦由此上溯钟鼎甲骨以及竹木简书之章草，百数年间书风三变。嘉兴王遽常先生一家书体之递变，可为代表。其尊人郅昀先生，应科举，书法欧、赵，秀逸潇洒；其兄王迈常先生，魏碑极有功力，可与李瑞清、曾农髯相埒；王遽常先生则更上溯竹木简、大小篆，而归于章草。是以遽常先生之章草，远远超越祝允明、宋仲温、赵孟頫。因祝、宋、赵未睹近百年来之大批出土文物，盖所见少，所创不多也，王遽常先生则法古而创新，宜其为一代大家。我目前尚保存郅昀先生、遽常先生扇题，迈常先生所书则失于浩劫，三王宝箴少其一，殊可憾焉。

(沈侗虞)

前人诗误载近人集中

“山斋雨坐漫焚香，几净窗明竹树凉。午睡起来无一事，自翻

残墨写潇湘。”此明文嘉《山斋》诗也，阅《近代诗钞》，此诗载入翁同龢集中。想当时翁叔平爱此诗，写于另纸，后人编集，误入《瓶庐诗稿》中，而石遗师亦因一时疏忽，未有检出。又明张灵《对酒》诗云：“隐隐江城玉漏催，劝君且尽掌中杯。高楼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几回？”顷翻阅《郁达夫诗集》载有此诗，且题为《赠山木初枝氏》，编者加按语云：“此诗手迹影印稿见伊藤虎丸等辑《郁达夫资料补编》，无写作年月，故列入 1920 年作品中。”噫！古人诗集中，此类事亦常见，本与著作者无关，大率后人为之编注者粗疏所致，固不觉其自误误人也。

（彭鹤濂）

集杜赠人联

来安诗人王莘逸，一日，赴金陵秦晓春宴，时书家骆寄海亦与焉，半醺，骆拟写一付楹联赠秦，推王撰联语。王思忖片刻曰：“新作不如集句”，遂集杜两语应之：“王杨卢骆当时体，淮海维扬一俊人。”颇自然稳帖，盖秦本六合人，固寄居南京者。宾主均以姓氏切，而工诗工书又两体具备，寥寥十四字，无美不臻，竟巧合乃尔。

（余叔文）

汪雨相轶事

盱眙汪雨相先生，民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鉴于皖东北廿余县仅有凤阳师范一所，不足以适应各县小学生升学及小学师资之培养。乃选择滁州鼓楼为校址，开设省立第九师范学校，热心教育，极著贤劳。当时所建教学楼及奠基碑石，现尚留有史迹。1929 年，先生感于明光三界一带，原属盱眙管辖，而距盱眙县城竟有二百里，鞭长莫及，治安堪虞，乃与邵艺五先生两人，建议省峰设

置嘉山县治，奔走呼号，颇费心力。迨正式设县后，先生又着手编撰县志稿，举凡嘉山四境之地理形势、人口交通分布、经济状况、教育礼俗诸大端，咸经其调查寻访，广搜博采，一一纳入，嗣因日寇侵华，惜乎未克终卷，不知现时嘉山县志是否以此为兰本？予于抗战前在嘉山时，先生曾因礼俗一事，向予垂询，因而彼之礼俗部分，曾给我看过，虽五十年一梦，尚犹记其梗概，故不敢藏善，综如上述。汪老之哲嗣即曾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君也。（余叔文）

黄、张文字交

平湖黄竹坪君，在南京工大任教，与张仲蔚君居相近，性亦相近，芳若芝兰，文字之交弥笃。黄著有《王堦词课》，张著有《仲蔚词》，其作品均务超脱于陈言窠臼之外者，各具有自己之风格韵致。仲蔚尝告予：“黄君汪汪千顷，胸怀荡荡，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足证其相知之雅，近年为《文坛杂忆》二、三卷撰稿，署名为张仲蔚者，其实皆黄、张两君合作而成，凡上海浙江方面事迹，均属黄作，凡南京及其他，均属张作。先是两君俱不愿署名，后据黄君云：“彼此文字交深，有张一人署名即可，何必斤斤于此而分畦畛。”可谓水乳交融、沆瀣一气矣。噫！两君之文德，足以感人，诚谦谦君子也，对后之人，有剽窃他人作品藉以求名，与夫交友厚始薄终者，均可存一鉴。（余叔文）

南闾烧卷诗

六合夏先生（佚名）清末赴南闾应秋试，文将成，不慎，被蜡烛烧污试卷，照例，中举无望，自叹命薄，曾就烧残卷尾，题四首七律，甚悽怆。主考官念其才思浸润，迨放榜时，将其诗张贴于一百八十

七名举人之后，颇脍炙人口，当时有“矮屋诗名动两江”之誉。予少时读过此诗，现仅记其第三首云：“铁马金戈战棘闱，文章有命是耶非。十年未售心犹壮，一赋垂成愿已违。少昊不闻行肃杀，祝融何事逞炎威。飞虹桥畔无消息，输与重帘燕子飞。”旧日南闱贡院内有飞虹桥，房官阅卷居桥南，主考官居桥北，房官阅卷后，如认为合式，始能荐卷过桥达主考，如文章不能过桥，则先已名出孙山外矣，故尾联慨叹及之。

（余叔文）

淮阴怀古诗

辛巳抗战时，周韬从苏北归皖东，与予相晤于果河，予问：“可有得意之作？”周举其《淮阴怀古诗》云：“功狗功人尽弃捐，韩侯故址剩荒烟。若论成就英雄业，第一当推恶少年。”予曰：“有气势。”言未已，彼索予近作，予曰：“无。惟三年前过淮阴，亦曾有咏：‘汉兴百战论元勋，国士无双迥不群。可惜泗滨非白水，宗臣独让耿将军。’”周默念少顷曰：“深沉含蓄，吾弗如也。”予曰：“不定如此，君作是翻案，我作是推理，翻案文就是要痛快淋漓，浩荡感激，至于推理文，则必须慢条斯理，使人能低徊嗟叹，这是题同意异，互有短长，君何憾焉。”

（余叔文）

马豹章遗闻

滁州马文蔚，字豹章，年二十，中秀才，往北京游学，寄寓香山碧云寺，读书颇勤苦。一日杨士琦（杏城）清晨过寺，闻读书声，询之，僧以马对。邀与语，阅窗课，嘉其诗文清隽，遂引为书记。后杨酬应文字，多出其手，随杨一直为交通部佥事（民国时任司长）。马以书法著名，自谓一生不写重联，无论代杨赠人，或自己赠人，均系随撰

随写，小篆行草俱当行。予家旧存有两副联，均系马赠先君者。一为小篆，系壮岁书：“驰思水云以外，安居廉让之间。”一为行草，系晚年作：“九经三史，轨物咸备；五光十色，文字之华。”小篆写得活泼飞动，时人称之为得力于李阳冰，行书写王右军《兰亭集序》，舒徐圆润，有不激不厉之风规气韵。惜乎 1937 年马逝世于京寓。曩日流传于家乡书法作品，经过日寇侵华，已荡然无存。（余叔文）

县署两副联

李维源（松圃），清末任来安邑宰时，以清勤而著贤名。当其下车伊始，即自题县署大门一联云：“来我门莫谈私事，安尔业即是良民。”上联表示要澄清吏治，杜绝私门，下联表示要安抚人心，代替安民告示，因此地方人士，乃公送他一付楹联，以志谢忱。联语为：“来何暮也，安而行之。”此联系由先曾祖静山孝廉代撰，上联集《汉书》，下联集《孟子》，既表达欢迎之意，又请其安心供职。虽寥寥八字，而能语重心长，意赅言简。且两联均用鹤顶格，更属不易。

（余叔文）

来安铎报社

来安僻处皖省东隅。抗战起，常遭驻滁日寇轰炸与骚扰，民生凋敝，惨痛异常。为唤醒群众奋起抗日，予乃与章祖懋、管晋卿、林慕生等创办《铎报》，推我为社长。用六号字铅印新闻纸，八开两面，日刊两百份。每日根据最新消息，登一篇社论，分析抗日形势，激励抗日士气。由章祖懋、管晋卿和我三人轮流担任撰写，并时常邀请汪道涵、余季逸、朱寿安、袁立中、贺彦文等为我社撰稿。自 1939 年 7 月出刊至 1940 年 4 月停刊。（余叔文）

诗画合璧笺

高君藩先生曾赠我一张信笺，上右角是其先德吹万公所题一联：“鸡抚群雏争护母，猫生一子宛如娘。”并排列有“子恺画”“吹万楼词句”两行。丰先生名下有一篆文印章，右下绘有一只母猫正在为幼猫哺乳。左绘牝鸡欲行，十只雏鸡齐偎腹下，使人一展眼，即看出物以类聚，神态各肖，是用淡赭色勾勒出每只鸡猫轮廓，栩栩如生。明显两俗物，经过诗画摹绘竟呈一片雅趣。诚所谓兴到笔随，神与俱化，无有不如己意者。

（余叔文）

端阳节鸡宴

甲寅端阳节，沈心易先生邀我午餐。将进酒，出燉鸡，擘一鸡腿饷我，予忽有所思。沉吟间，彼见我止箸，心知有异，问：“何故？”予曰：“今日俗传为五毒日，君要我食一鸡足，一失足成千古恨，失与食同音，恐非吉兆。”相对默然，移时彼忽大叫：“可以吃，吃得好。”予曰：“愿聆高论。”彼云：“好，下联是再回头已百年身，百年与白莲同音，君果白莲化身，必证佛果而归佛座，且牛乳祛佛疾，鸡蛋僧口包，前修不弃，于汝何嫌？有是哉，子之迂也，胡为不可食耶？”盖我以迷信疑，彼以迷信辟，真如清风一阵，脑醒神清，于深佩其顿悟之妙，乃大嚼不疑，尽醉而归。

（余叔文）

印人王王孙

滁州王王孙，少时不读书，最喜弄瓦砾，日久生厌，乃渐习刻

字，积累成形，又改刊木石，为人刻私章、店戳，一直无奇。后闻马豹章先生居北京，虽以书法著当世，而对金石亦系行家，遂赴京求教。马本爱提携后进，乃教以运腕、奏刀之工巧，并指点其家数，逾时以其渐通门径，遂搜集一些印史、印谱、印典、印鉴，嘱其返滁习练。迨民国二十年，王自觉专精有进益，颇能符合马向日之要求，复往北京。马先生见其作品，甚惊异，乃选其一些佳制，大会宾客，为之揄扬。王从此扬名于京师。返滁后，盛名之下，便刮目相看，远近索印者益众，供不应求矣。

（余叔文）

蔡元培专访姚麟

姚麟，字定生，辛亥革命嘉兴七烈士之一。余尝闻乡前辈云：教育家蔡元培偶从学堂诸生中，发现宋省厂，志锐文道，诚高才生也！甚异之，叩之师承，乃嵊县姚麟之弟子也，暇日，遂买舟偕宋生由绍之剡访姚于南山之麓，两人抵掌论时政，谈自强必自人心风格始，探讨办学培植人才之宏旨，两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成为知交。

（钱筑人）

千岁会

1943年，上海有二十位同龄五十岁的文艺界名流，合起来一千岁，都是肖马，所以简称马会，亦名千岁会。他们都有爱国思想，相约誓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按出生月日，最早的是国画家郑午昌，生于正月初十，所以大家尊之曰马首。出生最晚的是杨清馨先生，农历腊月生，戏称他是马尾。其中有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汪亚尘、张乃燕、范烟桥、李祖夔、秦清尊等，其余的人，我已记不准确了。当时上海各报，都有

报道，称一时盛会。

（蒋孝游）

朱其石遗作《黄山图》

朱其石先生，嘉兴人，擅长金石书画和诗文。1927年，曾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戎幕，后居上海，从事笔墨生涯。近见其遗作《黄山图》，师承黄山画派，并曾实地写生，从其点景寺观和登山道路中，发现他是较早登黄山的山水画家。过去交通不便，旅游黄山较困难，各地画家去黄山的还不多。所以其石先生作此图，很有历史价值。

（蒋孝游）

吴昌硕赠陶冷月印

余藏有吴昌硕赠陶冷月的三方印拓，系亲手所拓。据陶老告云：吴老在苏州时，常和其祖父陶董孙、伯祖陶诒孙交游，又同是苏州严家之常客。八、九岁时，有次随祖辈去严府，人小坐着难受，为严家画窗心纸。真巧缶老也来了，见其所画，甚为高兴，夸奖了几句。之后亲刻“陶镛”、“咏诒”一对姓名章赠，示为抚爱。相隔若干年后，我和缶老均客居于沪上。我已略有画名，尤受蔡元培先生之青睐，一次带了二张梅花拜谒缶老。吴老爱提携后进，顾念故旧之情，特地将自用画梅闲章“明月前身”相赠。我珍重万分，即在抗战时，亦随身携带。现在陶老已归道山，缅怀前言，不知此三印瑰宝，流于何方也。

（李高翊）

张子石之陶园

余堂伯张传琨（1897～1961），字子石，清末秀才，平湖人。从

国学大师章太炎学文，从武术家霍元甲习武。后赴日攻读，参加同盟会，在革命斗争中曾与陈英士、宋教仁等一起攻打上海制造局。与柳亚子、沈钧儒、苏曼殊等均友善，与堂伯母范慕蔭同为南社社员。后息影故乡平湖家园，典陶氏花园陶园居住，地址在平湖西南城边。堂伯对此林园胜景颇为得意，园中遍植桃树，间有垂柳、紫薇，每值春日，一片红霞。内有四面厅一座，中有匾一方曰“今是”，已忘何人所题。所谓四面厅，实乃前后各三间平房，周围走廊环抱，走廊边又环抱座位，每隔数步，设有茶几，可坐而赏花品茶。厅前有池水一泓，池上有亭翼然，堂伯日常饮酒赋诗，怡然自得。生五子，故以“葡萄仙子”为笔名。（张新德）

琵琶名家朱荇青

平湖朱英，字荇青，号杏卿，1927年即在国立音乐院任国乐教授，1946年在湖北社会学院艺术系任教。解放前后，均执教鞭于平湖中学，任语文教师。朱为琵琶专家，曾受教于琵琶名家李芳园，勤奋好学，后名噪于时，曾赴美日演奏，获得好评。余与其同事于平湖中学，每逢文艺晚会，总能聆听其精湛之琵琶演奏，如武曲《十面埋伏》，则恍若千军万马，战斗激烈，气势极其磅礴。又如文曲《浔阳琵琶》，则又枫叶芦花，江心月白，曲声如泣如诉，极其悲婉悽清，有时仅用左手按捺，宛如切切低诉，诚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拨动听者感情之弦，又使听者得到艺术享受。其为琵琶好手，人尽知之，惟对彼擅长昆曲，更有深厚修养，则鲜有知者。梅兰芳于《舞台经验四十年》一文中，谈到昆曲曾向平湖朱英请教即其一例。在平湖中学，一次文艺晚会中，曾有幸欣赏其昆曲演唱，珠圆玉润，不同凡响。朱氏对民歌亦饶有兴趣，有次演奏了民歌数曲，已到老年，犹能歌喉宛转，声音甜美，足见其音乐素养之高。其

平生创作有《五·三纪念》，对济南惨案，表示愤慨。《哀水灾》则同情一九三一年武汉大水惨状。《难忘曲》与《淞沪血战》，则为抗议“九一八”及“一·二八”英勇抗日而作。其他如《秋宫怨》、《长恨曲》、《枫桥夜泊》、《琵琶练习曲》等，均堪称传世之作。

（张新德）

郑逸梅数事

郑逸梅丈，驰骋文坛数十春秋，老而弥坚，兹述数事，以飨同好。逸丈一生致力于写作、教育两项事业，自1916年即在《民权素》、《小说丛报》写作，期间编辑过多种杂志，作品已达千万余言。仅单行著作即六十余种，零什散稿见诸报刊者，不计其数。去今两年，丈又脱稿单行本八种，在陆续出版中，著作等身，名符其实。据闻，有关部门正计划酝酿出版《郑逸梅文集》，此举一旦实现，无疑对我国近代文史钩沉作了一大实事、好事。逸丈于教育战线上，解放前曾先后在上海诚明文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志心学院、音乐专修馆等任教授，并兼任中学校长。解放后，任晋元中学校长之后退休，可谓桃李满天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荣膺中国作协会员、上海市文史馆员、市农工民主党文史委员等，政治待遇大有改观。《中国文学家辞典》已列入丈名，近由香港文化中心主办出版中的《中国书画家大辞典》，也将丈以书画鉴赏家列入，其长孙郑有慧也以当代青年画家辑入。逸丈名垂文史，当之无愧。六十年代初，廖承志亲自点名有海外影响的老作家逸丈通过中国新闻社对外发稿，内容可不谈马列主义，只要谈谈祖国情况，以痛斥当时国民党制造的“大陆上老作家全劳瘁致死了”的谣言。逸丈作品在海外极受欢迎，岂料“文革”中也被罗列为“罪状”之一，当时中央确认乃为廖所指定，才幸免一罪。近年来，逸丈仍在海外不断发表著

作，为统一祖国尽其余力，政协及统战部门极为重视，逸丈为此而得嘉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PERRY、LIVK)前几年应广州中山大学邀请，曾来华任教，林教授数度来华，必至逸丈处拜谒。1983年由他编辑在美国出版的《民国旧派文学研究》中，摘引了逸丈多种著作。今年初，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合山究，系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出版有《清言集》，其中摘自明、清至民国时代的中国文学家著作，逸丈被列入名人小传，也摘引了大量著述。1986年东京二玄堂将逸丈的二十五万字《艺林散叶》著作译成日文发行，深受日本文坛好评。《澳门日报》辟专栏介绍逸丈，被誉为“电脑”。盖已九十有三高龄，浩劫中资料全殆，著述仍如源源流水，滔滔不绝，非“电脑”储存莫能也。以上点滴，可见逸丈在海外之声誉矣。在国内，近几年中，不同层次的领导也愈益予以肯定。鉴于国外经验，1985年，沪有关部门决定，需将当代文化界名人声音灌制成密纹唱片，作为档案资料，永久保存，首批名单为：郑逸梅、曹禺、刘海粟、巴金、贺绿汀、俞振飞、万籟天等人，每人一张，历一小时，由本人讲述生平，而逸丈则专讲写作生涯，可见逸丈之淡泊胸怀。1982年，上海电视台拍摄逸丈家庭生活情景，主题是记录逸丈每天起居，看书写作，并辅以家人，如其子汝德嗜集邮，乐此不倦，媳高肖鸿本职务医，在家当然是丈之保健医师，长孙有慧擅国画，且有一定成就，小孙有瑛喜摄影。片长十八分钟，在上海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中播放，以后又由中央电视台转播，逸丈高寿之客观因素从中可窥一斑，真可谓满门风雅，其乐融融矣。逸丈在浩劫中，不需赘述，也不可不带一笔。丈一生节俭，唯收藏甚富。1966年8月20日红卫兵闯入“破四旧”，抄家之物装六辆黄鱼车，一辆三轮卡车，所有珍贵文物字画，被偷盗或破坏一空，丈至今痛心不已。目前仍不改嗜好，略有收藏，乃友人陆续相赠，以慰丈之心情也。浩劫中有些败类偷盗了被抄文物字画，心虚诈而

行凶狠，竟逼丈跳楼“自尽”，幸丈通达，阴谋未逞，幸甚，幸甚。逸丈所居纸帐铜瓶室，面北亭子间，约十平方米，除丈所眠一小木床，一写字台外，四壁及橱上地下，书满为患，难以插足。近年来，数百万言著作，即源于此，实难令人置信也。逸丈年届九十有三，仍每天笔耕不辍，不但名满神州，在美国、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台地区亦卓具声誉，台湾还在不断翻印其三、四十年代的著作出版。逸丈如此高龄，从撰稿及校样出版，均一手办理，日尽二三千言，并世罕见，且从不要别人帮助，其严谨和精力，令人钦佩。逸丈却谓：“习已为常，不写东西，反感无聊”。全国各地报刊求者甚多，不论其级别，凡诚恳请求，什九应允，唯近年来患冠心病，精力大不如前矣。逸丈喜睡硬板床，对现代电器知识非常贫乏，偶而看电视新闻，还要儿媳开启，余则兴趣不大。逸丈有此高寿，时有人询其奥秘，他简言“性情开朗”四字。逸丈为人谦虚，与人无争，遇不如意事能自解自嘲，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厄运时，在斗批逸丈大会上，周围口号声不绝，逸丈此时却在默念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为“纪念”十年浩劫，请人刻了两印：一“秋芝室”，谐音臭知识；一“扫叶老残”，盖“文革”中罚扫校园凡一年，真是“斯文扫地”也，致右腕关节炎迄今未愈，故后期致人信札均标“病腕”两字。初见其信，往往惊讶，如此大名鼎鼎而字劣，殊不知其中内情也。从而想起巴金力主设文革博物馆建议，确为必要，亦想及侯宝林称之“大革文化命”。真为入木三分矣！（顾国华）

徐碧波胜事

徐丈碧波高龄九旬，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为我国电影事业初创时期的活跃分子之一，从事电影编剧，又写过多部话剧剧本及小说、散文、诗集等等，现已列名于《中国文学家辞

典》现代第三分册。丈立身处世风格高尚，略述数则，以概其余。著名的上海“五卅”运动惨案纪录片，为碧丈当时所工作的友联影片公司所拍摄，系无声电影，其说明字幕由丈撰写，反帝言语之尖锐激烈，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足见丈的爱国立场和正义感是何等鲜明。从事影业时期，和洪深相处甚娴熟，后即加入洪主办的剧艺社为社员，受洪深委托参加剧团地下组织会议，我国电影史上著名的“洪深大闹大光明，罗克《不怕死》事件”，丈也积极支持他的抗争。解放后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披露端末，用追忆方式以志洪的爱国热忱。1931年“九一八”东北被日寇侵略，马占山将军率义勇军抗日，他响应邹韬奋所办的《生活周刊》募捐义举，除资助现金外，还购置了不少寒衣、绒袜等，交给市总商会转献抗日前线。当时有许多热血青年矢志抗敌，愿赴东北，集于北站者数百人，他闻讯前往送行。在队伍中发现漫画家黄文农之弟子亦在其列，时正朔风凛烈，渠乃光头无帽，亟脱自己的呢冠，戴在他的头部（这些热血青年车到南京后，即被反动政府原车押回上海）。上海沦陷期间，尽管丈对影业感情深厚，却毅然脱离关系，转入教育界，由日方操纵下拍摄的任何影片，丈均不屑一顾，且誓不到还我河山之日，不再观看国产影片。沦陷期间，丈在市立模范中学（今晋元中学）任教，该校日文教师李明北，是文化特务机构“音风社”的徒众，竟设法将丈骗至九江路华侨银行楼上总部，威胁利诱要他担任“上海市中等学校业务剧团”负责人，由于他的坚定不渝和学校当局的竭力掩护，而免堕入泥淖。1946年，碧丈仍在晋元中学任教，学运积极分子翁世盛被校方宣布开除，而作为班主任的徐碧波丈却在翁的报告单上写下了“品学兼优”四个大字，表示对校方无理开除的抗议（见《晋元校史》），难怪解放后已经担任

各级干部的学生，转辗寻访，重复鱼雁往来，对丈崇敬之情，不言可喻。

（顾国华）

弘一大师的原籍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别号息霜，浙江平湖人，法名演音，号弘一。大师被尊为我国十大高僧之一，他的事迹，国人尽知，就不赘述了。余最佩服朱光潜先生对大师的评价：“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大师虽是平湖籍，一生中似乎和平湖没有什么联系。近佛门小友仁宏贻赠中国佛教协会编《弘一法师》一书，为纪念大师诞生一百周年而辑，内有大师各种手迹书法、篆刻、绘画、歌曲、影照、亲朋回忆、年谱等等，堪称完备，特摘录和平湖有关部分，以备一格。弘一大师 1880 年庚辰农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前陆家胡同，原籍浙江平湖。俗姓李，父名世珍，号筱楼，同治间进士，曾官吏部，母王氏，长兄早逝，仲兄名桐冈，长师十二岁。大师行三，幼名成蹊。1902 年二十三岁时，以嘉兴府平湖监生资格，赴杭应“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报罢后，仍归南洋公学肄业。林子青在《弘一大师传》中，曾说他原籍浙江平湖，1902 年秋，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之际，因大师前已用原名李广平，应试南洋公学，故仍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报名应试，考了三场未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云云，至于当时应试对籍贯的规定如何，余孤陋寡闻，有待识者指教了。大师本人在《诗钟汇编初集序》中，自称“当湖惜霜仙史识”，内又书“当湖惜霜仙史编辑”，“庚子暮春，李庐校印”在《城南草堂笔记》跋中，又自称“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漱简甫倚装谨识”。在《唐静岩司马真迹》跋的题笺为《唐静岩司马真迹》篆书，下作“当湖李成蹊署”。当湖即平湖的别称，惜霜、成蹊、李庐者，皆大师的名、号也。综上所述，可见弘

一大师的原籍为浙江平湖无疑，但祖辈何时离平，又为何迁移，虽说法不少，无从查核，即使大师曾在嘉兴楞严寺挂锡，既已出家，当亦不自称俗籍，总之，大师的文化遗产是属于全民族的，我们故乡人不必为此而懊丧，理应感到骄傲。（顾国华）

许明农黑陶展

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许明农黑陶艺术展”自1987年6月4日至20日，在西湖孤山文澜阁的乾隆御书房展出。作品二百余件，以玺印的雕塑篆刻为主，兼及传统创新的砚台、陶俑、陶器、古币、像头、摆件、挂饰等十大类，可称古意新趣，自成一格，国内首见也。展厅中艺术大师刘海粟特书“古穆为庆”，乡前辈王遽常章草书榜，皆引人瞩目。钱君匋、韩天衡、王伯敏、苏局仙、沈之瑜等名家亦有题词，友朋画家沈侗、蒋孝游绘治匋图并题长歌为贺。参观者二千余人次，浙江、嘉兴电视台新闻播映，上海电视台以英语对外广播，堪称艺林盛况。（顾国华）

卷 四

草桥负笈忆当年

我是苏州人，早年读书公立第四高等小学，是春季始业的。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即草桥中学），那是秋季始业的。我为插班生，时为 1912 年，校长宝山袁希洛（叔畬）先生。教我国文（现称语文）的，乃程仰苏（鑣）先生，程师给我作文的评语，动辄为“简洁老当”等字样；有时且把我的作文，传示同学，鼓励奖掖，可谓备至。此后我为报刊写作，得有微名，这不能不归功于程师的栽培。程门之雪，马帐之风，这是我终身不忘的。胡石予（蕴）先生教修身课，对我也特殊垂注。胡师昆山蓬阊镇人，居住校中，任舍监。我在课余，常到他居住的楼头，多所问业。他是护龙街旧书铺的老主顾。每次去，总要购买一帙二册，积累多了，满架盈橱都是线装书，他因有“四壁纵横五千卷，一楼坐卧十三年”之诗。后来书越积越多，寓楼不能容纳，恰巧校方圈进靠东面若干土地，并旧屋三间，尚得安砚，他就移住其中，取名“东斋”。种菊培兰，自寻逸趣。他是参加南社的，斋中悬些南社耆宿如傅钝安、高吹万等的楹联诗轴。同时有位余天遂（寿颐）先生，擅作鸡颖书，和石予先生既同乡，又同隶南社，我很敬佩他。他教另一班文史课，没有亲沐他的教泽，可是我也向他问字求教。他看到我诚恳好学，清诲有加，并

写扇见赠，居然师弟相称了。

程瑶笙(璋)先生，是教我博物和图画的，他授课妙趣横生，善于启发，学生没有一个不欢迎他的。此后，他受清华大学之聘，远赴燕京，奈不习惯北方生活，旋即辞去，在上海鬻画，享有盛名。他在新闻路，这时我也寓居新闻路的赓庆里，相去很近，我常去拜访他，甚为密切。他视我似自己的子侄辈，无话不谈的。他晚年病目，几乎失明，各处来信，都由我代为答复。临危在遗嘱上签字，手不能举，亦由我登上病榻，握着他僵木之手，勉强写了“十”字，随即气绝。

我在肄业时，喜文史，不喜数理，考试数理，常不及格，这时教我数学的是吴粹伦(友孝)先生，逢到他的几何、三角课，我总是和一躯体较魁梧的同学相商，坐在他的后面，作为掩蔽，沉着头不敢仰望，深恐被吴师看到，叫我到黑板上演算，那是要出洋相的。及我毕业，粹伦先生应聘任上海澄衷中学校长，尽瘁教育，直至退休。他一度卜居安远路玉佛寺附近，和我家密迩，彼此相见，我把早年上数学课的情况告诉他，相与大笑。听说粹伦先生喜昆曲，不但能唱，且能打谱，常与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吴瞿安相切磋。打谱是不容易的。

继袁校长之后，为汪家玉(鼎丞)先生。他曾与金鹤望、费韦斋等发起在虎丘筑冷香阁，植梅三百树。他的书法，在颜、欧之间，我的纸帐铜瓶室的斋头，最早是出于汪校长的手笔。其它教过我的老师，尚有杨南琴、王采南、董伯豪、练寿康、狄咏棠、陈晋贤、方和甫、严昌、魏旭东、费璞庵(费孝通的父亲)诸先生。

在第四高等小学读书，教过我的老师有章伯寅、龚虞禹、朱遂颖、罗树敏、樊少云、陈迦庵、汪典存、陆锦、高祖同、李叔良、蒋寿芝先生。该校也在草桥之畔。

和我同班毕业的，共十八人，如华祖沐、王开化、蒋大椿、邹斯震、汪国庠、王守基、徐曾英、龚人龙、宋鸿铨、宋启猷、顾笃弼、钱旭

暨、严家晋、殷绥万、殷绥猷、袁丕烈等，记不全了，迄今与我往返的，只有袁丕烈，他留学美国，为著名企业家。（郑逸梅）

再谈张元济先生二三事

张元济先生动用许夫人的赔嫁及首饰，投资商务印书馆，传为美谈，我已经写过。他还有很多嘉言懿行，脍炙人口，姑再记二三。

张先生因戊戌政变牵涉，被清庭罢官，并给予永不叙用处分。他南归故里，在上海由盛宣怀聘请任南洋译书院院长。同监院美国人福开森不洽，看不惯洋人的嚣张跋扈，因而离开南洋公学，参加商务印书馆去干出版事业了。加入资本作为股东，并长期主持该馆编译所。他的加入商务，是和商务创办人夏瑞芳意气相投之故。初期的商务印书馆，是由张在内部决策坐镇，夏在外部活动经营，两人配合得很好。使商务的事业，大获进展。而张与夏的结识，却是因夏去南洋公学译书院洽谈印刷业务开始的。张很赏识夏瑞芳的才干和能力，不惜抛弃了他士大夫上层阶级的地位，来和这普通的排字工人、印刷跑街合作。可见他的知人之明。后来有一次夏瑞芳去参加了投机买卖的橡胶园股票生意，大失败而亏损了巨万，几乎要影响商务的前途。张元济先生又从大局出发，向股东们疏通，资助夏脱出困境，他同当时日本书店金港堂主人原安三郎恳切协商，一同帮助夏瑞芳再回来发挥他的才能。那时这位日商是有商务一半股份的大股东，具有举足轻重之力的，因张先生有高上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日本商人相信了他。由此可见张先生对于友谊，又是这样笃厚的。

张元济先生是海盐人，对于家乡的事情是很关心的。1936年海盐县长张韶舞借了筑造从嘉兴经海盐到平湖公路的机会，要拆掉当时城内最繁荣地段新桥附近的数十家商店。当地居民请求公

路改道，他不予理睬。张先生闻讯后，挺身而出，上书行政院，提出修改路线的具体计划。但是他们托言有关军事国防，被张韶舞断然拒绝。次年初张先生回乡探亲，亲自去看了新桥被拆民房的惨状，又知道筑路经费还根本没有落实，沿路涵洞桥梁也没有造，毋须先拆市中心的房屋，就明白了不过是假诸名义敲诈勒索贪污渔利罢了。他又看到了历史名人胡震亨的墓地，也被破坏了，非常愤慨，写了《海盐两日之所见闻》及《谒胡孝辕先生墓记》两文，铅印成《刍莛之言》之小册子，发布各界，谴责海盐当道的横暴无理，贪赃枉法。其时他又了解到海盐又在强拆民房，又发出了《为海盐县城心建汽车公路第二次枉拆民房致本县县长书》，通过商务印书馆全国分店向社会广泛呼吁。十月初，他把张韶舞强拆民房和后来砍伐沿海海塘树木，强迫人民出钱，名为雇工挖掘防空壕，实为贪污盗窃等情节，写成《海盐通讯》投寄上海各报，《大公报》于10月16日刊出此稿以及张元济为此给邹韬奋的信和邹的复信，曾振动人心。也表示了这两位进步人士间的友谊，原件现存上海韬奋纪念馆。

抗日胜利，海盐中学复校，因校舍已全毁，教学十分困难，张元济于1946年决定将他家在海盐的住屋，全部捐献。坐落在城内虎尾浜的三进房屋共大小三十六间，连同基地六亩多，送给了海盐中学，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他还收集了海盐县及嘉兴府许多先哲的著作，已刊未刊的书本，极为妥善的保存乡土文化，这批书后来赠送给上海合众图书馆。

张元济先生为人非常严肃正直，律己极严。他儿子张树年于1936年从美国留学得了硕士学位回来，张先生坚决不让他儿子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他说，他一向主张单位高级职员，不能把亲戚、子弟安插到自家的厂店里，他必须坚决执行，言行一致。这同夏丏尊不许他儿子龙文进开明书店做店员一样。为了避免裙带关系，亲姻关系，他们像铁的纪律一样坚决的。这样方正、鲠直到几乎不

近人情，可以算是老一辈锋芒出角的光彩了。

当 1937 年日寇入侵占领上海后，张元济已年老难以行动，滞留沪上，不能退到大后方。日本军部派了三个有名的文化人来求见张先生。张先生用一张白纸写上了“两国交兵不便洽谈”八个大字，叫儿子树年去交给这三个日本人，拒不接见。他的锋芒又如此鲜明。

抗战胜利，蒋介石回到上海，邀请张元济参加留沪耆老茶话会，他没有去。1948 年，中央研究院举行首次院士会议，张元济应邀到了南京。会议由胡适主持，蒋介石亦出席参加。会上张元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使国民党在座的要人，大惊失色。张先生不愧是一个高风亮节的正人君子。

张元济先生于 1959 年 8 月逝世，时年九十三岁，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怀着十分好感和殷切期望，而且充满乐观和信心的。

（章克标）

邵洵美一记

邵洵美原来名字叫云龙，他有五个弟弟，依次是云鹏、云骏、云骐、云麟、云骧，还有一妹云芝。父亲邵恒，字月如，是邵友濂的次子。他们都是邵友濂字小材的孙子孙女了。

邵友濂做过封疆大吏，也是早期洋务派中人，曾经去过俄国，当过钦差大臣，做过湖南巡抚、台湾巡抚（是继刘铭传之后第二任）等等官职。在中日甲午战争时，被西太后派遣到日本去求和。他同张荫桓同去，有两个钦差大臣，被日本伊藤博文拒绝，说他们没有全权，没有资格担任这项使命，一定要李鸿章去才可商谈。他们受到奇耻大辱而归，当然也受到西太后申斥。他恼恨生病，因病免职，不久就身故了。因为他一直官运亨通，突然受挫，也许是郁郁而死的，不过在他生前，还是一个很得势的走红官僚。从他的长子

邵颐娶李鸿章之女，次子邵恒娶盛宣怀之女，可以知之。这两位是大家都知道的权势非凡的大吏，与他们是女儿亲家，由此可知邵洵美的家世，是不低微的。他的曾祖父邵灿，也做过河道总督、或漕河总督，也是一、二品大官。因为邵颐做官早死，没有子嗣，所以邵云龙以二房的长子身份，出嗣给长房，继承大房邵颐之后，既是盛宣怀宫保外孙，又是李鸿章傅相的外孙，用裙带关系来讲，也确是威灵显赫的了。

邵洵美同盛佩玉结亲，是姑表姐弟的亲上加亲，乃是旧式结合。因洵美幼小时聪慧，受到外公盛宣怀赞扬，所以两家结了这份姻亲，洵美也满意，因为知表姐佩玉美丽非凡，而又有才能。他看到《诗经》里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的句子，就为自己取了“洵美”这个名字，以后就一直用这个名字了。

洵美中学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进剑桥大学学习。他喜爱诗歌，就自己决心做个诗人，因而也就不想去从政做官了。也许他有时也想出仕，但因为目视过高，位卑职小的地位，他不甘心去做，因之也就只好一直从事文学生涯了。当然他学的就是这一门，也是正好对口，符合志愿的。

因为他的父亲邵月如是上海有名的公子哥儿，也可以讲是纨绔子弟，把家产逐渐白相化用光了，所有父祖积累的财产，是在坐吃山空的局面之中而零落的。他自己也是这样，没有能赚钱致富，做出版事业开书店，也没有好好赚钱，到后来，境况是越来越紧迫。解放时，把他老家余姚的邵义庄田产都上交了，这样就都得自食其力，不能再过剥削生活了。他的后半生，也可以算已经是劳动人民了。

邵洵美做诗之外开了书店，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有点成绩的。书店名金屋书店、时代书店，出版物中，比较为大众所知的是《时代画报》、《上海漫画》、《论语半月刊》等等，都是由他自己的书店出版发行的，所以洵美不仅是个诗人，平常因为他同徐志摩友

好，一同办过《诗刊》，所以被归入“新月派”的诗人之中，那只是一个方面。
(章克标)

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

邵洵美的诗，除在陈梦家所编的《新月诗选》中选收的几首之外，单行本尚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及《诗二十五首》的单行本出版。此最后一种，他写了一篇长长的自序，说他的十年诗作，只有这二十五首还勉强见得人，他还讲了他自己作诗的经过，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及他对诗的见解和体会，可以说是做诗的总结，及对于诗的理论见解。此书是1936年4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

以后，他写的诗还是很少，正像他自己所说，兴趣多，喜管闲事，写文章的时间大部分让别的事情占去，这种脾气是难以改变的。不过，他的活动，多半还是在文学方面的。即与同国外联系的国际笔会而言，1938年在上海成立了国际笔会的上海分会，他就出了不少力。这个联系国际文学工作者的组织，是英国道生和司高德夫人发起的。先在英国成立，高尔斯华绥被推为会长。当时中国笔会在筹备时就得到邀请参加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大会。中国笔会或称上海笔会，因为在上海发起成立，筹备当初邵洵美就带头出劲管闲事的。以后历届笔会的改选，他一直被推选为理事，正同蔡元培一直被推为会长一样，是笔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人。他擅长英语，在上海也有些洋人朋友，当外国作家过沪或来沪时的送往迎来交际应酬之中，自然是少不了他的。因此之故，他的诗作，的确数量上比较不多的了。好在诗文之类，并不是讲量的多少，即使著作等身，千言万言，如果质量欠佳，也没有什么宝贵的。洵美的诗，还要等批评家评定，我也不想加以吹捧。

洵美后来生活贫困了，在出版社特约借支生活费，而以译述英文书稿为糊口之计。这些译作，我想一定是好的，因为他的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的根底，而写作一贯是认真负责的。所译著的作品，据我所知，有英国诗人雪莱、拜伦的名作，如《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麦布女王》、《青铜时代》及印度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姊妹》、《四章书》等等。

（章克标）

邵洵美与项美丽

董鼎山在 1988 年 7 月份《文汇月刊》上，介绍了项美丽，题目是《项美丽的传奇生活》，其中提到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时，曾与邵洵美同居，说她是白色人种，为当时上海租界的洋人，是鄙视华人的。她显然是爱慕了他的诗人兼美术家的天才，因而不顾邵是已婚有妻室的，还是要跟他共同生活。对于这些生活，她写过《中国与我》一本书，是一册畅销书，而且在四十多年后的现在，又要再版出书了。项美丽一直是美国杂志《纽约客》的撰稿人，她许多文章大都在该杂志上发表，直到现在她还是在该杂志编辑部有一个小写字间，经常在那里写文章，她将要出版一本新著作《夏娃与猿猴》。她是喜欢狒狒的，在上海时曾养过一只通臂猿，取名叫密尔斯先生。最多时她曾养过九头长臂猿。现在老了，不能再伺候猿猴了，她于是写了此书以解闷。

项美丽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是 1935 年到 1944 年，其中有五年住上海，大部份时间与邵洵美同居。他们的小房子就在邵洵美住宅的附近，在霞飞路一八××号，我也去过，靠马路的平屋，外面有竹篱笆拦开的，并不富丽而是普通的房子。那时邵洵美的经济情况，早已走下坡路了。项美丽的名字，据说还是邵洵美给取的，是 Emieg Haln 的音译。这位美国女记者到上海来工作，洵美是经第

立茨夫人的介绍而同她相识的，两人可以说一见倾心，就相爱悦了。两人恰好是同年龄，都是在三十多青春焕发的年龄，都是身心健康生气勃勃的，工作上也能互相帮助，而且他们的同居又是公开的，邵夫人盛佩玉也不反对，并且项美丽也去邵家作客拜访，得以礼相待。我们不少朋友，也常去他们的同居小公馆白相。

项美丽的通讯稿和写作资料，邵洵美也帮助她搜集、调查、核审。关于《宋氏三姊妹》一书，在美国印行时，同时还出了中文本，此书的撰写也得到邵洵美的多少协助，在美国也风行一时。1945年出版的《我与中国》，因为项美丽写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又成了畅销书，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为上海沦陷之后，她在上海已经没有要探索的题目，所以离开上海又到了香港。日军占领香港时，她就在香港，此时又结识了英国军官鲍克瑟少校，后来两人就结了婚，也生男育女。胜利后，1947年，邵洵美曾经去美国一行，也曾见过她，两人还是很好，保持了友谊。

项美丽结识邵洵美，使她能完全懂得了各种式样的中国生活，连鸦片烟也吃上了，当然是洵美陪她吃的。两人都上了瘾，后来经过多个月的努力，才把烟瘾戒掉了。那时他们的生活，也可以讲是唯美派的享乐和颓废派的实践，邵洵美的诗人气质，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洵美于1968年逝世，而项美丽至今还健在，还在写作，这又不能不使人想到，人的一生是同周围的客观环境有极大关系的。

（章克标）

双桥古玉

双桥，位于嘉兴市北郊，系新石器晚期的古遗址。双桥小学后面的高地及商家门一带除已出土之陶器、石器外，犹以古玉（俗称汉玉）为多。忆及余幼时，随家严颂萱公入城，常在北大街公益茶店品

茗，每见双桥老农袖出古玉就售，如璫子、圈子、动物小挂件等，即为爱好者所得，价值较廉，但经商买转手，身价十倍矣！此项古玉，初出土时满身灰皮，须用开水浸泡数次，再放于小衣袋中和以生箸壳细屑，轻搓揉，成年累月后，光泽鉴人，每有纯红、黑、黄或二彩至五彩相杂，考古与文玩皆备。曾见乡贤前辈沈曾植、金蓉镜、盛萍旼、沈晓帆、钱镜塘等马褂纽扣上及腰裤带上挂着一、二件古玉，据说是“君子佩玉”之风。又忆及民国十余年时，建筑苏嘉公路，经过双桥，由山东民工掘得一窖藏，发现数坛古玉，且有大件，如圭、璧、琮、璜等祭器，由监事者送交政府，许多小件皆为工人拾走，去上海广东路古玩商店出售。品类较差者，店方不要，即在该场茶室中零售，仅几角一件，脱手即走，有缘者购得，亦可遇不可求耳。（许明农）

我腕有鬼

晚清嘉兴沈曾植，字子培，别号寐叟，寓沪时斋名“海日楼”，擅诗文及疆邑志乘之学，犹善章草，饮誉海内外。《东方杂志》美术号称谓“昌硕之后第一人”。邑人进士金蓉镜钦其艺，年虽相仿，坚请师事，研究方志之学，辑成《嘉兴县志》，书法亦有所成，兼善山水传世。余藏有海日楼致金氏手扎，详谈书艺，其中有“我腕有鬼”一节，语多精彩。盖沈氏晚年之章草，变化多端，虽兼侧锋，而袅娜娉婷之姿，似游龙戏凤，用笔苍劲而线条妩媚，颇创新意，堪称空前。王遽常为其入室弟子，名传中外。嘉兴姚家埭尚有沈氏故居，惜尚未修缮开放。（许明农）

张博士卖膏药

嘉善南门盐典埭的张风博士（天方），心地善良，幼即好医。他

在上海暨南、持志等大学执教时，党政闻人如于右任、朱家骅辈皆友好，但不喜仕途，业余在沪寓挂牌行医济世。解放初寄居嘉兴省立图书馆，指导整理古籍。曾自费煎熬中药，制成膏药，施舍病家。药本虽不少，收入亦甚巨，且精神愉快。他对我说：“有病已经痛苦，而吃药苦，打针痛，岂不更痛苦。若以膏药治病，可免痛苦而同样有疗效”。不久，杭师请老教授讲学时，也将膏药带去，竟至门庭若市，卒致校方干涉，乃退休返善，但仍在家中用膏药为人治病，前门河埠船只常满。不但嘉善四乡求治，而邻县如嘉兴、平湖皆有专程前往的病号，甚至远至松江、绍兴，其仁术名扬一时。所用药方中，最有疗效者为“阳和”、“上清”两种，乃治寒凉、温热之要方。余知其源出《淪理骈文》之技，盖清初有专集问世，晚清民初浙江省城中亦有以此行道者。本年《新民晚报》上朱景宏的“给皮肤吃药”一文，说是美国科学家发明膏药治病，年销额已达五百万美元，专治心脏病和高血压，有八百万人使用，其实内容不过克罗感丁和硝酸甘油和入药膏而已！这个所谓“发明”恐大大迟于我国医界吧。（许明农）

记一箫一剑

寒窸窣许明农旧藏一铁箫，声韵颇为清雅，惜在战时失去。又一铁剑，鱼形铜柄，上有英文华尔番号数十字，考为太平天国之战利品，向藏某乡官后系。嘉兴博物馆成立，余设法以之捐献，获奖励二十元。近日询之该馆司库，据告已为上级调去，惜未留照像或拓片。

（许明农）

张解元的手杖

嘉兴新篁清仪阁，为清嘉道父子解元张廷济、张庆荣宅第。张

氏精考古，善诗文，蓄文玩犹多。阮芸台曾为嘉宾，有碑刻记事。清仪阁时以野生柘树枝干，择其奇古者制成手杖，分贻故旧，得之莫不庆幸。抗战前年，先父颂萱公于城中北大街公益茶室茗叙，有老叟携杖求售，茶室皆以为一条树枝，不值一看，而先父凝视之下，则赫然为张解元自用旧物，乃允之以一元购得。细察铭文，为“解脱纠缠，扫除色相，瘦骨支撑，其寿无量。嘉庆某年某月某日竹田里老叔末张廷济自铭。”审其形态，虎爪龙麟，色如杏子，拂之光泽鉴人。北伐翌三年，郡城成立携李金石书画社，南门耆宿庄逸庐（益三）与吾同为发起人，为忘年交，常至花圃赏菊。战时离散多年，胜利后复晤于南园，并为其治疗腕关节炎，蒙出示福开森编印之《名瓷图录》，多为吾邑明代项子京藏品，又蒙阅所编《嘉兴名贤像传》，并为补充沈钧儒等遗照，烦邑中半盲老人、杭州都锦生丝织厂陆贤林绘像，杂斋郭庶庭补图，共计壹百余帧，弥足珍贵，然尚在征补之中，深感老人之贤劳，特将张解元用过之手杖移赠，以祝期颐，并为乡邦文献作出贡献。（许明农）

花鸟丹青说岳翁

八七老人岳石尘（曼倩），乃南宋武穆王之裔，居梅泾。所绘花鸟端庄耐看，殊不多见，近年东北艺台频邀展出，并已出版画册。忆其业师同里仲光勋（小某），系潘振镛（雅声）弟子，工笔人物仕女，能传嘉兴派衣钵，但中年后只画没骨花鸟，颇创新意。故岳翁亦专攻花鸟，迄今已一甲子。曾行道姑苏，大有青出于蓝之誉。（许明农）

簑进斋藏书纪略

先君封文权，字衡甫，号庸庵，世居松江江南乡。取一簑之义，

名所居曰“簣进斋”。生平喜搜集书籍，以及金石碑版。手自编目成帙。总计所藏五楹楼房，分别部类不下十余万册，其中名贵珍本、名人手钞及校勘本甚多，并有关涉乡邦文献之书，松郡府县志各种版本，大致齐备。娄县沈祥龙《潭东杂识》、苏州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均有记载。缘其一生，爱书如命，勤搜冥索始终不懈，时遇故家散出之书，不惜重酬，罗致筐衍。并以余力刊槧乡先哲撰著，如沈文恪《一砚斋诗集》、《苧城三子诗》，张锡恭《茹茶轩文集》，自编《张泽诗征》，皆精写工锓。平时居家，日坐书城，勤自理董，随手著录，或加丹墨，钤盖藏章，常见其蟬香满袖，寝馈其中，不倦孜孜，寒暑无间。1937年，抗战事起，日寇入侵，家人迁避，先君独守护藏书，不离跬步，艰苦备尝，幸不遭损。至1943年癸未初冬，积忧成疾，淹缠不起矣。自先君弃养后，所有藏书，悉仍原样度置，直至解放时完整如故。1950年冬由松江县委副书记姚鹤雏会同上海文管会派尹石公、吕贞白二人到我家（其时我已居沪，不在家）接收，用船八只装运至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化私为公。后来不知藏置何所，我等为子孙者，只得听任而已。近有《上海图书馆杂志》第一辑载周子美一文，提及先君藏书，列为江南藏书家之一。则我家簣进斋藏书之名，先人积聚之志，籍此以传，亦可谓有幸耳。（封尊五）

记松江娄县张闻远征君事

张闻远，名锡恭，性诚恣笃实，聪睿内含，经学湛深，文章善说义理。年二十八入泮，光绪乙酉中拔萃科。受学于南菁书院，精治礼经。光绪戊子举于乡。后在松江府中学堂执教。己亥年为两湖书院经学分教，任教三年，多士悦服。丁未、戊申间，京中开礼学馆，修《大清通礼》，征为纂修官，曾著《修礼刍议》二十篇。辛亥年鼎革后，居小昆山东麓墓庐，著书自娱。与我父封庸庵为甥舅交，尝来我家欢叙，曾为我

批改文数首，颇感其蔼然可亲也。甲子秋避难浦南来我家，不久病卒。年六十七，无子。生平著述，有《茹荼轩文集》十一卷，《续集》六卷，《丧服郑氏学》十六卷，皆已刊刻。尚有《丧礼郑氏学》原稿，卷帙庞大，刊而未成，藏在吴县王欣夫处，今不知存否耳。（封尊五）

记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先生于今年6月24日去世了，终年九十五岁。梁先生是值得纪念的一代文化名人兼学者。在文革后期的1972年，我的老师冯振心教授从桂林到北京来，他有梁漱溟先生住家的地址，要我陪他去看梁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了梁先生。后来我就独自去看梁先生，梁先生讲他的自学经历。梁先生在中学毕业后，不再升学，就研究佛学，读佛经。开始读时，佛经里有些词不好懂，他还是读下去，第一次看到时不懂，第二次第三次看到还是不懂，看到的次数多了，联系上下文，它的意思渐渐有点懂了。读得越多，懂得也就多起来了，对佛学渐渐有些懂了。当时袁世凯要做皇帝，看中了名记者黄远庸，要他在报章宣传帝制，要他到上海去主编《亚细亚日报》宣传帝制，远庸知道不能办，逃到日本。在日本，发觉有人跟踪，又逃到美国，到达桑港，被刺死。远庸坐船去美国，在船里写了日记，记下了内心的苦闷。远庸被刺死后，他的日记在报刊上发表了，梁先生读了这些日记，试图用佛学的观点来解释他的苦闷，写了一篇文章，题作《显真理惑论》。梁先生当时以佛学为真理，以远庸的痛苦为迷惑，要用佛学来解除他的迷惑。这篇文章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到欧洲去考察，从欧洲回国途中，在船上读到梁先生的文章，非常佩服，回到中国，就请梁先生到北京大学去教佛家哲学。梁先生到北京大学去教佛家哲学时，年纪跟他的学生差不多大。梁先生

从研究孔子学说,到研究佛家学说,再研究西洋文化学术,认为西洋文化是教人前进的,前进的结果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佛家学说是教人后退的,退避世出家。只有孔子的学说采取中道,是最好的。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先生最大的著作。后来梁先生到山东邹平县去办村治,想在农村实行孔子的学说,替中国找出一条自救的道路来。抗战起来,村治办不下去,梁先生参加政治运动。1940年,与黄炎培先生等发起创办中国民主同盟。他曾到延安去访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很忙,白天没有时间谈,在夜里接见梁先生。毛主席的意见跟梁先生的不一样,两人发生争论,争了一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梁先生说“毛主席有一套理论,我也有一套理论,各不相下”。

抗战胜利后,他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中不讲阶级斗争,时在解放前夕,开明不敢出,这书直到文革受到批判后才出版。解放后,梁先生到了北京,参加了政协,周总理知道梁先生喜欢研究东西方文化,说梁先生可以创办一个文化学院,研究东西方文化。梁先生就计划创办文化学院,起草规划,拟定约请对东西方文化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来参加。一切正在规划。有一天,毛主席派车来请他谈话。在谈话中,梁先生讲了创办文化学院的规划。这个文化学院研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西方文化学术的一支来研究,这当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意思。梁先生感觉到毛主席不赞成,就决定取消不办了。毛主席虽然不赞成,但并不表示否定,还对梁先生说:“你可把你正要办文化学院规划送给恩来同志,好让他在国务会议上讨论拨款问题。”梁先生表示决定不办了,梁先生说:“幸而决定不办,否则到反右运动时免不了要成为右派了。”

梁先生谈到他受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批判,先开小组会,他在小组会上发了言。小组长向上汇报,本来要让他在大会上发言的。

到开大会时，毛主席对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有意见，就对他提出批评。他要求作长篇发言，问毛主席有没有听他发言的雅量。毛主席生气了，他没有被请上去发言。在文革中，他表示对文革不理解，受到了批判围攻，他始终不屈服，引了孔子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以为毛主席没有开除他的政协委员，对他的生活是照顾的。

梁先生在八十以上的高龄还一直在著书立说，他耳聪目明，直到1987年，中华孔子研究所二届年会在济宁召开，他还写了《儒家孔门之学要在反躬修己》作为祝贺。我虽然去看过梁先生，因不敢多打扰他，去的次数太少。又听他的谈话，当时没有记录，时隔多年，可能有记得不准确处。

（周振甫）

杨云史挽江西阵亡将士

云史生当军阀割据，元元涂炭之秋，才华卓越，书记翩翩，以名幕望重一时。久随吴子玉，宾主相得，情如家人。以南归省亲，阻于兵火，曾暂依赣督程光远而屈居洪都。适遇追悼阵亡将士之会。所谓阵亡将士者，率皆军阀内战之冤魂也。云史病生灵之多难，悲浩劫之无穷，借三尺挽联洒一眶血泪。其联曰：“君等皆游侠鬼，我也是幽燕士，凄凉北上滞兰城，听鼙鼓一声，怆然泪下；醉后频挥长剑，闲来收拾残棋，惭愧西来依刘表，看春江万里，别有伤心。”云史虽寄生军阀之门，而书生意气，毕竟不同。人谓文人无行，固有之也，岂尽然乎？

（徐汉翔）

吴子玉挽谭组庵

子玉兵败入川之际，流亡剑阁，无地自容。适谭组庵先生讣

至，挽之曰：“蜀道崎岖，巫峡猿啼数行泪；长沙痛哭，衡阳归雁几封书。”悲己悲人，一字一泪。然组庵虽逝，不失为革命先驱。而子玉之败，无非军阀之覆亡。大凡军阀所在，罪必随之。青史悠悠，自无假借，惟子玉一生曾以“三不”（不出洋，不住租界，不娶妾）名于世。当其侨寓北门也，倭寇欲其出组华北伪府，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子玉卒不为动。观乎此，又似有足多者。难矣，知人论世也。

（徐汉翔）

一代词曲大家吴瞿安先生

吴梅瞿安先生，以词曲音律飞誉文坛。执教中央大学时，曾为南京安徽中学谱制校歌。日以讲学之余，亲往安中各班课授宫商。一律一音，毫厘不苟，反复教导，必使人人熟谙而后已。治学谨严，诲人不倦，既媲美于前贤，复楷模于后进。其校歌是调寄《风入松》词，曰：“龙眠潜覆隔江青，童贯集群英。十年时来成荆棘，弦歌地、变了军声。今日重载桃李，一堂如见承平。客愁乡梦不须生，相对读书灯。南朝自昔多才彦，论游学，最好金陵。漫听八公鹤唳，行看万里鹏程。”安徽中学原由安徽旅京同乡会以上江考棚遗址创设于民初，几经战乱，废为兵舍，图书灰烬，木铎无声。幸陶知行、姚文采诸教授，奔走经年，始得复教。故瞿安先生勉学子以鹏飞之志，斥毁校于鸣鼓之声。伟欤夫子，山高水长。

（徐汉翔）

风趣的诗人

亡友青浦姚润身中医士，又是诗人，常与青浦耆宿沈瘦东、戴果园等唱和。为人风趣，有东方曼倩之风，可称风趣的诗人。他曾作《无题》诗二律，每句自己加批，一贬一褒，于此可见一般。首章

为贬辞诗曰：“晓来洗笔弄清池（早起吸烟喝茶，那得工夫写字），把卷吟哦李杜诗（不学无文，冒充风雅）。拂柳巧逢莺对话（莺谁见过，何凑巧乃尔），卷帘正值燕归时（城镇大搞卫生，燕子不见已久）。一犁烟雨新秧活（不明季节，双季稻已在吐穗），两岸渔舟入浦迟（十年不到泖口，如何看到渔舟）。只为痼癖常在抱（应付门诊聊以塞责），长安卖药尽人知（自比伯休，汗颜无已）。”其第二首褒辞曰：“萧萧白发镜中丝（注省略），净几明窗读楚辞。陶径草长莺欲老，淇园竹瘦笋生迟。盟鸥好在风和日，听雨宜从夜静时。果有良方能济世，奚须到处卖吟痴。”（张联芳）

吴湖帆绘画之外的集古词

吴湖帆，是江南杰出的名闻中外的书画家，富收藏，精鉴赏，在三十年代有“三吴一冯”之说。三吴是吴昌硕、吴湖帆、吴待秋，一冯是冯超然。当时都是国画大师，名扬中外。现在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名画，例如四王、八怪的精品，很多有吴湖帆的题辞。世人只知道他的国画可称艺坛圣手，而不知他在绘画书法之外，对于宋元的词曲，也有极为深湛的研究。

1948年7月间，由吴氏梅景书屋出版一本《联珠集》，有词六十阕，全是吴氏所集宋元人的词句而成。除自序外，还有夏敬观、汪东的两篇序；其门人徐邦达为之跋语。据自序中说，在廿五岁时因看到吴瞿安先生为其题南北合套曲十首，因此引起他爱好词曲的兴趣。甲子（1924）迁居上海，得识朱疆村、冒鹤亭、夏剑丞、叶遐庵诸先生聆谈词学，于是搜读历代词集，摘拾昔贤词句，历时数十年，集成这六十首集句词。所作不是一般的小令，多数是慢词，就是长调。前清赫赫有名的秀水朱竹垞，虽有《蕃锦集》的集句词，不过掇拾唐人诗句移填和律诗相近的小令。因为集诗还比较容易，

集词要达到浑然天成如同自己创作,实在太难。而吴湖帆在绘事之余,有此杰作,其才学确非一般人所能及。兹录其《金缕曲》一阕,以见一斑。

《金缕曲(集宋人句)·隋董美人墓志初拓本》:“销尽英雄气(蔡友古《点绛唇》)。最难忘(史梅溪《解佩令》)、昭阳第一(方千里《水龙吟》)、帝城春媚(韦子骥《减字木兰花》)。翡翠楼高帘幙薄(贺方回《临江仙》)、红雨落花飞坠(苏东坡《哨遍》)。怅绝代(辛稼轩《满江红》)、明眸皓齿(吴梦窗《瑞龙吟》)。被冷香销新梦觉,(李易安《念奴娇》),指归云(柳耆卿《迷神引》)、花影间铺地(张才甫《点绛唇》)。愁正在(周草窗《三姝媚》)、凝情际(陈君衡《点绛唇》)。南朝千古伤心事(吴彦高《青衫湿》)。弄么弦(周美成《夜游宫》)、离宫吊月(姜白石《齐天乐》),有谁共倚(程书舟《水龙吟》)?红粉暗随流水去(辛稼轩《满江红》),萧索白杨风起(汪元量《莺啼序》)。今古恨(辛稼轩《鹧鸪天》)、断碑残记(周美成《西河》)。衰草凄迷秋更绿(张玉田《壶中天》),听蒙茸(王碧山《扫花游》)、苔藓生春意(姜白石《卜算子》)。留此笔(杨西樵《贺新郎》),锦书细(晏元献《凤衔环》)。”

(张联芳)

金石名家钱瘦铁

亡友老金石家王开霖生前对我详述其师兄苏州唐伯谦入室弟子钱瘦铁的一生。瘦铁过去号称“江南三铁”之一,有声于艺苑。

钱瘦铁原名耕山,生于1897年,班行第三,十二岁为苏州著名金石家唐仁斋所设汉贞阁碑帖店学徒,拜其长子伯谦为师。伯谦精于书法、篆刻、绘画,也擅刻碑。钱耕山专学篆刻,业余时间自学书法,历五年满师。耕山在汉贞阁学艺时,正值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因其生性灵活,得太师唐仁斋和师父伯谦的支持,去做宣

传工作，参加表演文明戏，当保卫团团员，协助治安工作等等。唐仁斋的知交郑大鹤是当时苏州最有名的书法篆刻家，常有碑帖字画差耕山递送，大鹤写对联时耕山为他磨墨拉纸，大鹤很喜爱他少年老成，又肯勤奋学习，所以也教他练习书法。耕山在汉贞阁伯谦处满师后，再拜郑大鹤为师，进一步研习书法和篆刻。瘦铁之名还是大鹤给他取的。当时大鹤的大弟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昌硕，取名苦铁，二弟子王大欣取名冰铁，最后就是耕山取名瘦铁。大鹤毕业只收这三个弟子，耕山以后就专用瘦铁之名，因此当时篆刻界有“江南三铁”之誉。数年后大鹤给他订了一张润例到上海定居开业，同时常到老师兄吴昌硕处请教，使自己的书刻艺术更上一层楼，同时又向俞语霜学习绘画。

钱瘦铁在上海不断努力，并得师兄吴昌硕的帮助，成为青年金石书画家，得到老一辈书画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求印章者接踵而来。并且得到日本艺术家的赏识，曾到日本去开个人篆刻书画展三次，享有很高声誉。解放后任上海画院画师，反右时划为右派，后改为脱帽右派。文革时遭受迫害，于1967年12月18日含冤而逝。

（张联芳）

先师沈墨仙小传

沈翰，字墨仙，一字墨邈，松江华亭县人，平时以字行，生于1880年，卒于1967年，享年八十八岁。年轻时聪敏过人，性喜文墨，是晚清秀才。从名画家吴公寿学画，山水花卉均入能品，尤擅梅竹。我与他同居在淮海东路五号，因此我受业学画梅花及作诗，曾得画梅册页范本，宝藏至今。另外得其画竹屏四条，分墨竹、朱竹、绿竹、飞白竹四种，色彩各异，形态动人，惜毁于战火。

先师从事绘画之外，研究中医学，对《内经素问》、仲景《伤寒

论》等无不心领神会，即在家中设诊所。惜生性孤高自赏，不喜逢迎，故不为时俗所识。暇时常步行至豫园得意楼听书，有兴时创作新开篇，给评弹艺人演唱，颇受听众的欢迎。先师有二子一女，均从事他项业务，未能传其衣钵。先师手迹流传不多，其书法排列紧凑，略带斜势，自称这是“担夫争道之势”。1936年曾为作《萍聚图题辞》，别创一格的古风，附录于后，以见一斑：

“萍萍萍，任风聚散各前因。赠带弹冠欢握手，西窗剪烛庆良辰。有憾云山常睽隔，梦中识略神相亲。又有相见不相识，少小离乡貌易人。百岁光阴如逝水，每叹离合不由身。吁嗟乎，萍萍萍。

聚聚聚，人生知己有几许。陆地如棋黑白分，可者与之不可拒。桃源之游是寓言，兰亭之叙皆文侣。管鲍之交自古难，苏黄之契传佳语。目今论交多酒食，去在杀鸡与为黍。有利于我易肺肝，无利于我即抵御。吁嗟乎，聚聚聚。图图图，笔墨陋劣若涂鸦。有时桑田变沧海，有时云过山模糊。或为缩地长房术，或鞭顽石走长途。万仞峰峦在掌握，千寻碧浪贮胸储。可怜世乱无人问，我道不行只乘桴。吁嗟乎，图图图。”

（张联芳）

与刘海粟大师的翰墨缘

在十年浩劫时期，打倒学术权威响彻天空的特殊时候，海粟大师毫不例外的扫地出门，困居别室，很少有人去慰问拜访。独我知交殷老仍旧殷勤地去探望请教，受到海老的青睐。某年，海老看到一本明版孤本《无价宝》杂剧，极为喜爱，认为真是名不虚传的无价宝。因此由殷老介绍嘱我代为重抄一本，以供宝藏。我费时半月完成使命，海老极为高兴，特绘一幅很繁盛的丛兰册页作为酬劳，我为之狂喜，即赋诗一绝申谢，诗曰：“巍然一老挺乔松，艺苑无双中外崇。金粟墨香无价宝，传家我喜有兰丛。”有一次，海老绘赠萧

老水墨梅兰立轴，题曰：“翩淡静以绰约”六言一句，颇类离骚体。殷老嘱将此句大意演成七绝，因此应命谬续一绝曰：“秋水伊人拟淡妆，素心冷艳泛幽香。妙姿对笑翩跹舞，叶叶枝枝向太阳。”打倒“四人帮”后，1980年海老举行个人展览，我欣赏之余，曾赋五律二首：“长征老益壮，挥翰立新功。墨海波澜阔（泼墨山水），硃松气势雄（硃画五松）。远山收万里（大幅云山），飞瀑劈双峰。横扫千军力，艺坛仰画风。”“西画施油彩，光凝判暗明。写生留水国（意大利威尼斯），访古吊山城。体洁何妨裸（裸体美人），钟藏若有声（巴黎圣母院）。纱笼曾入选，欧陆早驰名。”

殷老自己求得一幅四尺中堂《大熊猫》，真是神来之笔。我为此画题诗一绝：“攀枝活跃好风光，栩栩如生野趣长。中外闻名稀世宝，挥来神笔显温良。”此画配诗曾刊于《广州诗词报》。海老高寿九三，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今春荣获上海市第二届健康老人荣誉称号，我赋诗贺之：“耄龄盛会发奇光，南极同欢国运昌。敬老精神皆大喜，祝翁幸福寿而康。”海老于今年（1988）7月十上黄山，我又呈短诗曰：“十上黄山愿已酬，山灵笑我雪盈头。千姿百态呈奇趣，妙景天然笔尽收。”

（张联芳）

我国最早的体育专门学校

今日论及我国早期之体育教育，必涉及徐一冰。一冰原名益彬，又名逸宾，浙江吴兴南浔镇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其时朝政腐政，民生凋敝，东邻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日振，我国有志之士，都以日本为榜样，谋求富强之道。一冰十七岁时考中秀才，但不甘心做“东亚病夫”，1905年东渡日本，进大森体操学校，专攻体育。1907年回国，次年与友人创建中国体操学校于上海老西门。这是我国首创之体育专科学校。1920年学校迁移南浔。早

一年在浔镇西栅西庄村租赁孙氏基地约五十亩，筹建校舍，不仅有教室、办公室，还有礼堂和生活用房，辟有田径场（兼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置有天桥、平台、木马、双杠等器械。他率领全校师生迁入新校，1922年积劳成疾，在浔逝世，年仅四十又二。徐一冰主持体校十五年，毕业学生达千余人，遍及全国各地，其中颇多体育界知名人物。一冰除创办体专外，又曾于1914年和他的老师王均卿（讳文濡，南社社员）主编过《体育杂志》，提倡体育，可谓不遗余力。一冰原长于文墨，常撰通俗歌词进行宣传教育，可惜他的许多作品已大多散佚。今年（1988）是他逝世六十六周年，故乡南浔镇筹建游泳池，特以他的姓名命名，以为纪念。其子徐迟撰了纪念碑文，其婿伍修权为游泳池题字，今年国庆节游泳池落成典礼，极一时之盛。

（王瑜孙）

南社闽集

南社的支社有湘集、粤社等等。而其最后的支社则为南社闽集。抗战时期，在福建永安成立，社长朱剑芒原为江苏吴江人，1941年流浪到福建，曾供职于省政府。其时因战局影响，播迁至永安，为了提倡气节，相互砥砺，于端阳成立南社闽集。初成立时社员十七人，与南社初成立时相同，亦巧合也。郑逸梅氏的《南社丛谈》中曾提及南社闽集，摘录了朱剑芒的《我所知道的南社》一文，以见其梗概。近年我与福建泉州老诗人潘希逸时以诗词相唱和，承以当时南社闽集情况见告，兹彙录如下：

朱剑芒为南社宿将，他来永安后在报上发表了几首悼南社社员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诗，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很多人探问南社情况，他写了《南社感旧录》在《人报》上发表，其时南社在福建的社友有：福州林之夏（秋叶）、上杭丘复（荷公）、丘翊华（潜庐）等数人，一

致要朱出来组织南社闽集，一直蕴酿到 1945 年端阳日正式成立，地点在永安桥尾罗稚华（福建宁化人，名丹，书法家）的燕尾楼中。推朱剑芒、罗稚华为正副社长，当时社员多数在省政府各部门工作，罗稚华则在永安桥尾开设风行印刷社。成立会上，朱剑芒曾咏七律一首，题为《南社闽集第一次雅集呈同座诸老》，诗曰：“日月重辉世运新，客中高会际芳辰。好凭南国人文盛，再续东吴社事频。我向开天温旧梦，谁从尘海话前因。卅年一部沧桑史，聊佐当筵酒几巡。”我当场步原韵曰：“挥毫珠玉美清新，手盥蔷薇拱北辰。人物东南萍水聚，年光今古去来频。龙睛破壁惊神韵，鸿爪留泥证夙因。况是端阳逢竞渡，临江酹酒几逡巡。”朱剑芒的原诗稿我至今还珍装于《名人书法》中。当时与会社友，除朱罗正副社长外，尚有林霭民、胡孟玺、陈瘦愚、姚景樾、田子泉、高伯英、朱大炎和我，其它已不能一一记述，人数不多，却包括闽、浙、苏、赣、粤、湘、桂、皖等省籍。南社闽集的事迹因时间短，很少见到报导，有署名尚文者于 1982 年 8 月间在《福州晚报》发表一篇《南社在福建》的小品文，我阅后，于 9 月间在该晚报登了一篇《续谈南社在福建》，以补充一些内容。据尚文先生文中云，当时朱剑芒有一本《燕江诗稿》可能尚未付印，我未曾见得。但他又说，不久日本投降，林秋叶读《燕江诗稿》，题了一首诗给朱剑芒曰：“韩偓飘零庾信哀，帷灯匣剑出奇才。即今南社消沉后，萋萋分工左海来。”意思是鼓励他继续为南社努力。但南社在闽集从永安迁到福州后，只再举行一次会集，就星散了。在福州最后一次雅集时，罗稚华副会长已随风行印刷社往厦门，未参加。地点在福州城北龚氏花园环碧轩中，朱剑芒先成七言一绝曰：“盍簪结契在东南，莲社重开兴特酣。至竟文人崇气节，瓣香相与拜苏庵。”此诗作于己酉苏东坡生日前一日，到会的社友也只有十多位，曾摄影留念。现在朱、罗二君已先后作古，南社闽集仅存陈瘦愚与我两人，陈已高寿九旬，福建省文史馆员，1984

年我曾赠他七绝三首，第一首为“南社曾经创闽集，东南八省会群贤。燕江风月连榕峤，岁月悠悠四十年。”不久他寄来《风入松》词一首，我因次韵，祝他八十八岁双寿。同年十一月间，陈老又寄来《百尺楼》词一首示我曰：“雅集燕江城，四十年前事。唱和诗词记不清，诸友都先逝。犹幸有潘郎，垂念到陈子，几度来鸿话旧缘，感似千金赐。”陈好作通俗词，听说已盈万首，有万首词家之称。南社闽集，虽抗日前后，分别在永安福州有两次雅集，但未有诗刊问世，惟罗副社长迁厦以后，曾数次通讯唱和诗词，朱剑芒社长四十年前即为我《孟晋斋诗存》署签。闻朱剑芒有子名桢，罗稚华有子名秀桢，一在福州工作，一在厦门工作。但均未晤面。

潘老的回忆，或可补充《南社丛谈》所未及者。（王瑜孙）

记周子美先生

近代文学团体中，南社历时二十七年，前后社员达一千一百余人，影响最为深远。我乡南浔镇参加南社的有王文濡（均卿），张延华（萼荪）、周觉（栢年）、周默（子美）、沈镛（伯经）诸前辈。今日健存者唯周丈子美一人而已。丈寓居上海已五十余年，与郑丈逸梅为上海方面南社社员之仅存硕果。顾君国华以周丈子美事略相委，忝属世交，且同里闾，爰不辞鄙陋，就见闻所及，述其匡略如次。

丈名延年，一名默，字君实，子美其号也。自署万洁斋主。为浙江吴兴人，世居南浔镇。民国三年（1914），毕业于私立浙江政法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该校校长为陈叔通，后为阮存性。教师颇多知名之士，余绍宋、邵裴子等均曾执教该校。以办理认真著称。丈毕业时年十八，即回故乡任小学教员两年，其后任南浔修志采访员及湖州府志局采访员，前后三年有余。府志总纂为朱孝臧（号古微，湖州人，近代词学大师）。三十余岁时受同里刘氏之聘，任嘉业

堂藏书楼主任，历八年，在此期间，过眼之宋元明善本为数不少，知识大增。其后丈尝辑为《嘉业堂善本书目》与《天一阁藏书目》，一并由华东师大出版社于1986年间刊行问世。中国社科院院士胡道静为此书写了长序，推崇备至。四十后辞去书楼之职，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在震旦大学、中法国立工学院兼文史教授。解放后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丈任教至今，为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以九十高龄，尚孳孳不倦，指导研究生。1987年正式退休，但仍著作不辍。丈时尝佐其叔梦坡先生（讳庆云，号湘舲），辑《浔溪词微》，于1917年刊行，此后七十年中，著述成书不下三十余种。其重要的有《庄氏史案考》、《洛阳伽蓝记注》、《善本书所见录》、《施北研年谱》等，大多数已出版，近年各地出版社颇多将丈著作重印问世者。如《庄氏史案考》最近台湾文海书店据1932年刊本加以影印。《南林丛刊》初集、次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据1936年刊本影印，并为《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美丈的《近百年来江南藏书家概述》1962年在上海图书馆杂志发表后，即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发给奖状。历年来在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颇多用笔名，不殚尽述。

丈少年时即以笃学闻，尝全部圈点二十四史，所披览的典籍，丹黄烂然，具见用功之勤。平生读书外无他嗜。所积累之资料，往往化数十年的精力，几易其稿，但有人需要者慨然相赠，毫不保留。自奉俭朴，闻里人子女升学有困难者，慷慨相助，亦不问是否素识。抗战时，我曾为美丈题《嘉业堂读书图》，有句云：“贫犹好士常分俸，老不趋时自寡尤。”盖纪实也。

美丈所参加的文学团体有南社、国学商兑会。诗不多作，更不轻易示人，因之别人很少知道美丈能诗。前见丈所作《纪念高吹万百年冥寿》云：“著书高隐两成名，满壁琳琅拥百城。群从一门俱俊雅，东南坛坫有清声。忝列同门相识晚，幸从著述见真醇。百年岁月成追忆，珍重遗编待后人。”又有《同社黄忏华以诗见赠倒用其韵

答之》云：“梦绕淞南旧日云，高才博学孰如君。卅年旧侣今犹健，歌舞升平日醉曛。”均诗格苍劲。丈今已九十有四，精神矍铄，记忆清晰。湖州志馆聘为名誉顾问，每有所咨询，不厌其烦，详细作答。丈九十诞辰时，我尝献诗祝嘏，丈以为能概括其生平，许为知己。兹录为本文殿尾：“高蹈淞滨岁月深，故山猿鹤总关心。泽霏桃李春争发，志辑粉榆世共钦。南社题名尊硕果，出楼著目胜兼金。青山不老人长健，闲坐松阴一散襟”。（王瑜孙）

自号“新旧废物”的王均卿

南社社员遍及东南各地，而以上海更为集中，当时有自署“新旧废物”的王均卿，在上海各书局主持编辑工作，颇有文名。

王讳文濡，字均卿，先世从安徽广德迁居湖州南浔。幼失怙，家境贫寒，读书聪敏过人，十七岁补弟子员，已崭然露角，乡里都说王家有了好后代。戊戌政变前夕，南浔有一青年和他的同学联名上书给清政府，扬言中国非变法无以自存，这带头的青年即王均卿。他上书言事中，直接指斥清廷的最后统治者，西太后看了勃然震怒，下旨浙江抚台严行查办，险遭不测，逃匿在深山里。恰巧义和团事变发生，才不了了之。王回浔后先后在明理学塾、浔溪学塾任教。从他受业的有纪奉璋、张锡藩（雪帆）、王懋（建民）、沈镛（伯经）、徐益彬（一冰）等等。王均卿的思想从维新变法逐步趋向民主革命。从他受业的后来接触革命思想，不少人不愿参加科举考试，也有加入同盟会的。王自号“新旧废物”，正说明他虽是清朝的明经，并不守旧，但对激进党也保留他的看法。王的爱国图强思想对少年一代有一定的影响。

王曾参加柳亚子创办的南社，以犀利的文笔抨击时政，鼓吹革命。中年后长期寓居上海，主持进步书局、国学扶轮社的编辑工

作。并先后担任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的编辑。他和同乡张廷华(萼荪)负责编印的新式教科书,风行一时。整理国故所主编的历代诗文评注读本,由王懋、沈镛及郭希汾(即郭绍虞)等分别注释,对普及国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近年尚有据原书加以重印的。王生前编写的书极多,以《国朝文汇》二百卷、《古今说部》二百四十五种、《说库》二百三十三种,《香艳丛书》二十集为最巨,不仅收集繁富,且考订周详。但也有从畅销谋利着眼,伪称访得古本,实际出自伪作的,如《足本浮生六记》是最明显的例子。

王擅词章、撰联,射谜尤为能手。当时《大世界》常有文虎之令,王偕友人学生遨游其间,射中灯谜所得奖品,往往捧都捧不下。

抗战前数年,王在苏州营一别墅,有终老之志。应浔镇富绅庞莱臣(元济)之聘,任南浔国学讲习馆名誉馆长。讲习馆设初级、高级两班,以讲授经史文集为主。原拟增设国画、国医,因抗战爆发,讲习馆一度停办,后迁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赁管复记三楼为校舍,更名为南浔国学专修学校。其时王已在苏州病故多年,继任校长为张一鹏,庞莱臣为董事长。

王病故前数年,抗战虽未爆发,但日寇侵略我国野心已昭然若揭,有志之士忧之。王曾发起将浔镇东栅马家港的明朝进士黄九烟的坟墓修葺,并在墓上建夕阳亭,亲撰楹联以纪念这个不甘向异族屈膝的志士。五十年来,人海沧桑,此墓不知如何?近各地加强文物管理工作,未知措意及此否?

王以教书、编书终其一生,但颇好武术,所交如黄摩西、蔡彦青等均当世嶷崎磊落之士。黄尝吐引习剑术,蔡为双林望族,虽是逊清举人,但精于拳击,有二女亦善纵跃劈刺,四五个少壮汉子不能近其身。王中年时即习形意拳,自谓颇得其奥窍。后来在胯下悬铅重十余斤,谓可使步履轻便,至老不衰。六十七岁因高血压瘫

疾，犹每天披阅报纸，关心时局变化。

王生平于学涉猎甚广泛，誉之者许其博学，贬之者以为太杂，其文介于古文与时文之间，为讲究桐城义法者所不取。揆王之意，原欲以文代言，不屑于文词之工拙。

王无嗣，晚年曾继一螟蛉，王歿后不知所终。其所为诗文，除载于南社社集外，颇多散佚。歿后，其弟子曾辑为《望古遥集楼诗文集》和《尺牋》两种稿本，沈伯经嘱余协助整理，拟择其较精粹者别为一编，后因战火内延，就遭搁置，稿件几经变乱，不知流落何处矣。王逝世已五十三年（1865～1935），享年六十有九。郑逸梅氏《南社丛谈》中有小传，凡《丛谈》已述及者，不复赘言。

（王瑜孙）

足本《浮生六记》之谜

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湮没了一百多年，直至清末为杨醒逋在苏州旧书摊上发现手稿，交给天南遁叟王紫铨，那时只剩四记，另外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已经散失。黄摩西、王均卿将其刊行，也只有四记，但后来却出现了所谓足本《浮生六记》，据说是王均卿从冷摊上觅到的。世界书局把它收进了《美化文学名著丛刊》（近年由上海书店重新影印）。林语堂还将它翻译成英文，以此《浮生六记》不仅中国人知道，而且远传国外。林氏英译本一发表，就有人指出他上了当，足本不可信。意大利的著名汉学家兰桥迭教授译成意文，他的中国朋友就希望他不是根据什么“足本”才好。赵苕狂写的《浮生六记考》对原佚的两记发现稿本补足，也表示怀疑；但他认为“王均卿是个诚实的君子，不致作伪吧！”他没有看到郑逸梅在《清娱漫笔》中所揭露的王曾在临死前一年（应为1934年）和郑商谈要他代做两记，还准备提供伪作的参考资料（沈三白

曾随赵介山出使琉球，赵有旧记，中山即指琉球）。郑当时“不敢谬允贗品，婉言谢绝。”但后来足本还是问世了，出自谁的手笔呢？据大东书局同仁告知，出自一位叫黄楚香的寒士之手。其酬劳是两百大洋，现将它拈出，以释读者之疑。（王瑜孙）

梅调鼎轶闻

闻父老言，清时，浙江慈溪县有乡贤梅调鼎先生，精书法，不肯轻易落笔，家清贫，常有断炊之虞，家人环求以字易米，亦不许。全家常枵腹终日。出市买菜，农民及鱼肆争将鱼菜投其篮中，梅辞以无钱，曰：“先生记在帐上可也，何时给我，不足介意。”又故意曰：“某某某某亦贖我鱼菜若干。”出抄簿及笔，求梅记之。农民及鱼肆得梅字后，即向当店质钱，时人对其书法珍贵如此。乡间一农民，事母甚孝，其母临终时嘱其子曰：“我墓碑字必要梅先生书写，否则非我子也。”农民素知梅字难求，不得已，焚香跪于梅之门前。梅归见状，问家人，家人将其情告之，梅曰：此孝子也。欣然挥笔而就，送之，至今传为美谈。梅先生门人慈溪钱罕，字太玄，亦精书法，名闻浙东。钱之门人即我友刘惜庵君，亦书法名手，上海静安寺、宁波育王寺、苏州天平山、淀山湖大观园及绍兴、杭州名胜等处，皆有其手笔，去旅游时，可以欣赏其古拙挺秀、炉火纯青的书法。

（马昌嘉）

来楚生写壁报

癸未年，我由郑梅青君介绍，得识来楚生先生。来先生性仁厚，有长者之风，书法金石无所不精，画笔老辣，殊为精妙。我常登门，求得书画甚多，惜在动荡之时，损失殆尽，现在只存对联一副，

册页一部，不时欣赏。有一日登其门，见其伏案写壁报，我叹曰：“投明珠于暗中。”先生曰：“有命在前，余安敢违！”相视苦笑。

（马昌嘉）

丰子恺诗

丰子恺好佛，所著《缘缘堂随笔》及其漫画亦多饱含哲理。1922年在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曾自筑一屋，颜曰：“小杨柳屋”，并题一绝句云：“家住夕阳江上村，一湾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蔼然仁者之言。较之麟行不践蚁之义，更进一层，于此无怪其对佛学研究之精深。即国学根底之深厚，亦非常人所能及。

（张仲蔚）

刘师培渡太平洋诗

刘师培申叔，民初尝执教于北大，为晚清十大诗家之一。但因他曾出卖邹容，成为民族败类，士林所不齿。曩曾见其渡太平洋五言排律一首，用支字韵，洋洋万言，凡于古籍中之生冷僻涩字，几被挪用净尽。铺张排比，矜炫渊博，实为《三都赋》之滥觞也。或谓此系学者之诗，其用功勤而叙事精，对其后学不无借鉴；或谓此即袁子才所谓“欲用以吓人耶？吾不受其吓矣。”诗格卑下，有欠雅正，去风人之旨甚远。两说且并存，以俟世之识者。

（张仲蔚）

《水云楼词》命名出处

1920年缪荃荪总纂《江阴县续志·人物文苑传》，云：“蒋鹿谭慕成容若之饮水，项莲生之忆云，署其集为‘水云楼’。”此说殆源于

谭复堂《篋中词》之评阕。谭谓：“蒋鹿谭与成容若、项莲生，可鼎足而三。”因而牵强附会，臆造此说。考其实，蒋尝权东台县盐官，其境内有水云楼，在漆潼镇寿圣寺，是明侍郎储巖读书处。蒋曾与黄婉君在此借居，故词集沿其楼名，现代谢孝莘、周梦庄两先生俱曾为此论证，足可一扫群疑。至于现代诗癖，名其楼曰水云者亦颇多。非似商标法之专用，应受保护也。（张仲蔚）

海藏楼命名出处

郑孝胥父子利欲熏心，寡廉鲜耻，为窃取伪满洲国总理，不惜私签协定，出卖主权，虽溥仪亦为之蹙首，实为民族败类之尤。清末，郑曾以诗出名，或谓其有“万人如海一身藏”句而得意，故自题其诗集曰“海藏楼”。其实不然。此句系掠自东坡。东坡集中有寄子由七律云：“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慢去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张仲蔚）

南京沦陷时中大教授在渝有诗

抗日战争初期，南京沦陷及大屠杀真相扬槩于世后，消息传至后方，凡我人民，莫不痛哭流涕，目眦发指，投袂而起。是时在重庆之中大教授，悲愤之际颇多诗作。如胡翔冬之“秣陵万树付秋霜”，乔大壮之“惊弦晓雁一声哀，隐几何当覆此杯。昨梦秣陵城破日，自将残烛照楼台”。此皆当时一代人民之心声与文献，惜无人为之收拾哀辑，殊可憾也，故予曾有句云：“荆棘铜驼事可怜，秣陵城破柳如烟。已渝诸老伤心句，谁为剗剗付管弦。”盖纪实也。（张仲蔚）

乔大壮自杀前后

昔蒋鹿潭仰药死于吴江垂虹桥畔舟中，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识者既悯其不幸，而又惜其怯懦，缺乏与环境恶势力搏斗之勇气。盖蒋鹿潭之与杜文澜、王国维之与罗振玉，人事参商，友好不终，危难之际，竟不能得其援手，其愤懑也固宜，但真理自在人间，道途广阔，何妨上下而求索，男儿宁死于战场耳！兹事诚不可思议。中大教授乔大壮先生，1947年为中大中文系解聘教师风潮而去。1948年自台湾归来后，闻过去之解聘风潮，尚有余波，有人以造谣中伤之语相告，先生愤怒异常，即日离宁，作有遗书，自沉于苏州梅村桥下。先生为人正直仗义，终为世所不容。死后逾月，汪东作《水龙吟》以哭之：“屈原何事沉湘，问天呵壁天方醉。千秋冤愤，至今犹有，蛟龙噫气。易世同符，彭咸遗嘱，超然尘垢。过梅村桥畔，吴姬喝罢，潇潇雨，都成泪。不恨文章逝水，恨人间众芳芜秽。金陵闻笛，巴山剪烛，胜游难再。回首当年，吞声死别，几人同辈。”曩见先生《苏幕遮》词云：“晓风吹，寒雨滴，白发花前，前路从头觅。昨夜铜龙鸣太急。窗外鱼天，一片鲸涛碧。酒波香，帘影隔。明日阴晴，不敢寻消息。壁上四弦曾裂帛。拨到无声，断了何人惜。”时许季萑被人暗杀，对先生震动极大。此词孤愤之情溢于言表，绝非可以委曲于一时者。宜其义无反顾，而步蒋、王后尘也。

（张仲蔚）

陆小曼祭徐志摩诗

陆小曼于1933年到硖石，为徐志摩扫墓，有绝句云：“肠断人

琴感未消，前言久已寄云翘。年来更识荒寒味，每到湖山总寂寥。”徐君地下有知，虽寥寥数语，而至情之文发乎天性，最为淳正，亦当感激涕零，胜于把剑，急于走笔以酬此红粉知己？其抑将抢地呼天，向壁而泣，大抒诗云灵感，以泪织鲛绡，而托诸魂梦，以表同声相应之谊，重证三生之盟，殉永恒之爱者耶？吾闻之：灵均之怀沙，徐衍之负石，其忠贞昭质，此真一定而不易者也，殆如是夫！予旧有句云：“千古词人头尽白，伤心岂独玉溪生。”叔宝以殉情而失国，千秋而后，诗人犹废书嗟叹，固知其来有自也。（张仲蔚）

田汉之死

田汉于1935年被捕时，曾托人带出七律一首，云：“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乱我心肠无俗累，饱经风雨有同舟。娇儿且喜通书字，剧盗何妨共枕头。为谢故人相问讯，民间疾苦正堪愁。”至今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迨田汉被营救出狱，事后查明，亦均无变节情事，但在“文革”中仍被诬陷含冤去世。彼江青一帮妒贤嫉能，居心毒辣，盖集古今中外之祸水于一身也，有以致之。

（张仲蔚）

于右任访梅词

梅花山在南京明孝陵前麓，即蒋陵冈所在地，有孙权陵墓。朱元璋生前筑圻时，未动其地，曰：“孙权也是一条好汉，留着 he 看看大门也好。”山盛产梅花，且多异种，是其他各地梅园所不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右任曾来此访梅，并成《浪淘沙》词一首，云：“斧斫孝陵柴，乱后梅开。天风远远送香来。红萼而今存几树，有我亲栽。艺圃变蒿莱，行者增哀。国香终不受尘埃。嘉卉成畦还播种，新立

名牌。”于曾将此词录示汪东，汪将其载入《寄庵随笔》。近年江南诗画社常在寿星宫活动，宫即在山下，社中人类能道其事。

（张仲蔚）

格调奇绝之诗歌

古诗《鱼戏莲叶间》一首，编者沈德潜评为格调奇绝。虽然后人亦有仿其体而作，都不如此诗写景生动，妙造自然。回忆 1935 年，在苏联访问之戈公振先生，应邹韬奋两次电邀，回上海筹办《生活日报》，未及一个月即因病去世。戈归国前，苏联朋友认为正值日寇侵华之际，劝其暂缓回国，曾被拒绝。迨病榻弥留之顷，戈曾断续告知邹氏经过，并云：“国势垂危，我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工作。”斯语未竟，即与世长辞。故邹氏曾含泪写成《悼戈公振先生》一文，备述戈先生之舍己抗敌之雄心壮志。沈钧儒读之，当时悲痛难抑，慨然命笔，赋诗四首，其第三首云：“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及至写到第四首，沈公痛哭失声，提笔竟写了六句，俱是“我是中国人”五字，而泪痕满纸，实无法再写了。盖诗为心声，此时此际，满腔悲痛，千言万语，竟不能表达，是真性情之流露。揆其体裁，则与“鱼戏莲叶间”等句何异。惟前者是有为而作，后者是不谋而合，至情之文，非有意追摹格调奇伟者可比，却自然成韵者也。窃意在诗史中，应作为文献，昭式后代。

（张仲蔚）

南京诗人节

南京诗歌活动，既无一定地点，新旧诗人间，亦无联系，更无统一名称。大抵旧诗人多在农历三月初三、七月十四日，所谓修春禊

与秋禊，自动组合聚会。大都于小九华山、玄武湖或秦淮河上，分韵唱酬。尤以在抗日战争前之三十年代，最为活跃。1932年在水亭，1933年在凤台山馆，1934年在后湖。到会者有潘宝鼎、龙榆生、柳诒徵、夏敬观、吴梅、陈延杰、曹经沅、谢国桢、陈衍、常任侠、卢冀野、唐圭璋等八十七人，颇极一时之盛。又：另有金陵诗歌节，则为一般人新诗之组合。会期为端午用以纪念伟大诗人屈原，名正言顺，亦颇有意义。

（张仲蔚）

夏承焘轶事

夏承焘一代词宗，而为人极有风趣。在浙江之江大学讲课时，曾为其班里学生追述其幼年趣事一则云：“我幼年尝入私塾，并在布店学徒。其后歆慕新学，投考某师范。但数学试题难解，正沉思间，忽从某处飞来一纸弹，偷拆阅之，则正好是数学题解答也。”夏竟因此而顺利过关，捉刀人为谁，夏固不相识，且事先并无活动，大概是捉刀人投递之目标，原不在夏，不过手法不高明，致夏竟中弹，侥幸偿愿。”诚如史迁所言：“岂非天乎？岂非天乎？”夏公当时讲述之神态，犹历历在目，至今思之，殊觉可笑。

（张仲蔚）

一马三足

我国艺坛上徐、刘交哄，确有其事。三十年代《东方杂志》上，同时登载过徐悲鸿与刘海粟画马各一帧。徐马与今日所见者大致相同。而刘马则纯为飞奔之态，四蹄腾空而隐其一足。左上角有于右任题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艺校同学争相评骘两画优劣时，徐之高足张安治从座中跃起曰：“明眼人自见分晓，马岂有三足

之理！吾等不解画，不敢下结论。”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至于双方对艺术之观念分歧点究竟何在，孰是孰非，岂竟毫无共同之处，自有后人公论。当时之互相攻击，知之者认为是意气之争，无可讳言。文人相轻，虽自古已然。而今之艺坛诸大师，其亦胸襟不广乎？姑妄言之！

（张仲蔚）

阮毅成怀乡病逝台北

阮毅成是法学前辈阮性存长子，“五四”运动时，他在浙江省立一中读书，结合同学查猛法，与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后改名端先，即夏衍）以及与我同学之弟阮笃成等，以提倡新文学思想为宗旨，发起组织《浙江新潮》刊物，11月1日创刊，要求劳动者自觉联合改造社会，当时颇被感为左倾。因第二期刊出浙一师学生施存统《非孝》一文，又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刊物停办。次年3月毅成又办《浙人》，创刊宣言，提倡打破非人思想和生活，为浙江的新文化事业而奋斗。但此刊仍遭夭亡。其后毅成在上海同济大学执教。曾在浙江任民政厅长。去台湾后任中央日报笔政多年，与胡建中往还最密，俱对杭州怀旧。1988年7月下旬毅成在台北逝世，未克回杭州一睹在平海街旧居，深为惋惜。

（钟韵玉）

唯美派诗人邵洵美的享乐

集邮友人邵洵美和我都是《邮星小集》成员。邵以新体诗驰誉文艺界，所著邮学作品，与其爱好美术，亦均为朋侪称道。在上海沦陷时，与曾写《宋氏三姊妹》一书的美国作者项美丽一同至沪。嗣因邵染吸鸦片烟已成痼疾，项亦被同嗜上瘾。旋项感情调颓废，乃离邵返美另嫁。邵则常在《国粹邮刊》陈志川家一榻横陈，与梁

芸斋、严西峤等谈论邮坛掌故，以为这是唯美派诗人的享乐。解放前邵亦离沪，后于1968年逝世。其侄邵林现在任上海《集邮》副主编，是家学渊源所致。

（钟韵玉）

陈铭枢知人论世

国民党人胡汉民展堂，晚年在广州尝自书“聪明正直，至大至刚”八字悬于座右，并刻有一印章曰：“刚心”。陈铭枢晒曰：“老胡岂是刚心？直刚愎耳！外刚内怯，举棋不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或问蒋介石、汪精卫何如？陈曰：“老蒋以险术治天下，虽可驾驭于一时，然其本不内固。观其抗日战争时，以西蜀为京都，解放前播迁至台湾，都只能偏安于一方，盖无人君风度，乃漂荡以终。汪精卫则两手软绵，柔若无骨，说话时频搓双手，常作妇人态，是无怪其一生先厉后荏，变节降日而祸国也。”

（薛大元）

丁慰长自沉鬲头渚

丁慰长系马一浮先生大姐之孙，故称马老为舅祖。先时，慰长祖母念马老孤身无依，从绍兴迁杭，两家合住一处，数十年相依为命。故慰长及胞妹敬涵皆在马老身边出生，并在马老怀抱中长大。及慰长祖母临终，马老又受大姐之托，教养两甥孙。抗战期间，马老避难西迁，亦一直带着慰长兄妹，并亲自教育，指导读书。癸未秋曾作《书示弥甥慰长、敬涵》一文，勉励其学习。1947年慰长去南京工作，始离开马老。解放后，慰长进浙江图书馆，曾撰《于谦》、《宗泽》两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又与陈觉民先生合著《浙江闲谈》一书，在上海出版。另撰《黄道周》，惜未及付梓。如此好学，却被馆内诬为“日公夜私”。慰长妻刘钊亦具才华，同供职浙图，然

青年人才，颇遭人妒。1957年反右运动，刘钊因在北京图书馆馆刊发表过有关改进图书馆的文章，被打成右派。继而慰长复被牵连，发往海宁农村劳动。后因病回杭治疗，馆方乃停发其薪金，致使夫妻生活无着。归家为庶母所不容，往见马老，又为照顾马老生活之内侄女拒之门外。无奈，北上至京，欲托在京老师于中华书局谋一校点古籍工作以糊口。不料正值国庆十周年前夕，北京清查外来人员甚紧，慰长一家并无入京证明，遂被派出所盘查一宵，后遣送出境。落荒南返途中，曾去曲阜谒孔庙。及至无锡，盘费已尽，深感天地路绝。匆匆为已在安徽之胞妹敬涵留一诀别书，说明不想连累胞妹，故未去安徽找她，亦一直未将实情相告。诀别书连同日记寄出后，慰长夫妻携女婴于1959年10月某日在鼋头渚投太湖自殉，时年三十又二。慰长等遗体在无锡就地火化，骨灰埋入马老祖坟和生圻之傍。慰长既死，有关部门又以“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罪名，开除公职，通报全省文化系统。今虽平反，但死者已亡。当时亲友及丰子恺先生等都恐马老不胜打击，慰长死讯一直对其隐瞒未告，只言已调远地工作。故1967年6月马老临终前，仍在催问：“为何不打电报把慰长叫来？”慰长之墓恐引起马老注意，未立碑堆土，仅栽树以为标识。“文革”中则连祖坟、生圻均被毁平矣。

（叶瑜荪）

吕侶之剑门藤杖

抗战军兴，大专院校纷迁西南，吕凤子先生所创丹阳正则艺术专科学校亦西迁入川。时吕之长子吕侶（字去疾）随校任教。曾率学生利用川北所产藤本灌木，随其天然形状，略加斫削，制成藤杖数百根。似龙如凤，灵兽异卉，各具形态，随意见形，使人遐想万千。藤杆经打磨成淡雅之色，复髹清漆。且镌吕侶先生杖铭曰：

“剑门奇木，质韧而坚，耐以扶持，随遇而安。”藤杖送至重庆、成都等地参加展览，观者无不视为珍品，摩挲扶玩，不忍释手。后为欧美人士发现，惊叹不已，引荐至华盛顿参加博览会，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叶瑜荪）

毛谈虎擅书不求名

桐乡毛浩，字覃蓐，抗战时因曾遭日军凌辱，改名“谈虎”。从大麻金子久学医，聪明绝顶，能文能诗，更擅昆曲。素性淡泊，不慕荣利，安于清贫，以行医为业，自撰“但愿人常健，无妨吾独贫”一联，书悬诊室。常吹笛度曲以自娱，且能填词打谱，积有诗稿盈尺。尤工书法，数十年临池不辍，腾蛟起凤，功力至深，教谕金止祥，张子桓、张一鸣父子，屠甸孙增禄等咸莫能望其项背。解放后，常有人惜其埋没书艺，促其投稿送展，皆漠然以应，自视无足称道。“文革”时或谓其言：“先生书艺，已臻化境，若居京沪都会，则早已名震书坛，虽郭老书法也不及先生。”毛老不信，曰：“毋狂言，郭老乃当今才子，名满宇内，岂有不及我者？”人即取郭沫若书迹印刷品以示，方信郭老书法确非绝伦。知今争相刊登展览之作，媚俗沽名者多矣！1977年1月，毛老八十而终。近年其书始随县书画作品出展沪杭，时下书家见之，皆深为震惊。

（叶瑜荪）

米芾书《多景楼诗》多贋品

六十年代，桐乡刘雪樵先生于文物普查时，发现乌镇徐家所藏之米襄阳书《多景楼诗》手卷，宋锦精裱，函红木匣中，其书法则沉着飞翥，纵横豪放，遂视为珍品。不料未几又于平湖访得同样手卷，装裱相同，字数印章亦皆然。正疑惑间，湖州钮姓者亦出与上

述两卷相类的又一手卷。持者皆谓真迹，雪樵先生疑虑难断，嘉兴专署文化局长闻之，欲请专家鉴定。适值华东局魏文伯视察来湖，闻知此事，即携一卷，就便至京鉴定，卒被断为贋品。后上海书画社出版米芾墨迹三种，刊印吴湖帆迢迢阁所藏多景楼诗册，亦被人指为贋品。

（叶瑜荪）

德清之文徵明行书中堂

刘雪樵先生参加地区文物普查时，曾于新市镇发现文徵明行书大中堂一轴，书法丰腴遒劲，得宋元神韵。经德清文化馆胡文虎函请蔡圭青先生鉴定，断为真迹，欣喜异常。胡遂携往苏州，费金五百装裱之。不久浙江省博物馆古书画鉴赏家朱家济先生来德，朱氏萧山人，曾供职故宫博物院二十多年，精于鉴赏明以前书画。德清有关领导即以新得之文徵明行书中堂为普查成果汇报之，不意被朱先生指为贋品。胡文虎即遭县主管负责人斥责，并不准报销装裱费用。胡大窘，不得已诉诸蔡先生前，蔡因嘱其携往苏州，请苏州文管会全体管务委员共同鉴定，若仍断为贋品，则再转上海博物馆作最后审定。若皆曰伪迹，则五百金由其负责支付。胡即至苏州文管会。恰巧管务委员全体会议，遂述明由来，奉上中堂。管务委员一致认为真迹无疑。胡喜而复求出具鉴定字据以为回禀之凭。然文管会无此前例，胡再三相求，彼等即曰：“你县领导若仍不准报销装裱费，可再携来苏，本会愿收购之。”胡始心宽而返，此行书中堂至今得藏德清博物馆中。

（叶瑜荪）

董小匏毁画提身价

濮院董枯匏，名耀，字继华，乐闲子。画承家学，惜晚年神经失

常，所作狂放失度，民间散流颇多。后其子小匏（即董念棻，又号味青），不忍董氏画名蒙辱，尝托人高价购求枯匏画，聚而自毁。故枯匏画几收觅殆尽，不料就此身价大增也。（叶瑜荪）

丰子恺放生趣闻

丰子恺先生受其父斛泉公和弘一法师影响，崇佛茹素，护生戒杀，尤好放生。抗战前，某次从家乡石门湾携一鸡往杭州云栖放生，因不忍缚鸡于倒悬，撩袍裾以兜之，衣兜鼓鼓囊囊，于长安镇转火车之际，引起便衣侦探之怀疑，遂跟踪至杭州城站。及见站外早有人迎候子恺先生，侦探始觉错矣，因上前言明，并道歉而返。在场人皆大笑不已。（叶瑜荪）

谭建丞之自传诗

浙江省文史馆征集馆员书画，湖州谭建丞画松石图中堂一幅为赠，并自吟题画诗云：“贞干迎朝旭，苍崖日日新。高风答云雨，圣世无隐沦。”展出时皆须配一自撰小传，大都自报家门，罗列头衔而已，独谭老与众不同，以诗代传，题曰：“少小喜涂抹，于今八十年。潜心师造化，大胆涉山川。当代渐书圣，前身许画禅。白头歌盛世，薄技岂容传。”（叶瑜荪）

吴遂庵擅长围棋

滁人吴葆初先生，字遂庵，北师大毕业后，曾担任滁州淮南中学教师、校长。初从表兄章与九学弈时，由于其先德吴秀农公曾任北洋政府几届国会议员，才望相兼，先生秉承家学，又多器识，当其

既感围棋饶有兴趣之始，即搜集古今棋谱，日以继夜，简练揣摩，因此棋艺大进，不久即能青胜于蓝。每让表兄与九公若干子，仍操胜券。抗战前，先生尝挟艺漫游金陵、北京、青岛等地，参加围棋竞赛，屡次冠侪辈，荣获“围棋国手四手”称号，驰名弈坛。予岳父念曾老人，系先生长子。少时尝请先生教授围棋，均不许。谓曰：“吾自耽于此道，废弃教育事业，如醉如痴，于社会无补。尤以每晚疲倦，上床欲睡时，辄见帐顶是一局楸枰，满布棋子。彻夜不寐，太伤脑筋。曾有一联云：‘不召自来，扰人清梦；频挥弗去，有苦难言。’吾已追悔不及，故不愿汝曹学之也。”

（田 灼）

《醉翁亭记》异文

《古文观止》载《醉翁亭记》，其中有“水落而石出者”一句。1973年予在南京燕子矶因病住院，病友南京农学院教授邵和安君告予曰：“吾父在滁时，曾观看苏书《醉翁亭记》，碑文为‘水清而石出者’。”予唯唯。迨返滁视之，果然。据邵云，其父十八岁即入金陵大学，毕业后，英语甚流利，暑期曾来滁。任过翻译，尝同外宾策骑游憩醉翁亭，故知其异文。邵教授住院期间，其父已逾八旬，犹常从鼓楼健步至燕子矶看视。老人精神既矍铄，而又能鉴古心细，令人钦羨。

（田 灼）

断指生自挽

章与九老人语予：侯度，滁人，擅书法。清末贼寇李某，母寿拘侯，令书寿联，不允。李欲杀之，乡人以“寿辰杀人不吉为请”，乃断其大拇指，以息愤。侯去外县逃避以残指练书，坚持不懈，益精进，寇平，乃还乡，因自号“断指生”。临终作联语自挽

云：“大拇指已残，写多少真草隶篆，烦多少衣食住行，万念成灰，尽抛入东洋大海；一口气将断，说什么耄耋期颐，争什么荣华富贵，百年如梦，笑煞了南极仙翁。”人之将死，仍能就平生不幸，而以游戏文章出之，非豁达大度者，孰能如此，是可以无憾者矣。

（田 灼）

随笔偶记十一则

（一）我国数学家陈省身之父与王蘧常先生岳丈沈轺（字仲英）同寓天津，时省身十余岁，在南开中学就读，数学已崭露头角。蘧常先生夫人沈静儒（与沈钧儒先生同曾祖）适攻读于天津师范学院，却短于数理，时往就教。近几年省身回国时，必去上海蘧常先生处话旧。静儒先生已于1987年5月去世，若省身再行回国，失一文友，能不怆然！

（二）沈卫（淇泉）太史，与南通张謇同科。以艺文言，淇泉应为状元，但张为翁同龢所器重，沈遂落魁，淇泉引为毕生憾事。

（三）王蘧常先生长兄迈常，字铭远，号瘦匏，浙江文史馆馆员，书法魏碑，长于诗。曾三次东渡，在早稻田大学攻法律。清末归国，值沈曾植（寐叟）之兄曾桐（字子寿）任广东提学使。总督张鸣岐，乃任迈常先生为广州高等工业学堂监督（犹今之校长）。当时亲见黄花岗之役，据云革命党人均坐轿至总督衙门前，下轿时，人皆以为贵客至，俄而手枪手榴弹猛攻督署矣。

（四）海盐赵万里为北京图书馆首任馆长。少年时与唐兰、王蘧常先生常出入嘉兴图书馆。唐兰先生攻金石文字之学，王老则精研子史，而赵万里则读《康熙字典》，且恭楷缮抄，人窃笑之，而赵先生小学根基之厚，却渊源于此。

（五）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五世祖谭贞默，字扫庵，入《携

李高逸传》。信佛，师事憨山大师，著有《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二卷，《谭子雕虫》二卷，《扫庵集》、《扫庵诗存》各一卷，汇成《嘉兴谭氏遗书》。其像为明末著名肖像画家曾鲸（波臣）所绘，镌成碑刻，本存谭家祠堂。今祠堂被毁，此碑无存，扫庵肖像拓本，亦已无处可觅矣。

（六）民国年间，嘉兴县长阎幼甫，以善读《聊斋》名。一日与禾中著名土木工程师沈公达（字保障）会于公署，以背诵《聊斋》为娱。二公所指篇章，虽均一字无误，但结果则沈胜于阎。缘沈公达《聊斋志异序》亦背诵如流，而阎不能也。沈公逝世前，余尝执《聊斋》往试，果然。其记忆力之强，殊堪惊人。

（七）四十年前，闻我禾城名翰林盛萍舟仲子庆琳字子瑾言：许文肃公（竹垞）之甥，八国联军之役，曾随西太后入川为侍卫，后办警察总署，为中国办警察元老。彼在川时曾见友客死于黔，川黔相去甚远，而又多山岭，远枢还川，殊不可能。遂以重金请赶尸人将某尸体赶回川中。事前已得首报，云某日将至，家人即准备灵堂以候。尸至之日，前有一人鸣锣开道，尸后随一人焚化纸帛。俄而见尸冠带袍服，昂首直入灵堂，灵堂前已铺陈白布，家人环跪而哭，尸入灵堂即扑，人即用地白布裹尸入灵床，惟尸面不甚清晰云。又闻前国民党某师长（此人曾住杭州南山路，名已忘），自述在黔桂时，傍晚薄醉行军，亲见阡陌间有八、九人行进，且微闻锣声，相距约百公尺，看不清晰，过后士兵告其此乃赶尸行列。于川滇黔桂间，时可遇到。此皆言之凿凿。余不敢深信，但亦不敢说其必无。近阅上海《采风》报载《死尸会走路吗？》一文，说赶尸在贵州山区确实有之，云此乃“运用机械力学中有限自由绞支点原理。由于贵州温湿气候，尸体大腿关节并未僵化，尚有廿度左右的自由度，形成两个有限自由度绞支点，当将两尸体在其胳膊窝下用竹竿固结为一整体，这便成为有四个绞支点行行走体”云。惟此文说，此乃“合

理存在的内核”的“旧风俗”，至于湿温气候，尸休如何不坏？又如何喝令尸体起止？又如何行进？目前还有否赶尸行业？此乃饶有兴味之科研问题。

(八)嘉兴南大街庄益三先生(一拂之父)，嗜书画成癖，好藏。藏品虽非大名家，但以近代禾中诸书画家作品较为周全。其中如吴谷祥《松风水月图》自画像，“耳听好消息”之《钟馗闻笛》白描五尺中堂，实为上品。其所收集之《携李乡贤像传》自唐宋至现代约百余家，均请当地画家为之画像，并各为立传，此实为嘉兴宝贵之地方文献，但俱失于十年内乱。拨乱反正后，《像传》总算向农村某大队追回，但若干精品皆失去。有的画上还打有红色叉叉。其子一拂承父志，近年又补缀集成两百幅。益三先生卒于“文革”之后期，年九十余。在八十岁时，即遭“文革”之祸，刺激甚深，神色憔悴，尚能拄杖行五六里，由城南来城北顾余，其逝世适与山东密州旅禾画家臧松年同日。朋侪云：有此书画友同行，泉壤间不寂寞矣。闻既葬之九日，嘉兴乡干部定要挖棺火化，只得掘墓开棺，重见天日，实则干部疑益翁殓有珍宝。棺启，脸色如生。彼等竟无所获。但既已土葬，而又火葬。一死两葬，其亦奇事。

(九)嘉兴近代著名画家吴谷祥(秋农)，山水出自周臣、唐寅之小斧劈，笔墨清劲，当时与嘉兴另一名画家杨伯润(南湖)齐名，但杨以南方披麻为主，同样出自吴门，而风气所尚，时人褒杨而黜吴。吴愤极，北走都门，临行以砚投南湖曰：“若不成名则不返。”不数年吴名大噪。晚岁归里，居张家弄之寄园，以笔墨终其生，其墓即在嘉兴近郊。有子某，闻从商海上，我禾老辈咸知之。

(十)近代嘉兴画家以潘雅声一门及郭肖雷一门二家为著。画家门第，延及四代，一门风雅，书画均及于闺闾。而天官牌楼郭氏，自肖雷至季人，和庭、余庭、屺庭、蔗庭至和庭子悦初，已迁居上海

浦东，有子一人，但不知能画否？郭氏得文信国铁如意，故号为“铁如意室”。肖雷季人善文，能诗。和庭弟兄，书法章草，均精鉴赏。岷庭尤擅铁笔，沈寐叟用章，大半为岷庭作。和庭、岷庭均死于抗战期间。乱离时代，书画鲜有问津，家道中落，后和庭子悦初及余庭均迁上海，余庭不久死。嘉兴只蔗庭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困苦，室如悬磬，母子同卧于藁草中。十年动乱平息不久，蔗庭患肺病不起，幸杭州中医院林乾良君来，探视后告我，我乃谋之于肺结核防治所陈德献医师，免费治疗，不半年，病终不起，年只五十有九。一年后闻其母亦死。

（十一）十年内乱后期，嘉兴图书馆长张振维，请郭蔗庭绘一花卉卷。有牡丹、荷花、菊、石榴、梅花、芙蓉等等，笔墨彩色神韵均极佳妙。奇在全为蓓蕾，竟无一朵开放。振维大恚，责彼曰：“我对尔不薄，何如此潦草耶？”蔗庭徐曰：“如此气候，如何开放得出？”事闻于余，余深为惊叹。郭既死，此卷振维视为珍宝，我并有诗识题其上。

（沈侗庵）

吴藕汀生挽轶闻

十年浩劫中，亲朋故旧，互不通问，人人自危，不及其他。我于1972年“改造”毕业，回家以后，先后闻郭蔗庭、胡天如诸兄云：“吴藕汀受迫害作古，一拂且写有两首挽诗，但均不知其详。”我不大相信。因为藕兄从不涉政治，无致死之由。不久，天如来告，彼将于近日赴南浔演出，我拜托其此行务必将藕汀行踪探听明白告我。半月后，天如自浔返，始知海外东坡、藕汀无恙，并见到藕汀与天如所画扇头，次日即得藕汀来函，喜不自禁。余曾有诗志之曰：“江东落日暮云停，消息无从问藕汀。传说黄州哭苏子，欲投汨水祭湘灵。已听携李悲生挽，不道浔溪庆独醒，难得敬亭通驿使，一枝春

信慰余龄。”

(沈侗廌)

潘雅声西安画幅

嘉兴为鱼米之乡，历来画家不少。但由于生活富裕，除平湖、嘉兴偶有画家去日本行道外，一般很少向外开发。这大概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吧！所以嘉兴画家，大致上足迹不出上海、杭州、苏州这一个圈子里，外省画展及陈列，也就较少发现有嘉兴地区画家。但西安骊山杨贵妃的华清池，却悬有潘雅声《贵妃出浴画》横幅，对墙是一幅潘飞声写的字，是处书画陈设，仅此而已！惜这位嘉兴籍的潘雅声先生，有年款而不书里籍，颇以为憾。

(沈侗廌)

王蘧常后继乏人

日本书法界称“前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这比拟是否适当，连郑逸梅丈也不敢下断语。觉得以蘧老来比拟书圣似乎太过。然则如果以书圣当时的书道革新（王羲之早年的隶书经他革新为行草，过江后绝不复书，故传世已无书圣隶书），与王蘧常先生近五十年来只书章草的“革故鼎新”正同。在这一点上，王蘧常先生可和书圣比拟。但羲之后有献之继其衣钵，而蘧常先生的章草，迄今缺少传人。虽然在蘧常老学生中，亦有几个学书章草，更有自称“慕蘧”的私淑弟子。然大多依葫芦画瓢，得其形似而已，没有从根本上穷源探奥。缘蘧老章草，变化神妙，就因为他老先生不但精北碑，通篆隶，甚至金文石鼓，流沙坠简，无不升其堂奥。即以《十七帖》一端，已摩穿石印本四册，可见其功力却在《月仪》之外。四五年前，一拂邀我介绍冯谷贞去蘧老处学书，我当蘧老面勸勉谷贞，

一拂趋谷贞称蘧老为“太先生”，我问谷贞所师究为谁？一拂云：“尔耳！”我不敢当，虽写过章草而未能入室，中途弃置，畏其难耳。两三年前，王老侄孙女文南在工余又从王老学章草，我仍以欲登王老章草之堂，必先探求王老书法之本以勉文南。目前谷贞从事商业，且已有子，恐不复热衷于此。文南年弱于谷贞，且在上海，与王老居处又近，可以昕夕请教，闻其正在习《礼器》摹“二爨”，精力并不全在蘧老之章草。我认为，此乃探本穷源。任何学问，无捷径可寻，下得笨功夫，方能有获，决非依赖投机取巧，自我吹嘘，或宣传捧场所能克奏肤功的。

（沈侗庵）

梁漱溟与嘉兴渊源

报载 1988 年 6 月，一代哲人梁漱溟先生以九五高龄逝世于北京。大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这确是知人之言。尤其他的刚正不阿受到“特殊待遇”的很不公正的批评之后，梁先生依然直率敢言，毫无半点气馁。历史证明，被批评者的胜利，就因为梁老一生正直，满腔正气，无所畏惧。这次在报上介绍时，竟被“遗忘”了，遗憾之至。同时梁老前半生笃信佛学，好像宗教应该排斥在学术之外，所以几篇颂扬和介绍梁老的报告中，也被有意忽略了，这至少也是憾事。

我与梁老没有见过面，可是梁老在十年以前给我写的一方笺纸就有“忍辱波罗密”与“施舍波罗密”之语。梁老在嘉兴有一小因缘，大半是学术关系。五十余年前，我在单培根兄引导下，喜欢谈一点哲理，尽管我直至现在，对哲学、佛学仍然一窍不通，兴趣不大，但在当时就涉猎了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我以后也曾选修过三个学期的《印度哲学》，虽然成绩很糟，却以此作为基础。那时候我与单兄同时对冯友兰先生的《新儒学》发生了兴趣，其后

又传闻梁老与冯老原是同学，且两人同考北大，冯先生录取成为北大学生，梁老却名落孙山。不到两年，梁老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所赏识，召到北京，蔡校长与梁老谈一夜，次日即发表为北大教授，由没有资格当北大学生的梁先生，却踏上了北大讲台，成了冯友兰先生的老师。这事确实与否，我没有问过冯先生侄女冯钟之教授（任继愈先生夫人），当然这事能由冯老亲手写最好。惜我与冯老没有见过面，今秋可能有一次学术讨论会，要与冯钟之先生会晤，我倒想详细了解一下。

梁漱溟先生与嘉兴的关系，是由于梁老学生胡古玉开始的，胡现已逝世。胡改造回禾，住缸髻汇。他与梁老师感情很好，梁老知道他处境艰难，每月接济他人民币贰拾伍元。朱瘦竹老先生将其事广为传播，引起嘉兴部分知识分子兴趣，纷纷投函梁老求教，其中有单培根、庄一拂、许明农、朱瘦竹及我，梁老一一回复。八九十岁老人，毛笔字娟秀清劲，一丝不苟，去信必回，而且每信必盖印。1983年左右，他的又一学生袁鸿寿教授到嘉兴，对庄、吴及我的“和棹诗案”很感兴趣，回京后将此案详情介绍于梁老。袁教授拟将我们写的六百首“和棹诗”公诸于世，并有请梁老作序之说。事虽未成，足见梁老刚直之一斑。梁老八十九岁时，嘉兴诸同志寄去诗文书画与梁老奉祝九秩大庆，我寄奉一帧无量寿佛，梁老均一一亲笔来函致谢。我几年数次去京，几次想去奉谒，以梁老年事已高，不敢贸然打扰。其他单、庄、许、朱等人，亦均未一亲梁老警咳，至今思之，不胜惘然。

（沈侗虞）

诗家自称“两面派”

现代诗人臧克家，从三十年代起，即活跃于我国新诗坛。1933年第一本诗集《烙印》问世，茅盾著文云：“在青年诗人中，《烙印》的

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可见他的诗歌艺术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他也喜爱中国诗歌与熟习古典诗歌的表现方法。他说过新诗和旧诗，不应对立，要互相取长补短。1962年，他写过一首诗，云：“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旧诗不厌百回读，新诗洪流声澎湃。”盖亦厚古者不薄今，妍今者不忘古，文质彬彬，君子哉若人也。

（汪兴汉）

沈补翁论写诗

上海沈熙乾，字心易，号补翁，诗学少陵，尤擅五律。来安余叔文有诗赠之云：“千言立就夜操觚，学力才思两不孤。读破古今书万卷，诗成信有苦工夫。”补翁生前年逾花甲，尚力学不辍，诲人不倦。犹忆十年前，予每有习作，常录请指教。某次，予叩询其写诗有何诀窍？补翁谓予曰：“世传诗三多，谓多作多读多看，并行不悖。其实多读多看，最为重要。譬如庖人，手中缺乏材料，既未尝多种名肴，又未见高手如何配料，如何下锅烹调，想凭自己一点聪明，恐难烧出好菜。写诗亦如此，故必先多读多看。俾开卷有益，博取众长。然后再沉思落笔，则自然成韵也。”予自聆此论，未敢或忘，受益匪浅。如以余老赠沈先生诗相印证，一则譬喻精当，一则文不妄作矣。

（汪兴汉）

关帝庙门联

吾友朱适天云：“某地关帝庙门联曰：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东名士尽低头。”极写壮缪之威武，名实相符。传闻此联系李大钊青年时代所撰。当时该地士民，只见李先生研究新文学，请他写门联，有意开玩笑，待李先生一挥而就，竟成此

联，无不叹服！

（汪兴汉）

识字耕田夫

“识字耕田夫”者，来安余叔文君自道也。余老早岁从政，广交游，座常客满，有小孟尝之称。抗战军兴，集资创办《铎报》，自任社长。为唤醒民众团结御侮、救亡图存奔走，不遗余力，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但读其《和沈心易先生中秋无月诗》有云：“入宫长夜冷，斫桂毕生幽。仙境竟如此，人间胜一筹。”可见其胸襟之开阔。余老晚年自叙云：“平生耽逸趣，抵死乐吟哦。”益可知其平生吟咏志趣。予尤爱其《乐事吟》十首之三云：“年衰吟不已，兴到笔能扛。对影弄寒月，凝神听远江。琅琊新药菊，景德小茶缸。豪气凭销尽，诗情却未降。”1981年余老退休回滁后，埋头整理旧作，自编《余子诗集》，现已出刊四卷，至亲好友咸得以欣赏为快。予既服其才思老而弥健，又格律谨严，功力深厚，均足以呈现我国古典诗歌有无限生命力。乃余老竟自谓曰彼南山力耕三十年，故用坡公诗句，刻一印章曰“我是识字耕田夫”，意虽谦抑，而循名核实，亦恰如其分也。（汪兴汉）

姚石倩《八哥图》

敦六师才气横溢，健谈，口若悬河。但言多不免有失，则古有明训。故姚石倩先生画八哥长幅为赠。谢无量题句云：“八哥解语偏饶舌，鹦鹉能言有是非。”取规劝之意，不言可喻。（周明道）

刘海粟谈货真价实

刘海粟先生针对目前艺术创造与欣赏中，其作品与本人并不

完全相称，甚至距离很远，或被捧出来而有名气的弊病，曾发表谈话，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譬如梅兰芳唱戏好，私底下也爱画点花卉。艺人有书卷气，是大好事，应该称道。但是，并不能就说梅兰芳的画就真的好得不得了。又如从前考状元，讲究八股文，小楷字当然也写得很熟练，但并不是书法好，尤其是写对联的大字，状元未必写得好。可是，书画市上，凡中过状元的字，又贵了几成。又如今天的弊端，有些捧场与吹嘘的文章，都是天下文章一半抄。言之无物，贻害不浅。更可惜的是，在学校考试中，也搞新的流行八股文。这样录取的学生，有时倒是一些不愿自己动脑筋的低能儿。常听说高考超过四五百分的，或者毕业时分数名列前茅的，却在实践中是个书呆子。又如院体画，在艺术院校培养人材，缺乏因人施教，因生制宜的办法。只要学生规规矩矩依样画葫芦，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特点和特长，机械地照搬老师，弄成千篇一律。又如宾馆的饭菜，按任务观点接待，饭菜上不讲究，不动脑筋。因为反正会客满，不必讨好旅客，以上这些，都不是货真价实的。我提出货真价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到质量第一和信誉第一。”（周明道）

宁苦学勿骋异

湘潭杨怕翁，曾受业于王湘绮门下，笃学博闻，负盛名于时。敦六师执教湖南大学时，与王湘绮之孙王麓孙，同谒怕翁于长沙东门之白心草堂，颇称莫逆。怕翁尝云：“学问之道不可欺人，一经识破，声价全失，宁苦学而无成，勿骋异而自堕。凡自堕之由，多在名心，一发不收，自成骗术。故求学之人不可与时人争胜负，不可向时人求美誉。高于时人乃极易事，其弊在骄矜，求当时名亦极易事，其弊在降辱。但好名之心，实不可免，苟甘湮灭，何必孜孜。故求当世之名者，下士也；求百年以后之名者，中士也；求千年以后之名者，

上士也。”敦六师以为至言，每书此贻我，悬之座右。（周明道）

斯文扫地

我与徐公曙岑前辈谈及，目前海内诗社林立，多如牛毛。有不少戴纱帽或退居二线之显要人物，亦不惜跻身诗坛执牛耳，觅句寻诗，附庸风雅，宛然诗人，故诗风江河日下矣。曙公微笑曰：“斯文扫地。”（周明道）

西泠印社中人

王京盦书法、金石，名满艺林，私淑西泠印社前辈造诣之深，久欲参加印社组织，得以切磋道艺，更上层楼，然被拒之门外，未荷解决。有才被遗，采泉宗伯亦未免为之与叹！1987年忽蒙批准，王老殊感“荣宠”。嗣后，每有书法、金石之作，均署“西泠印社中人”，示头衔之不易得也。（周明道）

汤寿潜挽邵希雍联

邵希雍，字帘存，号伯棠。进化乡下邵村人，任上海会文堂书局编辑。与蔡东藩善，蔡以“畏友”视之。邵思想进步，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发扬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己任，著有《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开国民爱国思想之先导。死后乡先辈汤蛰先（寿潜）挽联云：“亡之命矣，斯疾斯人，为善者惧甚；伤哉天乎，而今而后，吾文将托谁。”（周明道）

闽东才女卢双修

卢双修，闽东人。1920年出身书香门第。祖雁洲，父少洲，兄

红伽，三代能文。双修聪慧好学，喜为诗歌。《咏万年青》云：“龙马精神自炯然，撑来孤干傲春妍。千红万紫飘零后，让汝青青到万年。”《呈郭卢中先生》云：“绝代风流郭剑池，衣珠独得擅填词。眼中桃李三千树，可许鹪鹩附一枝。”虽少年时所作，而情趣横生，读之不觉秀灵之气扑面而来。曾肄业省校，于日军入侵福州时失学，家境贫寒，谋生无路，时局纷乱，身世凄凉，每郁于春怀，发于诗词。不幸红颜薄命，蕙兰早凋，所著《王旋香阁吟草》百首，留布民间，尚为时人思慕耳。

（周明道）

德才兼备的孙荃

孙荃是郁达夫的原配夫人。原名兰坡，小字潜媛。1897年生于富阳宵井村。荃，是郁达夫婚前赠给她的名号。孙荃从小读书识字，十七八岁已成为乡间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清新隽雅，不同凡响。如《秋闺》一绝云：“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出，识我深闺万里情。”冠以文豪头衔的郁达夫也不为之倾倒。1927年达夫在上海和王映霞同居，孙荃结束了她夫唱妇随的生活，带着儿女回到富阳老家，吃素念经，茹苦含辛地教子成名。郁风在《我的故乡》书中写道：“她（孙荃）对我谈着三叔的习惯、脾气和年轻时写作生活的事，既不伤感也不怨恨。她希望她还能看到由国家出版的达夫全集。”孙荃可谓才德兼备了。

（周明道）

才女的暮年

被人们交口称誉的《广东文献丛谈》的作者冼玉清，是当代长于旧文学的女性中的佼佼者。早年毕业于岭南大学，后留校任教，

容颜艳丽，才华超卓，曾倾倒一时豪杰，当时追随其石榴裙下者不乏其人。然而她孤芳自赏，对追求者并不假以辞色，且有诗句云：“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一时传诵，吓退众人。后来年华逝水，始终才高无配，美人迟暮，独居岭南大学寓舍，以教读排遣生涯。她这时对自己少年傲气颇有悔意，曾低吟云：“花开花落无人管，惆怅春风又一年。”（周明道）

沙孟海诗词俱佳

沙孟海，字沙村，浙江鄞县人。书法篆刻，驰名当世，而诗词亦颇堪名家。我于采泉宗伯处屡读沙词，未尝不为之倾倒也。蕙风歿后，沙撰挽联，固非一般作手矣。联云：“词学导先河，重拙大消息微茫，独有心灵追白石；印人承未契，静润韵品格矜许，可堪刀法愧秋堂。”（周明道）

朴实正直的书画家徐生翁

徐生翁（1876～1964），早年名李徐，字安伯，后改今名，绍兴人，近代书画家。其书法真率自然，别具一格。先君子在时，戏呼之为“孩儿体”。其实他的书法已臻化境，非浅识者可知。他的画亦从书法脱胎而出，旧藏《新荷出水》小幅，寥寥几笔，天趣横生，简质浑朴，妙造自然。抗日时期，生翁闭门度日，与妻子儿女靠糊火柴盒及种植一小块菜园维持生计，全家常以玉米作糊，但也难以果腹。时当道者有以巨金笼络，生翁拒不肯受。人问：“先生何必如此？”答曰：“我勿要这种造孽钱。”某党政要员五十大寿，以重金向生翁索写为其歌功颂德的寿屏，亦被断然拒绝。其铮铮铁骨，令人敬佩。（周明道）

黄洁生辰书怀诗

黄叔康，名洁，一名毓潇，先师敦六教授之知友。精于针灸，一生致力书法，马一浮曾推 誉为“现代王右军”。为人忠厚诚笃，恂恂然有长者风。我十多年来时侍教诲，获益良多。丁卯春节偶检书画，得黄师乙卯三秋书于石城《生辰书怀》七绝四首，诗情萧瑟，衰象毕露，故不久即捐馆归道山。追怀往昔，感从中来，故录以存念。诗云：“览镜繁霜老可惊，行年七六耳雷鸣。性耽书画真成癖，到老犹迷为适情。”“月色晶莹露气清，寒蛩伴我咏诗声。庭除人静如相语，犹似交朋亦无情。”“无处逢秋不黯然，渡头余日断桥烟。西风漫扫翠千片，露出山容分外妍。”“西风落叶满湖边，曳杖行吟独慨然。老去不知何所似，半轮秋月柳指蝉。”（周明道）

周汝昌书法劲秀

红学名家周汝昌，不但文名盖世，而书法亦超越不凡。采泉宗伯书斋中曾悬有周老书赠横幅，得宋徽宗瘦金之遗意，熔瘦削瘦硬体与一炉，苍劲挺秀，爱不忍释。周老固非书法名家，而竟能臻此神境，可见学者半由勤奋半出天才也。（周明道）

手钞六千卷楼

张宗祥太老师一生精力倾注在保存古籍上，使善本、孤本不致失传，选定了以钞校古籍为己任的治学道路。长年累月，不分寒暑，夜以继日地伏案校钞，因名其楼曰“手钞六千卷楼”，并在手钞稿本镌印钤记。一日以其手钞明版《山海经》相示，与原本宛如一

辙，虫蛀点亦清晰不爽丝毫，足见长者用心之深，不禁钦佩无已。张公笑谓曰：“青年人做学问应该如此。”（周明道）

马一浮佚事

在十年浩劫中，被目为阶级敌人的经济学博士寿毅成，住进浙一医院，迫于政治威胁，亲人尚且反目，无人照顾护理。而马一浮先生笃于师谊，待弟子以诚，不顾个人安危，以医白内障为名，也住进浙一医院，为之照料自己的学生，古道热肠，可为世模。又马老生活中有一上一下之癖，亦甚独特。一上者，凡友人邀赴酒席，必凌踞上席而坐，虽达官豪客也不与之客气；一后者，友人请求题诗写文，愿殿尾后，从不以学者身价与人计较短长。其平生重文事不乐仕进，于此亦可概见。（周明道）

浙省最早宣传社会主义者喻朴

喻朴，字守真，晚号百一居士，萧山人。早年毕业于两浙师范学堂，后执教于杭州一中。学问渊博，金石篆刻亦臻上乘，其著作除《拳石山房文选》、《唐诗三百首详析》等行世外，近年发掘喻墓，又得喻氏所藏古印和生平篆刻大量印章和所著《社会主义概论》一部。详考该书写作年代，则浙江省宣传社会主义者，当推喻氏为最早。（周明道）

蟠叟为《敦六诗存》题跋

上海蟠叟沈轶刘前辈，嵌奇磊落，爱才尚雅，当世之法梧门也。1986年以大著《繁霜榭诗词集》委我付梓，蒙许克定先生允为刻

蜡,按时完成。施蛰存先生盥诵其集,拍案叫绝,誉为龚定庵之后一人,并拟予以选注。若是,则诗坛又添一奇葩也。甲子岁朝,沈老读所辑先师洪敦六教授遗诗,曾有短文贻赠,文情并茂,堪称双绝,亟录以供世赏。文曰:“自海禁大开,中土髻俊负笈重洋者,肩相摩积,其所学以起国瞻民,厥利奇溥,其间学殖有中洋并茂者,雅不鲜见。早期如严复、梁启超辈,所造尤宏,滥觞可念。迨夫晚近,游学者如潮,而致用者殊寡。徒资章甫,坐废良多,函夏绎骚,中原鼎沸,楚材晋用,失计兴嗟。迄丙丁而造极,北走胡,南走越者,不啻恒河沙数,绝续之机,岂非人事哉!洪君敦六殖贯东西,劫生磨蝎,命如箕斗。时发悲吟,笔底萋菲,仅留贝锦,天人之学未传,亦既哀动人寰,损及家国,及并此雕虫小文而亦历劫几亡,其所遭可谓奇酷。虽然收拾丛残,寿诸铅槧,俾师门余绪,拨烬重光周君明道之所为,抑可谓无忝于古君子之风欤!” (周明道)

马列累

洪敦六教授幼年曾受陈独秀先生训导,对马列主义颇有根底,自谓在事业上得力不少。解放初,执教于兰大时,一位颇有政治势力之教授,以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为政治课本授徒。学生提问,该教授茫不知对,学生转询洪师,洪一一为之剖解。某教授因感有损威信,恼羞成怒,谓洪师篡改著作原文,上报中央。幸中央明察,谓敦师所言,不无道理,风波渐行平息。然敦师一怒之下,即辞职束装回杭,意欲颐养天年。而口若悬河之敦师,不受教训,不分对象,仍以马列为行动准则,以致又触怒公安人员,竟以莫须有罪名予以监管。自“四害”伏法,拨乱反正之后,我与师妹洪晓萍赴杭询问敦师被害之原因,派出所当事人笑谓:“洪传经素以马列自居,故予监管,煞其威风而已,实无上级正式批准之文件。”然则一位名

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竟如此轻易地受尽苦难，含冤九泉。无怪敦师生前常谓：“我一生得力马列，而吃苦也是马列也。”

（周明道）

抗战文献

抗战期间，我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部供职。同事吕璜语予：“第五军所属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于1942年远征缅甸时，在冬瓜殉职。是年秋，广西全州为之举行追悼会。”吕君曾以延安名人挽词见示，兹择录如后。毛主席有五律一首云：“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又朱总司令挽联云：“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周总理挽词云：“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此系抗战文献，转眼经历半个世纪，知之者盖寡，故特表而出之。

（钱万里）

沈熙乾遗诗

上海沈熙乾先生，对古典文学造诣甚深，尤擅长于吟咏。归沪后，竟为癌症夺去生命。曾亲书律绝相赠，敬录如左。其一，《戊午清和有怀》云：“闻道胸中容万里，几时笔阵扫千军。白头同在沧江卧，夜起哦诗忆仲文。”其二，《思归》云：“江水东流去路长，今年水浅阻归航。雪山命汝作霖雨，相送鱼龙入莽苍。”其三，《八月十五日观日食，以至复圆得此》云：“大地山河影，今宵蔽太阳。平生原自晦，盈朒本无常。剥复天心见，升沉海气苍。一轮徐向满，来复旧光芒。”佳章虽在，而挚友云亡。何乃才命相妨，斯人而有斯疾，静言思之，怆然泣下矣。

（钱万里）

英士大学艺专科

抗战时有北大、清华等校流亡师生成立之西南联大。而在福建建阳则有一所东南联大。这是上海法学院、上海美专等大专院校流亡在福建、江西、浙南一带的师生组成的，属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领导。校长何炳松，教务长孙怀仁，艺专科由原上海美专教务长谢海燕任主任，国画教授潘天寿，西画教授倪貽德。1943年教育部饬令东南联大迁浙江云和，与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合并（省立英大由浙大农学院及省立医专部分师生组成），改为国立英士大学。这样就有法、农、医三个学院，艺术、合作两个专修科，由杜佐周出任校长，学校规模有所扩大。由潘天寿介绍吴茀之、诸乐三等来英士大学任教；后倪、潘、谢先后赴渝国立艺专任教职，英大艺专科由陈士文（留法）继任。不及日寇进犯，云和吃紧，全校迁往毗邻福建之泰顺县境，分设在里光和司前二小镇。这两小镇人口稀少，幸房舍甚为充裕，足可容纳一所大学，使之弦歌不辍。直至抗战胜利，迁往温州，后又迁金华。我在迁金华前已离校，在江西玉山铁路中学任教，不知英士大学何时何因而停办。（张新德）

冒老挽心易

如皋冒效鲁先生，号叔子，文采风流，少年时即俊逸不羁，声名籍甚。晚岁执教于吾皖高校，养形致道，潜心文史，而尤以咏诗见长。既能锐意创新，不落套语窠臼，又能严整入律蕴籍雅正。故陈兼于先生有诗赠之云：“叔子博洽才，为诗欲拓境。”“终然重意识，要使制作炳。”此则对冒老之诗评价，颇中肯綮。昔年沈心易先生作古时，冒老悲不自胜，曾有挽诗云：“渴饮淡巴菰，伤哉旧酒徒。

危楼冲雨过，短影渡江孤。命蹇才为弃，生还病作筌。醉醒了无别，天地一蘧庐。”至情之交，最重真实。其沈郁情深，无一字虚辞，使人含咀不尽。

（余叔文）

沈熙乾尊师

诗人沈熙乾，字心易，晚号补翁，受业于钱梦苕教授之门。据其自称，彼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不仅在国学专修馆时被钱先生赏识，谆谆教诲，即涉世后，每有疑难，亦莫不书函邮寄，赖其解惑。沈老晚年，因饱经忧患，感慨既多，而诗情益健，诗书讨论，更增繁剧。但每一诗成，仍必先寄呈老师请教，而后示人。其尊师重道之诚，久而弥笃。故曾有诗云：“学有千秋三顿首，书从一日两回潮。”虽曰纪实，亦可见其敬事而信，心香一瓣也。

（余叔文）

张之万状元

河北东光县高钜题君语予：清末状元南皮张之万，晚年辞官归老，息影桑梓。尝语人云：“人作诗文，旨在风流自赏与以文会友，互相讨论。有时不得不用典故，甚至古朴隐晦，使朋好味乎其言，咀之不尽。至若代人作对，则一定要明白晓畅，便利一般人俱能懂得。”张公以古文辞名世，当时有此灼见，实不多觐。观其赠廪生于闾如先后两付对联，其一云：“无瑕人品清如玉，有骨文章淡若仙。”其二云：“千古风流有诗代，一生怀抱向山开。”又代邑人喜雨酬神集会，作戏台对联云：“雨玉雨珠，岂若日霖苏大旱；谢天谢地，全凭雅乐祝金穰。”此数联看似平淡，实则挥洒自然，所谓气之轻清者也。

（余叔文）

冒效鲁与太白楼诗词学会

1983年,安徽采石矶太白楼诗词学会成立。1984年由宛敏灏先生提名,并得诗坛一致支持,请冒效鲁先生任会长。直至1987年冬逝世,历时三年,冒老颇注心力。回忆1984年9月,我衔命前往安徽大学拜谒冒老,请其担任会长。先生惊曰:“我来安徽二十五年,外界罕知姓名,何可胜任斯职。”予乃陈辞曰:“尊崇芳躅,诗仙既应嗣音;吟啸琼楼,风月亦宜有主。拟仗江淮重望,管领八皖风骚;以期湖海论交,常作群贤雅集。俾文星高照,能出旷代新模,而龙头老成,更是非公莫属,当仁不让,众望攸归,愿先生勿辞焉!”鉴于下走情辞恳切,始蒙俯允。本会从此深庆得人,乃仰仗先生为中流砥柱,贡献甚巨。先是冒老曾亲自开示文坛耆宿名单,有苏渊雷、钱仲联、陈兼于、黄君坦、陈从周、陈迦冬、周采泉等三十一人,嘱我与之联系。后又亲自转来很多稿件,以充实我们会刊。举凡有关编辑排版等方面,先生均有教益指导。冒老虽因年高多疾,未能亲临采石太白楼,但为涉及会事,短短三年,却有手泽书札二十四件。而此次由安徽大学发出的讣告中,却未注明他是本会会长。经本会提出声明后,在悼词中,始理所当然地加进了此一会长的职衔。在合肥举行之追悼会上,本会有挽联云:“博学擅风骚,八皖菁莪尊泰斗;江山传雅韵,千秋牛渚悼诗魂。”我接讣告后,亦曾有诗哭之,云:“星陨江淮黯,诗存天地恢。青山无媚骨,太白有余哀。才大人难用,世疏心久灰。伤麟悲绝笔,钟毁缶鸣雷。”先生在最后一函中,曾有不为世用久矣之句,故挽语及之。又,曾记先生往昔在惠书中提及:“四十年前在红海舟中与友人唱和,亦有‘莫对海波谈世事,怕渠容易变红桑’之咏。”可见冒老晚年心情,一直处于抑郁之中而不能自己者,

然而观其毕生执教，陶铸来兹，振铎吟坛，江山生色。是诚尽瘁于文事，其功不可没也。

（马依群）

前贤轶事六则

（一）衡阳萧屋泉先生（俊贤），尝侨居金陵。时韩国钧（紫石）长江苏省，谭延闿（组庵）长行政院。韩有一次请萧绘立轴，并欲题紫老上款，先生谓韩之从者曰：“彼老，予亦老矣！我固不知孰老也？署紫石先生可耳，何喋喋之甚也！”谭与萧为同乡世谊，每语萧曰：“俊贤有事可来找我嘛！”先生答曰：“无事，无事。”不慕权势，不贪荣利，如此令人起敬。

（二）顾水如先生是围棋一代宗师，喜提携后进，吴清源、陈祖德均曾受教于先生。而顾先生自己却一生坎坷不平，晚年适逢“文革”，遭遇更虐。扫地出门，遣返松江，虽蛰居其女儿家斗室中，也未忘奖掖后辈。松江城中围棋爱好者得讯，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1971年春，先生患感冒，又多食热性之物新蚕豆，终于高烧不退而羽化。先生枫泾镇人，原属松江，虽说返故里未几作古，也算是叶落归根了。

（三）齐白石晚年生活，极有规律，故能长寿。黎明即起，南圃灌园，只关心葡萄、丝瓜、葫芦、南瓜等生长，不涉其它蔬果。画理参物理，故他的藤本画在吴昌硕之上。上午图画，午睡一小时，又画。日作三四幅，不论大小。画桌上放一铁哑铃，休息时握握练手劲，所以他的腕力至死不衰。又饲养虾二小盂，既能养性养目，又能观察习性，所以他的画虾能活泼纸上，堪称一绝。既昏便息，数十年如一日。

（四）蒲作英先生胸襟坦宕，怀才不遇，时人惜之。来沪初居汉口路外国坟山附近，蒲于大门贴一联曰：“老骥伏枥，洋鬼比邻。”可

谓豁达矣。喜食陆稿荐酱鸭，纳于袖中，边吃边走，路人惊视，晏如也。故有“蒲邈邈”之讥。人虽不修边幅，诗却清新。余藏有团扇一柄，寿石菖蒲，题诗曰：“九节仙蒲香可掬，石奇而秀伴不俗。耿看明目又清心，平旦黄庭日日读。”

（五）张大千先生名满全球，其画路之宽，同时画家都不及，唯独不擅长博古。善孖、大千从曾农髯清道人学诗学书，尽人皆知，大千学画老师是谁，就鲜为人知了。建昌马企周先生，名家世，曾从曾老学书，又和善孖义结金兰。善孖知其画路宽，十三科全能，及殷托马先生授教。马见张画清新，乃留一手。马之博古、花卉，当时为全国第一。张坚决要求，马答曰：“八老弟，容我吃一口饭。”余藏有黑白照片两大包，一包为马企周之画，一包为明清古画，后面均有“大千八弟惠存，马企周贻”字样，乃马亲笔所书，并盖企周朱文小印，这些都是大千的临本。马先生之画中外闻名。1930年在东京开画展，名噪一时；以后又到伦敦、巴拿马、香港、新加坡等地出展，被誉为“世界画笔”。名师出高徒，信哉！

（六）弘一法师出家后，生活极俭朴，谢绝一切应酬。视寒、热、饥、渴病为磨练意志之条件。一双僧鞋穿十五年，一把雨伞用十三年，一件僧衣有二百二十四个亲手缝补钉，种种恶逆之境，视作受益之处。晚年于泉州承天寺破例收黄福海（栢）为俗家书法弟子，传其师道，悉心指拨，“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方得刚。”“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书必先生而熟，既熟而后生。”大概如此。黄先生研习弘体书法，手追心摩，极似其师，其所收弘一法师手迹也最多。弘师圆寂前一日，亲书一卷，托妙莲和尚转交黄栢。全文如下：“黄栢贤首勉之：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大，以切磋之谊取友，则学问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则道风日远。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唐毓义）

元朱文之后继者

元朱文，赵孟頫、吾丘衍所开创，明文徵明、文彭父子均擅此道。及至近代，首推赵叔孺先生。陈巨来后来者居上，遂推至高峰。叔孺先生评其印为：“篆书醇雅，刻印浑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有龚仲和者，善书画，尤擅治印，为巨来入室弟子。巨来曾语余曰：“玄雅，汉白文当代之翘楚，元朱文仅次于我。”玄稚，仲和号也。仲和治印珠圆玉润，瑰丽典雅。此道不衰，幸哉！

（唐毓义）

画家的谦逊

张大千出国前，曾言当代画家，仅得两个半，一为溥心畲，一为吴湖帆，谢氏弟兄合为一，玉岑已故，稚柳算得半个。大画家犹谦虚如此。叶浅予擅舞蹈人物，大千曾临其印度舞画。大画家尤好学如此。更为奇者，美国翁乃戈先生所藏石谷画册（其高祖翁同龢所购），后附王时敏山水两页，竟题为摹自石谷，真为画坛罕见。老一辈能虚心善善以长，同一辈能切磋琢磨，今日艺苑，已不复见此等事矣。

（唐毓义）

叶仲襄遗憾

无为叶仲襄先生，学成于东南大学英文系，历任中学英文教师、大学讲师、教授。曾有《红楼梦译文》行世。三十年代中，我国中学课本尚不统一，英文则有林语堂、陆步青等编著数种。学校选本时，叶先生见陆步青所编，则摈而不用，并痛诋其人品。或问其

故，乃缕述颠末，感慨系之。盖叶与陆曾同班习英文，平时成绩，陆逊于叶。毕业后，适逢官费留学考试，皆与焉。试毕，叶以成绩良好，颇自负。发榜前，叶因家书敦促归，临行之顷，惟恐离京后一旦榜发为虑，故匆匆与陆话别中，托其榜发之日，立即电报通知。陆当时亦信誓旦旦，受命而不辞。迨榜既发，叶果考取，而陆则列为备取第一名，必待有空额，始能递补。陆因机会难得，而萌邪念，背信弃义，故去电稽迟。因此叶之遗额，被陆补缺。俟叶接电趋京时，然出国之轮船已启碇矣。使叶噬脐不及，抱憾终身。《论语》有云：“君子择交有三，友直，友谅，友多闻。”盖可忽乎哉！

（李家暄）

重修周瑜墓

八年抗战间，庐江县地方人士，重修三国名将周瑜墓，予前往瞻仰。墓旁一室，内有一副楹联，乃雷家驹所作。联曰：“年少擅英奇，以独断建立殊勋，论一代人才，惟有卧龙相伯仲；时艰思颇牧，为正义重兴故垒，鼓千军勇气，行看饮马渡江淮。”此联成于1942年，是时南京、合肥俱沦陷，正在抗日艰苦时刻，而有此豪气，亦能振奋人心也。

（李家暄）

金唤狮挽人联

无为金唤狮先生，曾在国立武昌大学毕业，历任中等学校校长等职。1938年，无为中学教师姚泽民病逝，姚亦贫同郑虔，坐无青氍。学校哀悼贤师，举行追悼会，金先生联语有云：“说粉笔生涯是苦，说粉笔生涯是甜，所见各殊，不尽砚田无恶岁；为教育事业而劳，为教育事业而死，斯人遽谢，那堪黉舍失良师。”此联既哭人，又

哭事，颇能感动世人共起关怀教育之心。现身说法，情高意真，固不能以语句浅近目之。

（李家暄）

追悼张自忠殉国

抗日将军民族英雄张自忠，在鲁南战役中为国捐躯，世称忠烈。颜惠庆曾有挽联云：“随枣之役，胜利之基，日月偕丹忱，连捷雄风青史在；长城而后，转战而死，河山凝碧血，从来名将白头稀。”其人其事，丝毫不爽，立功立言，两相映发，诚可谓要言不烦也者。

（李家暄）

方六岳佚闻

清朝末年吾邑举人方六岳，襟怀淡泊，志不入官，乐道安贫，以舌耕没世。诗文清隽，书法雄健，俱名重闾里。闻其幼年发蒙时，塾师以其颖悟过人，又勤学不倦，尝优遇之。一次夏夜，师弟同纳凉于溪边村舍，时流萤点点，出没篱落间，其师偶然随口云：“萤火不烧墙外草。”方应声曰：“月钩难钓水中鱼。”师嘉其文思敏捷，但恐与禄位无缘为可惜。厥后，果如师言。昔人云：文章关气运，虽茫无涯涘。而默默中抑或有道理存焉？

（李家暄）

陈伯叙教《左传》及其著作

陈冲若先生，名翰，一字伯叙，平湖人。在稚川中学教国文，除用中华书局出版教本外，还教《左传》选读。学生读后，要受点名背诵，因此，学生都要熟读，深恐背不出，失面子。所以学生读过《左传》的诸篇，后来尚能记得，很有用处。陈先生还要学生读《六朝文

絜》，亦即教学生骈文。凡经过他教导的，对四六骈文与对偶平仄，俱能懂得。陈先生书法很有名，他教书法，能因人制宜，批改非常认真，因此，学生进步很快。先生亦爱好碑帖。民初，有正书局陆续出版《汉魏六朝碑帖》，先生每出必购，从中采撷编纂有《六朝歧字辨异》，并详加注释，用工楷手抄四册。据识者云：“清赵执叔曾注有《六朝别字记》，但字数甚少，仅及先生所辑几十分之一。”其哲嗣陈万里先生，曾保存其先德用歧字缮成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帧。而辨异之原稿四册，却存胞弟百里处，因几度折腾，不幸遗失矣。

（顾国华）

郑逸梅、查良镛的尊师

以补白大王、旧闻记者著称的郑逸梅先生，高龄九十又四，去年撰写了《草桥负笈忆当年》的文章，详细列举了 1912 年在苏州草桥中学读书时，有袁希洛、程仰苏、胡石予等十八位老师的姓名，其中几位业师的品学有简详的记述，并溯至苏州第四高等小学老师章伯寅等十位姓名也一一记到。郑老先生虽因其记忆力之强，而被港澳报刊喻为“电脑”，但我以为，正如在该文中所说：“程门之雪，马帐之风，这是我终身不忘的。”七十多年前的老师姓名、事迹记忆得那么清晰，尊敬师长肯定是决定因素。无独有偶，我近期拜晤亦已高寿九十的章克标先生，蒙出示查良镛先生一信，不长，抄录如下：“克标吾师尊前：于张敬夫学兄函中，得悉吾师安健，至以为慰。生当年在嘉中一年级时，蒙授以数学，吾师笑貌风采，至今不忘。犹忆某日夜自修时，同学某君询师 English 字之读音，吾师答曰‘阴格里虚’，引起哄堂大笑。承赐稿《明报月刊》，极深感怀。吾师有兴，尚祈书写文坛旧事，以光篇幅。此请大安，受业弟子查良镛敬上。一九八九·二·二十。谨奉近照一帧。”章先生虽是三

十年代文坛宿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已沉默半个多世纪了,近年偶有忆旧之作,信中提及的也是由别人代投到香港《明报》的。当时也是一般师生关系,仅教过其一年左右的数学而已。章先生定居故乡,实属普通老人,而查良镛先生则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系香港明报报业集团经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草委,其用“金庸”笔名写的武侠小说,可谓风靡全球,知名度不可谓不高吧!从信中可窥,事隔五十余年,尊敬和亲切之情仍跃于纸面,这总也归结于查先生尊师的情愫吧。

(顾国华)

卷五

包天笑轶事

包天笑先生(1876~1973),是苏州星社一位年龄最高的长寿老人,他老人家身体强壮,和蔼可亲,好提携后进。他中年时期即从事写作,不久由上海文明书局和时报馆之邀,迁徙沪上北站附近的爱而近路(今安庆路)。

在编辑《星期》杂志时,他创作一篇《活动的家》,写得间架分明,营造入理,当时读者皆认为先生确有先进创造思想。如今竟然穗沪、苏北各地,纷纷实地有营造活动房屋的厂家,广告遍布于报章及电视机荧屏之上,说句笑话,先生若尚在人间,大可与他们一争创造发明权呢。

先生曾以某家事实,草一小说《一缕麻》,哀感顽艳,梅兰芳大为欣赏,立即编制为时装京剧,当时风靡了上海群众。在住所爱而近路时遗失一怀表,该表恰是爱而近名牌,他眷念不胜,即草断句曰:“爱而路近天涯远,一日思君十二时。”永志为念。

前年《解放日报》上,曾载秦瘦鸥所作,指陈天笑先生所写字迹,如美女簪花,美不胜收,诚然。他留港后,时常蒙其关切,我稿一经在港报《大公》、《文汇》刊出,他老人家并不间断一日地

剪寄给我，并附书加以鼓励，积久恰好成了两集的纪念册，可恨竟毁于十年动乱之中。今日幸得保存先生八十八岁时赐书扇面一帧，是写他旧日清丽的七言一律曰：“悄向尘寰走一巡，南鸿北雁了无因。偶为云掩原非暮，倘遇花开即是春。拄杖乍添新健仆，亡书如忆旧情人。阿婆早已萧萧发，犹作东施强效颦。”先生译日文《馨儿就学记》，当时教育当局极为注目，嘱书局必须编入中学课本中以为示范。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采取了他译的《空谷兰》、《梅花落》拍为电影后，生意好极。后来请他去编剧，编了《富人之女》、《好男儿》、《可怜的闺女》、《多情的女伶》等剧本，拍成影片也颇受人欢迎。

先生九十八岁时，寿终于香港天平道二号。逝世前两月，尚写稿二万字，散寄港地报章与杂志，知者莫不悼之。

（徐碧波）

回忆南湖高士祠

嘉兴南湖烟雨楼，为著名风景名胜之地，其北岸有高士祠，临水数椽，尤称幽胜。五十余年前，余曾一至其处，今犹堪回忆焉。祠旁有精舍数椽，当时有一文一武居焉。文为金甸丞（蓉镜）太守，以名进士久官京师，后出守湖南永顺府，辛亥革命前二年，辞官归隐，即居祠旁之屋。而同居者系武夫，为平湖陆君殿魁，出身贫寒，武科进士，历官多年，人极豪爽。余曾晋谒两公，备承款待。金老精于佛学，又善诗词，著述宏富，喜提携后进，惜无嗣胤，身后其著作均已散佚。陆老和蔼可亲，身长力大，有伯道之忧。后退隐平湖故乡广陈镇，在瘟疫大流行中染病而卒。高士祠得此两公，实足千古。今祠宇存否，不得而知，但此两公均为著名人物，应有定论，吾愿修志者应注意及此也。

（周子美）

海藏楼和惜阴堂

上海南阳路(原名南洋路)短而清静。当清末民初,经历沧桑的达官名流,每在此僦居,过海上寓公优游生活。此中最为知名者,有海藏楼和惜阴堂。惜阴堂为五开间半中半西的楼屋。海藏楼纯是西式,小而精致。均有花园草径。惜阴主人赵凤昌,字竹君。海藏主人郑孝胥,字苏堪。两人均做过两湖总督南皮张之洞的幕僚。之洞为达官名流中资望较隆者,洒脱不羁中带有权术。他起居无节,白昼在签押房中,随时酣呼入睡。听班传见的僚属,不敢打扰他,但又不肯离开,只得衣冠齐整地长时静候。但郑孝胥、陈三立、陈衍几个名诗人,虽然年辈还轻,他却不敢怠慢,礼遇有加。大概是顾虑他们的讽刺诗篇入集,将致遗讥千古吧!不仅如此,他晋京谒见皇帝王公时,也是按时趋跽,衣冠整肃,并不昏睡打盹,可见他的不羁态度,是择人而施的。

孝胥早负诗名,在武昌时,便已选录三十前后之作,刻板印行。当督师龙州时,筹边诗篇脍炙人口,有“郑龙州”之称。但恰在此际,收了一笔巨赃,被岑春煊发觉,便欲具奏弹劾,幕友周善培极力谏阻,对春煊说:“苏堪有南皮撑腰,脚力很硬,如皇上谘询时,南皮奏对将为力保。倘一击不中,徒伤感情,不如袖手旁观,听其自然。”春煊采纳其说,遂以不了了之。假如确有此事,则海藏楼之建成,该款当为主要来源。孝胥既从原居徐家汇迁入新屋后,以遗老自命,力避民国字样。他的故交丁立钧(叔衡)之侄孙敏士,供职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按章需要觅具保证人,敏士以通家孙辈之谊,登门请求作保,孝胥怫然不悦,对敏士说:“民国二字之下,不应有我的名字。”但为顾及世谊,转由乃弟孝桱(稚辛)出面签名保单,实际

由他负责。孝胥与南通张謇原是老友，互相推重。张氏曾参加立宪派劝清帝退位，改制共和，并任民国农商总长等职，孝胥也不谓然。当张謇逝世讣告，一般人想像，数十年老诗友，挽联或挽诗总当点缀一下，孰料只送了一幅绸幛，仅一奠字，此外不着一词，这也可算《春秋》褒贬笔法吧！

孝胥书法也有盛名，早年从唐碑着手，所书丁绍周墓碑（俞樾撰文），纯属唐风。他为丁立钧所写册页，蝇头小楷，悬肘自如，笔笔端整。中年又参用何绍基笔法，上海三山会馆所题字额，几夺蜚叟之席。晚年又深入汉魏，为文华堂笺扇庄题额，仿爨龙颜得神似。罗振玉所辑流沙坠简问世，他又大临汉简，古拙恣肆，而余事作篆，却笔笔谨严，一扫平日放纵姿态，可见功夫甚深，形体多方。寓沪时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至园略事散步，入室临池，稍迟便宾客迭至，李宣龚、夏敬观、周达等皆其常客。卖字所得，积累甚丰，原可安度余年，但终于失身满洲，为世大诟。在东北时，写字常课仍不辍，所著《礼部韵略》，用草书体，别具一格，但在自题序言中，所作行楷，则颓唐已甚，可见其中怀抑郁，精神涣散。他晚年有《重九》七律一首，前四句云：“天际飞翔已惯经，登高那复以诗鸣。半生重九人空许，末路江湖世共轻。”以一个长期受人推崇的重九诗人，终致末路为世共轻，真乃惨极。

孝胥有三子，均同时失身，并皆死于非命。其次子炎佐，曾参加南通张氏所办大丰盐垦公司，孝胥原附入大丰股份，炎佐代表乃父被选董事，并以常务董事身份，在垦区视察业务。及至满洲政权成立，遂弃职回沪。他已经意识到他家行动将为国人所不容，财产亦将被没收，乃先期将大半股票出脱，攫取现金。其海藏楼亦以高价让渡于南市富商严姓，严利用其宽大花园，拆毁住屋，改建新村，分别赁租，今已形迹无存。

与海藏楼望衡对宇之惜阴堂主赵凤昌，为张之洞幕僚中红人，

有“一品夫人”之称。之洞为洋务派魁首之一，兼负文学盛名，往来公私案牍范围很广，之洞常需调阅，司文案往往记忆难周，措手不及，之洞便要大发脾气，幕客叫苦不迭，独凤昌能应付裕如，新旧文牍一检便得，之洞深为倚畀，宠遇不衰。凤昌也以此致富，惜阴堂于以落成。凤昌好客，且能接纳革新人物，如孙中山、章太炎等。当民国初建，袁世凯盘据故宫，挟清室以自重，南北在沪议和，由于租界属洋人殖民势力，不便公开集会，每就赵宅聚议。当时参加此事的要人，有唐绍仪、伍廷芳、宋教仁、张謇等，和议本身的是非得失，留待历史家论断，但凤昌穿插拉拢其间，自属事实。此后便实行隐居生活，看戏作字消磨时日。他学得一手东坡体，原系投之洞所好，之洞固以善作苏书自诩者，凤昌加以妩媚，和他的“一品夫人”绰号有些相似。自1938年顷，报纸广告栏忽刊启事一则，标题为赵惜阴告别亲友，大意说：本人德薄能鲜，一生碌碌，老病且死，借报纸向亲友告别，不发讣，不开吊等。原来系病危时拟稿，俟逝世刊登代替报丧者。本人虽无意受吊，其子尊嶽还不甘寂寞，以大生纱厂常务董事关系，示意纱厂同人，出面为开追悼会。

凤昌生有一子一女，女居长，名志道，很有文采，与杨杏佛缔婚。杏佛佐蔡元培任国民党政权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核心人士，旋遭暗杀。志道在杏佛生前，因故离异，挈子小佛另居。建国后，为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逝世时年约八十。

尊嶽毕业上海南洋中学，为高材生，擅长中英文学，书法海藏，稍加凝练，并擅口才，长于辩析。当大生纱厂由盛而衰时，因担负地区公益慈善捐款过多，影响发放股息，开股东会时啧有烦言，尊嶽以世家旧谊，恃其雄辩，为张氏开脱解纷，遂被选入董事会，后更进为常务董事，与大生纱厂沪事务所职员往来较熟。日本侵华，上海沦陷之初，尊嶽参加敌伪政权，弃申报馆秘书，去南京任要职。

其时币制紊乱，投机猖獗，某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尊嶽忽以电话给大生高级职员蒋某，请其于次晨交易所开市时，抛售棉纱一千件，保证金如数缴纳等情。我等诸人集议，此人向来文气十足，不做生意，今忽凡心大动，想来南京已有秘密决策，控制纱布，尊嶽近水楼台，得讯较早，故想混水摸鱼，大捞一笔。次晨开拍，并无异状，可知确属绝密，预测星期日当有消息。果然，星期日报纸头条新闻，报道南京已有通令，凡上海所存纱布，一律不得外运云云。我等所猜既中，又预料到明早星期一开盘，定当一泻千里，抛空者将大发横财。孰知事实竟致出人意外。原来此时大恶霸吴世宝本以投机勒索起家，且拥有武装部伍，恰恰是多头大户，假如市价大跌，损失不资，他如何能忍受？立即召集部下喽啰，商量对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蛮干到底。这天星期一清晨，派遣便衣纠察包围交易所，入门后不得出门，市场内则武装队伍荷枪实弹，在开拍前，一人登坛大嚷：“昨日南京新通令发出，当有乘机抛售扰乱市场者，吴老板为安定人心计，特来人坐镇，市价只许涨不许跌，如有故意抛空者，勿怪枪弹无情云云。”此时乘兴而来准备抛投的人群面面相觑，毕竟不敢以生命尝试，只得沉气旁观。而主持拍板者将价格连升三级，迫而停板，如此者三五日，只上不下，做空头者或追缴证金，或忍痛了结，尊嶽全部资金竟丧失于一旦。日本投降，尊嶽亦锒铛入狱，获释后出走新加坡，以教书为生。1965年临终诗云：“病魔斗药事何如？万苦千辛备一茹。夜拥重衾犹馑觫，晨看疏雨待昭苏。危时掷命寻常事，垂危老生是至愚。大好头颅吾负汝，此中颇有未完书。”穷途馑觫，空负头颅，悔之晚矣。（徐润周）

先师何梅叟一二事

先师何梅叟（振岱），福州人，以祖居闽福清南华乡，又号南华

老人。丁酉年领乡荐，平生少外慕，利名非所欲。安贫笃学，善属文，尤长于诗词。与陈仁先（曾寿）及许疑庵（承尧）二公，皆有文字深契。师尝谓余曰：“余与仁先，初不相识，一日偶读其咏菊诗，有句曰：‘资生日以薄，托命余秋花。’为之倾倒，因走访之，遂成益友。”是时师方游杭州西湖，得句有：“钟定声依无际水，诗成意在欲开梅。”及“长撑碧汉惟孤塔，能怨斜阳有暮蝉”。深为仁先所推服。海内诗人，一时传诵。

师生前曾自刻其诗《觉庐诗稿》，请疑庵评阅之。卷中每页上端有其亲笔评语，余曾一一迳录之。1996年安徽省重印许疑庵先生诗集并举行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征诗及余。余作绝句三首纪之，其一云：“吾师梅叟最知公，从见平生气味同，译语常留觉庐集，汝南月旦有同工。”盖即指此而言也。师《留别疑庵》五古一首，有句云：“黄山与闽海，耿耿心相随。”实为情至之语，可见相得之深。又疑庵曾请师图其所居，师以久不作画，为囑门人刘蕙惜图之，题诗其上，中有“诗名满海内，若无与于己”之句，盖许公与先师皆不为名所累者也。

（陈琴趣）

读小说书救了马寅初

友人陈鸿佐，义乌人，章太炎苏州国学馆弟子。偶来谈及今之青年，仍有部份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学业无成。余以为向不读书之人，不能片刻安坐，使之研读科学硬性书籍，实是苦事，何妨从看闲书入手，作为引导，甚至读旧小说，亦是文字一种，能益人智慧，邪气既除，自能悦学，陈君韪之。因闻之长兄凌云先生云：“少时与马寅初同乡，同治经济，友好颇笃，马曾告其少时家中经营酒坊，颇能温饱，本人因沾染赌博恶习，学业不进，浪费甚多，父母以为忧，诫之不改。其母甚至欲仿乡间富人愚法，诱其子吸鸦片，犹可保家，

胜于狂赌破产。本人亦时欲自克绝戒，而无决心。一日，偶于亲戚家瞥见旧小说多种，略加翻阅，觉尚有趣，借归伏读，渐觉其味无穷。于是广读说部，废寝忘食，博弈之事，不戒自绝，同时学业大进。家人大喜，马老亦自庆得救，语人辄云：‘小说救了我。’厥后在大学中优等毕业，考取留美学额，在哈佛大学以二年之功，即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出其所学，对国家社会卓有贡献，群推为大师，以期颐考终。”其经过与卢骚《忏悔录》所述，因勤于读书、戒绝恶习相同。凌云先生少时在南京东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民国初年即在浙江组织拒毒会，劝人戒绝鸦片，可谓得风气之先。生平素崇拜林则徐之业绩，今八十七岁，久寓纽约，就养子舍。（包谦六）

吴仲均

前闻施蛰庵先生欲哀集吴仲均刻石汇印，以传其人，如能成集，盛德事也。余与吴君共事金城银行达二十三年之久，知其平生，光景犹存，亟为网罗，以告世之欲知其人者。

吴君名载和，仲均其字，镇江人。父佑曾，字巽沂，能诗画，宦游粤东，仲均随宦，故习于镇、扬、粤东人士。幼传家学，喜治印，在扬从吴让翁弟子岑某学，在粤则就李桑尹（茗柯）求教。李为黄牧甫高弟。有声于时，故仲均之印学，实为吴、黄两家再传，颇自负。白文专崇汉人，朱文略近邓、吴，有时阑入秦铍，力避粗犷与纤细，腕力甚佳，单刀直入，刀口坚深，不事拷边伪古诸陋习。每成一印，颇费时日，先篆印样，再迻写印面，以小镜反照之，务使准确惬意为止，不惮再三易。余尝窃笑之，然刻成视之，则觉其坚朴雅静，大异时流，于印学确有所心得。旅沪既久，多与印人游，如褚松窗、王福庵、赵叔孺皆所请益，邓散木、陈巨来、马公愚则侪辈也。抗战时，有介绍于李拔可、叶誉虎者，皆大欣赏，遂自订润例，每字十元。私

以为沪上市侩多，任何事物以贵为鹄，诂润格既出，且高于王、赵，以此无问津者，共事者亦不敢多混。余仅为南通友人孙蔚滨请刻一小印，并于余六十前刻赠一方而已。曾印《餐霞阁印存》一薄本，皆少作，未尽其长。前岁晤陈巨来云：“渠家藏有一本，今不可再问矣。”平日吴又喜收藏金石拓本，山东帖佑慈中书与之交往，后又向顾鼎梅价让褚松窗藏品收集亦不少，自诩人世学术以金石之学为最高。书桌仅有《海藏楼诗》，暇时读之，亦以为古今诗人，以海藏夜起为第一，议论颇怪僻。患有肺疾，解放初期即下世，年七十五。其伯父毓庭，字梓林，能小篆，能治印，纵横不拘，尤胜其侄，柳诒徵所撰《京口书人记》颇事推崇，刻有《似鸿轩印谱》行世。吴父曾署粤东儋州知州，多识名士，沈涛园《涛园诗集》中有赠吴大令绝句之作。仲均之伯祖台朗及祖台寿均进士，以党于胜保，革斥不复叙用，虽与曾国藩同年，亦无法为之拔擢，盖那拉氏衔之甚深焉。

（包谦六）

杨云史

杨云史（圻），常熟人，诗学唐人，有声于时，著有《江山万里楼诗》两巨册，洋洋大观，所载政闻于多。中岁参加吴佩孚军幕，吴颇重之。曾欲委以湖北省长之职，力辞始允。或问其故，曰：“既无政务才能，亦不谙刮地皮，不如仍做我诗人为适当耳。”杨云史父清季任御史，广积地产。云史前娶妻李经方女，续娶徐积余妹。徐有才貌，其卒也，杨颇哀之，撰《谥妻记》，广征名士题咏。其诗集中以《檀青引》长歌追踪元、白，最为人传诵。赠汉口妓陈美美诗亦不少，惊句有：“送卿早早登程去，早早归来好踏青。”陈后归吴门画家吴子深以终。杨氏晚岁忽发奇想，尽鬻其常熟膏腴之地数千亩，得资赴港作寓公，大吸鸦片，以寿终，其有先见耶？（包谦六）

《茶熟寮图》

“漫步归来生感，正悲秋叶干如染。园林肃索凄凉犯，但篱角薇花红艳。拂尘几摊经槁。法华残，一心披览。饭香茶熟，柴门深掩。听簷外松涛清泛。”1973年癸丑之秋，为南浔徐雪澄先生乞绘《茶熟寮图》并题《茶瓶儿》之词。先生名寿彭，晚号快公，获而喜之，以长歌题之。结云：“君不见皇皇四字皆火宅，燎发燃眉不知迫，车马过后影阑珊，逆旅何存终谢客。”之句。又有跋云：“藕汀为我绘《茶熟寮图》，造意构境，高旷皆竦，展之神往。因作长歌丽之图末，更有所不能已于言也。……藕汀有见于此，其写境也，不嫌其竦。其写人也，不嫌其拙，于虚无廊落中，寓之一石，箕踞兀突，负嵎嶙峋，示人以象外之征。在无可措手中著此点墨。此藕汀之狡狴游戏，亦笔墨之化工也。”并来书云：“《茶熟寮图》，造意构境均臻上乘，珠坠之赐，千金不愈。兹作长行二十韵，凡二百八十三言，将以附之图尾，自谓不落他人窠臼，将呈左右。”处此十年浩劫之际，笔墨本是多余，此信与诗，托庞衡平兄转交，因此庞兄受冲击，涉及先生，图亦被汲。事发后，先生恐累及于我，深感不安。在此危殆之时，犹遣人来问，书云：“秋风多厉，竟尔袭人，致不时之气，又见张皇，在弟久处砧俎，固无视于鼎釜，若余波及人，或致累及朋侣，则负疚难弥。事后寢寐难安，数欲致问起居，何如乡里皆忠厚长者，谚所谓睹落叶而变色，欲析祈其转致一语，莫不惊惶失措，郁郁之怀，终难为释。今昔阴霾稍开，积晦微驰，特属周生诣前，薄有所请，幸许告一二。俾安惴惴，至夫蚊雷市虎，度无动于清尘，冻雨痴云，亦何碍于白日。”先生之厚道，可以想见，我复以“平安”二语。先生又来示云：“日前周生还报，谕松竹无恙，风月依然，至为欣慰。”未久先生逝矣。而此重公案，至今犹以为憾耳。（吴藕汀）

我与嘉业藏书楼

辛卯天贶节，我受嘉兴图书馆长汪兄大铁及董兄巽观之怂恿，怀未有离乡之心情，来至南浔嘉业藏书楼，接收所存图书十万多册和全部书板。原议四月结束返禾，不想竟成“行不得也哥哥”之叹。至浔住在嘉业藏书楼上。楼之历史与环境，原主人刘翰怡先生承幹在《嘉业藏书楼记》中云：“……辛亥，寓居沪上，获缪艺风诸老，游流略文学，稍稍闻知。时值乱后，海宇骚然。江南大户，遗书间出，辑录有资，剽刳攸作。……十年以来，卷逾巨万，窃慕华林创壁之风，思广母昭惠之意。乃归鸕鹚溪畔，筑室为藏书计，摩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经营庚申之冬，断手甲子之岁。略置丘壑，杂莳花木，中为楼，上下各二十楹，档杆楯周，玻璃通明，储书满中，旷列四部，颜其匾曰嘉业，其上即希古楼也。”此楼在南浔之南栅，清逊帝宣统所赐“钦若嘉业”之额，悬诸中间。楼之额为刘廷琛书。“希古楼”为郑孝胥书，“求恕斋”为张謇书，“诗萃室”为杨钟羲书，“宋四史斋”为吴昌硕书。虽然经过丁丑日寇之祸，房屋完好，无所更变。但其藏书珍本，已无所存。莫道宋元之刊，即明刊本也杳无影踪。清初较佳之本，亦不多见。比较名贵者，尚留存近千种清代地方志，和嘉庆、道光之后之各家专集。刘氏藏书之志，与当年宁波天一阁极似，不同于其它藏书之家，专藏古本，形同骨董。其从文墨为主，新旧并收，为其特点也。癸巳年底，我奉母携眷，居住楼中。直至戊戌晚秋，始行离去，凡居楼八年之久。临去时，我写有《情久长·别嘉业藏书楼》词云：“骊歌一叠，何缘更是维摩后。喜画夕与君相共，真似师友。百城书可读。伴蠹迹，身染芸香遍透。藜光照，绡囊坐检，希古楼中，思不尽，双眉皱。别去

今朝，岁月茫茫久。从此春风秋月，空恋红豆。世情可畏，与鱼善，休问沈潭懒手。应怜我，萍因絮果，甚处天涯，帷梦寐，重来又。”
(吴藕汀)

毕生尽瘁天文学的高平子

高平子(1888.12.23~1970.3.23)，我国现代天文学创始人。名均，字君平，因敬慕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平子)而自号平子，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父望之，叔吹万，并以文学名世。先生幼即聪颖，在家庭熏陶、时代影响下，走上科学救国道路。1904年入上海震旦学院，苦读八年，成绩出众，文才泽笔，深得马相伯老人赞赏。震旦毕业后，入松江佘山天文台从法国神父潜心钻研天文。以后历任青岛天文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等研究要职。萃心天象，沉浸图书。1935年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于巴黎，中国亦因而被吸收为该会正式成员。抗战胜利不久，先生去台湾，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及台湾省气象所深造，并担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等职。1963年退休后，仍继续从事中国历史天文志及历志之校注，著作不下百余篇，主要论述有《学历散论》、《史日长编》、《地球物理一瞥》、《平子著述余稿》等，莫不发幽探微，考据精深，对中国天文学史之整理与现代天文知识之阐述贡献甚巨。

先生诗书篆刻皆能，别号夷园居士。晚年尝自撰极具哲理的联语，题为“我今日的宇宙观”。联曰：“大宇圆融神物我，刹时流转去来今。”先生尽瘁学术，雅好自然，淡泊名利，典型永存，为开拓发展我国天文学事业献出毕生精力。年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用“高平子”命名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与鲁迅成为获此殊荣的仅有两位现代中国人。
(高 铎)

费龙丁的巨印佳构

费龙丁，近代金石篆刻名家，字剑石，号佛耶居士，上海市松江县人，南社社员。居士天资颖悟，好艺事。其妻兄为著名的书画篆刻收藏家，是以能得窥真迹，博览珍品。书法篆刻因此造诣益深，尤工金石文，作品不随诺，应则必力赴，技艺之精，一时少匹。偶而亦吟诗作画，获读者恐不多，顺录其《西湖咏莼花》一绝：“二月莼羹四月花，金簪铁叶满湖涯。秋来更忆鲈鱼脍，风味江乡我独夸。”（松江特产四鳃鲈，故有“独夸”之语。）

1938年，居士不幸早逝，传世作品今已甚少。1919年彼曾为先祖吹万老人治二方巨印，庄重凝练，意境天然，题勒更足寻味，赏读如啖佳果，堪为篆林佳构。印文如下：“高燮吹万”白文，边识为“少慕劬学，壮益凡庸。蓄久不发，救此潜龙。读万卷书，犹未能破。志与心违，四十将过。如驰日月，倏忽可惊。脱逃溘然，抔土无名，百年须臾，有人斯炳。维道见崇，梅花首肯。”“闲闲山人”朱文，边识为“吹万居士行年三十有四，下营生圻于秦山之麓。植梅菊旁，题曰‘梅花香窟’。越六年乃自为铭，而属余刻石记之。时己未冬十月佛耶居士龙丁制于蕰园之商金秦石楼”。（高 铤）

令人赞叹的包天笑书法

著名报坛前辈、小说家包天笑文著述蜚声海内外。其晚年问世的《钏影楼回忆录》（钏影楼为丈之斋名），可谓近世社会的参证和观世变的遗蜕。他七十岁前后迁居香港，1973年末寿终港寓，存年及百，整整活了一个世纪。更为难能可贵者，在其九十六岁高龄时，不但还在握管校撰，而且犹能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传世墨迹早已

少见，我有幸获存他歿前不久所寄贈的一紙雙款手筆，乃錄其舊作一首，詩句雋永可風，意味無窮，尤以工整挺秀的書法，几疑非出于百歲老人之手。書件全文如下：“芙蓉雖冷偏多艷，金桔微酸不礙甘。我拈此花與此果，長相思又在江南。錄舊詩以應高鏊世兄之屬，癸丑四月天笑時年九十八（印）。 ”思念故園鄉戀之情溢于言表。

（高 鏊）

年年長作散花人

周瘦鵑，1985 年乙未閏五月初二生，1968 年戊申七月十八即公曆 8 月 12 日含冤去世。先生系名作家，也是南社的唯一園藝家，名國賢、祖福，別署泣紅、俠塵、蘭庵。江蘇吳縣（今蘇州市）人。家貧少孤，而聰穎好學，青年時代即致力筆耕，後入上海報界，主編《申報》副刊達二十年。晚歲在其故居紫蘭小筑，悉心從事園藝。寢饋花間，自比陶林。所取齋名多達二十來個，寄慨寓情，非僅風雅也。

先生制作的盆栽和盆景獨其匠心，充滿了中國畫的意境。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在 1958 年特地選輯他的“菊花盆供”和“盆栽”兩套彩色明信片，可謂賞藏的精品。他著作甚多，除了早期的小說外，解放後刊行的散文書籍就有一、二十種，文筆輕鬆流暢，生活氣息濃厚，知識趣味，兼而有之。更由於其文字根底深，舉凡古往今來的人物、典故、詩詞、書畫、文玩、游踪乃至動潛飛植，可隨見于書中，寫得是那麼真切，綺麗動人。詩人沈禹鍾曾有贈詩云：“閉戶自開花世界，著書能斗月精神。”兩句堪稱對這位文藝家最恰當的寫照。他的詩雖多舊體，但清新高逸，意味深長，心聲往往溢于言表，有雅俗共賞的好處。茲錄其 1960 年一首七絕：“江山如此多嬌好，姹紫嫣紅萬象新。願祝年年春不老，年年常作散花人。”他難得用墨筆，因此他的毛筆字是不多見的，而傳世的更少。我有幸獲其

1964年题书册页一幅，工整有力，精神毕现，弥足珍贵。尤其是一生勤劳朴实，平易近人，秉性风趣和悦，到老豪情不减。他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曾受到毛主席接见，而其苏州园居更有幸迎候过周总理、董必武、朱德、陈毅等多位中央首长和外国贵宾的光顾。他的《嘉宾题名录》已为国家珍藏。

（高 铨）

宁波清芬馆和我的 几位同学

1927年夏，余毕业于浙江省立四中附小。时北伐军于克复省城杭州之后，即挥师入宁波。一时公立学校纷纷停止开学，不得已乃入私塾清芬馆肄业。在湖西马衙漕秦氏宗祠旁舍，距家甚近。塾师黄际云（次会）先生，为前清廪贡生，曾任教于美国浸礼会创办的四明中学，有通儒之目。黄氏世代书香，其父正木著有《墨舫臚稿》行世，黄氏传为饮飞将军之后，将军死后有庙，受民血食。

际云师分四科授徒，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各有教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德行课本；《左传》、《战国策》，为言语课本；《纲鉴易知录》为政事课本，《史记菁华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为文学课本。五花八门，十分有趣。不知孔夫子当年杏坛讲学的是什么教材。新生第一年读《论》、《孟》，次学读《学》、《庸》，在安排上颇有深意。余肄业三年，《论》、《孟》已一再读。《纲鉴》按历史年代从近及远，从明史开始，由际云师逐行讲解。三年之中仅讲完明朝一代。课本中余最喜欢《史记菁华录》和《唐诗三百首》。除《纲鉴》外各课均主张背诵，这种记诵教育法正是过去私塾所独有而为今日大学中文系所忽视者。读至第三年秋天，际云师不幸捐馆，黄师逝后同学不散，由哲嗣某君代课，不甚理想，余读至年终即不再继续。三年之中使余稍窥得国学之樊篱，为

日后自学打下基础，实在得自吾师之教益和恩赐。际云师曾谓余：“读书人不能不读《文献通考》，一俟明年开始，就给你们开课。”乃事与愿违，始终没有实现。

清芬馆同学逐年增多，累计之当达百数十人，但来学的各有目的，多数是为就业作准备，使读些文言文后进入社会，便于谋生。也有中学毕业后作短期进修投考大学的。当时就有余存章、何端芝二人，他们一个入上海法学院，一个入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均在宁波当律师。还有一位钟一棠，是中医钟一桂的弟弟，一棠也就是为了提高文言水平来的。余、何二人久作古人，一棠尚健在。目前已经是宁波鼎鼎大名的老中医了。六十年来师门宿草，渺不可寻，同学少年亦多风流云散，久无消息。过去同在上海一地的有秦彦冲（康祥）、彦若（仲祥）兄弟。彦冲在清芬楼馆肄业约一年余即移居上海，从修能中学慈溪钱太希（罕）先生问业，并为慈溪冯君木（升）先生的及门弟子，（冯门回风堂弟子各以“彦”字为序，如君木女夫魏友棐字彦忱，即其一例。）彦冲从游冯门之后学乃大进。为文词藻茂朴，深得回风宗法。彦冲除古文之外，复擅书法，篆及刻竹诸艺事，收藏明清两代图章至富，尤好藏弄竹刻。尝得朱三松所刻之弥勒佛及濮仲谦之酒樽二事，颜其室曰“濮樽朱佛斋”。浩劫中彦冲家被抄，两物被目为四旧，为红卫兵当作皮球乱踢乱砸，致遭毁损。一日彦冲来视余，笑谓余曰：“我过去是拿小刀的，现在改行拿大刀了。”我说愿闻大刀之说。彦冲笑谓：“现在拿菜刀做饭司务，切青菜萝卜了。”言竟苦笑不已。且谓患胃病，得食即呕，所患似胃癌，恐不久于世。又告余其母太夫人所患与彼相同。后数月彦冲果死，其母亲亦相继去世。忧能伤人，有如此哉。1967年君殇之前余曾往视之，盖扫地出门后已被勒令迁住于牯岭路永吉里某号之一东厢房内。彦冲出所撰之《印说十篇》示余，令余毕读之，余击节叹赏。终以当时气氛逼人，环境恶劣，相与咨嗟良久。

别时余勉其录副保存，后知其不果行，手稿亦付劫灰。君雅怀高洁，斐然有述作之志。生前刊印有《杭州西泠印社志稿》、《续稿》两种，重印《竹人录》，并刊印《竹人续录》，其所撰之《四明画人录》已经缮写清样，并贮存大批玉扣纸准备印刷，正遇上浩劫开始，以致功亏一篑。彦冲于此书花费不少心血，曾谓：四明一地代有画家，见于方志者记载多属寥寥数语，如说“工画”、“善人物”等语，不仅简单，亦未见作品流传，令人徒萦想像，无从欣赏。如根据方志照搬照抄，则集事甚易，但仍不足以信今而传后，余则从人而及其作品，或从作品而及其人，必千方百计购求其作品，以相印证。或为其人补立小传，亦必稽考诸家文集、笔记以充实内容，耗精竭力始克成书。凡记一事，立一传无不另起炉灶为之，其用力之勤劬，治学态度之严肃不苟，令人起敬。乃天竟厄此鸿业，不使之与世并传，殆天数也。后余多次以语宁波天一阁文物保管所主任邱嗣彬兄，经他多次向有关抄家单位联系，探询书稿下落，竟无踪迹。彦冲藏品中有明代印章数百方，已制成印谱初稿，清代诸印亦数百方尚未着手排比。抄家以后，闻藏印尚保存不散失，未知确否？

彦若习绘事，尤工花卉，文革前先行出国，鸾飘凤泊，久无消息。吾友诗人徐稼砚兄有题其牡丹画册诗，转载二首于后，以结束吾文。诗云：“丈室天花渺不传，化工神笔说熙签。南田老去南沙逝，艺事萧条二百年。洛阳亭馆已山丘，檀晕鞞红记胜流，崛起秦郎工写照，不教蕉萃不教愁。”（周退密）

南社老诗人蔡韶声事迹

蔡韶声先生，浙江嘉善西塘镇人，是吾乡南社早期社员之一，不幸他终于避不了古人所谓岁在龙蛇之厄，而于1988年10月下世，终年九十有二。他的一生只在一个“诗”字中寄托。中年还嗜

杯中物，认为能忘忧，何况他当年的几位好友，若余秋槎、沈禹钟、李癯梅、郁氏昆季和家君雪蓐公无不以诗酒为生涯。他们的著述在西塘一家印刷厂印制，名《平川半月刊》，长达几十年之久。自民国十年认识吴江柳亚子、陈巢南、黄娄生等后，更是乐于酬唱。著名的南社社员都是擅长文学，鼓吹革命的，北方人曾称之为酒社。吾乡一辈文人也组织了一个胥社（西塘又称胥塘、平川），约二十余人，可说是南社支流。不到一年，即有《胥社第一集》刊行。社长由家君主持，韶声先生既是料理社务的骨干，也是最喜欢游赏之活跃者。他当时是镇上小学校长，除授课外还致力搜集了乡先哲的著作，四十岁时已辑成《平川诗存》四十卷。自宋代至现代，分订十厚册，是极宝贵的乡土文献。离校不远，有西园，以泉石为胜，游人不绝，也是胥社的聚集之地，柳亚子先生也曾和西园和胥社中人摄影，题名《西园雅集第二图》，至今作为珍贵文物由政府收藏。韶声先生每每和我提及往日，说：“亚子和我们相识后，连续往来数年，我们也曾一齐到吴江县的黎里镇去游玩。昔日乐国之吟，乐国之饮，闹红一舸，冶春词、踏春词，无不令人深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抗战初期，先生为稻粱谋，开过羊肉店，不久即任镇商会秘书，直至解放。当年胥社游赏邻近园宅，我也随家君同行，故识先生很早。最近二十年，他的旧友仅存李癯梅一人在故乡，余则或亡或走。他时时想念着家君，我就陪他到苏州。家君正在养病，年近七十，沈禹钟也翩然抵苏，重逢旧雨，倍觉情长。同时寓苏的还有杨千里、卢彬士、盛霞飞诸老亦与家君经常把晤。家君七十生日，我们都在苏欢叙了好几天，成就了一些诗词，汇订成一册，名曰《吴皋春酒集》，并由邓散木、何白蕉、唐大石题字作画，韶声先生特撰《吴趋记》以纪历年苏游概况。自家君逝世后，他不再远游，我经常寻访他。为了增添些暮年乐趣，和他到近乡白龙潭拜乡先辈曹尔堪词人墓，倩汪旭初、

况又韩作《龙潭酹酒图》；又往祥符荡作一次夜游。当他年九十时，同人校刊其所作《春翠谿诗词》。今未刊的有《灵爽集》，是其悼念亲友所作。

（江印舸）

追忆吕贞白师兄

余师兄吕贞白先生，同出岭南易孺（太厂）师门下。易师晚年穷愁潦倒，与肖友梅极善。贞白沪寓在延安中路明德里十九号，余每次到沪，趋车拜望。他见我必大喜，要和他唱昆曲。贞白唱旦，我唱生，合配《长生殿·小宴》，兴致特别高。以手拍桌节奏，洋洋得意，唱的不脱广东口气，一曲天高云闲，书桌拍得应天响。吕的女弟子彭令范在场，哑然失笑，吕不一顾。彭能书法、诗词，年未三十。我师兄是词学家，手写易师词稿行世。他又是版本目录专家，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复旦、华东师大兼任教授。手执一卷，至老不倦。因心脏等病于1984年10月8日弃世，享年七十六岁。

（庄一拂）

两诗二百六十韵

余寄女冯谷贞，乃王蘊常入室女弟子。余赋有《娇女诗》一百六十韵，历写其从师学书经过。郑老逸梅已写入《艺林散叶续编》中。余关门女弟子沈慧兰，擅篆刻，编有《梅斋印选》若干期，年只二十三岁。好游名山大川，足迹已遍半天下，并喜禅悦，跟我吃素学佛。嘉兴觉海寺为赵朴初所书，倩慧兰刀奏于方砖，并装以浑金，众为赞叹。慧兰见师姐谷贞有《娇女诗》一百六十韵，也要求我为她写长篇诗，余推辞不掉，乃为赋《天孙词》一百韵，盖因慧兰工作在嘉兴麻纺厂，余媲之于织女故耳。辞成，老友老诗人东海遗韵楼主张联芳题

云：“百韵华章婀娜姿，诗情禅意两相宜。隼才雅胜樵歌曲，列典译陈锦繡帷。仿佛仙音蓬岛奏，晶莹异彩鸳湖奇。挥来秋水清辉笔，光耀骚坛献贺辞。”并云：“诗刊中罕见焉。”（庄一拂）

联语四则

南通某观道士，有阿芙蓉癖，其所用烟枪，为碧玉制成，极晶莹可爱。同邑某公，亟欲得之，愿以重金相酬，或以珍物相易，道士靳弗与。后道士死，某公挽以联云：“观访玄都，千树桃花无主；楼空黄鹤，一枝玉笛谁吹。”运典雅切，称赏一时。

某名士嗜鸦片，老年颇自悔，然已不能自拔。所居曰“呜呼噫嘻之室”，并题联句云：“是何等吞吐，有无限唏嘘。”上句颇自负，下句则深自惜矣。

裔丈敬亭今年九十有一，与余有通家谊，诗画俱工，张大千、钱松岳皆素交也。三年前由四川回乡定居，现为省文史馆员。丈与不佞同生于除夕，爰赠以联云：“白发婆娑，唯寒梅最知我；素心契合，与劲草同日生。”（注：梅花知己，丈画梅所钤印也。）

陈兴之翁于外科有独到处，医德尤高，应诊之余，唯以诗画自遣。余赠其联曰：“俱越八旬年，应难忘童稚情亲，笔砚窗前，共磨短墨；多经千百劫，且莫问市朝消息，桑榆影里，互祝长生。”（虞劲草）

姑苏元宵灯谜佳话

姑苏文风素盛，每逢元宵佳节，邑中耆硕辄于玄妙观制灯谜游戏，在悬挂各种宫灯之纱笼上粘贴谜语纸条，射中者每有酬赠。我弟王善业年青时求学于苏州东吴大学，某岁元宵偶去玄妙观，于宫

灯下巡视一周，觉百分之百可中射，遂将谜纸一揭而光。我弟不修边幅，游观者均以书痴目之，瞬间传至耆老处，老人正在惊讶，我弟已将一大叠纸条从窗口传入，并一一交待了谜底。老人们乃请他入室，笑问姓名籍贯，谓如此年青博学，钦佩之至，酬以大小古籍及日用品等等，并说：“我侪老朽，值此元宵，应时粗制灯谜，凑凑热闹而已。本拟略助游人雅兴，不意被先生全部射中，真是难得。”诸老中有长髯拂拂者，有白发皤皤者，有黄耄鲐背者，一时均起立拱手致意，我弟领得奖品古籍书一大叠后，谦恭道谢而返。当时姑苏文坛，传为佳话。后我弟贻我一册《叶小鸾猗床授师记》亦是当时谜酬之一。

（王善兰）

翰墨因缘

夏承焘先生与胡宛春先生均为当代著名词家。但彼此相慕而不相识。抗战前，我弟王善业在杭州执教时，与夏词人为文友至交，共研姜白石词；与胡词人为同乡，且有葭莩之亲，可称莫逆。抗战时，三人均在沪执教，我弟每闻两词人彼此相慕之诚，辄生援引联谊之忱，遂约两先生至沪寓会晤。彼此得以识荆，握手言欢，有相见恨晚之叹。两位词客平日均是沉默寡言者，是日说诗论文，谈笑风生，兴之所至，竟忘日暮。自此时相过从，唱酬不断，永结翰墨之缘。

（王善兰）

海盐祝静远

海盐祝静远先生（1889～1964），又名晴园。天资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年十四入泮，当时学宫门槛特高，先生不能逾越，经人提携而进。先生学识渊博，擅诗文、善章草，且长于辞令，每与朋侪相

叙，谈吐珠玑，滔滔不绝，使人忘倦。先生一生南北奔波，曾任职于津、沪、杭等地，执教鞭，办报刊。辛亥时期曾与鲁迅同事。1918年曾任杭州《浙江民报》主编。1927年4月在代理社长期间，适逢清党，杭州共产党人横遭逮捕，殃及沈钧儒先生。先生撰文抨击，因此报社被查封。1929年先生辞去天津麦粉特税局局长之职，回沪闭门读书，其旧友陈布雷特邀先生作长夜谈，请其出仕。先生几经考虑，写成《读严先生传》七古一章，婉谢之。

1949年陈布雷自杀，先生有挽诗数首，其中有句云：“申江一夕深谈后，廿载云霓未尽望。”“乱世毛羽千秋重，党国文章一担轻。”惜原诗已散佚无存矣。

先生于抗战时曾避地余姚，有咏燕诗一绝：“江南归去已无梁，几度低飞绕短墙。欲筑新巢傍故垒，衔泥犹带血花香。”曾传诵一时。钱江南北，和者不下百人。先生一生忠贞爱国，清白传家。诗文之名，驰于南北文坛，诗作近千首，惜随手弃置，不予集录。逝世后，其哲嗣晨曦先生于其先人笔记中与旧笈中残存者，抄辑为《晴园诗存》一册以传，亦幸事也。

（王善兰）

鲁迅与祝静远

清末，祝静远先生就读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史地系。其时周树人（鲁迅）先生正自日本归来，任学堂日文翻译兼教授生物课。两人虽未交往，但已相互知名。辛亥年，祝先生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鲁迅则回绍兴主持绍兴府中学堂。曾两次致函一师校长经子渊先生，聘请祝先生至绍中共事，由经校长同意而应聘。赴越后，鲁迅以道友视之，共事颇洽。四十余年后，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祝先生曾在平湖、乍浦等地作了《回忆鲁迅先生》的报告，深受欢迎。

（王善兰）

西社与诗刊《中流》

1940年之上海租界，已处于日寇包围中，祝静远先生时避地沪渎。为唤起民众抗战意识，与友人发起成立西社诗社，祝先生被推为社长。西社办一诗刊，取名《中流》，为半月刊。有社友朱采真先生作七绝二首嘲骂汪精卫：“孽子黄须轻博士，书生皓首作降臣。无边功业随流水，记否当年不帝秦？”“沙虫鳞介尽含羞，大地茫茫一沐猴。危素靴声犹橐橐，可怜终负少年头。”刊出后接到日伪特务机关附有枪弹之恫吓信。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诗社被迫解散。《中流》诗刊虽出版不足一年，在当时被称为孤岛之上海，也不无影响。可惜几经沧桑，《中流》再难收集到矣。

（王善兰）

曹有成点滴

抗战前，曹有成先生曾先后在平湖两任知事，擅诗文，善书法，好与邑中文人为友，每有宴会，辄打诗钟为乐。夫人杜清持亦有文学修养，曾集邑中高小学生会试，以期提高学子水平。当时我弟王善业、我妹王善藻正就读高小，参加会试，二人均名列前茅，深得曹杜两先生器重。除奖品外，曹先生还特亲书字帖五纸作赠，用资临摹。此后，如此关怀地方学子之举，再无人矣。又曹先生在任时，东乡朱锦荣（字超群）先生，当时为省议员，提过曹的意见，但曹不介意于怀，仍相过从，后超群先生逝世，曹亲往吊奠，挽联曰：“忆昔登堂曾拜母，至今闻鼓倍思人。”敬礼乡贤，溢于言表。

（王善兰）

江彤侯补遗

江彤侯先生名炜，一作玮，晚号蜷翁，歙县郡城小北街人。先生工词，书法亦古朴可爱，惜流传甚罕。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晚岁担任皖省议长，实对当时政府颇多意见，蛰居山中，诵经为乐。屯溪解放，闻有一负责同志往隆阜访问。先生首言：“吾人未把事情办好，愧对人民。”语殊恳切，以此，称之辛亥老人宜无愧矣。（汪孝文）

黄宾虹女弟子再补充

宾虹先生中年在沪，从其学者颇众，女弟子中有顾飞、朱砚英、黄冰清、赵含英及先生侄女映芬。陈柱尊女惠英、松英，胡朴安女玮平，陶鹤亭女明霞，较顾朱稍晚。谈月色又稍晚。而陈佩秋则在戊子以后矣。先生老年居北平，尝致书顾飞，有云：“大作笔苍墨润，洵为大方家数，尚希听夕弗懈，练出气力，自然生动，神韵俱全。”又云：“远道通函，能附诗文书画一二纸，较一切名利为荣多矣。”可见先生之于弟子，督之甚严，期之弥殷，更无怪对谈月色之“宾虹衣钵”一印颇不为然也。（汪孝文）

胡适之的旧体诗

适之先生于1927年11月9日曾寄张菊生元济一诗：“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看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盖庆慰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也。次日，张即依韵答和，云：“世事迁逢非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言六日清闲甚，此是闲中学赋诗。”因思适之先生旧体诗词俱佳，在其日记、书信中亦不鲜

见，他日能辑而成集，沾丐后人，益世不浅。

（汪孝文）

现代两大书法家

尝与钱学文先生论书，钱以当代工书者，首推林散之、王蘧常二公。余服其言。丙辰五月，“徽州大观”在沪徐汇区工人俱乐部展览，于招待会上得见王公，并闻公之先世于四百年前由徽之休宁迁浙，此次特坐轮椅，绕场一周，细观所展照片，乡情愉愉，令人兴奋。是日宾客甚多，余虽与公相座非远，未及多所聆教，至今犹以为憾。

（汪孝文）

也谈末代举人

汪采白先生于宣统二年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部试奖给举人。同时吾歙郭成沛、曹毓麒二先生亦皆于是年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部奖给举人，授部司务。宣统三年，邑中汪咏典、张超季二先生仍参加部试，奖给举人。汪系安徽优级师范选科毕业，张则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部试，而同时授奖的。姜丹书翁求学于两江师范学堂时，低汪采白一班，故宣统三年正月方赴京参部学部考试，为宣统三年举人，姜翁有文详记此事。

（汪孝文）

陶、姚石交之补遗

陶行知先生，歙西黄潭源人，姚文采先生，歙南九沙人，少年时俱求学于郡城之崇一学堂，其友谊至老不衰。抗战中，陶先生在重庆，家事不及顾，其子陶刚（三桃）则随姚先生至皖南屯溪，刚视姚如父，其膳宿皆姚一人力任。姚歿后，亦葬南京晓庄，距陶墓里许。

余屡谒陶墓，亦屡觅姚墓未得，殊感怅然。

（汪孝文）

鲍二溪《岑山话雨图》

庚辰秋，先祖允中先生居竹山，江蜷叟惠然见过，吾父侍先祖陪游岑山。时鲍二溪师正执教徽州师范学校，为作《岑山话雨图》纪之。越三载，许疑庵太史题诗云：“水南艳说小金山，风雨僧居夜掩关。文采胜情相焕发，庵灯佳客共清闲。少年颇解承先泽，画笔偏工貌古颜。我忆康乾全盛日，几人游赏写图还。”太史复系以短跋云：“僧石涛有琴溪记别图，观其题字乃为岑山作，江允凝与施愚山避暑于此，并数同游，皆写图记之，其它不胜举。”岑山在吾歙水南，郁然孤立渐江中，俗称小南海。山上有星岩寺，经动乱，今已片瓦无存矣。二溪师讳锡麟，字君白，邑西岩镇人，黄宾虹先生弟子也。太史许公，名承尧，字际唐，晚号芑公，工诗，有《疑庵诗十四卷》为世所重。

（汪孝文）

古文学家陈声聪

先父陈声聪（1897～1987），字兼与，号壶因，福建闽侯县人，享年九十一岁。善属文，兼擅诗词，又工书画，生前荣膺中国书法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上海文史馆员等职，并已列入《中国作家辞典》第五卷中，著有《兼与阁诗话》、《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兼与阁诗》。早在三十年代，就与别人合著《旧都文物略》，并撰有数十篇论述及杂文，分别刊载于香港《大公报》、国内《团结报》、《新民晚报》等各种刊物，为诸亲友写序文三十余篇，生前原拟整理成《壶因文剩》，终因病魔缠身，未能如原，深为遗憾。临终前嘱长孙马迈予以整理，目前尚在搜集资料中。

先父自幼嗜书法，楷书在欧柳两家之间。廿余岁时，即为陈弢庵（宝琛）太傅、离春榆侍郎七十寿辰书写寿屏并得到铨叙局局长许季湘（宝衡）书家欣赏。许六十寿辰时，指定先父为之写寿文。北京当时文人荟萃，书法界更是好手云集，名人书家见先父所写之寿文都赞不绝口，可见他的书法在青年时已有名气。他的书法由碑入帖，对二王的行草，很有研究。又常作小篆，能在小篆中使用大篆章法。作隶书亦用篆笔来写。曾用篆法写《易经》一段，被日本人尊为“现代王羲之”的王遽常先生见之，为题五古长诗一首云：“元叔非草书，草实赅诸体，取义造草昧，意又奇且伟。不独隶有草，古籀草已始。不见乙亥鼎，蛇蛇笔欲驶。奚必赴军急，粗书亦类此。草创闻裨谏，草稿有屈子。然仍顺法度，何能轶范轨。后人乃好奇，凭臆书神鬼，赵（宦光）傅（山）且不免，往往逞吊诡。觥觥陈夫子，汲尽墨池水。学草三十年，一朝得玄旨。触手无全牛，签忘若脱屣。锐心讨草源，滥觞到河涘，示我琬琰章，妙欲追乙亥。无法亦有法，委蛇得悬解。仙凡此其判，我欲叹观止。”对其书法之评价，可见于此。

先父对于书法的论述，也很精辟。他认为凡是一种艺术，都有它的理论。研究书法的演变流别以及各种技法的，称为书学。有写字的天才与技能的称为书才。有的人有书学，偏没有书才；有的人有书才，又没有书学。先父是二者皆备，对于书法的论述文章，有《回忆潘伯鹰》、《碑与帖》、《寐叟书法》等等，对于一些书家的书法特点，均有独到的论述与评价。

1945年春间，在贵阳与沈尹默、乔大壮、曾履川、潘伯鹰举办五人书法展览。揭幕时，适逢日军攻陷桂林，进入独山，贵阳震动，全城走避一空，草草闭幕。解放后，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第一次对外展览时，曾与潘伯鹰一同展出。九十高龄时还曾写一中堂参加民主党派举行的展览会。全国有很多公园、寺庙有先父的手迹。

1986年日本昭提寺为纪念高僧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先父为写挂轴一幅，6月4日开幕时《奈良新闻》将该书轴刊其版面。晚年时期，他的书法经友人传播，香港方面爱好书法者特别赞赏，经常有人来函求赐。患病期间，虽然体力已衰，视力模糊，为不欠书法债，还坚持写对联。唯小字已不够清晰。近年所写书札，更为友人所珍惜。

绘事而论，只是业余爱好。早在北京，就临摹山水画，并参加同乡林仲枢（志烜）太史结起的七人画社。他认为：“书法与绘画之临摹，主要在于学习古人的法度和笔墨用意。重在精神，不在形似。不主张死学古人，和太像古人。太像就不免刻画，而成为古人的奴隶，出不了头地，以能得气韵为上。这样才能达到古人，又要有我和古我两忘的境界。”他还认为“字与画虽不同，但笔墨工具的运用和线条表现是一致。书画二者有血肉的联系，论功夫都是运用于指腕之间，能掌握了书法，对作画就具有优越的条件。”

先父还学习画竹、梅、兰、松等，尤其画竹，颇得符铁生先生的激赏。1976年曾以短短两天时间临了明末王烟客《晴岚暖翠图》，画成长卷。只取其大意，用自己笔法画成。刘海粟先生题“逸韵”二字。谢稚柳先生评云：“兼与先生以八十高龄，作此长卷，笔墨苍润，略无懈怠，精力弥满，犹如当绮年时也。”唐云先生评曰：“兼与先生作画，如行云流水，绝无滞笔，直起直落，饶有韵致，少云画师之言不虚也。”沈迈士先生题云：“兼与先生此卷，笔墨简逸，风神疏朗，遗貌取神，纯任自然，观之如泛舟钓台下，饱览富春秀色时也。”诸名家的题跋，也可窥见先父的绘画成就，非一斑矣。先父早在三十年代，就撰写《国画十讲》刊于《申报》，以后又陆续发表了《画松赞》、《书画的鉴别》、《赵之谦书画结合》等文章。他对近代画家推崇吴湖帆，说他用墨极有法度。花卉喜爱汪慎生，说他真得陈白阳的神髓。可见他的鉴别自具眼光。

综上所述，先父虽在书法、绘画、文章、词章等诸方面均有独到，而其著名于当世的，更以诗鸣，足为后人矜式。（陈征贻）

九十高龄的友人

我虽年逾八十，而交友中却有好几个都是年逾九旬高龄的人。第一是朱孔阳，享年九十五岁，松江人，浙江之江大学毕业，在杭州青年会工作，擅书画篆刻，又富收藏，以图章砚台为最多。二是毛式唐，九十三岁仙逝，宁波人，幼年曾在天津经商，患过肺疾及骨病等危险病症，后在高僧处习太阳功，是一种气功，经过二年锻炼，霍然痊愈，退休后在上海中山、人民、复兴三个公园免费教练太阳功，从者数千人，甚得群众欢迎。第三是高络园，九十一岁时无疾而终，杭州人，以书画篆刻著名，收藏甚富，原住杭州双城巷，有楼台亭阁，自绘《络园十景图册》。日寇侵杭时，遭受火灾，收藏损失殆尽。来沪住后，仍收书画图章，又集朋辈印拓，制印谱多册，甚得篆刻家之好评。不料又遭十年浩劫，其所集藏复荡然一空。第四是贺兆岐，羽化时九十岁，宁波人，中学语文教师，桃李满门，为人随和，与世无争。现仅存者第五位郑逸梅，从事教习报刊工作，有“补白大王”之称，著作满天下。以上诸君和我交往有数年到十余年者，他们之所以得到如此高龄，主要是待人以诚，和蔼可亲，从不意气从事，对于名利更是早已淡然忘之。长寿之征，询有由矣。

（金玄木）

刘宝瑞与杨宝忠

刘宝瑞，本习京剧须生，因当时谭鑫培有高名，自知不能抗衡，乃改习京韵大鼓，声调圆润，高低适度，又配上三弦，更觉悦耳动听，声名大振，号称京韵大鼓大王。刘曾来上海献技，我前去观看，

时马连良亦在观座中。当刘宝瑞一登场，马连良即起立向他招呼，使满座观众惊奇不已。名琴师杨宝忠本亦习须生，曾拜余叔岩为师。后因嗓音失润，改业操琴，为马连良琴师。其胞弟杨宝森如登台献技，他就为其弟操琴。因艺术高超，深为观众倾倒。他出场时不在旁边就坐，先到台前向观众鞠躬致意，每次总是博得热烈掌声，这也是舞台上罕见的。

（金玄木）

乍浦的会馆与戏台

浙江平湖县乍浦镇面临东海，镇虽小，解放前商业颇为发达，且大多与海运有关。全镇有大小八个会馆，从各行业的营业额中抽厘金所筹建。会馆内必有庙宇，供奉神祇，也必有古式戏台。内有五座供奉护海神天妃娘娘。而古式戏台特别讲究，画栋雕梁，金碧辉煌，今沪上豫园保留的戏台，与其相比，略差一筹。可惜解放后均已被拆除，荡然无存矣。商人建了戏台，就要演戏，名义上是演给神祇看的，故不惜重金，聘请名班。“海不扬波风恬浪静”地祈祷。而每遇农历三月廿三，各会馆更是暗中较量，五台同演，都是当时名剧，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我年轻时，因此而常有眼福，因为是名班、名演员，当然精彩百出，我至今仍难忘却的有二人。陆寿卿演的《颜大照镜》，演至面睹自己丑貌，自惭形秽，台下莫不捧腹。金门庆演的《十五贯·遇况》一折，娄阿鼠内心的恐惧，逼真已极。《盗甲》中时迁潜入徐宁家，暗中不见甲冑，袋中掏出硫磺，迎风一晃，火焰闪闪发光，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昆剧名家王传淞曾从陆寿卿、金门庆为师，我也看过他的《十五贯》，仅学到金的七分功夫而已！今则王亦作古，昆曲现状仍不景气，但愿这一国粹重发异彩。

（杨峙森）

徐眉轩事略

徐眉轩，平湖乍浦人，早期留日学生，与卢永祥、孙传芳、顾祝同、黄绍竑、于右任、邵力子、沈鸿烈、沈钧儒等人交往甚深。他淡于仕途，一心为邑中造福。

“五四”运动中，学生热血沸腾，宣传誓不买日货，到处演讲与张贴标语。并欲演出话剧，因乏资金、场地、道具，未能遂愿。商之先生，慨然支持，话剧《朝鲜亡国惨史》、《波兰亡国》等得以演出。时我年仅弱冠，亦去观看。表演甚成功，使观众声泪俱下，对提高民众觉悟有很大作用。

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队调动，捉船拉夫，往往不给报酬，造成船只潜避，少壮逃亡，社会秩序混乱。他有鉴此况，遂疏通部队，切勿拉夫捉船。一面传话伙子船户，集中河埠，听候军队调遣，报酬由地方供给。这样，军民相安，秩序复原。抗日战争中寓沪，曾在书中夹带文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通过敌寇岗亭，传至抗日军队，可敬可佩。乡里如有纠纷，难以解决，必恳先生出面调解。先生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因平时为人正直，都能化干戈为玉帛，数十年如一日，甚孚众望。

解放后，因祖传有些田地，有关人员经了解，当地群众异口同声，均称先生为好人。询之他的佃户，亦无一句怨言，遂划为开明地主，1970年逝于沪上。徐先生能为乡里着想，种种善举，使人缅怀。

（杨峙森）

胡山源师的点滴回忆

中国作协会员、江苏分会顾问胡山源师，1988年元旦在江阴仙

逝，终年九十二岁。胡师系余三十年代在杭州之江大学附中时的语文老师。忆及开学第一课，即讲授“五四”以来的文坛情况，颇能激起同学们对文学兴趣。胡师布置作文时，并不命题。听凭同学自由发挥，效果甚佳。嗣后，余迁沪求学，胡师也应陆高谊之邀，入上海世界书局任编辑，并在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兼课。后又编过《导报》、《申报·自由谈》、《世界文艺》、《新闻报》等。胡师朴实有古风，当时一沈姓同学家境欠佳而不能升学，胡师即介绍至世界书局任职，解其困境。以后数十年各自东西，直到七十年代，余在《文学报》偶见胡师大作，知其年逾八旬，仍在笔耕。乃试请编辑代转信件，一月后获回函，悉文革中所有文稿横遭破坏，现当地作协配一助手，襄其写作。1986年委其哲嗣高雁贻我新作小说《三年》。在新文学园地中，胡师笔耕七十余年，作品有《散花寺》、《龙女》、《三年》、《江阴义民别传》，编著有《词准》、《幽默笔记》、《古今茶事》，译作有《欧·亨利短篇小说集》、《早恋》等等，共达千万字，卓越贡献，令人敬佩。

（沈吉安）

冯亦代的早期译作

冯亦代，中国文坛声誉卓著之名翻译家也。冯系余三十年代在杭、沪之同窗。冯之翻译兴趣，源于此期。当时的杭州浙江新闻社，有一孙姓同学熟识这家编辑，孙君集稿又从无倦意，时亦代课余涉猎外国文艺，在报刊中亦代译亨利·范达尼的《蓝花》，还写过几篇短文，持续一年。副刊名“金字塔”，每周一期，篇幅为万字左右。盖是亦代的译作起步也。

（沈吉安）

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

去年北京某单位发出消息说，准备编纂中国第一部美术年鉴，

有人提出纠正,后来改称为建国后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 1948 年出版于上海。李高翊先生曾为香港翻印此书的一部分,并改了书名和主编名字而鸣不平。我是当时参予其事的见证人,为了尊重史实,特写此稿说明真相。

此书全名《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其内容上溯清末,下限至 1947 年。主编王端,原名宸昌,全面负责。当时因受经济、物质、人事的种种困难,几度陷于停顿,全赖各方面热心支持,才得出版。参加征稿、编审、校对、出版的有二十余人。支持捐助经济、物质的有三十余人。其中有老一辈著名书画家,多数是几个书画会的同道。因为没有经费,困难特别多,我在该书最后写了一篇《编辑感言》,又用王端的名义,写了一篇《编后记》,对出版经过及出钱出力的朋友记录姓名,表示感谢。当时该书有珍藏本(附英文目录)、精装本、普及本三种,发行国内外。此书发行不到一年,上海就解放了。因为书名有中华民国四个字,除图书馆外,留存在读者手中的就不多了。相隔四十年,回忆往事,许多同事者亦早已去世。我与主编王端是老同学,他现年八十一岁,系上海文史馆馆员。我当时负责该年鉴的《史料》、《师承纪略》、《美术家传略》,为副主编,今年也七十八岁了。此书虽有不少谬误,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值得自慰。

(蒋孝游)

三马同台

我曾撰写《千岁会》(见本编卷三),回忆上海有过二十位同龄肖马的文艺界名流的盛会。现又记起另一位肖马的名人,著名戏剧家、电影家洪深也是 1894 年出生的。洪深提倡话剧,但对京剧也很有造诣。1955 年梅兰芳、周信芳从事舞台生涯已历五十周年,中央文化部为梅、周举办纪念活动,洪深向筹备组提出与他们

合演京剧《审头刺汤》。这台戏于4月11日在北京饭店演出，三人配合默契，表现精彩，受到观众赞赏，称之为“三马同台”。当时洪深已患肺癌，自知不久人世，而演出时仍精神焕发，仅隔四个月溘然逝世。

（蒋孝游）

岳飞后裔一画家

老画家岳石尘，现居桐乡，以擅长花鸟著名，年已八七，日日挥毫不辍，去年曾在杭州岳庙展出作品数月，倍受观众注目敬爱。因为作者是岳飞第二十八世后裔。据《岳氏家谱》查考，当年岳飞在风波亭被害后，幼子岳珂逃到嘉兴，隐居在金陀坊，以后子孙繁衍，有一支迁居濮院。岳石尘的品德和画艺，名重同辈。他的作品常用“岳飞二十八世孙”、“武穆王后裔”、“武穆王孙”等，以忠良后代自励。他的老师是清末民初有名画家仲小某（小梅），也是桐乡濮院镇人。

（蒋孝游）

摄影之乐

予四十余年，业余爱好一直沉于摄影之中，徜徉自得，而乐此不疲也。兹将近年创获略举数端，以供爱好此道者，作一谈助。

（一）1983年，因儿伟颢媳小梅相邀，出游云南，作点苍山昆明湖之探访。见其群峰罗列，层峦葱茏，回环绵亘，林壑幽深，飞瀑争流，浪花远溅，间以湖水清澈，明秀恰人。詎料一宵甫过，气候骤寒。盖地漫天，瑞雪飞舞。群山则巍峨玉立，尽披银装；湖水则一片新冰，晶莹似镜。昆明殊少降雪，而此次大雪突袭，五百年中仅见，山蹊野洼，竟积雪五十厘米之深。诚意想不到之盛事，可遇而不可求者也，堪称佳话。此情此景，曾蒙郑逸梅丈在《回忆昆明大

雪》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二)甲子仲秋,乘云淡风清之际,虽患迷阳伤足,亦不愿辜负秋光旖旎,此一揽胜佳期,乃偕媳同游,作金沙江之观览。见江流浩瀚,奔溜涌湍,与夫玉龙雪山,相映成趣,视野顿觉广阔,心胸为之开朗。直至“虎跳峡”悬崖峭壁,极为陡险,是昔时徐霞客未到之处也。予则乘兴而往,面对怪石嶙峋,惊心动魄。仰视则人与天近,俯瞰则云生脚下,间以石罅风涛,訇如虎吼,当夫险中取胜。游罢归来,亲友额手相忱。抑亦侥幸矣。又是年九月,归途取道巫峡,前往大宁河,寻访“白龙过江”之奇。当地居民云:“必待暴雨而出现。”予拟暂留逆旅,坐以待观。詎知天颇作美,甫三宿,气候骤变,忽下倾盆大雨。乃乘雨赶往河口入江处,第见白浪滔天,两岸苍山,则如屏对峙。在巨浪如长龙飞涌中,河心有一孤屿,浪头甫前进,夹孤屿而行,酷肖龙头龙眼,遂选择高地,就其动向,一一摄入影囊,满载而归。予友来安余叔文君在沪时,观此几次摄影片曰:“此真天地间之奇景遇,君尽得之。是造化无方,必待人而传者耶?”尝有句云:“天意巧随人愿合,自强不息事功新。”殆如是夫!综合是年所得,曾荷前辈陈兼与先生题诗若干首,刊1985年2月《团结报》。

(三)1988年4月7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艺术摄影联合会”(在日内瓦)主办“国际摄影赛”,按其内容要求,选择几帧,寄往参赛,结果得到荣誉奖,颁发我一份褒奖证明书。回忆近半个世纪以来,予专心致志,以摄影为事。其目的虽在探幽发微,寻奇取景,以求有益于自己之身心健康,而每获奇遇时,亦必思将其风雨晦明、山川变态、人物建筑尽量摄取,以供世之爱好者欣赏,而符推己及人之义。窃尝自奋:愿将毕生精力,用于求人间未知之奇,启前人难遇之景。唯其能持之以恒,故无往而不胜。尤其在寻访有得之际,世所谓山川不殊,而风景迥异者,固在于人们取舍精粗之不同,而亦有遇不遇之叹。尤以当其欣于所遇,则更应视其能否

把握时机，不使稍纵即逝。故予耽于此道，非但劳而不倦，且信心益增，以致身老而弥健。“褒奖书”有云：“人类为健康而奋斗。”旨哉斯言矣。

（林树楠）

福州西湖开化寺题壁诗

我国现代十大诗人之一陈兼与先生，其遗著《荷堂词》中有《百字令》一首。词之前言，有福州开化寺题壁诗的叙述，今将该诗录之如下：“断云一往了无痕，踟躕湖堦昼易昏。山榭叶黄词客面，水荇花瘦女儿魂。上方听法依清呗，他日寻诗拂坏垣。谁谓留行行不得，痴禽亏汝太温存。”“曾闻共命是频伽，啼落陀罗一树花。七字题诗犹浣壁，廿年归客已无家。远峰染黛眉如语，旧事成尘眼欲遮。只有湖波流不尽，照人霜发染霜华。”此诗作者是闽人郑孝胥先生，前一首题为《书所见》，系甲午（1894）十月所作。后一首是悼亡诗，系壬子（1921）九月所作。按《书所见》是指郑孝胥（稚辛）之未婚妻，沙粮道之女沙小姐歿后停柩于开化寺，当时出现其芳容，为稚辛所目睹，故有感而作。据兼与先生所知，前一首开头句系碧楼词客王又点所改，其原句为“南天云黯悄无言，来访湖西第一村。”当时福州诗人和者颇多，兹不照录，其中闽清进士刘玉轩和诗二首颇觉精练，采录如下：“双飞恨不遂频伽，一觉俄惊梦里花。敲断金钗悲昔日，吹残玉笛醉谁家。雨声淅沥心都碎，山影迷离眼欲遮。碧草芊芊抔土在，最凄凉处旧繁华。”“回首春光只梦痕，小西湖上又黄昏。银河苦隔迢迢水，香国疑归冉冉魂。辜负山盟怜破镜，犹留遗墨浣颓垣。酸心崔护重来日，人面桃花两不存。”数十年来，开化寺题壁诗，作为福州文人谈资，历久不衰，于此可见，该诗艺术造诣，并非一般所能并驾齐驱也。

（林寿农）

陈曦的一首建除体诗

陈曦君，福州硕彦，现年逾八旬。忆十年前，君以建除体（十二生肖）诗见惠，题曰“自警”。兹从篋中检出，不忍泯灭，特公诸同好。诗云：“鼠头牛争事可知，力虽如虎究何为。藏身兔窟原谋已，舞爪龙渊欲攫谁。阵已蛇排休马纵，藩因羊触似猴羁。多缘鸡犬邻相诟，自豝豨猪不放嬉。”（林寿农）

黄宾虹早期之女弟子补

黄宾虹之女弟子，最早要算其夫人宋若婴，其次是侄女黄映芬。继之高吹万介绍其亲戚海盐朱端号砚英来就学于宾翁门下，接着有沅陵赵含英等。顾飞因与黄家毗邻而居，开窗可见，遂与黄映芬相识，经黄映芬介绍与宾翁相见，因拜为师。1926 年左右，由黄夫人宋若婴带头，组织一“女子书画会”。黄夫人最早的山水画作品，曾发表 1926 年《艺观》杂志前身《艺观画刊》第四号上，宾翁有旁注云：“若婴篆刻之余，近画山水，师法渔山、南田，追纵衡山、子畏，游历所到，多写天然景致不落恒蹊。”后来又有陈柱尊次女陈蕙英，奉父命拜宾翁为师。盖宾翁与柱尊在民国初年受业于南洋公学时，已与宾翁相识结，为忘年之交，后曾于 1928 年及 1935 年两次陪同宾翁游览桂林阳朔，为陈柱尊作有二、三丈长卷《桂林山水图》，由昭平而平乐、而阳朔、而桂林，风景之美，无不有焉。（赵志钧）

黄宾虹辨“宰予昼寝”

《论语》宰予昼寝一节，历来解作宰予在白天睡觉。黄宾虹老

人 1948 年在一篇题为《国画之民学》的演讲中辩解道：“《论语》所记，宰予昼寝，其实为画寝之误。画与昼（繁体字‘画’作‘畫’，‘昼’作‘晝’）本易混淆，便为宋人所误，宰予画寝，乃是宰予要在他寝室四壁绘上图画。但因为房子破旧，不甚相宜。孔子见到，就认为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圪也’。劝他不必把图画绘在那不堪的地方。”宾老接着说：“假如仍然照‘昼寝’解释，以宰予为孔门之贤弟子，何至如此不济？或者仅仅睡一下午觉而已，老夫子又何至于立即斥之为‘朽木’、‘粪土’呢？未免太不在情理了。”当时我随宾翁作纪录，经宾翁审阅后，在杭州《民报》副刊《艺风》上发表。（赵志钧）

黄宾虹解“绘事后素”

孔子说的“绘事后素”，宾翁有他的解释。他说：“绘事后素也是讲绘画方法的。宋人解释为先有素而各有绘，以为彩色还在素绢之后，这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那时代有色的绢居多，而且没有纯白色的绢。后来直到唐代，纸都还是淡黄色。‘绘事后素’的意思，乃是先绘彩色，然后再加上一种白粉，这和西洋画法相同，日本画也是如此。”

由此我想到《论语》关于子夏问的这一章，孔子虽然讲的是画法，然而就全章而言，讲的是美学。近人译注的《论语译注》上的这段译文（见杨伯峻译注，1980 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就十分牵强，难以理解。他的译文是这样的：“子夏问道：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啊！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啊！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啊！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道：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道：那么是否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孔子道：卜商啊！你正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潘天寿对“素以为绚兮”的解释是：“《诗》云：‘素以为绚兮’，素不但为绚而存在，实则素为绚而增灿烂之光采。”（见《听天阁画谈随笔》）我以为子夏提问的三诗，可以不必译出，未必子夏真的连三句诗都不懂？他问的“何谓也”是有其言外之意的。如果要译出“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是不能这样译的。三句诗是个并列句，都是形容美色的，第三句可译为“洁白的面庞更显绚丽多采啊！”

孔子是主张美与善相联系的。他对子夏的提问反从美色的角度上答复，以绘画的方法来譬喻。所以子夏就反问他：“礼后乎？”孔子这才体会到人的外形美后于“礼”，“礼”指的是礼仪，是人的内在品质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美、性格美，也就是“善”。所以孔子才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对《诗》的评价是“思无邪”，这如上文的子夏提问就相符了。所以孔子对子夏夸赞了一番。

（赵志钧）

黄宾虹的爱国诗

在宾翁的大量诗作中，以描绘祖国锦绣河山的纪游诗为最多，但也不乏表露诗人爱国热情的篇章。当1899年山东爆发了大规模义和团运动之际，他就写过一首慷慨激昂的《响山》诗：“苛歛追逋谷弃农，盗由民化困穷凶。却为当道豺狼迫，狮吼空山一震聋。”后来在《黄山道中之一》又不无感慨地写道：“举目新亭感，江山锦绣堆。昔年游赏处，都上图画来。”又如《钓台》，他吟道：“秋净两崖开，飞流出草莱。我来寻汐社，隔坞见西台。”游零丁洋，他又唱出：“岛屿晴空海气昏，舟行无语过崖门。踏翻巨浪孤臣血，一碧伤心万古痕。”当日寇侵占期间，困居北平的画人，又有《题黍离图》的愤怨：“太虚螻蟻几经过，瞥眼桑田海又波。玉黍离离旧宫阙，不堪斜

照伴铜驼。”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不久，诗人一扫胸中郁愤，唱出“丰溪萦带黄潭上，德泽棠阴载口碑。瞻望东山云再出，万方草木雨华滋”（见《己丑冬日题潭渡图》）。1953年，老人欣逢盛世，又值九十高寿，欣然命笔，题道：“和合乾坤人不老，平分昼夜日初长。写将浑厚华滋意，民物欣欣见阜康。”可见一个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无时不与民族安危和时代脉搏在一起跳动的。（赵志钧）

张宗祥贺黄宾虹 病目重明诗

画家黄宾虹先生，享年九十有余，为近代高寿艺术家。先生在九十岁前后因患眼疾，竟至失明。但经医治，居然恢复一部分视力，仍可作画读书。当时亲朋好友，无不为之欢庆。书家张宗祥曾以七绝诗二首为贺，亦一时艺林佳话也。其一云：“九十高龄眼再明，天为艺苑佑耆英。湖山湖水真多福，长得先生挥洒成。”其二云：“白石青年画草虫，蜂须蝶粉十分工。闻君双目重明后，界画楼台云树中。”（许克定）

许疑庵诗贺叶侠奇 以更生为字

歙县许疑庵先生，为近世一代诗人，生平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同县后生叶侠奇，为先生老友叶则柔之子，从父学习绘事，好嗜登山涉水，野外写生。某年，不幸失足坠崖，病卧数月。痊愈后以“更生”两字为别号，用作纪念。疑庵先生赠以诗云：“在昔洪北江，字取刘中垒。后有南海康，自号勇窃比。吾乡郑遗甦，考谊亦近似。生于忧患中，邻彼数君子。君患由画义，登高陨厥屐。病卧竟数

月，困顿几至死。之死而复生，爱画仍入髓。一生划为二，字此志捐否。坚贞性则然，专一行之美。肖父斯为孝，功在守前轨。持校古之人，何渠不知彼。我诗助张目，兼用志君喜。”先生此诗将古人以“更生”为字的人，一一罗列，读来非常有味。（许克定）

刘承干诗

吴兴刘承干，史学家，又藏书家，诗不多见，曾见其题吴湖帆夫人潘女士千秋岁词“绿遍池塘草”，有两绝句云：“月地云阶共寂寥，沉忧难逐梦魂消。无端绿遍池塘草，一夜春风又过桥。”“眼中非复旧山河，更遣虚帏冷素娥。愁绝湖帆老居士，鬓丝禅榻两无多。”清丽可诵，诗笔不凡，殊可佩也。（彭鹤濂）

苏步青诗

苏步青先生，今之著名数学家也。近年来颇致力于诗，所作亦有极工者。五古如《张紫峰寄雁荡吟读后赋》云：“我昔桂林游，漓江泱千翠。君今雁荡吟，满纸山和水。有瀑折还飞，有峰危欲坠。对景念远方，团栾几时遂？迢迢日月潭，多少行人泪。”幽隽独绝，置之樊树集中，几不能辨。七律如《北上出席人大车次济南》云：“千里车声彻夜流，朦胧曙色认青州。身居重职浑如梦，事隔多年尚觉愁。国始繁荣民渐富，生当尽瘁死方休。人间早晚花开发，莫为春寒怨薄裘。”诗老怀抱于此可见。（彭鹤濂）

沈景山

读台湾嘉兴同乡会 1987 年第二期通讯录，载有旅美华人汤沈

蕙英撰其父沈景山往事，撩起我儿时记忆。沈女士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地政部长、中央大学教授汤慧僧先生之夫人，1948年偕汤赴港，今定居美国。沈府与我祖辈世交，吾呼沈谓“蕙英阿伯”，同居今嘉兴县新篁镇荣跃村，原名周庵港。该港只三姓：沈、包、袁，浑名“笋包圆”，我居与沈居南北隔港，呼唤即应。

景山公乃前清科举，剪辫维新，革命党人。退隐乡居后，热心办学乡里，创周庵小学，我祖辈受其薰陶，小辈均效其后辈，负笈外出求学。当时僻北乡村，唯有周庵港三姓，堪为耕读传家。景山公生活俭朴，办事桑梓，四乡尊重，里人敬称“景山相”，逝于民国十八年间。今周庵港沈、袁两宅，或毁或拆殆尽。（袁 梁）

虚谷为柳溪画像

虚谷和尚擅丹青，独辟蹊径，与蒲作英、任伯年、吴昌硕开海上画派之先河。传世作品以花卉、山水居多，而人物画极少。公元1866年嘉兴楞严寺方丈柳溪与虚谷邂逅申江，评诗论画甚契。虚谷拈毫为柳溪写真，法相慈祥，美髯飘然，堪得意之作。款题“柳溪道兄四十一岁小景三十七峰草堂，虚谷。”柳溪题诗云：“画图聊寄此身闲，莲漏声中静掩关。邀得当年王石谷，西斋商略写溪山。时在丙寅春日。”此画原藏楞严寺，装在红木镜盒内，保存完好。解放后寺废，文物散佚，幸亏朱石轩兄发现，遂向衲子购得，嘉兴博物馆成立时，慨然捐赠，俾永传也。（钱筑人）

钤印庐集拓《百家印选》

1945年夏，余与徐忞飞、金仁霖诸学友，各方奔走，向藏家借得丁丑劫后明清篆刻家印存数百钮。计得百家，遂名《百家印选》，

钤拓成谱，每部有陈澧如先生题端，朋辈此举为乡邦文献作出贡献。文革中，原印痛遭秦火，现虽有印谱存世，亦屈指可数。

（钱筑人）

长安一大公案

近读嘉兴博物馆收藏沈曾植（寐叟）遗简，内有一函，系毓鼎呼吁当局，抢救敦煌石窟唐人写经这一稀世之珍；并揭露地方官吏之昏庸无能。略引数则，以见一斑。“子培年叔大人阁下：兹有长安一大公案，不能不闻于左右。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书帖数十种，闻多系经卷，寄回本国。近至都下，尚携零种数束，为王书衡、董授经诸君子侦知。”“为补牢之计，且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收其余经卷。”石宝之书，庚子年即发现，地方俗吏熟视无睹，囤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公闻之，当亦扼腕不平也。”祖国文物走私外流，俗吏不要历史与文化，只图私利，可叹也！

（钱筑人）

邓粪翁既狂且淳

今之论印者，颇多醉心于邓粪翁。邓氏所著《篆刻学》出版以来，风行海内外，岂止洛阳纸贵。邓氏为人，既狂且淳，戛戛独造。若论其狂，诸如名散木（朽木也），号粪翁，以厕所简楼为斋称，以草纸印展览会请帖，治印润格特高，结狗兄狗弟之会等，比比皆是。若论其淳，则为人简易，喜奖掖后进，不沾富贵等。余悉一事，世人鲜知，盖邓氏与余姚诗人施叔范交契，后施氏迭遭坎坷，至于无以谋生。邓氏每月寄款，由余姚姜枝先转施，赖以存活者数年之久，其贵友谊者如此。

（林乾良）

散木之名先于龚翁

自东北建邓龚翁纪念馆后，沪上又有邓龚翁研究会成立，海内外印行邓氏印谱者，此起彼伏。世间论邓氏者，皆谓先名龚翁后名散木，其实大误，余藏邓氏廿二岁自留印谱，前有自署曰《散木印蜕》。足见散木之名，先于龚翁。

（林乾良）

孙正和篆外求印

奉化孙正和，自幼喜弄翰奏刀，为钱君匋、马公愚、白蕉、施南池诸公弟子。在京求学时，每从邓龚翁问艺事。后又跻身陆维钊、沙孟海门下，可谓转益多师。孙氏以书法功力特深，各体皆备，遂立意“篆外求印”，诸如真、行、草、隶、章、魏等无不入印，可谓独树一帜矣。

（林乾良）

沈禹钟《印人杂咏》

嘉善沈禹钟，幼有文名，诗尤雅正，陆维钊师之窗友也。晚号春牒，寄居沪渎，执卷问业者，踵相接。自不能印，而喜结交印人，所著《印人杂咏》自加笺注，持论颇中肯綮。后由其高足镇海王万丈录赠，仅得其半，未加跋语，略为“右为春牒老人遗著，稿成于辛亥秋日，距捐馆仅再阅月耳，悲夫。”兹录其中王福厂、邓龚翁两首以飨同好。王诗曰：“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精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曾分天下三。”邓诗曰：“三长两短语由衷，自许平生印最工。巨刃摩天空一世，开疆拓宇独称雄。”

（林乾良）

朱大可续作论印诗

朱大可为人淳朴有古风，世皆称之。兹举一端：余集论印诗，拟以续貂古人。闻朱氏有绝句廿首，恨无缘一见，探知其寓所后，投书求见，未值，留条后，怅然返。异日得朱氏手书，略谓该诗已被广州马国权抄去，不能一稿两投。又恐予失望，遂另写四首为赠，其一云：“粤东马与浙西林，蒐拾丛残亦苦心。他日两编齐问世，异苔毕竟是同岑。”

（林乾良）

周轻鼎诗印可传

周轻鼎，湖南安仁人，自幼苦读之余，热爱艺术，曾在外国学美术廿多年，抗战胜利后回国，以浙江美院教授终。周老为我国有数之雕塑专家，名播环宇，而其诗、印均臻高妙，恐今世之人知者鲜矣。周老尤精动物雕塑，在一钮长方巨印中，曾刻咏动物之七绝一首：“白鹭舞蹈莺奏柳，黄鹂歌唱蝶弹花。天鹅凑队送朝雾，孔雀开屏映晚霞。”可见其对动物的爱心深矣！

（林乾良）

马一浮先生逸事十则

（一）赐名寄厚望

先生是我舅祖（我祖母之弟），他十一岁丧母，十八岁丧父，十九岁妻子去世。无子女，也不再娶。此后，唯一的亲人就是大姐——我的祖母。所以这几十年中，舅祖一直和我们家一起生活。我祖母去世前，对他说，你自己无子女，可把外甥、外甥媳妇看作子女。抗战开始，日寇逼近杭州，舅祖准备避居大后方，但

祖父不愿远离先人丘墓，让舅祖把我父母兄妹带走，只身留杭，准备返绍兴，未果，死于日寇暴行之下。我们就一直跟着舅祖，我是在舅祖怀抱中，玩着舅祖的“美髯”长大，在舅祖的抚养、教育下成人的。舅祖对我寄予厚望，这从我起的名字就可看出。以“敬涵”作为我的名字，其含义，从狭义讲，是我从小性格暴躁，不管对什么人都会发脾气，舅祖就用程伊川“涵养须用敬”的意思，给我取名“敬涵”，对我说，只有心存敬意才能有涵养，一个人在自己真正尊敬的人面前，是不会发脾气的。从广义讲“涵养”就是含容深广，去物欲之所蔽，复人心之本性，而“主敬为涵养之要”，“唯敬可以胜私，唯敬可以息妄”，只有“敬”才能在明确为学根本的前提下，不为物欲所蔽，永不满足地学下去，从而得明学术之本原。今日思之，深负舅祖的厚望，不论狭义、广义均离“敬涵”的要求甚远，实深愧怍。

（二）幼慧

先生自幼聪明过人，四岁即随姐就读，八岁初学为诗，九岁能诵《楚辞》、《文选》。十岁时，其母何太夫人指庭前菊花命作五律，限麻字韵，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羨胡麻。”太夫人听了很高兴，认为先生长大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有文才的人，一个能写诗的人。这首诗是现存的先生最早诗篇，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先生自己在六十岁时说：“幼时所作都不省记，仅忆此篇，以母训不敢忘也。”

（三）万里寻觅独立碑

先生于1903年赴美。对于去美国的原因和目的，众说纷纭，但是我们从他自己的诗句和在美的行动中，不难知道他去美国的真正目的。他在赴美时过太平洋的诗中，叙述了当时的中国已成为列强争夺之地，发出了“沧海飘零国恨多，悠悠汉土竟如何？”之

叹,说明自己离乡去国是“万里来寻独立碑”。想从美国得以独立的经验中,寻找中国的自强之路。他到达美国的第二天,正值美国纪念独立日,举国欢腾庆祝,先生感触很深,“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在美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求,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他认为要研究社会学,必须对各种学说都有所了解,所以不仅研读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语法修辞学、历史学,而且对商业、无线电、数理化、医学、冶金等方面的著作,亦无不涉猎。在广泛研究的同时,对卢梭、马克思的著作尤为喜爱。得到卢梭的《民约论》,说“胜获千万金”。病中得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称“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了先生到美国去的目的。

(四)最早将德文版《资本论》带进中国。

先生在美国圣路易斯时,为了寻找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跑遍了当地所有的大小书店,先后得到了德文、英文两种版本。1904年回国路过日本时,把英文版的送给了谢无量先生,德文版的就带回了中国。有一段时间是日译数纸,使挚友汤拙存、何燮侯得以共读。据说这部书现藏杭州大学图书馆。

(五)以“诚”、“虚”勉蒋介石

1939年元月,先生应国人的敦请由广西宜山赴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路过重庆时,在陈布雷的陪同下往见蒋介石。见面寒暄后,蒋问国家大计,先生曰:“野夫陋儒,不堪下问。惟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即‘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先生出来后对人说:“诚虚正为他的病痛而发,今他全不理睬,愕然无以应。‘忠言逆耳利于行’,自古然也。”这是先生唯一的一次见蒋介石,也是一次不愉快的会见。现在有人说先生1939年被蒋召见,并“颇蒙礼遇”,“辞出后即恭书张子《西铭》以进”。这不是事实。

(六) 国难当头,拒写祝寿文字

抗日战争期间,先生任复性书院主讲,先后有复性书院屈映光董事长来信,军事委员会派人来,分别请先生写祝贺孔祥熙、何应钦寿辰的文章,先生不仅予以拒绝,而且婉言加以斥责。复屈映光的信上说:“愚意值此危时,以孔公地位,方忧勤惕厉之不遑,似不当以庆祝为事。”给军事委员会的信则说:“方今强寇未除,抗战未毕,正上下忧勤惕厉之时,似未暇从容歌颂。……古之贤哲尽瘁国事,有大勋劳于天下者,其上下相勉,多存警诫之词,其形于诗书之遗文,可考而知,未有以称颂功德为事者。”

(七) 六十余载翰墨情深

先生与谢无量(笥庵)先生相识于“年俱未冠,以言诗相得”(先生所撰《谢笥庵先生诗序》中语),至谢老八十岁去世,在六十余年中真正是翰墨情深,在文坛上是罕见的。他们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互相学习、研讨、勉励中取得的。1920年,他们就一起在上海组织“翻译会社”,出《翻译世界》月刊,介绍世界名著。1903年先生赴美,不久,谢先生亦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日本,两人断了音讯,先生日夜盼望得到谢先生的信,说“无量亦知四万里外有一人者,独坐思无量甚苦乎!”得谢先生信后“喜极,是夜不寐,览所来书。”写诗怀念曰:“天南一星光万丈,我所思兮谢无量。”买书时,遇到好书必买两本,一本留赠谢先生。据谢夫人陈雪湄女士说:“湛翁自美来日本小住,赠无量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是为无量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始。”1905年两人均回国,先后同住镇江焦山、杭州西湖读书、译写。1909年谢先生回四川,正好先生的三舅父也在四川,先生就把谢先生介绍给舅父。让舅父与谢先生“结忘年之雅”。1916年蔡元培先生聘请先生为北大教授、文科学长,先生举谢先生代,说:“谢无量淹贯众学,理无不融,浮不能及。先生若为诸生择师,此其人也。”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均在四川,但一在

成都，一居乐山。谢先生每年到乐山小住一两次，当面切磋，更多的则是书信往来，诗歌唱和。先生写了诗多数都要寄谢先生，“只有谢先生能懂”。那时，两人很少有一个星期以上不通信的。1964年谢先生去世，先生“不能已于言”。一再赋诗志感，在白内障严重，视物、行路都困难的情况下，为谢先生的诗集作序、题词。先生对谢先生的评价是“平生所遇朋友之间，天才之高，莫能先之”。说两人之间是“予于菑庵虽未敢谓同得同证，然予之知菑庵，犹菑庵之知我，殆可谓无间然”。

（八）怒割题跋

先生的三舅父珍藏一董香光书写的手卷。舅父去世后，表弟何茂桢于1937年携手卷自四川赴杭，要求先生题跋，先生欣然在手卷上题下了对董香光真迹的赞扬，舅父得此卷的来历，自己睹物思舅之情。1942年，表弟去世，其子要卖去此手卷，作为婚礼花费。先生再三劝阻无效，就怒从手卷上割下自己的题跋，说：“卷之价值在香光墨迹，将跋割去并无所损。”“为人子孙既不肖而将先世遗物出卖，最低限度亦不当使先世名字为人口实。”“嗟乎，吾母党门祚不幸，衰落至此，吾力不足以振之，德不足以感之，何以为心！”

（九）枕边纸笔

先生的枕头上总放着削好的铅笔和一些翻了面的旧信封、小纸片，先生的不少诗就是靠这些东西写下来的。特别是年事高了，睡眠较少，人躺床上，思维还是很活跃，不少警句名篇就在夜深人静时形成，先生摸黑记了下来。成篇的，就在第二天早上让人抄出来，再推敲、修改，只几句的，就在白天再继续完成。

（十）养生四诀

1945年，先生六十二岁时，将其平生体验到的养生之道，写成《养生四诀》，全文为“食要少；甘淡薄，远厚味，随分有节，不贪不过，此却病之要。睡要早；以时宴息，身心轻安，不昏不昧，不杂不

扰，此养气之要。心要好：常存爱人，不起瞋恚，与物无忤，自保太和，此调心之要。事要了：了有二义，一了达义，谓洞达人情，因物付物，无有滞碍；二了当义，谓敏于作务，事至立办，无有废顿，此治事之要。世之善言养生者多矣，今举此四事，虽浅而易知，然行之有常，亦可得少受用，智者或不以其近而遗之”。（丁敬涵）

名须生陈大濩趣事

余派名须生陈大濩，于上月在杭州羽化。笔者曾于解放初期，在上海凤阳路菊社票房（社长刘菊禅）见过一面。忆五十年代，陈与名伶言慧珠合作公演于大众剧场。某晚演出全部《王宝钏》，陈饰薛平贵，言饰王宝钏，双头牌通力合作，卖座甚佳。当演至《武家坡》时，陈在幕内一句西皮倒板“一马离了西凉界”，博得满堂彩声，出场后之原板，唱来字正腔圆，亦屡获掌声，而后即面向后台：“这位大嫂请了。”“请了，军爷敢是失迷路？”“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找名问姓的。”“是哪一家呢？”至此应答：“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不料陈一时走神，竟脱口而出：“王丞相之妻，薛平贵之女王氏宝钏。”观众愕然，但并无喝倒彩者，诚可谓文明观众也。藉此可知虽系名家，亦难免有疏漏之处，同好之间一时传为趣谈。（董舜华）

陶冷月与黄宾虹

吾师陶冷月，生前曾谈及与黄宾虹先生的友情：1925年，吾师在国立暨南大学任艺术系主任时，徐悲鸿先生推荐二人前来任教，一是汤临泽执教金石，一是黄宾虹执教美术史，陶黄的友谊即自此开始。后来吾师应聘四川大学，赴川，在乘船途中，又巧遇黄宾虹先生。当时黄面临一些困难，吾师听后，毅然决定将聘书面交黄，

并亲笔修书推荐于该校校长。自己则上峨眉，饱览风光，搜集素材。下山后，吾师从他处知晓“川大”以低于聘吾师之薪金聘用宾虹先生，大为不平，再次去函川大，要求更正。宾虹先生竟因此得到补薪。后黄宾虹先生从桂林写生归来，绘一大幅山水贻赠吾师，以表谢意。

解放后，黄宾虹先生归居杭州，吾师仍居上海，虽往来不多，但也音息相通。吾师六十寿时，当年暨南大学旧友、原暨大教育系主任邓只淳教授，特地从四川寄来一笔汇款和手杖一根相贺。宾虹先生更以八五高龄题了“益友，只淳赠，冷月属宾虹题”十一字。转请丁友竹刻于手杖。然此段轶事，于黄宾虹传记中并无记载，深为不解。吾曾与一黄门再传弟子相晤，也谈及此事，并谓彼亦亲闻太师母讲过，是信而有征矣。

吾师陶冷月，也因此事有所得益，在几十年后，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时，即兴画了多幅山水，皆可亲可喜，可寻可游，实因此书中景物皆描绘峨眉，触发吾师追寻旧踪而挥毫也。

（李高翊）

章克标传略

章克标丈，浙江海宁庆云桥人，生于1900年7月。192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同期留学的有田汉、方光焘等人，与夏衍、郁达夫、滕固等交游弥密，前者最称莫逆，友情至今不减，与创造社初期人员也有过从及文墨缘。回国后执教于嘉兴的浙江二中、沪上暨南大学、立达学园等处。北伐后在沪上与方光焘、滕固、张水淇、黄中等人组成狮吼文学社，后入开明书店任编辑。俟邵洵美留英学成返国，相与筹组金屋书店及后之时代图书发行公司，均被聘任经理、总编之职。这期间主办的刊物有《论语》半月刊、《人言》周

刊、《十日谈》旬刊、《时代漫画》及初期的《一般》(《中学生》前身)等。他在《中学生》中发表的《算学原始掇要》及后为开明编的数学课本,至今尚影响着我国的中等数学教育。著作长篇杂文《文坛登龙术》曾被鲁迅用作嘲讽邵洵美的武器而分外出名。此外,尚有《开明文学辞典》、《文学入门》(与方光焘合著)、长篇小说《银蛇》,翻释有《菊池宽集》、《谷崎润一郎集》、《夏目漱石集》等。自蛰居故乡,曾计划以《乱世天下》为总题,并已写了五代的故事——关于黄巢起义的部分,十多万字,惜遭红卫兵焚书之灾,化为飞灰。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应邀赴台北开办《平言日报》,任主笔。解放初获准返沪,在儿童读物联合书店任事,遂被编入出版系统的印刷学校担当编译主任。终于历劫数十春秋,直到八十年代初,丈在其蜗居的故里被海内外文化界如出土文物般“发见”。1985年以辛古木为笔名,于《随笔》上发表了《雷峰塔坍倒目击记》,被人称作老人再生的“处女作”。之后更陆续有些回顾性文章问世。198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文坛登龙术》。《香港文学》刊登了他的长篇《新文学七十年回忆》。其它一些文章散登于《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文史》及香港《明报》、《明报月刊》等报刊。

198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六十年社庆,邀请了它的前身开明书店的老人们会聚北京,丈被请上前辈上座。那次上海陈梦熊提供了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开明同仁及作者之合影,丈站的第四排,右边是夏衍、谢云逸、刘叔琴,左边挨肩是茅盾、胡愈之、钱君匋、徐调孚、叶圣陶等。第三排中有宋云彬、夏丏尊、林语堂、黄幼雄、费鸿年等,第二排坐着刘否宁、巴金、王统照、顾均正、钱歌川、陈元佛等,章锡琛老板在最前排。据此可知当年开明的阵势。稍后几年章丈主持的时代图书公司里也有许多名流与画家,诸如叶浅予、鲁少飞,张光宇、飞宇昆仲,丁悚、丁聪父子等都曾共事。1988年10月,章丈在沪的友朋假上海书店给他做寿,庆贺他诞辰九十周年和

从事文学活动七十年。

丈现任海宁市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依然日不辍笔。今年已九十岁，目力不衰且能每天健步行走数里，他自己立志要活到百岁，故案头正在书写的大部头回忆录，题曰《挥手一世纪》。丈生性乐观，与世无争，笑口常开，在中学读书时就被同学叫做“弥陀菩萨”，今仍可看到这种神情。

（高健行）

篆纹桃李曾相映——记单不庵

单不庵，初名恭修，字诒孙，号伯宽，后改名丕号，不庵，又号不厂。弱冠名常惺，号角优。祖籍浙江萧山。1877年（丁丑）出生于今海宁市硖石镇，他与邑中少其五岁的蒋百里（方震）、张宗祥（闻声），早年被学界誉为“嘉兴三杰”。

1912年与1916年单不庵任浙江省立图书馆编辑，校理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曾与吴昌硕、王国维（静安）、陈衡恪（师曾）、刘子庚（字毓盘、江山籍近代词史专家）、黄宾虹、张宗祥、曹聚仁及乡邑画师徐见石、高生录（一名申录）等交游。彼时西泠印社草创伊始，因单不庵供职之处与印社仅相去一箭之地，且也热心金石篆刻，故印社中长一辈的同仁雅集，他也有机缘与会，亲接髻欵，甚而或从中策谋擘划，具体杂务亦乐意悉心任劳。那时候他除了精心著述外，金石印章之学也大有长进。近时发见的那些单氏作品，观其形制布局古雅不俗，足令现今人们赞叹。他的传世金石印章作品虽不很多，但艺术特色鲜明，早已为有识之士珍度。尤可称道的是他在我国仿封泥印章创作道路上，还是先行者之一。

封泥印移之金石印章初无古例可援，自1822年始方为近世人出土发现，始尚被误解。直俟1902年夏刘鹗（字铁云）刊行《铁云封

泥》前后，方在罗振玉、王国维、刘鹗等学者小圈子内引起了重视。关于封泥，刘氏在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封泥者，古人封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封背麻系黏著，往往可见。在前不见于著录，自吴荷屋筠清馆金石始录六枚，称为“印泥”，误以为铸印之范也。至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罍凡百余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帖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予考《长安获古编》所载凡二十品，然则刘氏复有续得也。其后蜀中山左，各有所出，为数当日多，予不能知具详矣！姑以敝藏所有，拓付石印，附诸陶器之后。虽非三代文字，然其中官名多为史籍所不载，殆示考古者之一助云。”1906年秋，与单不庵同乡庚的王国维，因父丧返回故乡海宁，丁忧半载。王氏与罗振玉、罗振玉与刘鹗均为姻亲，王暇时曾极力向故里学界讲述近些年被人们发现的新学问——甲骨文、竹简和封泥等。这对包括单不庵在内的乡邑学究是很有启发的事。那时单氏正任硖石双山学堂堂长，早有兴趣精研篆刻理趣，遂广采甲骨龟板文及封泥形制入印，虽当年学术界考据成果尚少，未可完备，但筚路蓝缕堪为后来仿封泥热之滥觞，始劳之功诚不该没。近发见的单氏为乡邑故人高生录刊刻的印章即有封泥味极浓的作品，笔力刀痕既得三代古奥真朴又毫不泥古做作，新意盎然，单氏当日风格水准即可于中窥见一斑。

单不庵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本世纪初，任教杭州一师时，入室弟子著名的有施存统、俞寿松、曹聚仁、周伯棣、徐志摩等人。另外还有诸如张惠衣、吴慎藩等出于门下而学有成就。学术研究方面，他三十岁后致力于永嘉理学和考据，目录校勘之学，成绩斐然，著有《宋儒年谱》、《二程学说之异同》、《宋代哲学思想史》等十余种，极为海内外学者珍重。先生病故次年，北京大学特设“单不庵教授遗著整理委员会”为之纂录成书，他的一生于学界自是名师，于印学界虽非廊庙重臣，或堪谓客卿，实在也很值得后

世追念。

单不庵先生早年先后任硖石双山学堂堂长，嘉兴秀水学堂、开智学堂、浙江一中教习。三十九岁时任职浙江图书馆校理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1920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不久晋升为教授，因故南归后聘为嘉兴二中教员。次年浙大校长蒋梦麟举荐先生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一年后又应蔡元培之邀赴沪，任中央研究院文科主任兼汉文图书室主任，至1929年积劳成疾，任中病卒，享年五十二岁，归葬萧山圻梓堰原籍祖坟区。仅一后嗣单大昕，先生弃世时仅九岁，逾年染疾而殇。先生身后萧条，一生藏书倾刻散尽，不亦悲乎！传世的刊刻印章更成珍希。（高健行）

齐白石旧题款一则

近见1938年张江裁（次溪）所编的《京津风土丛书》中，刊有张江裁的木刻肖像，旁有行书墨迹“张次溪燕居修史图，戊寅八月齐璜。”并盖有“白石翁”印，木刻下端有篆体横书，也是张次溪燕居修史图字样。该丛书似木活本，属非卖品一类。假如在古代造像上发现名家手迹，当然是研究者快乐事，而在现代的肖像画上，能见到白石老人的题字篆痕，也是值得引起兴趣的。

图上的签题和印章，千真万确是白石翁手泽，而木刻肖像本身的风格，似大有商榷之处。不过下面一行篆文，从字体刀工看，又很像为齐白石的刀法。颇感迷惑。图上所刻绘者张江裁，字次溪，广东东莞人，是有点名气的人物。生于1901年，二十九岁时曾于天津为外舅海盐徐蔚如奔丧的机会，被荐为参与北京撰修方志的工作。他自己也曾仿效过章士钊的《甲寅》，编刊《丙寅》杂志。又当过《北京社会日报》、《民国日报》编辑。因反对白话文，主张文言文，颇有非议，不久便辞职。但林白水被难时，竟敢独赴刑场，抚尸

痛哭，不怕牵连，并传其惨状，披露社会。易帜后，特为立雪冤碑，得以平反与抚恤其后人，此义举又很为时人传为美谈。

齐白石的题款，在1938年，是华北沦陷、日伪嚣张的时期，晚节不坚的旧文士们麇集京津，而七十八岁的齐白石年事已高，不能随徐悲鸿等同行南下，滞留燕都。虽大节不亏，有时不免为旧文人凑凑兴，画几笔，写几个字，也可算苦中作乐。

再者那幅木刻肖像画，虽有人推测为自号大匠之门的齐白石当年刀刻之镂，但从技法看，总似西画面块组合的形象，与他为赠友人自费印刷的石印本画集风貌截然不同。好在齐老所题款志清晰，气势刀痕具在，自无异说。至于其他部分，是否为出自捉刀人之手，这就有待于今后之识者鉴定焉。

（高健行）

刘铁云与王国维

从我国文学史划分来看，刘铁云（1857～1909）可算近代作家，王国维（1877～1927）则属于现代作家无疑，然而在学术上实为同时代人，堪称忘年交。他俩生平有着好些历史因缘令人觉得有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苕华词》、《红楼梦评论》和刘铁云的《老残游记》实不过是两位学者的一个侧面，更为世人推崇的是他俩的学术成就，其中甲骨学初始开创的历史契机把他俩的戚谊亲情联系得分外亲密。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但属平辈，而且他们生前都曾为同时代的人多所病诟，屡招物议；身后的“盖棺定论”也都难以“入土为安”，褒贬臧否直至今日。

王国维当年最著名的学术研究在于甲骨文考证，其中他能接触熟悉的甲骨龟板实物虽以罗振玉收藏最多，但以刘铁云收藏最早，也十分丰富。而王、罗、刘三姓彼此志同道合，又各各成为儿女亲家，刘铁云第四子少时从罗读，罗爱其颖悟，以长女妻之，此婚姻

关系又使刘家表姨亲樊炳清与早年在东京文学社同窗好友王国维增添了一层亲切关系，后来王氏长子又迎罗氏三女为妻。另外罗振玉之弟与刘铁云三子合营“蟪隐庐”书肆于上海，正是在这个书店中，王国维得到了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手稿，勾起深究甲骨文的浓厚兴趣。

近年刘氏后人披露的《抱残守缺斋日记》记录着许多当年收藏甲骨龟板的事实，可知刘的研究虽未卓著，但确为王的先导。当年刘曾得意地记下：“综计予以所藏的过五千片，己亥一坑所出，虽不取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这些丰富的藏品先后为王氏利用，即使后来落入别家之手，也大都经王氏悉心考释。例如1916年冬罗迦陵买到刘氏遗物甲骨千片，虽经罗氏多次调色，也是请王氏选拓六百五十五片，纂辑成《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的。此外，刘氏的收藏和结集，还影响了一些日本汉学家，它未必直接有助于王氏的研究，但后来终究反过来对王氏的研究以有益的影响。譬如内藤湖南，于大正六年一月廿五日讲演稿中，追述了他于明治三十五年，就在刘氏处第一次了解到珍贵的甲骨龟板出土物（日本筑摩书房版《内藤湖南全集》及神田喜一郎于《敦煌学五十年》一文中均详载），后来内藤湖南成了大学教授，汉学专家。辛亥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侨寓日本，住在京都东山净土寺街，彼此朝夕相处切磋琢磨，王氏在《殷先公先王考》前言中也提到与内藤博士共同研讨互相启迪之事。

长江入海口南岸丹徒的刘铁云，钱江北岸海宁的王国维，历经的时代和秉赋气质都是相距甚远的，难怪如今的文史界把他俩分别划归于我国近、现代两个不同时期，然而历史的游丝竟又如此微妙地把他们牵扯在命运的旅途上，遗憾的是，如今的文史学界似乎还少有人把这两位学者置于同一历史文化背景来评述和研究他们。

（高健行）

富寿荪之足疾

富寿荪，浙江海盐人，少孤失学，十三岁到沪学徒，自学成才，精于古典文学。解放后，由龙榆生介绍，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著作有与郭绍虞合编的《清诗话续编》、校勘《范石湖集》、《唐人千首绝句选》等。

1965年春，寿荪先生曾与几位友人在某君家聚餐。饭后，主人出示所藏抗战前江青剧照。有人谓曾见过江青，也有人谓曾睹其演剧，寿荪先生唯沉默不语，岂料仅此两三闲言碎语，在“文革”中亦遭告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藏照片者被判刑十年，其余亦均视为现行反革命。寿荪先生在批斗中，不堪侮辱而跳楼，幸被半空中电缆所挡，双足骨折，留下足疾，因而成了“从严”样板，受尽折磨。直至1977年平反。先生当时数有赋诗以抒愤慨。如《秋夜书感》：“斗室孤灯暗，愁思满病床。薄寒秋到枕，急雨夜鸣廊。来日宁堪问，前因益可伤。颠风犹来已，天意感征茫。”七言如：“三年世事几沧桑，兀兀浑如梦一场。始信虚弦能落雁，空怜挟策待亡羊。至尊未醒钧天醉，大药难医举国狂。待倚危栏风景异，斜阳烟柳感苍茫。”“一夕严霜朔气侵，闲庭景物转萧森。因风疏柳还飘叶，不雨秋云亦作阴。浩劫惊呼从古少，神州忍见百年沉。撑胸无限忧危意，北望京华泪满襟。”心情跃然于纸。（史汗青）

神交五十春

吾师彭鹤濂，金山人。三十年代，毕业于无锡国专，平生酷爱古典文学，对夏承焘（瞿禅）教授（温州人），一代词宗，心钦已久。当夏丈执无锡国专时，吾师当时已毕业了。

吾师首次写信求教夏丈在 1936 年，夏丈对吾师的诗作评谓：“幽蒨似元贤，浓丽如梦苕庵。”并书诗扇以赠。1956 年夏丈作《醉花阴》一词，并与艾德林教授同题其卷云：“赠别黄花香满袖，君亦消魂否？酬唱醉花阴，赢得文坛，到处呼诗友。欠我西湖诗几首，问白堤杨柳？临去看吴山，一道眉痕，浓似东篱酒。”吾师曾依前调奉和夏丈一阕云：“到眼吴山青染袖，记得春来否？薄暮嗔归舟，灯火春城，一笑逢诗友。问我新诗成几首，访六桥烟柳。明日是清明，切莫还家，同醉西湖酒。”

1986 年夏丈谢世，吾师作有挽诗两绝句云：“神交恨未得亲颜，五十年来札往还。掩卷犹看题字在，奈何公已弃人间！”“当今一代数词宗，俯视榆生独仰公。十谱论丛传海外，遍栽桃李满春风。”吾师之《棕槐室诗》系夏丈题签。神交五十年，可称佳话。

（史汗青）

卷 六

养和村史话

我寓居沪西养和村，转瞬已历半个世纪了。屋为木结构，仿日本式，养和村三字，出于沈恩孚手笔。恩孚，字信卿，清季举人，工书能诗，我和他在江浙同乡会上同过席。席间谈笑，偶及“杨乃武案”，始知他与杨乃武稔熟。当杨案平反后，杨来沪，这时梨园适演《杨乃武与小白菜》，恩孚曾偕杨同往观剧。

上海中华书局编印所，在养和村附近，当初养和村居户，大都是中华的在职人员，如吕伯攸、葛绥成、韩非木等。此后吕伯攸的原居，让给赵芝岩，我所居屋和芝岩望衡对宇，是经芝岩介绍，化了顶费顶下来的。

我为什么住到这儿来？这是有缘由的。原来我师胡石予先生的哲嗣叔异，在江宁路畔办国华中学，以师资整饬，颇著声誉。自抗战军兴，叔异随政府往渝，把该校委托了我，我恐孤掌难鸣，乃拉拢了谱弟赵眠云一同支持校政，适宿舍空着，我携眷居住校中，以便管理。时蒋吟秋避氛皖中，奈皖地又遭袭击，不得已逃到上海，我就请他担任国华中学的语文课，他的夫人陈碧筠担任生物课，和我隔室同住。这样维持了一年有余。詎意这校址是颜料商奚萼衍的产业，奚在兵荒马乱中商业不振，把校址售给华生电扇厂，于是

弦诵顿歇，学校闭门，我在急迫形势下，才迁到养和村来，吟秋伉俪和葛绥成相商，让出楼下室，暂时栖息。芝岩、吟秋和我同隶星社，从此乐数晨夕，往返益密，亲朋好友称我们为“三家村”。自抗战胜利，吟秋返苏，任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馆长，芝岩也移居它处，亲朋好友扩大其范畴，称就近一带安远路的徐碧波、海防路的胡亚光和养和村的我为“三家村”了（碧波、亚光也是星社社员）。儿子汝德，一字子鹤，娶杭州高氏名肖鸿，小夫妇住在前楼。我为取一斋名“萼红馆”，请陆澹安挥写。萼红与鹤鸿为谐声。我独宿后楼一亭子间，自称亭长，取名纸帐铜瓶室。匾额经过好多位书写，如草桥中学的校长汪鼎丞、太史公沈兼巢，以及蒋秋吟、胡亚光、周退密、费新我，又有张中原自美国纽约远邮而来的，我是经常更换的。楼下一室，为我孙女有慧住所，她诞生于旧历三月三日，我为取一斋名“多丽居”，与杜少陵的《丽人行》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甚为巧合。有慧育一女真真，今年已六龄，稚气可掬，成为四代同堂，喜见曾孙骑竹马，人们称道我家为“幸福家庭”。我也相当珍惜这幸福，过着我的桑榆晚景。上海电视台知道我的幸福家庭，特来拍摄电视片，拍摄了三天，可见诸荧屏的画面仅十八分钟，但连续播放两次，中央台又转播一次，传播面是较广的。又当电视剧《霍元甲》放映时，精武体育会偕同上海电视台复来我家，拍摄一次体育片，请我讲述霍元甲在张园比武掌故，并展示张园的风景照片。又“浦江之声”电台，请我谈谈生活情况，那是对台方而言，是在我家收录的。此外尚有可谈的，上海旧有三小之称，一“小东洋”黄文农，擅长漫画，以身体矮小而名；一“小麻皮”沈吉诚，从事报业，以面有痘疤而名；一“小抖乱”叶仲方，为叶澄衷之孙，以行径乖张而名。叶仲方一度赁居养和村，这在我寓居以前。养和村和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距离不远，他清晨赴园，看见人们用砖石削水片，他便摸出雪亮的银元来玩削，且一个接

一个地削。有一次，古董掮客携一古瓷瓶求售，他故意失手，瓷瓶坠地而碎，掮客惊惶失色，他说：“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只看到古瓷的釉彩，没有听到古瓷的碎声，借此一饱耳福罢了，价值若干，照数偿付可也。”又赴某处宴会，他忽欲吸水烟，这时大家都吸卷烟，水烟已淘汰绝迹，但他非吸不可，好不容易找到了皮丝烟和水烟筒，可是水烟要用纸捻点燃，正在为难，他说：“我有，我有。”便在身边取出十元面额的大钞，信手卷了一卷，点燃着火，吸将起来。他看不惯租界巡捕（即警察，有一部分是印度人担当的），仗着外国人的势力，耀武扬威，殴打苦力同胞，他特地驾了自备汽车，车过热闹衢路，在站岗的巡捕头上，用鸡毛帚挥打一下，借以嬉弄，疾驰而去，巡捕当然抄了汽车的号码，诉诸工部局，无非罚鍰了事。在他看来，罚鍰不当一回事的，诸如此类，养和村的老居户还能道其往事，引为笑柄。

刘禹锡的《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这陋室，却是白丁较多，但也有些知名人士过访，无奈越年久远，忘掉了好多，把记得的略述一部分。南社同社有高吹万、姚石子、刘铁冷、庄通百、陆丹林、陆澹安、范君博、胡道静、范烟桥等。鸣社同社有陈季鸣、严载如，我的老师胡若予、吴粹伦等。书画方面有黄蔼农、马公愚、申石伽、朱蓉庄、吴野洲、高式熊、徐邦达、李咏森、谢闲鸥、樊伯炎、俞子才、毕克官、邵洛羊、万籁鸣、许士骐、朱梅村、方去疾、施南池、祝嘉、边政平、滕白也、戚叔玉、凌虚、陈石籟等。又书画两冷月：一陶冷月、一赵冷月；电影两明星：FF女士殷明珠，AA女士傅文豪，又当时的小明星但二春，今已垂垂老矣。小说家有程小青、徐卓呆、平襟亚、姚苏凤、田遨。作家施蛰存、邓云骧、陈汝衡、冒效鲁、苏渊雷、范祥雍、范泉、江翊云、许宝騄、谢国桢、倪文宙。篆刻方面有陈巨来、薛佛影、黄怀觉、杨为义。戏剧方面有袁汉云、钱化佛、华香玲。园艺建筑家有陈从周。女界两霞：一王映霞，一周练

霞。以及台湾朋友陶寿伯、贡敏，香港朋友高伯雨、吴羊璧、马力，日本朋友合山究、武田雅哉，新加坡朋友王翰之、周颖南，美国朋友林培瑞等等。限于篇幅，不再多记了。至于我旧时住过的所在，如青云路、新闸路、武定路、威海路、阜民路，来过的亲朋好友，更不记述了。

（郑逸梅）

“猫王”将赴台湾

读了最近杭州《钱江晚报》杨培业同志撰写的关于陈莲涛老画师的大作后，不由我想到去年他为我小婿吴玉书所绘的黑白二猫，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陈莲涛，宁波人，今年八十四岁。自幼热爱国画，初擅绘虎，后因窃念画虎者有张善孖称为“虎王”，又何必步人后尘去效尤呢？由于虎形似猫，于是他改绘猫了。家中还养了几只大小各色的猫，自早至晚，以猫自娱。举凡猫之一举一动均收入他的眼帘，活泼可爱，绘了不少猫画，如猫捕鼠图，又如猫扑蝴蝶，称为“耄耋图”，象征祝人长寿的意义。于是求其绘猫者接踵而至，户限为穿，因此称他为“猫王”。

陈老在“文革”期间受批斗之苦，所有洒满心血的各种画稿均被小将们焚毁，且扫地出门，把他赶居于风阳路一间幽暗的斗室中，使老人难以伏案挥毫，由此想到多年心血付于流水，似石沉海底，遂取别号为“海石”。

昔年陈老由诸暨文化局聘去绘画，同行者有张中原、孙钧卿、吴野洲、张炎夫等画家。笔者也添附驥尾随同前往。一则游览了五泄风景区及西施浣纱古迹，二则乘闲探访徐玉兰的高足、著名越剧名角钱惠丽。我与陈老阔别多年，几乎相见不相识了。陈老见我即说：“你还认识我么？我曾在当年你讲故事的亚美电台见过一

面。”我遂想到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莲涛先生，于是彼此寒暄，热情可想。当时我在诸暨文化局见他挥毫画的是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叹为观止，围观者也莫不啧啧称羨。其寓于凤阳路，返沪后，我常往访，才知陈老也是上海市文史馆的老馆员，于是相交更密，并由我介绍其为中国电影明星宣景琳绘了一幅猫图。宣景琳爱养猫，获得陈老的猫图，喜不自胜。宣景琳笑着对我说：“好极、好极，值得称‘猫王’。”我又在上海《文汇报》撰文赞扬。遂后又从陈老处探知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父女均有爱猫癖，他自动送往北京两幅猫画。邓小平同志见了爱不释手，裱成后悬之寓中，见者莫不称羨。陈老桃李盈门，其一周康年已赴美国担任美术教师，一为钟基明追随左右。陈老得此两高足，均称为“青出于蓝”。近由宁波政府特派人来沪邀请陈老赴甬举行个人画展，陈老因为文史馆作画甚忙，难以分身，特嘱钟基明携了陈老所绘精品五十件在宁波市政协礼堂展出义卖，得款数万元，作为故乡遭到自然灾害的捐款，以尽乡谊之责。

近悉陈老已由凤阳路斗室迁居新疆路新居，窗明几净，便于挥毫。今年适逢建国四十年国庆，闻陈老将赴北京电视台和观众在荧屏前见面云。陈老最近又为台湾小娟绘就猛虎图，盖深知小娟爱的是国画。吾知小娟得画后，欢欣鼓舞，据小娟来函云，台湾人很欢迎陈老到台湾去共同举行画展。闻陈老正在物色同道，一俟成熟，将启程南渡彼岸去举行画展。届时轰动台湾，是可以预料的。

（汤笔花）

武打片《儿女英雄》的出笼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电影风起云涌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也不知成立了多少家。但全部是私人兴办而没有一所

是公家经营的，因此在财务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当然更不容许放胆大干了。

如今单表一家中型公司——友联，主人名陈铿然。他从小就爱好电影艺术，1924年编了一个《秋扇怨》的剧本，延聘徐琥为导演，周克当摄影，他们两位都是新从法国回来而专搞电影事业的；另外再向洪深、陆澹安合办的电影技术学校里去挑选了胡蝶、徐琴芳、林雪怀和文逸民四名主要演员，就此开拍起来。几个月以后，全片完成了，可是因为这部影片的故事是一出平凡的社会悲剧，所以卖座率很低，该公司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几乎难于维持下去。同时女主角胡蝶又被其他公司邀请去了。陈老板就搓着手喊：“这样只有散伙的份儿了！”这时候，忽地文逸民向他献议道：“为了适合小市民的口味，为了争取票房价值的提高，咱们不如改拍武打片，这也许是一条有希望的出路。”铿然踌躇了一会，“找不到合式的主演对象也是干不成的。”他皱着眉答复道。恰巧徐琴芳有一个小时候的同学姚雄飞从宜兴来到上海探望她。陈铿然见她面貌俊俏，身段苗条，就马上动起她的脑筋来，悄悄地托琴芳向她探取一下口气。经过数次洽谈以后，她居然答应“试试看”。原来文逸民在献议之前，他已把一部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看得滚瓜烂熟。现在主角找到了，他就和铿然互相交流一下意见，初步编成了剧本。剧中主角何玉凤——女侠十三妹就由这位姚雄飞女士担任。但她有一个条件：不拟用原来姓名，必须改称范雪朋。公司方面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一部以女性为主演的武侠影片，就定名为《儿女英雄》，情节采用女侠十三妹有一天在山东道上某寺院里救出了一个北上赶考的贵族公子——安骥。这节故事曲折离奇，武打场面也非常热闹，因此再定出一个子目叫《十三妹大破能仁寺》。这部戏由文逸民导演兼饰男主角安骥，外景是去苏州拍的，不到两个月全片完成。公

映以后，果然生意兴隆。友联尝到了甜头，就从续集、三集一直拍到五集。后范雪朋合同期满，由一家叫复旦公司的用高工资请了去。起初拍了一部《红粉歼仇记》，后来这家公司忽地偃武修文，改拍起时装《红楼梦》来。陆钊芬乔扮了宝玉，由她妹妹钊芳饰演了黛玉，因为雪朋是英姿爽朗的女性，就担任了尤三姐一角。

（徐碧波）

“算盘女士”范雪朋

范雪朋在友联的时候，公司里有一位帐房先生是钱庄出身，因此打得一手好算盘，她就拜他为师。她很聪明，不多久什么“飞关”啊，“抽心算”啊等等高级法门都被她学会了。于是全公司的演职员们送给她一个雅号，叫做“算盘女士”。尽管她算盘打得这样好，而在实际方面却适得其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一下：一、有时她也喜欢和人家打麻将，她算盘虽好，对于这一门的计算却不高明，相反满不在乎地还要乱“放炮”。她还有一个怪脾气，欢喜用手指摸她所取来的牌，但因手段不高明，往往除被人家计算之外，还给人家得了个“先睹为快”的机会。由于这种种失算，所以她是每战必输的。二、她对经济支配也有不合计算原理而显得呆板之处，同样令人十分惊奇。她规定按月按期必须储存一定数额的钱币到银行里去，但是到时倘使手头恰巧不够，却绝对不肯延迟一天，或向别人暂时挪移一下，宁愿出高利向典铺当去物件凑足应存数目，以执行她坚持不渝的原则性计划。三、她因为将近中年，膝下还无儿女，就托人设法招一个面貌相当的小姑娘来陪伴寂寞。女儿长大了，就很体面地嫁了出去；另一方面，却又在托人找后起之秀为她家庭接班人了。如此这般乐而不疲，这把算盘怎样打法，至少我是不明白的。

她在中年前后成名了，艺华、天一等比较大型的公司也先后邀请她去担任主要演员，所演的有《重归》、《纫珠》、《掌上珠》、《碧云宫》、《残梦》、《英烈传》……，一共在二十部上下。尤其在她上演了《母亲》这部影片以后，声誉更加隆盛。解放后的十多年里，她在天马、海燕以及北京几家国营电影制片厂里陆续担任了《聂耳》、《万紫千红总是春》、《早春二月》等片戏里的青年人的母亲。至此“母亲”这一个热情的称呼又成了她的代号。前几年从上海电影制片厂退休后，到目前年龄也该有七十以外了，不知道还有第几代的“接班”女儿在她身边陪伴寂寞，而亲亲热热地叫她“母亲”呢？

（徐碧波）

补充上海电影之最

一、最早的一部国产戏曲片是梅兰芳的《春香闹学》，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出品，1920 年制成（开映戏院待查）。

二、最早的一部爱国新闻记录片是《五卅沪潮》，友联影片公司出品，1925 年 6 月 27 日公映于西门方浜路共和大戏院（当时租界禁映）。

三、最早的一部国产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 年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由万古蟾一人编剧、导演兼摄影的。

四、最早的一部国产蜡盘发音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是明星影片公司和百代（唱片）公司联合摄制的，1931 年 3 月 15 日公映于新光大戏院。

五、最早的一部国产武侠神怪片是《儿女英雄》，友联影片公司出品，1926 年在上海公映。

六、最早的儿童明星是但二春，1921 年在上海影戏公司拍成的《海誓》里饰演一个好孩子。

七、最早以英语译成华语，用话筒附于耳边传声于观众的“译意风”是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时间待查）。

八、电影和舞台剧连环演映的（即先放上半部电影，接下去由舞台演出下半部），是由徐卓呆滑稽剧团首创，剧名为《开心公司》，时间大约在 1928 年。
（徐碧波）

童年时代的胡蓉蓉

胡蓉蓉是旧中国苦难中磨炼成长，在新中国甜水里培养成为国际舞蹈专家的。抗战初期，她大约是七、八岁，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压岁钱》影片，扮演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融融，和黎明晖、龚秋霞、李丽莲、英茵等大姐姐们合演这出揭露旧社会黑暗、混乱局面的故事片，却十分自然，公映以后很得观众好评。她后来转入舞蹈方面刻苦研求，也是成绩斐然。曾于 1981 年 5 月 22 日飞往日本大阪市应聘担任日本第三届世界芭蕾舞评判委员。她是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是国内有数的芭蕾舞专家了。
（徐碧波）

钱钟书的记忆力和他谈的修辞学

顾国华先生寄来 1989 年 10 月 10 日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刊有《钱钟书之谜》，说自“钱先生的《围城》再版后，钱先生声名赫赫，万众仰望。钱先生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问世后，两部学术巨著洋洋一百六十余万言，引用中外书籍达四千余种，而钱先生藏书甚少，主要是外文书籍与辞典。读书不用卡片，凭大脑记忆——这又是一‘奇’。”顾先生看了这些记载，要我谈谈钱先生。

我在1982年6月,应美国密西根大学东方语文系林顺夫教授的邀请,去美国开中国从汉到唐的诗歌讨论会。在美国,听到美国教授非常推重钱先生的《围城》,认为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作品。又说,钱先生有照相式的记忆。我认为钱先生的记忆极好,不过不是专靠记忆。钱先生读书极快,因为他的学识丰富,一书到手,书中一般的泛泛议论,他很快掠过,他只抓住书中有突出的部分,即发光的部分,把它抓住用笔记摘下。因此他看书非常快,看了有收获,他不专靠记忆,他把这些发光的话记在笔记里。他写《管锥编》引用了许多外国典籍,这些外国典籍是他在出洋留学时看的,有的书在北京图书馆里也没有。他的笔记,只记下这些外国典籍中的发光点,不记原文。他写《管锥编》时要引用原文,就托外国友人到图书馆里把那本书找出来,把原文抄给他。想来他的笔记上必定记下书名号码,才好请外国友人去抄书和抄录原文。他看到一本书中的一个发光点,用笔记下,能够跟别的中西书中可供比较的发光点,也一起记下来,互相比较,《管锥编》就是这样写成的。因此,他写《管锥编》引用几千种书,他根据笔记都须找出原书来引用原文,要借很多书,很费力的。所以他的引书特别细致,注明卷数和篇名。

这里谈谈我向钱先生请教修辞学的事。商务印书馆约我编一本《中国修辞学史》。在动手前,对修辞学的概念应该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讲得较全面了,但像钱先生书中所讲的博喻、曲喻、通感、喻之二柄、喻之多边,陈先生书里都没有。所以光靠陈先生的书来讲各种修辞现象就嫌不够,因此我写信去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在病中写信给我指教,尤为可感。现把钱先生的信引在下面:“振兄如握:弟大病半月,现尚未痊。顷得来教,于题目已骊珠在握,兄之《诗词例话》即系修辞金针也。盖此名词有广狭二义。其广义则概指诗文词中运用语言之法(包括章

法结构等),其狭义则仅指选字、造句两法(如古人之《文则》,近人之《词詮》)。须提出修辞与通常之文法有异,文法求文从字顺,而修辞则每反常规,破律乖度,重言稠迭而不以为烦,倒装逆插而不以为戾。所谓‘不通’之‘通’(参见《谈艺录》新本五三二页),亦所谓‘文法程度’(《管锥编》一四九至一五一页),如陈氏《文则》所举经史佳句,均可改为文法通顺之寻常语,可更简明,而艺术效果则大减。古来言修辞者,未拈出修辞与文法不离不即之辨证关系,故眼光未出牛目上也。修辞之法,在我国最先拈出者为史家而非文家。所谓‘《春秋》书法’(参见《管锥编》一六一页),此须标出耳。……”钱先生在信里指出最先讲修辞的是“《春秋》书法”,这点为以前讲修辞者所忽略。钱先生又标明页码,指出他书中讲修辞的例子。倘不加引用,恐读者找书不便,一一引用,又太多。这里试引一、二例加以说明。《管锥编》一五二页“如李颀《送魏万之京》‘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昨夜微霜,‘今’朝闻游子唱骊歌,初渡河),白居易《长安闲居》‘无人不怪长安住,何处朝朝暮暮闲’(无人不怪何‘以’我住长安‘而’独‘能’朝朝暮暮闲),黄庭坚《竹下把酒》‘不知临水语,能得几回来’(临水语‘不知能得几回来’),皆不止本句倒装,而竟跨句倒装……”。钱先生在这里指出诗歌的修辞与散文不同,诗句可以倒装,即修辞法的一例。其余的引例,因限于篇幅不再例举了。(周振甫)

忆胡小石

胡小石,字光炜,原籍湖南,移居南京梧桐树,历任各大学教授,与先兄钟凡为知友。早在二十年代,先兄任北京女高师中文系主任时,约先生共事。先兄教学严谨,小石待人宽厚,学生以严父慈母目之。与余亦为旧识,余以长兄目之。其对《楚辞》、杜诗有深

刻研究,从源流体制乃至音律风格均能加阐发,并云能作楚声。辛亥年曾流寓沪上,从李梅庵、王静庵诸遗老游,相与观摩讨论,著有《金石蕃锦集》。在金陵大学讲学时,黑板所写之字,学生不忍抹去,以所书均有魏体神韵,所作诗词亦楚楚有致。录其《与友人江头小饮》诗曰:“十年骑马上京华,银烛歌楼人似花。今日江头黄篴舫,满天风雨听琵琶。”叹其轶材秀出,非侪辈所能及。抗战前曾为余书扇面:“人境熏微上寂堂,相公遗额点溪光。风帘一榻钟山雨,助我秋心入茫苍。”乃是录其登扫叶楼曾公祠所作。此扇余珍藏之,不幸在十年浩劫中失去。先生卒于1962年,时为南京大学教授。先兄拟挽幛一联,以志哀悼。联云:“三年共学,十年共事,怜季札缟纻相投,苍茫流水高山,几人知己;四卷存稿,五卷存目,叹子敬人琴俱杳,惆怅凉风天末,何处招魂。”先兄与小石同年,均先后谢世。1989年南京大学曾为两人举行百龄纪念会。余因年近未能赴会,殊为憾事也。

(陈钟浩)

易实甫佚诗一则

晚清易顺鼎,字实甫,能诗,与樊山齐名,同为晚唐诗派之传人。先室施逸芬之长姐施淑仪曾师事之。淑仪幼慧,其父以“杨花因风舞”嘱对,曰:“梅子近齿酸。”乃父目为才高而命薄。及长,适湘人某。某为同盟会会员,以事革命,死于战役。淑仪寡居,惟亦同情革命,拟与法国罗兰夫人比美。著《湘恨吟草》,声音悲壮。晚年从事教学,时有诗文发表。著《清代女子诗词》一书,其师易实甫赠诗一首,抒情叙事,词美而韵工。录之如下:“梅酸齿冷莫重闻,一卷常留万古存。得句似闻孤鹤唳,诗选重返万花魂。罗兰侠女同肝胆,湘竹灵妃共泪痕。巾幗河汾兼屈宋,骚坛讲席两称尊。”

(陈钟浩)

《啼笑因缘》刊布前后

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是近代俗文学史上之奇葩。二十年代中他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作品早已蜚声北国。平津之《世界日报》及《益世报》、《新晨报》等莫不有其著作。但他总以为未能打入南方各报文艺园地，引为憾事。

事有凑巧，1929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上海日报公会应沈能毅先生之邀，组东北观察团北上观光访问，一行二十三人，分别代表《申》、《新》、《民国》、《时》、《时事》等日报，经青岛、旅大、长春至哈尔滨，盘桓数日。回程取道沈阳入关，过天津，抵北平，留故都十日。期间，北平新闻界举行盛宴招待，由《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发言，小说家张恨水读其所撰欢迎词，声调抑扬顿挫，众皆倾听。席间，成舍我特向《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介绍张恨水相识，并推荐其章回小说。前此，两人素未谋面，此时相见恨晚。严即向张口头约稿，以光《快活林》篇什。不久张即以《啼笑因缘》提纲寄与独鹤落实。《新闻报》自刊登此小说后，读者风靡，销数大增，故稿费特别从优。张恨水在沪一炮打红，亦非初料。小说结束后，明星影片公司立即摄成电影，选胡蝶、郑小秋与夏佩珍主演，轰动影坛；各地方剧种更相率改编上演，卖座咸历久不衰。小说家陆澹安以之为沈（俭安）、薛（小卿）档编成评弹，由莲花出版社发行。另三友书社（由启明书局沈君、新闻报李君与独鹤临时组合）则向《新闻报》购下版权。出了上中下三册的单行本（另附续集一册），均不胫而走。恨水又为《新闻报》续撰《太平花》、《热血之花》两作，亦先后见诸《快活林》（按：“九一八”后即更名《新园林》，示无从快活），然读者热度，渐不及《啼笑因缘》。1937年，他撰《续水浒新传》，写宋江接受招安，在张叔夏麾下引军东征事，惜芦沟桥事起，风云突变，仅

数回即中断。

余尝获睹其《啼笑因缘》原稿，蝇头铅笔书，复为 A、B 两份，每寄约十天容量，前后两日分批付邮，以防失误。其谨慎有如此者。

（丁芸生）

毛主席《沁园春·雪》之最佳和作

脍炙人口之《沁园春·雪》一词，主席写于 1936 年早春，时正红军长征到达陕西北部百余天，驻地银装素裹，弥望皆白。作者对景生情，抒发胸中英雄壮志，工农豪情。此词初未公开发表，迨 1945 年 8 月，主席在重庆谈判时遇柳亚子，柳索诗，因默写此阕。柳读后叫绝。翌日即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当时和者不下数十家，据传柳独推顾佛影一首为冠。词云：“惨碧中原，特地云封，奇花怒飘。怪荒林穷鸟，依然扰扰，冰河乱水，底事滔滔。孤隼摩空，群獒吠影，谁测琼楼尔许高？天行健，数梅花骨节，寸寸娇娆。

英雄恰比多娇，向银海光中舞绿腰。记瑞金夜走，千军蹴踏，延安露饮，万帐刁骚。绝世聪明，无双才气，余事还将玉琢雕。公天下，尽非唐薄宋，细论前朝。”作品对红军与毛主席推崇备至，的是杰作。

按顾名宪，字佛影，江苏南汇人，天虚我生（即早年《申报·自由谈》编辑陈栩园）弟子。诗名与老师子女（小蝶、小翠）齐，著有《大汉诗人集》，后受新思想影响，诗风渐变。抗战期间随夫人（江苏省蚕桑学校校长）入渝，和作时客北涪。胜利归沪，解放后因淋巴腺癌不治而逝。

（丁芸生）

黄葆戉赞赏麦饭

黄葆戉先生，号青山农，抗战前后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书

法，分书为时贤冠，精鉴赏书画碑帖，暇为馆中出版之古典文学及新出图书题写封面书名（如《中学生国学丛书》、《万有文库》等单册）。1937年该馆尝影印其《分书千文》行世，名重一时。上海孤岛期间，南京路上某绸缎局开张，店主人慕先生名，浼敝同事张君愚其挥一店招，事后设宴新雅楼为谢，承主人折柬邀陪末座。虽向未识荆，而席上欢谈如故。是夕肴饌甚丰，惟当时租界内大米紧缺，酒家上完最后一道一钵凤爪汤外，将来一盂麦片煲饭。主人歉语先生：“菜无适口，饭靳香秔，希加原谅。”黄老慨然曰：“当今一席之费可观，况精麦以鸡汤为佐，得尝者能有几人？”合座为之感动。黄即席引故事云：“宋朱文公微时过乡间女儿家，时已过午，其女猝不及备，锅中仅剩麦饭，遂煮葱花汤以进，端出时面呈惭色。文公笑慰之，食竟，公口占一绝：‘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脾。莫道此中滋味少，前村尚有未炊时！’女始释然。”

越日，余乞张君携尺幅往求文公句，藉作座右之铭。黄欣然易长条幅以分书录之，复俚以是夕同席之欢，记念其事。余忘年高攀，获此喜出望外。乃裁纸请赵叔孺、章一山、马公愚书真、草、篆各体，合成集锦四体屏，悬之室中，见者称羨。（丁芸生）

秦伯未诗刺还都

上海名中医秦之济，字伯未，号谦齐，浦东陈行题桥人，系明待制秦裕伯（即上海城隍神显佑伯）之后裔。行医授徒之余，勤于撰述，成《中医讲义丛书》多种，秉承旧绪，参以新学，内外妇幼各科俱备，由中医书局独家出版行世，本外埠中医学校，采作教本，奉为圭臬。解放后，君北上供职卫生部，曾赴苏京讲学，名重可知。书法魏碑，尤工诗词。豪于饮，饮必有作。先师李右之于“八一三”前后组粹社，每届月圆，辄招君与朱大可、顾佛影等作诗酒

之会，余尝叨陪，中夜始散。辛巳岁（1941）余将返南市蜗居，为书小屏补壁，录近作《即事》四律云：“朱旄画角导还都，旭日曈眈曙色铺。虎踞山丘存废垒，鹰扬营帐接荒墟。高寒碧落盘雕鹗，呜咽江流隐舳舻。报导京师严未解，禁城出入尚须符。”“四山云气困危疆，乔木萧森落叶黄。故吏未归邀晋级，贵人初宠擅专房。街坊羽檄传新令，幕府文书率旧章。回首方黄徐邓业，荆榛骸骨早荒凉。”“翩翩裘马剧风流，郊外清游九月秋。老去书生流本色，延来上客已焦头。刘禅岂竟忘川乐，北郭奚堪殉楚忧。寂寞中山陵下过，寝园门闭冷松揪。”“一片乡心旅雁飞，不堪还问旧乌衣。欲从宋室评南渡，尚见春官出内闱。卫霍功名重有待，机云才调未曾稀。杜陵岂乏安危志，老大飘零对落晖。”此诗刺汪伪还都丑剧，末句惋惜双照楼诗才落得如此下场，尚为扼腕。

（丁芸生）

书画金石家张定

张定，字安甫，号叔木，松江华亭人，诸生。生于清同治初年，卒于民国十二年（1923）秋冬之间，年约六十余岁（生卒年但凭记忆，恐有出入）。初赁居松江城外青松石街，后迁莫家弄内汤宅。以课徒为生，性情真挚，教读认真，曾在雷谱桐家处馆多年。工篆隶书，苍古逼秦汉。善绘事，尤擅花卉，喜作牡丹，花叶纷披，浓淡有致，更见绰约多姿，偶作山水，亦清逸有神韵。兼精篆刻，曾遥从安吉吴缶翁学，而化为自家之法，朴茂古雅，蜚声艺林。平生不苟取与，虽怀高技，而耻以此博金钱。故其书画刻印，取润甚廉，亲友求之，更不收润。老而无子，有一女适我家长兄封用晦。卒后，门人王支林等议私谥曰“贞介”。葬于北门外二里泾。

（封尊五）

画家胡毓台

松江胡毓台先生，余之内母舅也。华亭诸生，系名画师胡公寿之侄，生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学问纯正，画笔清丽，善梅竹，兼擅山水。家境清寒，赖设帐授徒为生。清季学制改革，设立学校，在中学堂任教。旋由友人冯超然画家介绍至上海某校任教，勤恳善诱，讲解明晰，学生悦服，后又为别校兼课。其妹即余岳母，名湘英，早寡，念佛茹素终身。余二十岁时，曾至沪南叩谒先生于青莲街寓中，得赐墨梅尺页十二帧，后又求绘山水扇面一帧，及红梅黑竹条幅一帧，题句云：“三友写成二友图，因何不见老松乎？梅花含笑低头道，他在秦中作大夫。”甚有风趣，惜于兵燹中佚去。

先生于抗战时，因寓庐毁于火，假居大沽路某姓学生家。数年后，因忧愤成疾而卒，年七十余。有二子，长名墨龙，习商业。次名定国，投笔从戎，出外未归，竟无音耗。（封尊五）

柳亚子诗赠刘海粟

刘海粟老人是通过《大陆杰出人士来台办法》赴台举办个人展的第一位画家。

1924年前后，他任上海美专校长，受到西洋美术观念的启发，在中国首次推行雇用模特儿教学的风气，曾引起社会上很多非议。但他敢作敢为，使用裸体模特儿让学生作画。当时被指为艺术叛徒，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竟至命令查封上海美专，通缉刘海粟校长。

1927年刘海粟和柳亚子在东京过亡命生活，彼此一见如故，柳赋七绝两首相赠：“相逢海外不寻常，十载才名各老苍。一卷斐

伦遗集在，断鸿零雁话苏郎。”“白衣送酒陶元亮，皂帽居夷管幼安。
一笑劝君箝口好，人间鸡犬尽淮南。”（刘同葆）

何世桢二三事

何世桢先生，是我国司法界老前辈，爱国法学家、教育家。曾斥资创办持志大学，门墙桃李遍及国内外。1988年是先生逝世十六周年，我怀着沉痛心情赋诗悼念：“枢庭当年忆回翔，志辅中山谋国忙。不负英年横碧海，常嗟隐患起萧墙。主持正义忘艰险，乐育菁莪蔚众芳。此日程门空雪涕，何堪回首话沧桑。”我曾跟随何师几十寒暑，深受教益，略撰两三事以志念。

一、何师平易近人，常和我们闲聊，“五四”时期，他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那时任全国学联评议长，不时和上海学联几个领导人晋谒孙中山先生，受益匪浅。一次北京学生会代表来沪，何师陪同到孙中山处。由于白天搞学运，晚上还要温习功课，疲倦不堪，在他们谈话之间不觉入睡。中山先生取了一条毯子轻轻盖在何师身上，大家深为感动。

二、1926年，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一同议定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司法大权，与领事团签订了一个《临时法院协定》。1928年4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王宠惠、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派何师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院院长，在租界行使中国法律。当年12月9日，由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根据市党部要求，会同公共租界巡捕房拘捕了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二十八人，并要全部移送市公安局，何师不同意，审理后将二十七人释放，仅一人判刑四年。不几日，蒋介石亲来电报，限期三天将二十八人犯全部押送南京。何师坚持司法独立原则，并得到租界当局和新任江苏省主席叶楚傖周旋调停，蒋虽没有推翻原判决，

但却从此种下了日后对何师明令查办的根子。

三、1924年上半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何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任秘书,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四一二”时,恽被捕,何师亲走访陈群,并安排持志大学地下党余挨生送恽上轮船去了日本,这次营救在当时是十分秘密的。

四、何师曾名列三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十年浩劫”中,何师于1968年6月被隔离审查,1972年10月无罪释放回家。数日后溘然辞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其后《人民日报》、《联合时报》等均曾刊文纪念何师,先生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刘同葆)

刘脊生事略

先父刘巽权(1882~1923),字脊生,号味农,江苏武进人。少卓犖不羁,锐志学业。戊戌政变,受维新思潮影响,考中秀才后,就不再应科举考试了。在常州历任溪山小学、永诒小学、半园女学教员。1909年2月赴沪,受何氏之聘,为何世桢、世枚及赵叔雍的老师。1912年应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之聘,教授国文,连续任教十二载,因肺疾而终,年仅四十有二。

先父用功于理学甚深,性本淳厚,重躬行潜修而薄视名利,终身服务教育界。卒后吕诚之撰《刘君脊生传》曰:“君治学最勤,小时读书,晨起衣服,夜卧解带,必默诵所识文人之文,能倍讽不遗一字者盖千余篇。……论文于壮年之后,更好班固、陈寿;于诗最好陶潜、杜甫。人以文字就正者,一过辄能指其疵累,为点窜一二语即妥帖,莫不叹悦。”生前与著名历史学家吕诚之(思勉)、古文学家金天翮(松岑)、蒋维乔、钱振鍠、庄通百、高君介等交谊甚深,皆为研讨诗文事也。先父歿后,其弟子徐震辑其遗稿,刊为《刘子遗稿》

六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存诗八十六首，中篇存文三十五篇，下篇存日记，分粹言、考订、师友，各章凡一百七十事。敬录先父《寄吕诚之两首》以概其余。其一：“杯酒向谁尽，英雄肯自怜？远山成独笑，春雨伴幽眠。味道无甘苦，斋心等佛仙。何当呼旧侣，种菜换流年。”其二：“吾生缘涕泪，与子吐心肝。离合驱人老，饥寒避世难。微吟安拙句，努力愿加餐。旦暮逢千古，春光倏已残。”

先父虽英年早逝，其学生何世桢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后是上海持志大学校长。徐震后得章炳麟（太炎）先生赞赏，收为弟子，声名大炽，曾任东南、武汉、中央、震旦等大学教授三十余年。何、徐诸公之成就，无不与受先父熏陶有关。正是这样的普通教育工作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敬撰此小文以纪念之。

（刘同葆）

几副值得纪念的对联

（一）1946年7月，全面抗战胜利尚未满一载，并肩作战、共同御敌的国共两党间不幸又发生了裂痕。就在此时刻，著名爱国志士、教育家陶行知突然病逝，巨星遽陨，全国为之痛悼！沈钧儒（衡山）老人挽以一联：“面对如此世界，正需大家合力撑拄，奈何舍我侪远去？遗下许多事业，皆是吾公一手创造，最难安后死仔肩。”当时笔者正主持上海文化中学教务，曾偕全校同人参加追悼会。留得此联，以志不忘。

（二）新四军军长叶挺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不幸因飞机撞山遇难，终年五十岁。聂荣臻写了一副挽联悼念叶挺。联云：“五十载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军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羈囚，壮怀尤烈，方期延

水堤边宏抒国事，天丧巨才不可续，旷古艰难遗死后；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同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陨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全联一百六十字，意笃情深，悲壮动人。

（三）张澜，四川南充人，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特园建立“民主之家”，题联如下：“谁这是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那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四）1925年叶剑英任孙中山的独立营长时，陈炯明策划了香州兵变。平叛后，在为这次兵变中牺牲的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上，叶剑英送了一副挽联：“热血染香州，流芳万载；悲泪沾狮山，景仰千秋。”追悼会后，叶剑英又在烈士墓前作联一副：“浩气贯苍穹，英魂有恨填香海；伤心悲世道，吊客何堪问佛山。”这副对联被镌刻在墓庭的廊柱上，至今犹存。1942年在冯玉祥六十生辰时，叶剑英送了一副寿联：“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生气运出，与古为新。”

（五）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十二日先君刘脊生日记：病势沉重，口占自挽联一副：“粗窥文学之藩而厄于病，百苦备尝，几度濒危犹未死；真与草木同腐亦又何尤，一尘不染，本来乘化孰为生。”

（刘同葆）

茅盾的悼母诗

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浙江桐乡乌镇人，自幼涉猎诗书。1894

年与本镇名士沈恩培长子伯藩结婚。在社会和家庭影响下，她关心国家大事，赞助维新。茅盾五岁时，母亲便教他读书。十岁时父亲病故，他和弟弟泽民全由祖父和母亲抚养成人。后来两兄弟走上革命道路，亦得到母亲大力支持。

三十年代沈泽民为革命牺牲后，母亲曾表示：“像泽民那样的死，我倒也没有觉得怎样难过，他总算做了一点对大家有好处的事情了，不过死得早了一点……”1940年4月17日，母亲病逝于乌镇。当时茅盾远在新疆，闻噩耗后，他只能遥寄哀思。1970年秋，茅盾作悼母诗一首，刻于他母亲的墓碑上。全诗是：“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力排众议遵遗嘱，敢犯家规走险途。午夜短檠忧国是，秋风叶落哭黄垆。平生意气多自许，不教儿曹作陋儒。”此诗写了慈母的高尚品格，对她的怀念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刘同葆）

韩国钧先生轶事

吾友泰州沈世德（本渊）博学敦行，与韩国钧先生（字紫石、号止叟）有通家之谊。隔日必趋前省候，丈深喜之。当日寇与我国初寻衅时，丈每夜倾听磁石耳机，右手执笔记录，辄满两三纸，每纸长约二、三尺，其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如此。某辰本渊造谒丈，以时事见询，本渊所得甚简，丈从房中取出先夜所录，令本渊阅读，本渊骇甚。捧读既毕，丈语之曰：“青年人何不关心国事乃尔？”本渊愧汗无地。丈对晚辈之教导严肃如此。后本渊以此事告余，迄今思之，犹觉方寸怦怦不止。

丈有疾住医院，中医嘱宜养脑。适本渊来问候，丈嘱再来时为携某书来，盖经史类也。本渊遵医嘱，勉以善本书画册进，丈曰：“我欲观有用书耳，不欲观书画也。”本渊唯唯，数日不敢进，而丈出

院矣。丈八秩时，余敬献一印文曰：“止叟八十后作。”丈旋书一堂幅，一楹联寄惠。联云：“秋水寒沙鱼得计，南山浓雾豹成书。”书法雄厚古朴，与松禅老人近似。又为余订篆刻润约，惜早失去矣。

丈之道德、文章、政绩至今啧啧为人称颂，尤能明辨大体，当新四军渡江之初，陈毅同志认为欲在苏北建立根据地，非得丈之支持不可，于是只身来谒，阐明国共两党之差异，与当前必须联合抗战之必要性与重要性，请丈大力支持。丈深韪其说，慨然允诺。以后李名扬、李长江之不附韩德勤，以致国民党方八十三军李守维之部队全部被歼，苏北民主抗日根据地之得以奠定，丈实与有力焉，旋改海安为止石县，盖旌丈之功也。丈年已逾八十，一日犹能出席三处会议，早晨出席泰县会议，上午出席镇江省府会议，下午出席南京国府会议。又闻丈主持会议时，静听列席各员意见，最后丈一一依次答复，称道各员名字从无错误，精力如此弥满，诚为罕见。日寇陷海安时，丈避居乡间，离家时，将日本天皇所赠宝星（即徽章。系任省长时天皇所赠）悬于门上。寇来，见宝星，咸肃立致敬，不敢入住宅，因获保全，丈之见重于敌国也如此。

1941年夏，丈居海安，海安已为敌所据，一日驻海安伪师长田铁夫，尽将地方保安枪支收去，有人以事报丈。丈恚甚，适阖人报有日酋请见，丈命纳之。既见，寒暄外别无语，酋见丈有不豫色，旋告退，丈起立以送。复坐藤椅上，俄又起立，至檐廊下徐步数武，且以手揉胸腹部，又坐返。如此者三、四次，遂命侍者马褂、某长衣取出。侍者稟曰：“已告阖人，老爹今日不见客，可不取。”盖侍者稔知，丈每见客必整衣服也。丈曰：“取之。”复令侍者帮助着好，并引手整齐衣角，再至廊下徐立，仰首瞻望，还坐藤椅上。侍者在侧，见丈头颈愈益低垂，方拟扶，丈已躺卧而气已竭矣。如此而逝，丈真大有慧根人也。止老既歿，讣告当时苏北行营主任臧卓倩余代撰

挽联，其结句曰：“弥留犹复念中原。”臧于联稿上浓墨连圈，且加批语：“结句极合止老身份，他人则不能当。”惜全联已不复记忆矣。

（虞劲草）

刘侃生画师的《黄山前后 灝图》手卷

刘侃生老画师，是张大千大师的入室弟子，我早于抗战时期相识。当时沈诗义、陆宗海与我合办《黑皮书》猜谜刊物，其中插图均由其设计绘制，使该书生色不少。1974年，我七十岁时曾作《古稀思母吟》十二首，施南池教授特绘《风木图》，刘老亦绘赐《灯影机声大意图》册页，至今装裱保存。刘老一门均善绘画，十数年前刘老曾有《黄山前后灝图》手卷，是他平生杰作，不愧为大风堂的一脉相承。我欣赏之余，题文如下：“黄山胜迹，千古流传，画里峰峦，早倾艺苑。昔《安徽丛书》有《黄山志》附图，系木刻板印，线条粗拙，墨光单调；近代印刷精美，色泽鲜艳，总不及画家写本，笔意灵活，韵味深长。余承张南冥画师绘赐黄山图十二幅，色泽融洽，气象浑成，尤以瀑布奔腾，动人心魄。叶之浩画师亦惠黄山图册二十幅，善运湿笔，云流舒卷，无迹可寻。惟每幅只能突出名胜之一，不克包罗众妙。今欣赏侃生画师临大风堂《黄山前后灝图》手卷，用东瀛斗方蝉联纸全长三丈，驱三十六峰参差罗列，如视电影，如履其地，得黄鹤山樵之苍浑酣厚，赳赳乎有出蓝之势，不愧为黄山图中之杰作也。1977年丁巳春松江张联芳观后识。”

刘老曾于今春举行个展于南京文庙，观者无不叹为观止。文革前张大千在台湾寄来几幅妙绘，分赠其在沪诸弟子，刘老所得我曾见过，好像是芭蕉下的仕女。文革之厄，不知其尚能保存否？

（张联芳）

我录存的几副旧挽联

我向来爱好楹联。兹将我录存的几副旧挽联，录供众览。袁履登挽蜗牛居士丁翔举联云：“伯是吾友，叔是吾徒，素知五绝无双，为骚人，为文彦，旁及鸾鸾设色，龟钮奏刀，垂露润金笺，运藏锋篆籀尤工，正拟笼鹅求妙墨；才如此长，命如此短，甫届廿龄逾一，有严父，有慈亲，并偕鸳侣齐眉，雁行比翼，盲风摧玉树，在艺苑名声激起，遽传赋鹏缀新篇。”袁克文所作挽联甚多，挽罗瘦公联云：“七子又弱一个，沧海横流，孰堪青眼；十年痛哭两瘦，秋风邻笛，我亦白头。”挽张锡奎盟兄云：“鬻铄哉是翁，不遇真龙，空悲射虎；逍遥以容与，中年快马，老去骑驴。”挽林万里云：“日下一函书，负汝相期在文字；山阳几声笛，触怀失恸数朋交。”挽况周颐词家云：“继梦窗白石，宿老成家，尽低唱浅斟，一代词人千古在；溯沅尹缶庐，殷勤共话，怆小楼清夜，十年江国几回逢。”挽何维朴云：“书画承家，三代儒冠寿耄耄；典型遗世，千秋史笔传贤良。”挽伍廷芳云：“长恨望中原，瘁躬乱世；大星殒南海，痛哭完人。”挽作《人间地狱》小说的毕倚虹云：“地狱人间，孰能赅述，论当世才名，自有文章不朽；桃花潭水，君独深情，念西风夜驿，空教涕泪长挥。”后来克文逝世，梁众异挽之云：“穷巷鲁朱家，游侠声名动三府；高门魏无忌，饮醇心事入重泉。”孙颂陀挽之云：“身世难言，词赋江关空寄慨；华年逝水，烟霞风云散消魂。”

我往年也有几副挽联，录之如下。挽林教授同济母郭太夫人云：“去秋和咏莲花，拙句曾邀慈母笑；新岁闲研贝叶，噩音顿动晚生哀。”挽同学戴秉衡云：“卅年如一梦，联床共砚同舟，我思知己伤心也；三代泪千行，白发红颜黄口，君念家人瞑目乎？”又代挽汤沐沧老师云：“蓄志毓英才，立雪当年，每念师恩思训诲；毕生研国粹，

归真此日，尚留典范式乡邦。”代挽连城先生云：“曾经周游欧美，硕学长才，济世有心携后进；从此永隔人天，凄风苦雨，返魂无术哭先生。”

（张联芳）

《越剧报》的一篇祭文

四十年代初，上海越剧界红极一时的小生马樟花去世时，办《越剧报》的老友应展鹏要我写一篇祭文，在报纸上披露。转瞬半个世纪，现代越剧爱好者恐已不知其名。爰将该祭文录存，聊作鸿爪之留。文曰：“维某年月日，本报同人谨以清酒庶馐，致祭于马樟花女史之灵曰：嗟乎女史，四明毓秀，绉萝家乡。冰肌玉骨，步履生香。醉心越剧，幼习笙簧。清歌妙舞，粉墨登场。离迷扑朔，雅擅化妆。风流倜傥，小生之王。来沪鬻艺，声誉蜚黄。姐妹并驾（指马与姚水娟），各据一方。有功剧运，沪越同光。嗟乎女史，红星耀彩，公子求凰。车迎宝扇，翠羽明珰。良辰上巳，合卺华堂。璧人好合，福祿鸳鸯。宾朋满座，交口称扬。新婚玉照，本报刊行。鹿车共挽，鸿案相庄。画眉之乐，有胜张郎。嗟乎女史，情天易缺，好景不长。如花美质，忽损浓霜。香消玉陨，闻者心伤。芳令廿二，梦醒黄粱。结褵十月，遽赋悼亡。人天永隔，千古茫茫。爰具牲醴，遥祭椒浆。仰祈灵庇，是格是尝。伏维尚飨！”

（张联芳）

卢前辑石达开诗

卢前（冀野）先生继吴瞿安先生入主中央大学词学讲坛。其为诗也，深得宋人神髓，恬淡高洁，望重词林。尝辑石达开散佚之作，名之曰《石达开诗》，为一切石集中之善本。搜罗遍海内，颇具苦

心。其手稿，予亲见之。兹录先生之书后两绝，以见鳞爪：“天涯冷落凄凉惯，燕影江泥又夕阳。曾向豆棚瓜架过，白头老妪说洪杨。”其第二首后面两句云：“江左少年无侠骨，至今犹复念东平。”前两句遗忘，已难记忆。先生逝世后，不知此书曾否刊印，其原稿更不知流落何处矣！

（徐汉翔）

莫愁湖长联

辛亥胜利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人赵载文为莫愁湖撰一长联，凡二百二十六字。闻只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却未在湖上悬挂，实亦辛亥革命中文坛杂忆也。姑录之后，可为歌颂祖国名胜山水者，聊备一格。

其上联云：“千年王气西来，酿成戎马干戈，纷如弈局。任虎踞襟严，龙蟠举险，燕矶舟泊，牛首烽传。尽教天阙厓厓，神立余懿，徒资霸王以舒心耳？城上石头，撼不动铜驼迷梦。问围棋谢傅，悬纛周郎，累代英雄，而今安在？只赢得危楼一角，凭吊斜阳。此运转洪钧，旷观土覆方州，庆党治光昌，抚栏高歌革命曲。”下联云：“万里长江东去，淘尽豪华绮靡，空付吟笺。况金莲歌舞，琼树声残，桃叶迎归，柳枝唱罢。漫道风怀旖旎，隽语缠绵，岂非亡国之末俗耶？波间凉月，照天端锦瑟闲愁。想争博齐姬，应图卫后，六朝佳丽，毕竟难存。仅留此清小丰姿，首窥断艳。南都兴雅化，尽涤零膏剩粉，祝女权炳耀，满湖开遍自由花。”

（徐汉翔）

书画大师林散之二三事

林散之先生，画法董玄宰，有时喜明人荒疏之笔，又颇似大痴。

行草刚健清癯，独标风格。书画之外更精通甲骨。为搜尽奇峰打草稿，又步行万里，周游名山大川。所得画稿，由《旅行杂志》连载数年。嶮峨跋涉，艰苦备尝，治学谨严，可以想见。四十多年前，曾见其所写之《江上草堂图》（立轴）。（江上草堂在和县乌江镇，面临大江，左右植桑数百株，先生著作处也）其款识曰：“新得铜雀台砚瓦，作诗并画。”其诗曰：“沧州仍是水舒舒，极目斯文感太虚。曾向千山寻鸟迹，又从片甲认龟书。风流正始成追忆，习气嘉隆为扫除。画好春灯无买处，求师已负过江初。”耿介嶙峋，极风霜高节之致。前年先生沐浴时，偶失足于浴池深处，右半身烫伤甚剧，幸医生急治而愈。先生有“可怜王母多情甚，接入瑶池又送回”之句，以纪其事。愈后五指俱胼，赖日日勤练不辍，坚持绘画如故。不一年龙蛇笔下，尤胜昔时。近长金陵画苑，九十许高龄作画无间，诲人不倦。风流坚毅，无愧前贤。

（徐汉翔）

叶嘉莹对古典诗词之看法

叶嘉莹于1946年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对于我国古典诗词很有研究，曾得顾随悉心指导，故能诗工词。过去曾在台湾执教三个大学，现仍在加拿大某学院专授我国古典诗词。她对诗词的看法，可谓另有见地，与众不同。她以为首先应当认清我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然后综合中西正确的文学观点，给以应有的评价。如果援用我国过去的观点则必蹈袭窠臼；如果不适当地离开我国的历史观点，胡乱诠释，那就一无是处。她曾举例一西人，释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把信字作“性”字去发挥，实在离奇太甚，贻人笑柄。1987年5月31日（端午节）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时，彼亦曾参加，在发言中知其已加入加拿大国籍。

（张仲蔚）

王恒宇自学成材

王恒宇，家住南京铜坊苑，自幼因病暗哑，就读小学数年，终因聋哑辍学。但手不释卷，好学不倦。居恒钻研古籍，尤喜有关南京史地方面，如有疑义，辄就教于乡前辈，因此渊博过常人。少、中年时代，担任各种小报记者，无藉藉名。晚年值省政协对台办编辑金陵野史，广聘地方上老作家博采多闻。王恒宇所贡献掌故特多，于众人中脱颖而出，始名重于时。王并无学历，而成就此，殆亦近世所谓自学成材者之规范也。

（张仲蔚）

黄侃与豁蒙楼

黄侃在宁常游豁蒙楼。1932年尝与象山陈伯弢、胡翔冬、胡小石、彭泽汪辟疆，南昌王晓湘诸先生登楼联句。1935年旧历重阳节，时“九一八”事变不久，黄挈子女甥婿同上豁蒙楼，因联想到李后主却登高文，曾留句云：“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沾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青塚霜寒驱旅雁，蓬山风急怵灵鳌。神州不救群生厄，独佩茱囊未足豪。”程千帆曾注云：“以雁象征流离的人民，以鳌比作猖狂的日帝。对于自己虽能安居治学却少治国的神方，感到内疚。其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黄当晚不适，10月18日竟逝世，此诗实为他最后的遗作。

（张仲蔚）

谢无量眉砚诗

有人自南京得谢无量眉砚，谢无量赋诗云：“秦淮十里水如蓝，眉子弯时月放圆。想见美人梳洗罢，镜中黛影写江南。”一时和者

甚众。予在《秦淮百美词》中云：“窗下眉痕才女砚，镜中黛影谢沉诗。”或问谢沉出处。予告之曰：谢沉即谢无量，字沉，为《中国大文学史》作者。同时代有马一浮，时有马浮谢沉之说，诗即指此。

（张仲蔚）

沈熙乾轶事

友辈中皆以为沈熙乾诗，系学者之诗，道复古派，落笔无俗字。但其往年赠予诗有云：“遥知张仲蔚，今夕好家居。定挟新生气，穷翻半蠹书。”晤面时，予以“穷翻”二字质询，沈抚掌大笑曰：“此予穷则通变之论也，抑何常师之有？”沈往年远羁异地，有作云：“如此春寒如此夜，梅花输与泪花肥。”为时称颂。事曾载于郑逸梅《丛谈》中，沈病时曾作《奚苏纪要》，分寄各知交。病革时，又预留遗嘱，请将病胆解剖，以所得为学金，奖励能背诵古文百篇者。其志弥足贵，而其遇弥可哀已。

（张仲蔚）

石达开诗系高天梅伪托

民国初年传有《石达开遗诗》，悲愤激昂，为世所重。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首先揭橥，并加以论列。且谓第三首：“……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此首无忝作者。实则此诗是高天梅伪托作，梁不之察，为其所诿。高天梅与柳亚子同为南社发起人，高诗才极佳，少时即醉心革命。当年唐才常、林圭等，在汉口发难，失败流血，高闻耗痛愤万分，有“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之句。1904年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创立健行公学，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为教材，培植革命青年。后被清吏端方侦悉，强迫解散。高为激发民

气，托名石达开，作《石达开遗诗二十首》，为当时传诵。梁任公所摘录者仅其中五首耳。

惜高晚节不终，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以每票五千元，收买国会议员。高未能拔泥不染，因此柳亚子曾驰电话责。有“骇闻被买，请从此割绝。二十年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等语。高于1925年去世，年四十九。同社胡石予挽之云：“死有传书成学早，生逢乱世惜君深。”寓贬意于悼辞中，恰如其分，甚为得体。现高已为世人所淡忘矣。事详郑逸梅《南社丛谈》。（张仲蔚）

胡朴安是太极拳家

南社前辈国学大师胡朴安，人人皆知其擅文辞，好诙谐，而大师之能武术则知之甚少。补白大王旧闻记者郑逸梅曾在《近代野乘·胡朴安之警惕语》中提及“予识胡丈早，其时丈善打太极拳，体殊健硕。某次晤之于国学会席上，宴罢有余兴，鉴湖女侠之女公子王灿芝舞剑，丈打太极拳，腾挪纵送，变化万千，白发红颜，相映成趣。”盖大师实为上海第一家公开教授太极拳的“致柔拳社”第二届毕业社员。该拳社是陈微明（1882～1958）老师创办的。其后，由于大师的刻苦专研和勤奋锻炼，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有所融会贯通，每每为“致柔拳社”提倡太极拳运动作义务演讲。当大师在江苏省政府工作时，曾在警官学校考察，并作了《国术与道德》为题的长篇演讲，宣传练习太极拳，对增进人体健康极有效果。并且提出练习太极拳在思想上要建立专（心不二用）、一（专学一件）、渐（循序而进）三个字，在习练时要做到松（体要松）、固（气要固）、凝（神要凝）三个字。最后还讲到国术道德，也就是武德问题。他说：“初学国术的人，学了三天就想打人，以为不打人就是无用，真是大错误，须知打人要受刑事处分。……现在社会注重法律，以法律为行

为的标准,便以为私德可以放松,不但多数人的思想如此,发为议论亦是如此。这种潮流显然是受欧美的影响。”他在1934年还为吴志清(1887~1949)于1936年9月由大东书局出版的《太极正宗》一书,用隶书写了一篇一百六十三字的序文,高度赞扬太极拳是一种连绵不断于形式和连绵不断于意识,内外都得到锻炼的柔和运动。

(金仁霖)

章乃器是提倡内功拳的有功之臣

1936年11月,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而遭到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在1926年夏,因严重神经衰弱而在办公室里昏厥了一次。之后,在朋友们的介绍下,他参加了当时北山西路界路(即现在的山西北路)附近棣隆里的一个武术组织“上海武技研究会”,从事习练内功拳形意拳,三个月后神经衰弱症状大大减轻,一年之后身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健康。他说:“我能够不断地疾行二十里而不觉到疲倦和气喘,能够继续每天十六小时的工作至一星期之久而不觉得劳神。同时我的性情温和了,思想清晰了,态度镇静了,意志坚强了,而又生出一种进取的勇气。”他在1928年终于写出了《内功拳的科学基础》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1935年修改了原书里的一小部分内容,把书名改为《科学的内功拳》,由生活书店再版。

在该书出版的同时,他又到1926年由叶大密(1888~1973)老师在望志路(现名兴业路)南永吉里十九号创办的“武当太极拳社”里去习练太极拳,并研究形意拳。因为叶师是内功拳宗师孙禄堂(1861~1932)传人孙存周(1893~1963)的金兰兄弟。由于这些原因,后来他也像胡朴安大师对待“致柔拳社”的感情一样,每当“武

当太极拳社”有什么武术演讲活动，他都出场主讲，竭力提倡习练内功拳。所以应该说，章乃器是提倡内功拳（泛指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的有功之臣。

（金仁霖）

陶行知工书法

陶行知先生，书法家颜鲁公，极见功力。过去先生在上海，曾问书道于徐季龙（谦），得用笔之法，当然是不同寻常的了。先生在沪、渝也曾多次卖字兴学，但流传在外的书法作品还是不很多的。我在歙县曾看到先生为程复堂老师所写的一副对联，句云：“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又见他书贺同乡程佰泉先生结婚的一幅单条，句云：“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浑厚凝重，一如其人。此二件均邑人程奇雪翁所藏，后来皆赠陶行知纪念馆。程翁慨然归公，供人瞻仰是极为难得的。吾十岁时，曾蒙陶先生书赠《手脑相长歌》一诗笺，藏诸篋笥已五十余年。每一展读，如亲训诲，精神常为振奋。惟老大无所建树，甚觉愧对陶老夫子，写此数语藉资鞭策。

（汪孝文）

悼念王蘧常先生

王蘧常先生是当代书法大师，著名学者。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国专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为唐蔚芝（文治）校长所激赏。他在文化教育界服务达七十年，著作多达二十余种。他的书法熔铸钟鼎、篆、隶，气吞山海，转折如钢，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听说唐蔚芝先生在临终前四日，尚含泪紧握着他的手，嘱咐要“恢复国专”。可见对他期望之殷，信任之深。虽然这一重托，王老生前未能完成，但目前正由王老的同门和弟子在努力进行，这也是非

常之可贵的。

王老不幸于 1989 年冬天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他曾为我题“积素”二字，钐“与本世纪同龄”朱文方印。他的故旧和学生挽之以诗联的不少，这些悼念文字，写得很有感情，有些还可以概括老人的一生，今选录若干。广西校友挽之云：“是学者是书家，才欣九秩添筹，痛心莫副长庚祝；亦人师亦校友，每忆同门问字，搔首何堪八桂情。”钱仲联哭挽云：“名世文章，法乳千秋传海日；平生风义，子遗一乌哭昌黎。”吴孟复挽联云：“史有必传，文苑儒林兼艺术；吾将安仰，清泉秋菊荐心香。”冯其庸有联云：“五十年相随左右，是师是父是长兄；十八日忽然永别，如梦如幻如惊雷。”苏局仙亦有一联：“承许驾临，哀哉终赙一面；通神书法，美兮传重千秋。”周一萍一联：“诗法少陵，书学行草，临别情殷传遗教；胸藏万卷，笔迈秦汉，典型殒失哭宗师。”至于挽诗，陈从周七绝云：“惊传噩耗信非真，小草难忘栽植恩。五十年来浑如梦，白头此日哭先生。”陈祥耀诗云：“文史儒玄一手张，归真九秩世犹伤。竹垞乡哲才同富，汾水先贤教继昌。余事东瀛尊草圣，早年天壤拜五郎。哭临失恨山河阻，白首倾心守瓣香。”

（汪孝文）

痛悼林散之大师

在书坛上素负盛誉之林散之大师，不幸于 1989 年 12 月 6 日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岁（若计虚龄应是九十四岁），知者无不痛惜。余正在南京，得以瞻仰遗容，作最后之告别。内心滋痛，莫过于此。

余以世晚尝谒公于万子亭寓所时，公已耳聋，须作笔谈。余谓公之诗第一，书画尚次之也，公不以余之无知为怪，且每往必以诗稿令读之。先生为学极勤奋，而于诗尤呕心沥血。解放前居乡甚

久，所作能反映人民生活，抨击黑暗，憧憬光明。解放后，又多歌唱祖国伟大建设及壮丽山河，称之爱国诗人当无愧色。

先生之丧，12月12日为遗体告别，21日江苏各界举行追悼会，参加者千余人。其家属谢绝花圈挽幛，致送挽联挽诗者仍然不鲜。赵朴初挽一联云：“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港。”此外挽联有：“草圣魂萦二分月，诗翁名重六朝山。”“一代三痴客，千秋七品官。”“万千艰辛入古人，师造化，一代宗师淡泊自甘堪称草圣；八十寒暑研朱墨，作春山，毕生耕耘艺葩常艳装点中华。”其子一联云：“案前书画铺陈，谁教儿重温古籍；天外星辰陨落，怎照我补读新文。”其弟子亦挽云：“一代仰宗师，忽惊鹤驾遥归，草圣诗豪神永在；频年承教诲，诂料音徽顿杳，春风化雨泽难忘。”黄宾虹研究会亦挽八字：“临池称圣，行止则贤。”王伯敏撰句也。（汪孝文）

《鹄化集》

《鹄化集》者，吾叔秀民先生纪念我叔母王慧秀夫人之作也。夫人年二十二归吾叔，民国乙亥以疾卒于杭州，年仅三十又二。吾叔作悼亡诗五十首，和者甚多。乃并汇集亲友挽词成一卷，余杭章太炎题之曰“鹄巢遗化”，因以名其集。初交苏州文新印书馆付印，垂成而馆遭回禄，仅存校样一册，吾叔特寄赐保存，余亦失之于动乱之中。夫人居杭久，张大千、黄宾虹、汪采白为作《西泠垂钓图》于前，张善子、汪采白复绘《西泠忆钓图》于后，皆精美绝伦，亦失于抗日战争中，殊惋惜也。今案边尚存江印舸先生题《垂钓图》一词，寄调《临江仙》，录之：“一抹云山横泼翠镜中，轻画娥眉，茜衫刚受晚风吹已凉，天气应是未寒时，凭忍西泠桥畔路高杨，正拂柔丝，记曾湖上钓归迟，闲移短艇空费梦中思。”印舸先生题此时，尚在正风文学院，匆匆已五十余年矣。（汪孝文）

郁秣公遗事

先外祖吴公郁秣，讳棣。博学强识，尝以第一名入库，后任皖之安、庐、滁、和、颖、亳、六、泗、宁、池、太、广等属省视学，为徽之宿儒。性正直诚恳，县立高等小学之创始也，费无所出，堂长教习皆公一人兼之，无倦色，亦无怨色。事母至孝，尝刲臂疗母病，邑老孝友有传。公之歿，一时乡里耆旧俱有挽辞。江文卿先生云：“是少年贫贱之交，重以婚姻缔儿女；使斯人憔悴而死，岂为文字呕心肝。”徐丹甫先生云：“丧乱道何存，吾闻观顶山边，家有遗经传累叶；归来君竟死，翻恨延陵墓上，我无宝剑挂千金。”此二联皆吾母少时所熟诵而书付吾藏者也。外祖手书《孝女经》勸我母，又有手书挽先曾祖诗轴亦为吾藏。许疑庵太史曾为题跋云：“老友吴君郁秣，廉介勇毅，有口辨，能犯艰难任事，予初创紫阳师范学校时，郁秣助予，与某太守争，几至攘臂，风谊可感也。今省其遗墨，有深痛焉。”家吉修先生亦有句云：“闲时默数乡邦彦，数到先生嚼一尊。”吉翁为仲伊先生长子，采白丈之父，素有狂名，落落罕许可，于公独心折至此，岂偶然哉！

（汪孝文）

再谈足本《浮生六记》

我童年时听父辈谈论，足本《浮生六记》中原来阙佚的两记，是王均卿先生倩人捉刀，伪托在冷摊购得足本。前撰《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以揭开这一文坛烟幕。近得吴老藕汀从湖州南浔镇来函，知王楚香名右衍，系吴江诸生，住盛泽镇，曾为上海书局编过《楹联大观》和《聊斋志异拾遗》等书。楚香性喜饮酒，善诙谐，年近花甲时因景况欠佳，到嘉兴依靠他的女儿过生活。

藕老原为嘉兴世家，其父与楚香颇相善，藕老曾读过楚香的诗，印象中写得极好。他这样一提醒，我记起曾读过《楹联大观》，还听父亲说起楚香才思敏捷，撰写联语往往片刻立就。楚香姓王，前误记为黄，应加更正。《楹联大观》很可能是大东书局或文明书局出版。其时王均卿负责这两个书局的编辑工作。楚香年龄比王均卿小，王均卿以晚辈对待他，但很看重他。藕老又见告《中山纪历》的蓝本，即赵介山出使琉球日记，从前他在嘉业堂藏书楼编纂乾隆以后诗文集时，曾看到有赵介山的集子《中山记历》，伪作原稿似在内，可惜已记不清楚。对伪作问题倘进一步查考，不难弄清真相。

今年 11 月上海博物馆举办冒广生先生捐献文物展览，展出中有《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所绘山水尺页，确属罕见的珍品。沈三白事迹很少流传，他的画意境清远，与其文笔极相似，惜冒师在日，未及详询来源。

（王瑜孙）

画坛畸人钱云鹤

近六十年前，上海报界有所谓“两鹤”。一为严独鹤，知道的人较多；另一位即钱云鹤。云鹤原名辛，字味辛。后改名病鹤，旋又改用今名。云鹤是吴兴南浔人，幼年天资聪颖，即富有美术思想。常在私塾中描绘《山海经》、《二十四孝》等的画像，乐此忘疲，致不能背诵课文，为塾师所责，终不能改。后来得到表叔方爵（厚生）的指导，艺术进步很快。云鹤在逊清光绪间曾中过秀才，但并非是他的志愿。后来到上海谋生，通过同乡周柏年（名觉，曾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介绍，结识了于右任、朱少屏、戴天仇等人，接受了革命思想。其时于右任任《民呼报》总理，朱少屏是《民立报》的经理，而戴天仇主持《民权报》笔政，都是民主革命的先驱，报界的风云人

物。报馆的经费大多由张静江的世界社供给。周柏年任世界社经理。当时社中同事有徐崇(后曾任南京政府铸造局长)、何思敬(后留学日本,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是创造社社员)等。《民呼报》职员有宋教仁、杨千里、汪绮云等等。上海各报刊《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都增加石印画报,随报附送。此类画报取材广泛,以《申报》所创《点石斋画报》出现最早。吴友如主办期间,把欧美的那些高楼大厦、火轮飞船以及声光电化等新颖东西,一一收入尺幅,深受读者欢迎。于右任、周柏年等均认为画报宣传革命是个好办法,就怂恿云鹤试尝为之。《民权报》、《民立报》等也随报附送画报。吴友如的画以纪实为主,目的在于扩大读者的眼界,等到钱云鹤一加入这阵地后,画报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他的画笔富有讽刺意味,时时针砭时弊,能击中要害。严独鹤主持《新闻报》等副刊时,邀云鹤作画,两人长期合作,颇负时誉。云鹤偶为报刊撰短文,终不及他的画尖辛锐利,自具风格,人以“画家”目之。云鹤亦专门从事“时事画”,当时尚未有漫画的名称,他的作品论其性质,可说是漫画的先驱。袁世凯攘窃革命果实,阴谋称帝时,《民权报》抨击袁氏最力,报上曾登出《百猿图》连环画,把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丑化为老猿的活动,袁氏手下文显武将也一一入画,引起读者极大兴趣与关注。但不知作者是谁,在画面空隙处找到一个“辛”字,熟悉的人才知是云鹤,无不为他的大胆作风称好。1913年8月间编辑出版了一本《袁政府画史》,共收画二百数十幅,云鹤作品占了一半,他人的作品也大多经过他的修改润饰。民国肇建后,云鹤依然以卖画为生,忽而觉得“病”字犯忌讳,就毅然改病鹤为云鹤,读者一时不明底细,还去信报馆查询。其时上海寓公中不乏巨富商贾和下野军阀,为了附庸风雅,求云鹤作画的大有人在,有的点题要画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人的,也有指名要把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等画成四幅屏条的。云鹤来者不

拒,故意提高润金。私下对友人说:“这批人吸足了老百姓的脂膏,多化几个臭钱在他们原不在乎,我辈贫士却可以手头活络一些。取不伤廉,又何苦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或有人问他画这些“巨头”,面貌如何能惟妙惟肖。云鹤告以有时用九宫格照本人相片放大,有时干脆委托画铅画的加工。好得这些头面人物的相片,流传正多,何难解决。云鹤晚年鬻画自给,收入尚丰,他画的一幅无量寿佛要润笔二三十元,还算是廉价品。迨抗战军兴,租界形势突变,云鹤的鬻画生涯深受影响,终以贫病交迫而死。赖友人丁健行为之料理后事。云鹤在民国初年曾出版过《病鹤画丛》,后来已很少见,他自己认为较满意的是时事画,可惜没有汇集成书。

(王瑜孙)

有关太炎夫人数事

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以九十八岁高龄于1980年病歿苏州,离现在十多年了。有关她和太炎先生的结合以及平生种种传闻不一,爰就笔者所知略述如下:

一、汤夫人的出身。汤夫人名国梨(1881~1980),字志莹,自号影观。浙江湖州人。世居乌镇。幼颖悟好读书,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曾任吴兴女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与张默君、谈杜英等创办神州女学与《神州女报》,担任过教师和编辑。

二、与太炎结合经过。章太炎登报征婚,盛传一时,好多人还说他是我国登报征婚的第一人。汤国梨女士就是应征中选的,言之凿凿,连太炎次女章焱近年撰文回忆时还这样说(见1990年1月9日《人民政协报》)。其实并不尽然。汤在上海办学任编辑时,太炎也在上海主编《大共和日报》,尚未有正式夫人,汤的同事张默君的父亲张通典(号伯纯)认识太炎,为之介绍。根据郑

逸梅氏《艺坛杂忆》说，太炎主办的《大共和日报》附刊石印画报由湖州沈明（泊尘）主持，沈与汤夫人为表兄妹，替两人作伐。泊尘为乾方媒人，汤的亲戚沈和甫为坤方媒人，均足证明汤夫人与太炎先生的结合，还是媒人介绍的。当然，有可能登报征婚在前，友人介绍在后。根据当时风俗习惯，并没有废除媒人，汤章结合前，先通信，据说太炎写信提出求婚，得到同意，择于1913年6月15日假座爱俪园举行婚礼，蔡元培为证婚。贺客二千余人，孙中山、黄兴、陈英士等均到场作贺。晚设宴一品香，太炎即席赋诗，汤夫人赋诗酬答，一时传为佳话。汤章结婚照有的传记中还转载过，太炎婚宴上的诗也有登录的，可惜汤夫人答诗却未见到。

三、拒绝北上探监。汤夫人和太炎先生婚后至西湖度蜜月。乃未逾两月，太炎为袁世凯诬骗至京，软禁于龙兴寺。盖袁氏蓄谋称帝，深恐太炎著作中声讨，故有此举。太炎接袁电邀北行之时，朋侪与汤夫人都劝其审慎从事，而太炎以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怏然前往。被软禁后一度绝食，寄书于汤夫人诀别，嘱为至章氏祖塋祭扫，并要她多读佛经修身养性。太炎长女章玆及婿龚宝铨北上探望，与故人马叙伦等均恳切劝说，太炎始允进食。而章玆终因其父系狱，过分忧抑，自经而死。袁世凯派党羽促汤夫人北上，欲以息太炎南归之念。戚友颇有劝汤赴京探望者，夫人洞察委曲不能求全，北行非徒无益，抑且增太炎之累，终不为甘言所诱。当时有人还责夫人薄情，夫人一笑置之。其远见卓识，迥异常流。太炎被软禁时，写给汤夫人的家书有八十四通，经过多次变乱，汤夫人将它保存下来。1962年交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汤夫人特地写了序文。

四、支援抗日，坚持民族正气。“一·二八”淞沪战起，上海妇女界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举行义卖、义演、捐献寒衣，汤夫人积极参

与。为筹办伤兵医院，整天奔走，虽小脚行走不便，毫不顾惜。借赁房屋、招集护理人员、设法医疗器械，乃至聘请院长，仅三天时间，伤兵医院迅告组成。夫人之勇于任事，即此可见一斑，而其爱国热情尤为可敬。伤员医院至沪战停止，才告结束。红十字会曾授予红十字纪念章，夫人甚为珍视。太炎素患鼻衄，南京国民政府以资助治病为名赉送万元，太炎欲加拒绝，汤夫人与门人商议后，决定“取诸政府，还诸大众”。后即用此款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并出版《制言》半月刊，商兑国学。太炎平日悉心学术著作，不问家庭生产，对自己日常生活亦漫不经心，夫人悉心照料，治理家务井井有条，且使资用不匮。1936年太炎病逝后，汤夫人秉承遗志，继续主持讲学会，教育遗孤，得以成立。1938年讲习会及《制言》出版社由苏州迁至上海租界，并成立太炎文学院，鼓吹民族革命，发扬祖国文化。汤夫人兼任院长，选聘太炎故友及门生担任各科教授。由太炎大弟子汪东（旭初）、朱希祖（逖先）等任系主任。未几，汪伪政府粉墨登场，企图收买太炎文学院，伪浙江省长傅式说与夫人沾有亲戚关系，诱汤出任伪职，均遭到坚决拒绝。学校被迫停办，部分师生转道重庆、云南，一度拟在渝复校，未果。汤夫人虽身处陷区，而始终洁身自好，风骨凛然。

五、为太炎经营葬事。太炎遗体，南京政府曾有国葬之议，按照太炎生前愿望，葬在西湖之畔，傍近刘伯温、张苍水之墓，汤夫人亲为经营墓地，后因战事影响，而遭搁置。解放后，经汤夫人多方奔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浙江省政府支持下，终于在1955年3月隆重安葬，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十年浩劫中，太炎坟墓被夷为平地，一度改为菜圃。幸棺槨埋葬甚深，遗体才免遭毁坏。1981年后，政府为之修葺并建立纪念馆。汤夫人虽不及见，但泉壤有知，亦当老怀良慰矣。

太炎所生三女：姒（丽）、爰（缀）、埤（展）均妾王氏所生。与

汤夫人结褵后生两子，长子名导，攻建筑，为木工建筑工程师，现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次子名奇，字仲连，后改字大可，学化学工程，尝赴美深造。导有子名念驰，克承祖父遗志，尝协助修纂太炎遗著。

六、研习释典，吟咏遣怀。太炎被袁世凯拘禁时，写信劝夫人读佛经，汤夫人确曾留心释典，偶为诗词，亦颇多超然物外之思。自名所居曰“影观楼”，所作诗词署名《影观楼诗稿》、《影观楼词集》。抗战时曾蜡印，分贻友好，因数量较少，今已罕见，唯上海市图书馆均有度藏。集中诗篇颇多隽句。词以小令为主，尝谓：词以小令为佳，若中调、长调，便有多余语，未免赘疣。

抗战时日寇侵入我国腹地，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夫人愀焉忧之。尝赋诗示诸生，有“饥寒若不解，我佛亦无功。世界微尘里，群生扰攘中”之语。汤夫人晚年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时吟咏遣怀所作，因不多见，特摘录数首于下：（一）《题泊坐画》：“一树高梧报早凉，小庭闲煞竹方床。秋心窈窕无人问，自撷幽花理晚妆。”（二）《丙子夏四月外子既歿，欲为卜葬西湖，携奇儿冒暑去杭州，止于旅舍，万感萦怀，有不已于言者》：“临流清泪独潸潸，逝水何心照旧颜。漫说炎凉劳俯仰，却看风月忆追攀。攘夷已遂平生志，归梦空随一棹还。天与斯人埋骨地，故乡犹有好湖山。”（三）《为外子卜葬西湖苍水公墓首》：“南屏山下旧祠堂，郁郁佳城草木香。异代萧条同此去，相逢应共说兴亡。”（四）《仲弟葬沪郊中国公墓、外子浮屠于苏州园中，今两地相继失陷，拜扫无由，诗以志恨》：“芳草萋萋绿接天，陌头花落柳吹棉。经年不忘吴门路，何日招魂歇浦边。藉地血飞寒日雨，连郊烽火急狼烟。榆钱飘尽春无主，野哭无人冷荃田。”（五）《春草绿矣感念外子》：“春草发新绿，春禽啭清音。念彼长眠人，白发日以深。黄土日以深，白发日以短。生死雨悠悠，泪尽肝肠断。”

（王瑜孙）

汤国梨夫人婚礼答诗

章太炎、汤国梨婚事，近代艺苑传为佳话。不仅盛况空前，婚礼进行仪式亦与不同。其中有新郎新娘即席赋诗这一节目。太炎的诗为：“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步高冈，招君云之端。”有关太炎的传记已大多引用。唯新娘的答诗却未见。近偶翻阅上海通志馆史料，知当日汤夫人未能即席吟就，改为录旧诗一首。诗为“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偷生。”似为平日述怀之作，于婚礼上毅然用之，汤夫人真可谓一扫脂粉习气矣。余与汤夫人不仅曾亲聆教诲，抗战时一度至汤之故乡乌镇暂住，得与汤夫人之表兄皇甫老先生共晨夕，为述旧事，足补世间传记之未及。近曾综合资料为汤国梨夫人小传。婚上答诗尚未发现，爰补记之。

汤此诗用十三元韵而结句“生”字属庚韵。传写之误，抑原作如此，姑拈出存疑。

（王瑜孙）

张謇、张謇、朱铭盘合致 袁世凯责难信谁是执笔者

民国十二年，张季直自订七十岁以前事迹为年谱，书名《啬翁自订年谱》，最初有石印稿本，后有铅印单行本，厥后《文录》成书，又以年谱辑入《专录》。谱载“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二岁。”此年四月有下列记载：“吴公（吴长庆号筱轩）调防奉天金州，促往，因由沪至烟台，附海镜兵轮，行至金州，则公已病甚。公自朝鲜分其军三营界慰廷（袁世凯号）留防后，自统三军至奉。不两月，慰廷自结李

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难堪者，移书切让之。”同书《文录》有《与朱曼君及叔兄致袁慰廷函》全文深刻，三人具名，同样负责，谁是执笔者，本来无关宏旨。洎民国二十三年泰兴郑余庆堂版本朱氏全集《桂之葬轩集》出世，内中插图列有朱曼君所书上列函稿全文。此书遗老跋甚多，冯梦华认为曼君此稿，可比陈琳之檄。胡嗣瑗跋有“世凯所生母微，不齿与诸父昆弟，少无行，门以内几莫能堪。其嫡母牒诉诸官，陈州守令重世凯门阀，寝其事，阴资之出游。”皆事丑诋，窃国大盗，当然众恶所归。韩国钧认为张氏兄弟只是列名，主稿者属于曼君。待解放后，《张謇日记》印行，我人始于某册扉页上见此函涂乙再三之稿，则执笔者可以确定为张氏矣。或者以“书辞咄咄逼人，深刻处有类申韩法家言，诚为一时名笔，可传也。”（宝熙沈庵跋语）与张氏平日文章高古渊懿者稍异。不知当撰此稿时，张氏年甫三十有二，学养尚不逮后来之醇美。此种情况，凡能文者无不知之。刘垣度生撰《张謇传记》，亦认为少年气盛，因此张、袁绝交，遂不通音问，直至光绪甲午年张成进士，袁始主动修好，亲往道贺，遂交往如初云。（包谦六）

张一麐谈袁世凯

张一麐为袁世凯任北洋大臣之首席秘书，倚畀甚至。后来袁世凯出任总统，张始终参加幕府，曾一度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民国十七年后，杭州高仁偶（丐叟）久在苏州（实业部派充某面粉厂经理），与当地士绅皆习。某次张闲谈，曾及袁世凯帝制之不合时宜，宜其失败。又云：“辛亥清帝逊位前夕，张曾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事尝之，袁伪作不解。民国三、四年间，以杨度等人筹安会劝进，意为之动，积极筹备大典，张则持反对态度。袁怪之曰：君辛亥时不曾举陈桥之说乎？今又反对何如也。张以时间不合为辞，当辛

亥时民智未开，习以专制政体，帝制自为顺事也，今日则人民习于民主，一旦复旧，逆水行舟，未见其可。袁不悛而罢，旋即任命张为教育总长，不得忝列机要，名升而实降也。袁又从容语张，袁氏三世无年，无能过六十者，逮其本人五十八九岁时，亟亟尝试，自投瓮中，岂其私以为帝王历数所在，不在此限乎。可谓迷信愚昧之至。张擅文字，但充其所至，仅是幕僚高手，所作文字，当行可看，去名家文章可以供人传诵者尚不逮。因知文章应世可看者较易，能使人击节传诵者，一国之内实无多人，即其一人一生文字可供传诵者亦不过数篇而矣。其难矣哉。

（包谦六）

沈熙乾生前《自述》

一代诗人、文学家沈熙乾先生，1915年生，1982年病逝沪上。1977年12月曾有《自述》曰：“沈熙乾，上海人，别字补翁，取刘梦得诗。高中在大同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从此钻入国故堆中。校长唐文治先生，前南洋大学监督，治理学。我在暑期中尝助其编宋明理学书。至第三年时，或介诸章太炎先生，遂每周赴姑苏一次从学，始转入辞章与考据。抗战前一年，侥幸以第一人卒业。唐师临别赠言，第一为韬晦，第二因卒业后任教辅仁中学，故以进出口为喻，勉我不可以事出口，当日久有所进口。我自离校后以迄至今，无一日不开卷。独前一教言，少年气盛，迄未遵行，以至今日，尚不能改。‘八一三’难作时，我方二十三岁也，寒家原居南市，避入租界。老母在堂，二弟一妹皆在就学。我妻本是同班同学，离乱之中草草完婚。嗣后执教中华职业学校及培明女中，旋母校迁沪，唐师延为讲师，我妻则执教大夏附中，如是三载，遂入都南方大学、中央大学任教。至是始治史学，后改任为中大中文系主任。我东归海上，赋闲八月，周煦良先生为介于沪社会局，于是

以专员入局，以迄解放，入电机厂任秘书。壮年时奔走衣食，所学亦未有自信。远思顾亭林一年中写《日知录》不过数条，近念黄季刚复太炎先生书，谓年过五十，方思述作，至今悔之不及。故平生笔记近万余，十年前早已散失，今日所写都是绪余。天假以年，非十载以上不能完成素志。今日时会，颇令人闻风兴起，做一日算一日，不负师友之望耳。今年得诗已三百七十余，创作欲今年最盛。”

（薛大元）

沈熙乾评电影《屈原》

1979年9月，沈熙乾观电影《屈原》后，尝论其结局处不甚惬意。以为婞婞火化于庙中，与太卜无异，宁不令人起贤愚同归一炬之错觉？乃当为之改动为：当屈原以《橘颂》覆婞婞，火焰渐及时，此一武士宜挺身而出，谓姑娘冰肌玉骨，安能与太卜之灰烬为邻？屈大夫老矣，力不能任，我愿负尸而出。觅人间一块干净土，葬此干净之身。屈原闻之，初则愕然，继而欣然，曰：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何况背负？然君既引之以见我，又为之手刃仇讎，今又欲觅干净之土埋之，负婞婞非君莫属矣（此处暗用《左传》楚内乱时，楚王夜奔，其妹从之不能行，有小臣钟建负之而免于难故事，此事在屈原前）！于是卷《橘颂》悬婞婞胸前曰：“我心直贴汝心而行矣。”武士负之，屈原紧跟父老随之，宛如送丧行列，冒烟火而出，愈行愈远，幕后则合唱《橘颂》中精警处一节而幕闭。补翁不仅精于文学，对剧艺亦属行家也。

（薛大元）

画坛清流沈子丞

当今海上画坛，诗、书、画兼擅者实已罕见，而八十七岁的沈子

丞先生却堪称三者皆精，画坛绝少能匹者。故邵洛羊称誉其为“一股清流绕画坛”。然画院、艺苑、书画社皆不见其名，因有人戏称其为书画界的“游击队队长”，意为画匠团体之外的野路画师中造诣最高者。沈老实非仅画师而已，且是精研过国画理论的饱学之士，其力作《中国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国画鉴赏》一向为人重视。又喜棋道，还出过两本围棋著作呢。沈老遭遇独特，画风独特，诗趣亦独特，就连其几次改名亦独特而饶有风趣。

沈老原名德坚，出身于嘉兴杨柳湾一小米商家庭，父亲沈隽丞无力供儿子入学深造，故德坚很早就当了学徒。依靠自学成才，竟考取中华书局当了编辑部练习生。父亲深感快慰，对两个儿子说：自己家贫没有什么可留给儿子，唯有一个名字可分给儿子作个纪念。于是阿哥分得一个“隽”字，改名为子隽，德坚为弟分得一个“丞”字，改名为子丞。沈子丞果然不负父亲人穷志不穷的教诲，后升任中华书局图书部主任。

解放后，沈子丞自愿放弃中华书局高薪职位，参予筹建中共一大纪念馆工作，后任纪念馆副馆长。但不久即遭极左之风排斥，先调上海博物馆，继被逐往苏州。在苏州工艺研究所被分派制作出口工艺品。一天到晚依样描摹，纵然大家高手，亦无艺术灵性可言。沈子丞每制成一幅，署名即用“殷式基”三字，盖“印刷机”之谐音也，言其非画家所作，乃印刷机所制也。

“文革”中，沈子丞终未逃过劫难，被贬往苏北农村，接受改造。为免于连累亲朋好友，干脆从此断绝外界联系，再更名子淳，默默独居苏北，过起“时呼邻叟开棋局，不向村前看斗鸡”的幽栖生活。沈子丞之大名从苏沪朋友中消失了多年，直到拨乱反正后，始飘然而归。沈老是历尽沧桑的学者，一般画师岂可望其项背！故其不在画匠林中，不足为奇矣。

（叶瑜荪）

弘一手稿《寒笈集》和《断食记》

读郑逸老《南社丛谈·李叔同事略》，知弘一手稿《寒笈集》现藏殳书铭家，《断食记》藏朱孔阳处。余故曾略作考查。1933年（癸酉）弘一大师在泉州写成《寒笈集》后，曾通过沪上友人送佛学书局出版付印。据蔡丐因《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一文所说，弘一大师曾将其所阅书籍，连同明朝铁华轩所制的钵和包括《寒笈集》在内经论手写本等共三十包寄存于蔡居士浙江桐乡濮院镇的故居——可园中。并致书嘱曰：“是等诸书，朽人他日倘有用时，当斟酌取还数种；若命终者，即以此书尽赠与仁者，以志遗念。”后蔡得知弘一大师在泉州圆寂，即发心于可园中栽柳植卉，辟屋供养大师遗墨法物。蔡居士歿后，家败园废，《寒笈集》手稿始为濮院殳书铭所得。

该手稿系用粗糙黄色土纸自订，弘一手写，内容为略录《灵峰宗论》警训一卷。“文革”后期，殳书铭将手稿送往上海日月楼，请丰子恺先生题字。丰见先师手迹，感慨系之，留阅多时，拜题“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数句。壬戌春湖州谭建丞先生来濮，殳出示手稿，谭老即题“断疑生信，绝相超宗”八字。封面题签“寒笈集”三篆字出自朱大可手迹。

《断食记》手稿何时流散民间，今不得其详。六十年代某日，该稿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医史博物馆收购部出现。其时朱孔阳先生正在该处任事，负责有关古旧医书的收集和鉴定。朱一见此稿即视为奇珍，旋与书主商定收购价为三百元。并送中医学院院长中医权威程门雪教授审批。程老因不知该书内容，惟知弘一乃佛门高僧，医史馆收藏佛书恐为不妥，因感左右为难，未能即刻答复。而朱老脾气倔强，见审批不畅，即曰：“既然馆里无意收购，我个人

自购便罢。”说毕不欢而去。故《断食记》手稿为朱老所藏，而程门雪为此歉疚于心。

“文革”期间程、朱皆为批斗对象，同蹲“牛棚”，始为患难之交。程老重提旧事，深表歉意。朱老告其言：“尔不知此书内容，岂可胡言与医学无关？李叔同于出家前，曾学道去大慈山断食十七日，此稿即断食经过之记录。试问十七天粒米不进，能不饿毙，却身心灵化，犹能将经过和感觉一一记下来，岂非奇迹？于探索生命活动之奥秘，研究养生之术，能说无用否？不论其书法及文物价值，单就其所记之资料，即属无上珍品。”程闻言感叹不已，益信朱老识见之博也。

（叶瑜荪）

汤笔花因何讲故事

家严汤笔花，自幼爱好文艺，既不能唱，又不能演，如何加入文艺队伍？他有自知之明，善于口才，借他口吐莲花，如簧之舌，遂加入旧上海时期几家民营广播电台播讲故事。家严以为在白色恐怖国民党统治时期，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透不过内心所藏之苦闷，以为是人变鬼的世界，就择蒲松龄所著《聊斋》，借妖魔鬼怪，离奇曲折的故事，借以唤醒世人，因有“鬼大王”之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家严以为天亮了，黑暗换来光明，从此鬼已变成为人，才放弃故事生涯而改操笔政，借笔耕墨耘为工作，此即家严讲故事的由来。

（汤政民）

亚东破佛彭逊之

族祖逊之公，名俞，号无心居士，又称竹泉生，江苏溧阳人，1876年生。1907年在沪创办《竞立社小说月报》，以扩张民权、鼓

吹维新为职责。但仅出两期就被清廷封闭了。为了避免种种麻烦,他用了许多笔名,写小说时多用破佛或亚东破佛,也用浮邱子、盲道人、儒冠和尚;作古诗文辞常用守愚氏、竹泉生等。他的小说有《东瀛新侠义》五种(《栖霞传》、《双义传》、《琵琶湖》(弹词)、《三浦女子》、《慧珠传》),还有《闺中剑》、《泡影录》、《双灵魂》、《三家村》、《情天琐记》、《天上大审判》等。1908年秋,他由马叙伦、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又回故乡,与史蛰夫、狄怀人、方伯超、沈叔遂、姜丹书等人组织报社,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他成为光复杭州的战斗员。后来结识了浙江都督汤蛰先之婿马一浮,成了知交。1918年他因饥寒交迫而走投无路,幸亏马氏介绍,拜虎跑寺法轮和尚为师,于正月初十至济公塔院剃度为僧,法名常仁,字安忍,一作安仁。又自名怀禹,号光昊氏。当时李叔同因在山中习静,见逊之公如此勇毅、果断,大为感动,就拜了悟和尚为师,也在虎跑寺落发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以高僧闻名海内外。逊之公出家为僧,并非出于他的本愿,因他平素恃才傲物,愤世嫉俗,所以佛门的清规戒律是束缚不住他的。只要得空,他便游山玩水,滋兰艺菊,或烹泉试茗,饮酒放歌。他还写了《续纂虎跑寺志》、《湖隐禅院纪事》等书。1928年他两个儿子在马氏的栽培下,已能勉强自立,并决定迎养父亲,逊之公在马氏与林大同等亲友苦劝下,终于还俗了。此后他把精力都花在研究《春秋》、《周礼》上,晚年写《竹泉诗词草拾遗》、《旅途废墨》。1946年中秋前夕,他就坐化了。今抄录他的挚友马一浮特地破例为他致哀所作诗、文、挽联和彭、马唱和诗以资考。

(一)马一浮的文、诗、挽联。其文《哀彭逊之》:“故人溧阳彭逊之(俞),才敏有奇气,壮岁治《易》,于象数独具解悟。四十后出家为僧,号安仁大士。不屑屑于教义,自谓有得于禅定,而颇取神仙家言,以是佛者外之。晚岁返儒服,治《春秋》、《周礼》,著书不辍。

年七十一无疾而终。先一日预知，时至，沐浴更衣，语人曰：‘吾明日行矣。’次日果泊然坐化，莫测其诣也。余与君交旧，虽持论不同，甚重其专且勤，又笃志居困，不易其所好。今验君之逝，盖其平日之所存，非可苟而致者，因为诗以哀之。丙戌八月几望也。”其诗《七律》：“零落先秋近月圆，炉香才尽赋游仙。身如聚沫终归海，国是栖苴莫纪年。凡圣同居良不碍，形神俱往若为传。多君临化无余事，时至从心返自然。”款曰：“丙戌八月几望白露后一日，安仁大士示寂，书此志哀，老友湛翁和南。”其挽联：“扶老谈经兵乱后，乘风归去月明时。”款曰：“安仁大士坐化，予既作诗哀之，复题此联，以当挽歌。灵而有知，或当凌云一笑，固非世人之所知也。”

（二）彭马唱和诗。彭逊之的《复湛翁》：“癸未（1943）冬，湛翁自乐山以诗见寄，赋此答之，来诗附后。灵文参透字生光，易象端从画后彰。异日重逢惟痛饮，更无余事待商量。”马一浮唱和：“肘后楞严字已残，画前易象少人看。他年布袋重逢日，酒盏应知世界宽。安仁大士老友湛翁和南。”（彭长卿）

亚东破佛趣事

1918年某日，马一浮先生和林同庄、弘一大师一道入山探望亚东破佛，并劝他念佛，谁知逊之公却说：“连阿弥陀佛是谁也不认识，叫我怎么念？譬如在墙上画块石头，骗我说是美人，要我害相思病，这是万万办不到的。”弘一大师等人听他这么说，都惊骇极了。又耐心劝他修三十七种助道品，哪知逊之公听了很不耐烦，厉声说：“我应当做天人师，天下谁能做我师！”使得弘一大师等人个个大惊失色。马、林两人深知他的脾气，见劝告无效，只好听之任之了。（彭长卿）

亚东破佛哭林同庄诗

1936年，逊之公的好友林同庄（1882年生，浙江瑞安人，日本同文学院自费留学生。回国后任浙江水利委员会会长）不幸病故，他悲痛极了，作诗哭林同庄志哀：“我昔托君庇，学业始稍树。如藤附乔松，如苗饮甘雨。相知二十年，神契同水乳。常恨世运衰，遗贤莫相举。索居两困乏，不亚乱离苦。幸君精力健，厚德况多贮。满待天假缘，谋作十年聚。岂为命不由？郁此遂终古！我今若远征，日暮路修阻，中道正相依，忽焉丧其侣！茫苍合暝烟，惻惻独延佇。长夜魂欲销，不绝仅如缕。嗟我生阨穷，孤思曷胜数！百哀进一恸，孰见予心腐？”

（彭长卿）

竹泉生诗词四首

逊之公博览群书，能融会贯通，无门户之见，才气横溢，所作诗词颇多佳作，姑录数首如下：“偶然入深竹，爽若出新浴。云起众山静，人醉一溪绿。”（《梦中得句》）“大慈古刹已千年，坡老留题滴翠轩。一盞灵泉浇肺腑，绿荫深处抱云眠。含晖亭对钵盂池，携酒扶筇访济师，醉卧虎跑泉上月，寒云浸骨梦回迟。”（《山居二首》）“东风淡荡扬春旗，杨柳依依，湖水弥弥。美人行钓绿莎堤，花扑螭蛸，蝶拍柔荑。三竺五云更九溪，烟树迷离，一片清奇。独携壶酒姿游嬉，信步东西，莫问归期。”（《一剪梅》）“明月衔山暮烟浓，远谷曳残钟。白杨堤畔，无聊孤客，盼断征鸿。萧萧瑟瑟平原夜，萤火坠凄风。古今多少伤心人，在碧草丛中。”（《眼儿媚·夕眺原野》）

（彭长卿）

马一浮之息影亭

1962年马一浮复逊之公之子味辛、月卿书云：“得书。承馈莹地种树资两百元，衰朽何德以堪之。然贤昆玉厚意不可却，谨已留之，将以此款作一草亭，榜曰‘息影亭’。并附一联曰：‘深松茂柏聊可憩，青山白云相与闲。’果能成此，亦足以慰贤辈相念之意。”

（彭长卿）

马一浮一联

马一浮先生曾赠陈仲弘一联：“登高丘而望远海；治大国若烹小鲜。”上联为李白诗，下联为老子语。

（彭长卿）

马君武的苦学精神

马君武(1881~1940)先生原名道凝，字厚山，十七岁时改名同，号君武，十九岁时改名和，字贵公。原籍湖北蒲圻县，后寄籍广西桂林。他是我国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化学家，南社社员。以诗文著称。他自幼失怙，其母只能缝衣边和插爆竹引线来养活一家五口人，生活相当艰苦。马先生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少年时，就读完舅祖所藏的《二十四史》和诸子百家诗文集。课余还仿怀素蕉叶练字故事，在红砖上蘸水写字。1900年去广州学法语时，为交学费，常以香蕉充饥，在路灯下苦读。次年经香港赴日本就读，常以旧报纸复被，借以御寒。1925年他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时，言传身教，常以“一个苦学生的自述”来勉励学生勤奋读书。1936年他为郁达夫的新居“风雨茅庐”题额。1940年马先生因胃穿孔病

故，他的挚友马一浮先生寄去挽诗：“初服纷兰佩，隤年独桂丛。干戈丝竹外，山水乱离中。高议金門远，游车下泽同。只今悲宿草，无复怨回风。”后又续作三首七绝《追怀君武》，并加注曰：“予始识君沪上，相将同上会稽，至今垂四十年矣。去年予入蜀，君亦自桂林来重庆，一晤于酒楼，意兴萧索，自此遂不复见。”

（彭长卿）

南屏山摩崖考古

1911年夏天，逊之公约马一浮、马叙伦、开化叶左文、都匀田达人、毅候、君伟，共游南屏山摩崖。上面到处都是石刻，中有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字和中，宋仁宗时待制天章阁，知杭州）写的隶书“家人”卦，纵横丈余，可惜字迹因风化而模糊不清了。耸立在岩边的一个石鼓上仿佛有些字，于是他们冒着烈日，攀着荆棘根爬上去想看个究竟，终因岩石剥蚀得厉害，只能勉强看出几个字来。东边还发现遂宁张鹏翮（字运青，康熙进士，累擢河道总督，雍正初官武英殿大学士）写的七言诗，犹如横幅，高一尺，宽三尺多。这天他们尽管弄得精疲力尽，但还算有收获的。

（彭长卿）

徐志摩性格鲜为人知的一面

诗人徐志摩的形象，近来又在海内外文艺作品及影视节目中再现。可惜给人的观感总是文绉绉一介书生，谦谦君子。其实他的立体形象也是很富强烈的个性，言行举止也不时显露出过份激动的情绪。有一件事可看到他性格的另一面。

浙江江山刘子庚（毓盘，1867～1927），是本世纪专攻骈体文而有名的词学家。曾执教杭州大方伯的杭州府中。1910年，十五

岁的徐志摩与郁达夫、郑午昌等人，同入该校读书，从刘子庚等习国文，便有了师生名份。刘先后执教于浙一师、浙二中，学生中有后来很出名的人。如章克标、徐声越（震堦）、钱南阳等。总之，刘在当时堪称饱学之士，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可是徐志摩对这位坚持古文的师长不甚理解，竟至在信中借题发挥大骂了一通。事情过程简述如下：1926年，徐志摩的姑丈蒋谨旃（钦项）在故乡硖石病逝，蒋氏是藏书富家，斋名“衍芬草堂”，徐志摩向学于先生，恭执子弟礼。蒋氏故世后，蒋府请熟谙骈四俚六的刘子庚作了一篇文言墓志铭。徐志摩当然是白话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对昔日师长的旧文风很反感，那年7月8日他从北平寄往硖石故里的信，长篇大论，对该墓志铭简直批得体无完肤。徐在信中说：“刘子庚当初作墓志铭，据云大半根据觐圭与不庵口述，则其谬误更足奇怪，岂有九叔之亲而不知四房尚有两个年轻侄儿之理。讣文上如何写法，想总不至遗漏。刘文云‘……年三十初丧妻，义不再娶，居九年，以父命结婚，非君志，盖始终一伦纪中人也，终以所处不纯，寝以不起。’岂非昏愤荒谬。第一续弦时，父已不在，何来父命？第二续娶，何以遂非伦纪中人。末二句更该打，万一姑丈是续娶后不久即死，那看文气岂非妻有嫌疑，但事实是相处至十多年，子女生到六个之多。又文中述后裔：‘子燕诒叶出，毓修兰征女四幼徐出，孙祖同敦复，燕贻出。’遗漏亦奇。又其附案云：‘行谊略则不称心，余所知不庵所告，日记所云，哀启所述，有不能不言，而又不便明言者，此亦韩退之为柳子厚作志非受谀墓之金者可比，必如天斗，恰如分量，斯亦郭有道碑而无愧色焉。凡九阅月，十易稿，自以为可矣。再三观之，尚有繁简失当处，反复数日删改，约百余字，此十一易稿也。噫！我安得举世尽易而为白话文，一反原人时代而后快哉！’真什么话，如此古文，难怪古文之必遭灭绝。末后一类，突如其来，尤不知所指，此岂‘天斗之恰为分

量耶’？可笑可怜，这倒不管，现在应得查问的墓志已否刻石？如已刻，文字有更动否？如为文刊出，实太岂有此理。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不配读古文式墓志铭，但蒋氏诗礼传家，岂尽属草包？任一无聊文人颠倒瞎写，连正字嗣续都给删除，甄圭当然特别负责。我昨去不庵处，本想问及，但彼以病甚重神志未清，故未说话，以函请交大伯一看，即去蒋家一查，我颇觉生气也。”从这封信既可看出新旧文化在他们师生间的冲突何等激烈，同时也显露了徐志摩性格中的另一方面。（高健行）

诗人戴望舒逝世四十年后

诗人戴望舒，原名朝霖，字载丞，初办兰社，出版《兰友》旬刊时别署梦鸥，其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出版《纓络旬刊》，思想转向进步。1938年赴香港，至1949年返回北京。建国后在国际新闻局从事法文编辑工作，因哮喘病复发，在协和医院手术治疗。1950年2月因外文局急需翻译西班牙文，带病工作，受严寒气候影响，28日突然病情恶化，扑床而殁。由新闻总署胡乔木主持葬于香山万安公墓，转瞬已四十年。望舒与我是姨表兄弟，其老母卓佩芝（即我的姨母）1976年病逝于沪，骨灰葬杭州杨家牌楼吾先母墓旁。望舒1936年与穆时英之妹丽娟结婚，生长女咏素。1940年与穆分居，1943年与杨静即丽珍结婚。1948年杨又妣离。望舒长女咏素今年五十四岁，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任编辑，与其夫珠江电视部主任王志刚离婚，有子女各一。次女咏絮在北京沙滩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教俄语，丈夫李树桥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工作，有一女。三女咏树在北京街道厂，有一男。八年前与夫离婚，已与其母杨静同去香港，在百货商店工作。（钟韵玉）

施蛰存北山楼绝句旧作

施青萍，现以字为名，称施蛰存，号北山，松江人，乙巳年生，今年八十五岁。早年在杭州求学时，与戴梦鸥等合办兰社，出版《兰友》旬刊，渐均成为新文艺健将。戴易名望舒，终成为新诗人，施则仍喜寻章摘句，自谓于诗多读而少作，读愈多愈不敢作。并谓今学诗者往往绝句入手，五言二十字，七言二十八字，若易为也。然唐人绝句万首，其善者不逾十一，可知其易为而难善。施有《北山楼绝句》旧作，兹录如下。

1938年《昆明杂事》六首：“斜阳高柳静生烟，鱼乐雅翻各一天。万水千山来小坐，此身何事不随缘。”（《翠湖闲坐》）“蒙叟胡元历劫长，遗民几度老沧桑。谁知一镜龙潭水，犹照开元妃子妆。”（《龙泉唐梅》）“曾闻玉斧限皇华，此柏安能入赵家。好为纛王存故事，西风斜日赛神鸦。”（《龙泉宋柏》）“当筵顾曲愧周郎，却被啼莺恼断肠。歌罢祭江人籁绝，商音犹绕碧鸡坊。”（《听王守槐歌是夕演祭江》）“草海轻鲛入骨肥，西山晴翠朴天微。大堤游女如花艳，已是无家争得归。”（《大观楼口占》）“晚风凉飏一池荷，心口商量奈汝何。去既无情留不忍，几看回面蹙双蛾。”（《去留》）

1975年写藏书藏碑目录竟，各题一绝：“谋身未办千头桔，历劫犹存十架书。废退政须遮眼具，何妨干死老蟪鱼。”“汉碑魏志聚球琳，宋拓明模欢未任。莫笑井蛙难语海，饮河安用浪千寻。”（钟韵玉）

周退密诗悼王蘧常

宁波周退密，别署石窗，工诗。周曾辑《上海淞社十九次社

集》、《和陶九日闲居诗》，缓与义乌陈九思，平阳苏渊雷，杭州徐定戡等作《和陶诗续集》，悉和原韵，成为嘉话。曾以福州陈兼与（壶因）先生及其王蘧常先生草书墨迹装成长幅，名之为“陈王合璧”。欲以呈览未及，而王已逝，因以诗悼之：“果有龙蛇厄，能与逝水悲。于邦丧国宝，回首仰经师。一夕鹄池冷，千秋笔陈垂。寒斋双壁在，高妙两难追。”

（钟韵玉）

谈《圣谕广训》

1990年3月19日，上海《文汇报》头版载闽东寿宁专讯：寿宁发现微型古书，云是三百年前微型小百科全书，书名《圣谕广训》。包括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云云。以予所知，此非百科全书，而是政治必修课本。明、清士子读书，不论老年年少，皆谓之童生。经学政考试，录取入府、厅、州、县学，始为生员，即秀才。考试内容为八股文及诗，此人所共知者。清代尚有一门政治课，将康熙皇帝训谕臣民之十六条“大义”与雍正皇帝的训释辑为一书，即《圣谕广训》，命士子诵习。考试时指定默写某一条，约一二百字，以测验士子是否重视“圣谕”。其实考官及考生所重皆在文与诗，对此并不注意。但为维持功令，不得不敷衍门面，即使默写错漏，亦不碍入学。默写错漏，谓之荒疏，荒疏者无罪。而自知错漏而改正或补完者，则论以擅改“圣谕”，遂有“许错不许改”之说。盖考官对默写之文并不审视，但见涂改，便即屏斥耳。士子诵习“圣谕”稍稍默记，即可应试。但如平时漫不经心，甚至绝未寓目，默写卷子又不能空白，于是有夹带之法。书贾特印微型《圣谕广训》，可藏于帽中或怀袖中者，以供士子查阅照抄。此微型书尚有《诗韵》、《四书》、《五经》及八股范文等等。予儿时所见，已是石印缩微者，不及见木刻小字本矣。

（胡邦彦）

莲垞片札

我家居南埏，在嘉兴县城之东三里，南湖之滨，即朱竹垞《鸳鸯湖棹歌》所云“湖天夜上高楼望，日出东南白苧村”之白苧村也。丙辰七九叟朱大可（莲垞）先生致我书中有云：“南埏一镇，亲友甚多，倪梅谷姑丈，陈淡如烟兄，金香严老人，陆殿奎力士，潘小雅、沈季青两同学。昔年回禾，往往作竟日之游，惜乎儿时足下尚幼，不克持杯共话耳。淡如馆于上海张氏，与敝寓相近，每逢休沐，辄承光降，饮酒斗牌，欢笑达旦。后移虹口，把晤遂希，亦不知其遽归返道山也。”所存片楮，亦乡里之掌故焉。（吴藕汀）

吴厚庵

吴厚庵兄，名簠，自号朴堂，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山阴吴潜泉之从孙。治印为王福庵先生门弟子。我因方节庵兄之介，庚辰之夏，访之于杭州。时厚庵年甫及冠，尚未成家，设肆清和坊卖篆，以奉父母。倾谈欢洽，遂为知己。为我收集名人刻印逾百钮，若陈秋堂、钱叔盖、赵撝叔、吴让之诸家，尤以徐辛谷、胡菊邻为多。几度来禾，顾我殿基湾赁舍，挑灯夜话，各出印人画簠，互相展示。丙戌，兄去金陵供职，犹书札往来无间。至己丑冬，我过杭访其扇子巷寓所，但见其尊翁沧海先生病卧在床，悉厚庵去泰州，转入商业，艺人之潦倒可知矣。从此未闻音讯，迨二十余年，始知其于丙午端阳后一日，死于非命，不亦悲夫！（吴藕汀）

蕪洲女史

湖州蕪州女史汪德祖老人，生于 1913 年，母为小学校长。幼年从师学绘事，擅画花鸟。尝毕业于民德保婴师范，后至上海，任职南洋女子中学及道中女校图画教师数年，其间曾参加中国女子书画会。又从师王念慈、汪亚尘学，艺乃益进，活色生香，妍雅动人，颇得瓯香遗法。诗词乃先后从王莲友、高吹万。近以晚年返居故里，仍以写作自娱。丁卯夏，我于湖州铁佛寺画展时，老人以诗赠我云：“绿水青山画意长，药窗词笔费思量。今朝展览高朋集，满目琳琅耀锦章。”

（吴藕汀）

西塘镇的两大文艺团体

1921 年左右，此时吴江柳亚子先生与我镇人士交往甚密。连续好多年，亚子先生至欲以大分湖之域别张一军。大分湖之域指分湖东接芦墟，南接陶庄，西接梨里，北接北厍、莘塔，东南方即是西塘。别张一军，指拟将西塘之胥社，为南社的支流。胥社成立在 1925 年，胥社的成立是受到南社的影响，仿效南社而组织起来的。当时镇上有不少能文之士，经常相会在西园。社员三十余人，如余十眉、李燹士、江雪塍、沈禹钟、蔡韶声、李蒙卿、李癯梅、江汝为、徐石年、倪子方、郁氏三兄弟等等。推江雪塍为社长。翌年就将社员著作文、诗、词选印一册，题曰《胥社第一集》。该社外地人只有周芷畦、袁长康（陶庄）、许寿平（丁栅）、江启臣（嘉善），社员中有几人，也是南社社员。与亚子先生直接有关的作品有《乐国吟》，是由他首倡的，和胥社中人的和作。书分上下两册，并由他校刊。《踏灯词》和《冶春词》，也是胥社中的著作，但人数不多，内有亚子先生

的四六文序两篇，体仿徐庾。可惜踏灯、冶春词两种都没有印行，目前我处尚有手抄本一册，保存完好。前阶段我曾复印过几册，分赠给柳亚子故居和几位亲友。此外有《平川半月刊》，刊行期早于《胥社第一集》，内容与《胥社第一集》差不多，并有时论、杂著、小说等类，最后十多期中增添了一些字画图照。该刊有二十多年历史，式样与报纸相仿，经费全由作者捐献，是平川印刷所承印的。1960年后印行的有《苹吹》，是属于词的专集，每部分订五册，包括《平川十景词》和《秋水轩旧韵》（清初乡先达曹尔堪原倡），体物、酬应、游览、杂题等项目。作者余十眉、江雪滕、蔡韶声、沈禹钟、周丹厓、李癯梅、江蔚云、顾锡东、孔倾衷，还有平湖莫仲甸、千里父子（时莫氏父子正侨寓在西塘），此书是由我编印的。关于艺术方面的，有平川金石书画研究社，建立在1935年，当时老辈中人占多数，如陈觉殊、吴士钦、袁弘深、江雪滕、沈禹钟、陈朗宜、蔡韶声；年轻的有杨韶九、杨修为、王慕仁、江蔚云、袁道平、江载曦等。社址设在袁氏慰黎堂，江雪滕任社长。曾在吴江芦墟镇和本镇举办过几次社员作品展览，多则五、六十件，后因抗日战争而停顿。1940年又重建起来，此时社员大有变动，死的走的外，剩下来没有几人，就由李彝士老先生出任社长。先生工书善诗，为南社社员，也是胥社社员。吴士钦、江雪滕任顾问，社址改在塘东李氏住宅，新社员却吸收了不少，方景仲、杭静琴、杨峻如、沈耕心、陆养心、胡伯明、朱君长、严小厂、卓自浩、王可人等，内中青年人占半数以上。王慕仁、江蔚云、江载曦仍是社员。此时展览总在镇上平园内举行，至1946年停办。1988年元旦，又恢复了这个组织，把原名改为平川书画社，社址选择在文化中心内，由于政府重视，到目前为止，社员已达五十以上，中有女社员八人，能写能画能篆刻的人更多了。逢着节日，没有不办起社员们书画篆刻展览的。县文化机构也曾邀请平川书画社到嘉善举办过作品展览。（江印舸）

仙霓社演出在西塘

抗日战争前，西塘镇正筹款为兴建救火会房屋并添置工具，特邀请仙霓社到来演出。剧场选择在西街苏家弄底，搭棚设座，票价每座售三角、四角二种。这次仙霓社演出，出人意外，日夜满座。外地爱好昆剧者都来西塘，借宿在亲友处，为了久不聆此钧天法曲了。演员唱得十分认真，剧目都采取全本，如《还魂记》、《金雀花》、《玉簪记》、《长生殿》、《宋十回》、《石十回》、《武十回》、《冷门中寻亲记》、《九莲灯》、《呆中福》，连吴霜崖之《湘真阁》也上演过。折子戏偶尔也演了几场。胥社中人，当时都来捧场。每天所演剧目，由蔡韶声每一折写一幅，像日历一般，演毕一折，翻转一幅，悬放在台角上，十分注目。江氏赋修堂东厢，曾宴请几位演员，酒阑时朱传茗唱了《西楼记·楼会》中的《楚江情》作余兴。这天晚上镇长姓汪的，乘着酒兴点了一折《西厢记》中《游殿》，要传淞扮法聪，并给以酬劳。该社社员临行时，胥社中人特赋诗赠别，欢迎再次来西塘演出。然仙霓社在解放前夕社员已星散，由朱国梁领班，改称苏昆剧团，只有传锷、传淞、传瑛等数人而已。

（江印舸）

张祖廉

嘉善自清末以来，以词名于当世者，首推张祖廉。祖廉字彦云，久居京师，中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科进士，官陇海铁路督办。平生交友颇广，与杭人吴昌绥（伯宛）情谊尤笃。当时湖州薛仰峰妆镜背簪有思娟小影，因颜其书斋曰“娟镜楼”，其所著《娟镜楼词》即为其友吴伯宛所校刊。三十年前吾乡学者孙石香先生藏有张彦

云相片，谓当年寓京时为彦云所贻，石香先生曾出以见示。余在《耄旧吟》中有《怀石香先生诗》二绝，其一云：“联袂京华合又分，词家三影独超群。巾箱曾见存遗像，娟镜楼中张彦云。”至词之刊本，曩日承老同学沈宗威赠予一册，朱印本极精，已于“文革”时佚去。张尚有《娟镜楼丛书》流传于世。（江印舸）

玉成奏

“玉成奏”有较长的历史，是镇上以音乐伴奏，用昆曲传唱的一个班子，由姓徐的一家人员所组成的。他家居住在西塘镇朝东埭，他们人人能唱，乐器也人人拿得起来，人手也多，平时不须要请客师。在三十年代，人们还能欣赏到他家的技艺。他们有自办的灯箱（灯箱是用木制的，是一套雕刻得极精美的摆设。灯箱高约一丈，从地面搭起，中空可安放两只接长的方桌。就是说用灯箱围住这方桌，桌上满放着各种乐器：笙、笛、喇叭、月琴、小锣、鼓、板等）。每班八人，少则六人，分坐在灯箱两旁。他们这个班子，专为人家喜事或丧事服务的。有时逢到镇上迎神赛会，全镇各街道设社时，也要请他们来参加，热闹一番。他们为了声誉，借镇上陆家“秀谷堂”三字作为他们的堂名。这个班子净、副、生、旦、外、末等角色俱全，唱的用于喜事有《天官赐福》、《三星图》作为开场，时常听到的几折如《长生殿》之《定情》、《小宴》，《琵琶记》之《赏荷》，《牡丹亭》之《闹学》、《游园》，《西厢记》之《佳期》等。素事改唱《长生殿》之《迎哭》，《琵琶记》之《扫松》等。徐家共有三房，得到的酬劳费每次分派，大房较多，掌礼大夫等职也是由他们来担任。人员不敷时，始向外地请客师。镇上当年除徐家外，还有姓杨的一家，名“荣和奏”，可是远不及徐家那样出色。（江印舸）

苏曼殊题画虚怀若谷

辛亥革命时期的传奇人物、著名诗人、翻译家苏曼殊(1884~1918)，是一位才艺双绝，却憾天不假年的人杰。他的诗书画刻近百年来倍受各家瞩目，然遗作甚少，尤以画品更为世所珍。民主革命先驱、国学大师章太炎对苏曼殊的山水画评价尤高。当年曼殊上人特为先祖吹万居士写绘淡墨扇面一帧，画面上荒江一角，老树虬枝，茅屋板桥，远山近水，堤岸一土，驻足仰望，若有所思、若有所忆。落款处有一“禅印”，画侧加盖“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词句印，诗人的感慨和情致，依稀可见。上款题为“吹万长者命画”，小楷工整秀逸，整幅扇面充满高远超脱的意境。苏曼殊少先祖五岁，两人是同时代人，又同隶南社，而其雅重同侪，虚怀若谷之胸怀，诚令人肃敬。先祖珍而不拂，精裱传家，屈算于今，且八十年矣！每一展赏，怅触有加。（高 铨）

功力精深的陈陶遗书法

陈陶遗(1880~1946)，字陶怡，号道一，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松隐人。少怀攘夷革命之志，先后加入同盟会、光复会、南社等革命团体，宣传新潮思想颇力。四十年代初，与书业先行、大学者张元济等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为我国文教出版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陈陶遗精通诗文、书法，犹以书法独具风格，耐人欣赏。早岁笃嗜篆隶，中年出入六朝碑版，晚乃致力章草。我珍存他晚岁所作双款扇面一幅，写的是一首七律，诗曰：“极目黄云冻未销，扁舟隔断楚江潮。一身雪里逢除夜，两岁灯前话岁朝。久客不留天际寺，

送人常过润边桥。笑看往事何如梦，依旧东风到柳条。”这是先生遗作中的一件精品，运笔凝练有神，意趣高旷有致。观其结构，察其体态，品其神韵，味其疾徐，悟其内涵，则知其功力矣。诗亦大佳，从中领略到的不单是优美的诗情画意，更是诗人无限感慨的寄托。

先生遗作本多，惜后均毁于兵燹。当年有关人士曾辑刊附有陈叔通前辈为撰家传的《陈陶遗先生墨迹》影印本一种，汇集先生书法精萃，堪为艺林一帜，今则无存，更难复得了。（高 铎）

高吹万盛赞白蕉书艺

云间白蕉（本姓何，字旭如），是享誉文坛半个世界的奇才。他不但以书学名世，而且诗文篆画莫不精深，只是他的书法盛名更盖越旁的艺事。白蕉先生与寒家至亲，他的作品颇得先祖吹万老人青睐、赞许，并时通尺素，老人亦常请其奏刀篆印，每获必倍加珍惜。我幸存了远在岁次甲子（1924）先祖给白蕉的手札，亦已逾一个甲子。虽憾原印已付阙如，却喜诗稿珍品犹存，纸短情长，读起来仍觉韵味可风，感慨不尽。白蕉的艺才于此益信，聊作数言以表念忱。诗稿全文如下“我是袖中有东海，君真腕底少全牛。此堂此印此诗句，要令同垂一万秋。甲子之春，旭如何子为我治袖海堂（先祖藏书楼名）印，成索诗，即题二十八字报之，希笑政。吹万居士贡草。”（高 铎）

铁线篆大家陈文无

享誉东南文学书坛的陈文无，字季鸣，江苏江阴人，家有适园，擅泉石之胜。入鸣社、陶社，邮诗往还无虚日。藏古印，工诗文，尤喜写铁线篆，罕与伦比，为当世第一。陈丈与寒家三代

交谊，少先祖吹万老人十余龄。丈恒趋访老人，谈诗论字，读画作书，深得老人赞道。1955年乙未之夏，名画家郑慕康（师玄）为先祖雅绘《香山觅句图》于扇簃，佳作古意盎然，老人品而神往。三年后先祖去世，又越七年即1965年乙巳之秋，先父君宾持藏扇请陈丈于背面法篆志念，丈时年已七四高龄，犹能即席运腕，为书九十八字，意深情重，无论文笔书法，咸属超然入胜。如今诸前辈均已没世，后辈捧诵犹感泫然而弥珍之。书页释文如下：“郑慕康画师尝为吹万老人作《香山觅句图》于此簃，悠然意远，虽非老人清矍之态，而行吟神致，则颇仿佛。时老人伤足，局处小楼，未以拂暑。越三载，且归道山。令子君宾四兄今索补白并属题记，因念手泽之存实重嗣守，遂不辞春蚓秋虫之迹而辞费云。陈文无乙巳八月得秋七十又四。”

（高 铨）

纪念厥老，重温厥诗

“南社早蜚声，金山一代英。笔摇清帝鼎，梦绕岳王坟。革命心肠热，攘夷思想新。遗诗千百首，一读一酸辛。吹万先生千古，再拜胡厥文。”

在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胡厥文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又想到三十二年前厥老亲临先祖吹万老人追悼会，并送上挽幛的感动往事。厥老不但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而且是著名的诗人。他为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悼念先祖的这首诗更是恳挚深婉，令人难忘。厥老少先祖十六龄，与寒家三代世交。先祖在日，厥老每到上海必蒙驾访，先祖对其诗作和书法颇加赞道，先父犹多请教并承赐《不老斋（厥老书斋名）诗集》一册。1958年先祖逝世，厥老即撰五律挽诗一章。后辈传诵，感激不尽。而今追忆，益增敬肃之忱。

（高 铨）

附 录

本编作者简况

(以出生年为序,止于 1997 年 5 月)

郑逸梅(1895~1992.7),江苏吴县人。

周子美(1896~),字默,浙江湖州人。

汤笔花(1897~),浙江萧山人。

蔡韶声(1897~1988),浙江嘉善人。

陈声聪(1897~1987),字兼与,福建福州人。

徐碧波(1898~1992.1),江苏苏州人。

朱瘦竹(1899~1987),浙江嘉兴人。

章克标(1900~),浙江海宁人。

徐润周(1900~1984),江苏南通人。

陈钟浩(1902~),字幼惕,江苏盐城人。

顾荫骥(1904~1994),上海嘉定人。

张联芳(1905~),上海青浦人。

王善兰(1905~),女,浙江平湖人。

陈琴趣(1905~),字振镗,福建福州人。

杨峙森(1905~),浙江平湖人。

金玄木(1905~1993),字元章,浙江杭州人。

虞劲草(1905~1992.5),字山,江苏盐城人。

包谦六(1906~),江苏南通人。

马昌嘉(1906~1992.10),浙江宁波人。

胡士燧(1906~1992.5),浙江平湖人。

庄一拂(1907~),浙江嘉兴人。

封尊五(1907~),上海松江人。

钟韵玉(1907~1996.5),浙江杭州人。

许明农(1909~1997.2),浙江嘉兴人。

余叔文(1909~),安徽来安人。

沈吉安(1909~),字宗源,浙江绍兴人。

业衍章(1909~),江苏南京人。

丁芸生(1909~1995),字帙香,上海市人。

章立达(1910~1985),浙江余姚人。

周振甫(1911~),浙江平湖人。

张仲蔚(1911~),江苏南京人。

林寿农(1911~1996),福建福州人。

蒋孝游(1911~1994),浙江海宁人。

朱石轩(1911~1990),浙江嘉兴人。

陈玉清(1911~1989),江苏泰州人。

钱万里(1912~),安徽巢县人。

吴藕汀(1913~),浙江嘉兴人。

彭鹤濂(1913~1996),上海金山人。

刘同葆(1913~1995),江苏常州人。

沈宗堙(1913~1988),浙江嘉兴人。

江印舸(1914~),字蔚云,浙江嘉善人。

周退密(1914~),字石窗,浙江宁波人。

胡邦彦(1915~),江苏镇江人。

赵志钧(1915～),陕西安康人。
汪兴汉(1915～),江苏南京人。
李家暄(1916～),安徽无为入。
许克定(1916～),安徽歙县人。
张新德(1916～),浙江平湖入。
徐汉翔(1916～1995),安徽全淑人。
钱嘘庵(1916～1995),浙江嘉兴入。
林树楠(1917～),福建福州人。
沈侗废(1919～1989.8),字茹松,浙江嘉兴入。
薛大元(1921～),广东佛山人。
王瑜孙(1922～),浙江吴兴入。
马依群(1922～),安徽巢县人。
徐东皋(1922～),浙江平湖入。
袁 梁(1922～),浙江嘉兴入。
陈征贻(1922～),女,福建福州人。
汪孝文(1924～),安徽歙县人。
李长木(1925～),山东济南人。
钱筑人(1925～),字同春,浙江嘉兴入。
金仁霖(1927～),浙江嘉兴入。
唐毓义(1928～),上海南汇入。
汤政民(1930～),浙江萧山人。
林乾良(1931～),福建寿山人。
高 铎(1931～),上海金山入。
董舜华(1931～),浙江定海入。
田 灼(1931～),安徽滁州人。
丁敬涵(1932～),女,浙江绍兴入。
沈昌桂(1934～),上海市人。

周明道(1936～),浙江萧山人。
李高翊(1939～),浙江镇海人。
高健行(1939～),浙江海宁人。
彭长卿(1940～),江苏溧阳人。
顾国华(1942～),浙江平湖人。
叶瑜荪(1948～),浙江桐乡人。
沈一铁(1948～),浙江海宁人。
史汗青(1953～),女,上海金山人。

翰墨有缘终成编

(代后记)

拙编《文坛杂忆》，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关注下，正式出版，于欣喜之余，感触良深。

我家居江南水乡小集镇，自幼嗜文，喜读书，凡能借阅到的书都浏览一通，纯粹是随心所欲，走马看花，从无系统，更谈不上目的。1980年前后，我与上海、嘉兴的一些前辈接触，聆听谈话中有很多掌故，闻所未闻，非常有趣。深感任其湮没，十分可惜，萌发了蒐集资料，使之成帙的念头。此后遂与比较熟悉的上海高君藩、北京周振甫、嘉兴许明农诸先生商量，他们都认为这个设想很好，愿助我一臂之力。我在1983年发了一则油印的征文启事。开始时颇有难度，几乎化了两年多时间，才拼凑到一卷资料，勉成其书，卷二起方始纳入轨道。

我将征集到的资料取名《文坛杂忆》，毛笔誊清，扫描油印，仿古线装。本人原本没有编书的经验，但得到了当时年逾七旬的安徽余叔文先生自荐协助编辑，松江封尊五先生助我誊清。他们毕竟高龄，精力不济，所以卷六起由我编辑，卷四起由友人许君治中誊清。应该说明，无论供稿者、编辑者、誊写者都乐于其事，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以后基本上年出一卷，到1995年底，已出了十三卷，1996年的一卷因许君目力衰病而延搁，故1997年尚有十四、十五两卷同时杀青。这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将卷一至卷六编为初编，卷七至卷十二编为续编，当然是经过适当的筛选。

据我的统计,到 1997 年底的十五卷止,作者已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年龄高达八十一岁(逝者以卒年计)。作者以江、浙、沪、皖四省市为主,也有山西、北京、甘肃,甚至台湾等地的。迄今为止,已有三十余人仙逝。鉴于许多人高龄已不能执笔,有些前辈也已无资料可赐,故不断地扩大作者群,一直是编者的首要考虑。

我在十余年辑录的过程中,有众多的事情使我非常感动,既使我增加了知识,更得到了品质上的熏陶。可以断言,这些事情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不屑为、不能为,也是无法理解的。仅撷几例:有的老人谢绝电视台、报刊记者的采访,但对拙编情有独钟,明知无利可图、无名可扬,却乐此不疲。有的老人本已封笔,甚至已卧病在床,自己不能书写,口述后叫其子女整理成文赐我。章太炎先生之侄章立达先生,在生肺癌逝世前,曾嘱咐我“一定要将这件事办下去”,并说“可惜我已无力写文,有点后悔”。某年夏季,正处于摄氏 40 度的高温,忽然收到年逾九十的陈声聪(兼与)先生的几则文稿,感动之情,不可名状。当我捧读这些文稿时,深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我,这就是老前辈们对我的期望。

许多前辈亲口告诉我:由于精力不济,很少读书,但对《文坛杂忆》必从头到尾读遍。郑逸梅丈生前我每去聆教,不受时间限制,欲走还留;周退密教授自始至终一直勉励我要坚持到底;王钟琴先生几个月内竟提供了一百则文稿;周振甫先生著述那么忙,有求必应,每信必复。这样的动人事例举不胜举。拙编作者中,大概有一半属神交,都是通过老前辈的辗转介绍的。当代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本无缘聆教,拙编是通过周振甫先生转赠的,当得到“顾书亦颇有佚事可观、足广异闻”之评语时,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吴祖光先生在来信中称拙编乃“自选自编自印自发,实为海内首见”。也记不起那位老先生开了个头,赠了一首律诗,几年中竟收到专赠拙编的书画墨宝、拓片印玺等一百多帧。这一切都是对我这个后学

的提携、鞭策，深情厚谊，刻骨铭心。

我在长达十四年的蒐编过程中，困难与阻力是不少的。首先阻力来于家庭。我们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经济本不宽裕，每编一集要支出一大笔钱，家庭财权在内子吴文秀手中，未免争执，分歧甚大，我坚持要搞，最后她让了步。经过几年努力，内子终于受到感化，从反对到理解，又从理解到支持，后来装订工作由她自愿担任。第一卷时一次性支出仅 300 多元，到十三卷时，由于各种费用的成倍增长，已达 1500 多元，这还不包括平时的通信联系、探望约稿等其它费用，对于平民家庭而言，确是不小的支出。顺便提及，期间曾有前辈寄款赞助，或寄书款，或来信说由其发起倡议集资捐款，均被我退回或婉拒。坦白地说，这不是清高或不识抬举，因为作者中经济状况不一，如果这么搞了，出于礼貌，总得在后记中表示感谢，可能会引起其它作者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更怕影响稿源，所以，自始至终，一切费用都由我自己克服解决，终于也闯过来了。

读者也许很难想象，拙编来稿中，一笔不苟者有之，潦草难辨者有之，毛笔、钢笔、圆珠笔、铅笔均有之，文稿纸、白纸，甚至香烟壳纸也有之，大小不一，颜色不等，可谓琳琅满目，颇需一番整理工夫。至于誊写印刷，也是困难。刚开始时，扫描虽有模糊，大抵能看清及保持原貌。后来有了胶印，不但清晰，且不累手，可惜成本太高，不堪负担，只能割爱。

对拙编的评价，许多前辈认为“填补了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谓“断层劳补罅”，“他日征文考献，必将取资于是焉”。我则认为，本人不过是出了个主意，化了点精力、财力，如果确实起了些补阙拾遗的微效，那也是全体作者共同编织的图卷，可说是翰墨有缘。

编者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光大，是每个炎黄子孙应尽的责任。近现代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奋斗的仁人志

士,追求的角度不同,贡献有大小,形式有差异,但在学术文化上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不可因人废言,更要摈弃唯我独尊、舍我无它的霸道文风。褒也好,贬也罢,历史是无情的,最公正的判决是时间与人心;对也好,错也罢,最珍贵的文品是真实。观点可以有倾向,事实却无需粉饰,虽是遗事佚闻,也应该对时代负责。拙编中有许多篇幅由非名人占据,他们多多少少为民族文化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理应留下其雪泥鸿爪。拙编更不迷信任何名流,只要事实,敢于刊载。我自信,拙编资料中亲历、亲见、亲闻的居多,大都真实可信。拙编从不辑录任何报刊上已发表过的资料,但由于才疏学浅,孤陋寡闻,难免有不知情的重复;由于作者高龄居多,时间跨度长,未免有误忆不实之处,敬请读者指疵。

继续辑录《文坛杂忆》,我是铁了心的,只要不发生人力无可挽回的意外,只要稿源不枯竭,一定要坚持下去。文苑中有大树,有花朵,更多的是小草,期望在大家的共同扶持下,使《文坛杂忆》这片小草更加茂盛。

将已经辑录成编的十二卷,正式交出版社出版的动议,最早是1992年由湖南岳麓书社的刘柯先生提出的,199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赵一生、江兴佑两先生对此书也有意出版并审读了大部分书稿,但后来均因种种原因而搁浅。今年5月间,北京语文出版社邵燕鸿先生亦来函洽谈,上海书店出版社则委派编辑陆哨林先生冒暑来寒舍索稿。这些都使我感动,知遇之感,永志不忘。特别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在目前出书难的情况下,慨然接纳出版,更令人没齿难忘。借此机会,谨向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及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顾国华

一九九七年六月